武俠世界

殺手悲歌（殺手傳奇故事集）　西門丁・著

江湖上盛傳着一句老話：殺手都沒有好下場，但殺手之王卞子謙就不信邪，經過十年的努力，讓他掙到大俠之佳譽，正當他事業攀向巔峯時，噩夢開始降臨，他不斷受人威嚇和暗殺，又憑其機智渡過難關，更讓他拉攏了另外兩位殺手之王，共同與命運作對，以爲可以改變一切，可是結果却出人意料……



第29年
22

$6.00

編者話

西門丁先生一向擅於撰寫有關殺手的故事，而今期刋載的「殺手悲歌」更是精彩絕倫，出人意表，故事中描述一個行俠仗義，萬人欽敬崇拜的大俠丁謙在洛陽城中連接三道密函，信中逼令丁某自盡，否則便將他前任殺手之王卡子謙的身份公諸於世，使他名譽掃地，丁謙搜索枯腸，是誰要揭他的瘡疤呢？他開始戰慄不安，表面上仍要裝作平靜如常……殺手的命運到底是怎樣的？而丁謙又能否逃過厄運呢？

☆ ☆ ☆

本期刋登的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除了水滸傳的「黑旋風」之外，另一篇短小精幹的西部警匪鬥智故事「赤胆屠龍」亦同期推出，內容描述里奥鎮內一個土霸把守着鎮口，橫行霸道，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進出，且嚴密檢查每一個可疑的人物……

☆ ☆ ☆

下期推出馬行空先生另一篇精彩傑作「江湖情」，故事曲折懸疑，冰天雪地上，一個殺手藏身雪堆中，進行暗殺行動……

☆ ☆ ☆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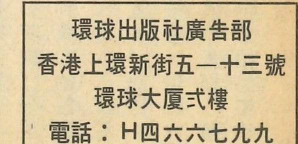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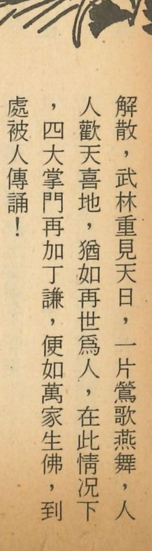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22期
（總號146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殺手悲歌

殺手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三道密函 逼令自殺

洛陽城乃牡丹之都，每屆初夏牡丹花盛開之時，由各地來此賞花的詩人墨客，閑漢遊子，便不絕於途。

如今又是牡丹花盛放期，洛陽城又到了最燦爛、最熱鬧、最繁盛之時，往年街上遊人如過江之鯽，但今年却有點異常，街道上的人都站立著不動，一齊轉頭望向城門，且多數均是虎背熊腰之輩！

街道兩旁的人越來越多，萬人空巷，不是爭看牡丹花，而是看人，這情況連現任巡撫余大人到洛陽，也不如今日之熱鬧。

黑壓壓的人頭，一顆接着一顆，整齊劃一，亦用不着衙差來維持秩序，豈不咄咄怪事？

忽然前面有一個人自街中跑過來，喊道：「來了來了！丁大俠來了！」

「丁大俠終於來了！」人羣忽然沸鼎起來。

忽然有人大吼一聲：「靜！亂哄哄的成何體統，教丁大俠看了笑話！」洛陽人聞聲便知開腔的是「旱天雷」項軍！剎那間，街上又沉寂下來。

過了半晌，前頭傳來一陣不徐不疾的馬蹄聲，來的共有四個人，分成兩組，前面左首那一位已經上了年紀，但精神矍鑠，滿臉紅光，乃洛陽武林前輩「勝雲長」張羽；右首那匹白馬馱着的是一位不到四十歲的漢子。那漢子劍眉星目，隆鼻蓄髯，相貌堂堂，威而不怒，隔遠望及，已覺懍然之氣！

不知誰在人叢中爆出一句話來：「歡迎丁大俠！」眞是一呼百諾，萬千道叫聲，把人之耳鼓都震得嗡嗡作響！

不錯，今日萬人空巷，便是爲了一睹丁大俠丁謙的風采，和歡迎他蒞臨洛陽城！丁謙絕不是第一次來洛陽，今次才如此受歡迎，自然有其道理，這還得由頭說起。

* * *

武林中在二十年前，已有「乾坤三魔」，這三個大魔頭心狠手辣，武功超絕，又都有野心，折在他們的手中的白道英雄，也不知凡幾，也幸好這三個大魔頭，都有統率武林之野心，因此不能相容，互相牽制之下，武林也少了許多風風雨雨。

但不知爲何，這天、地、人三魔，突然在武林銷聲匿跡，至五年前再同時出現，創立了「三仙教」。

「三仙教」甫創立，便驚動了整個武林，蓋他們滅了七帮十二會，七莊三十六寨，最後連青城派和崆峒派，也讓他們消滅掉！

五年來，武林如遭慘劫，眞個是血流成河，屍積如山，許多怕事的人，都索性隱居起來，以避浩劫。但「三仙教」並不以此爲滿足，他們的目的是統一武林，順我者生，逆我者亡，攪至武林中人惶恐難安。

這時候，少林主持上智禪師，便召集四大門派掌門到少室山五乳峯商議。五大門派：少林、武當、峨嵋、丐帮和華山決定聯手消滅「三仙教」。

上智禪師畢竟是出家人，慈悲爲懷，不欲勞師動衆，因此建議五大門派掌門人合練五行陣，以破三魔的三才陣，只要三仙一除，其餘便不足爲懼，如此亦可減少殺生。座中華山掌門梅久雨雖担心三魔不會答應，但丐帮帮主「赤髮神龍」趙老三則認爲三魔重出江湖，自恃練成絕世奇功，眼高於眼，必會同意，遂無異議。

五大掌門苦練了三個月，把五行陣的方位、變化、進退、攻守都練熟了，然後着人下戰書，果然三魔一口答應，約戰地點爲黃山始信峯，日期乃臘月十五日。

五大掌門深知此戰極之凶險，實無必勝之把握，因此各自返回本派交代後事，再約定十一月中旬，重聚五乳峯。

不料梅久雨在途中與地魔尤勝天相遇，雙方言語衝突，最後訴之於武，結果梅久雨不幸喪生於尤勝天掌下！

噩耗傳來，猶如晴天霹靂，四大掌門又齊集五乳峯商議，五去其一，勝算更微，此刻趙老三建議，找一個人頂替梅久雨的位置，但霎時間去那裏找尋？

就在此刻，丁謙到少林寺效毛遂之自薦，願爲武林洒熱血。在無可選擇之下，四大掌門只好接受，起初還抱着聊勝於于無之心，誰知丁謙完全勝任有餘，而且悟性和反應更在梅久雨之上！

由於時間緊迫，因此日夕練習，半個月過去，丁謙已全習熟五行陣之變化，於是五人到黃山始信峯應戰。

天、地、人三魔，果然有奸雄本色，以三敵五無一怨言。經過三日三夜的血戰，三魔被殲，但四大掌門和丁謙亦均身受重傷，其中尤以丁謙受的傷最重，他根本是讓人抬下始信峯的！

三魔一死，「三仙教」果然很快便星瓦解散，武林重見天日，一片鶯歌燕舞，人人歡天喜地，猶如再世爲人，在此情況下，四大掌門再加丁謙，便如萬家生佛，到處被人傳誦！

丁謙在此刻之前，雖已具名望，但與四大掌門相比，尚有一段距離，地位陡升，起初人人均以爲他是濫竽充數，後來經趙老三和丐帮之傳佈，方知是役血戰，丁謙不畏生死，冒險先重創人魔，方換來最後之勝利，又謂他武功絕不在梅久雨之下，消息傳來，使人對丁謙刮目相看，這之後大俠丁謙的大名便傳遍大江南北。

丁謙回家之後，足足躺了三個月床，方完全康復。這時候，洛陽城却出現了一名採花大盜，不但官府束手無策，連洛陽武林中人聯手調查，亦無法遏止罪案之發生，弄得洛陽人有閨女的，無不步步爲營，有老婆的無不胆顫心驚。

如此鬧了兩三個月，被辱的婦女已超過二十名，這時候，「勝雲長」張羽，却想出個辦法，藉詞白馬寺重修完畢，請丁大俠爲寺外的白馬像點睛，希望在他的威名震懾下，使採花大盜離開洛陽，最理想的當然是希望丁謙能爲洛陽百姓除此大害。

丁謙不愧是大俠，一知其情況便一口答應。他受傷之後，重出江湖，第一個去的便是洛陽，且是爲洛陽百姓除害而來的，又怎不教洛陽人感激流涕，是故方有萬人空巷的景象！

* * *

丁謙態度甚是謙虛，見兩旁人羣夾道歡迎，連忙下馬步行，張羽和背後兩個親自去許昌請丁謙的家將，也忙滾下馬鞍。

丁謙不斷與兩旁的人點頭行禮，連呼不敢當。

忽然人羣中爆出一聲巨响：「丁大俠，咱們哥兒倆要請您喝酒，不知你什麼時候有空？」

丁謙抬頭望去，只見一個壯漢，幾乎高出旁人一個頭來，皮膚微黑，生就一副雷公嘴，遂抱拳問道：「請恕丁某眼拙，未知貴姓大名？」

那人忙道：「在下項軍，人稱『旱天雷』！」

張羽道：「丁大俠剛到，一切活動尚未安排，如今不能答覆你，請項兄弟過兩天再來寒舍討消息！」話音一落，向丁謙邀飲之聲，此起彼落，張羽忙又道：「諸位，丁大俠肯撥冗到洛陽，已是給足咱們的面子，他實無這許多時間赴約，不如這樣吧，過幾天，由張某作個東，在古都樓設宴，屆時歡迎大家駕臨，與丁大俠同飲幾杯！」

這個安排大家都覺得很滿意，只有項軍道：「丁大俠為武林立下大功，我家叔叔和兄弟被三魔殺死，丁大俠替咱們報了仇，在下發過誓，一定要好好答謝丁大俠，張老爺子若不讓咱請客，項某便當衆向丁大俠叩三個响頭！」言畢排衆而出，便要當街屈膝。

丁謙連忙將他拉住，道：「項兄何必如此？丁某濫竽充數，與四大掌門赴黃山之戰，並非為你一人，既為武林，亦為自己！」

人羣中又有人嚷道：「丁大俠你為的是別人，怎說為自己？」

「不殺三魔，終有一日，丁某也會死於『三仙教』之手中！」

張羽怕閑人糾纏，忙道：「丁大俠一路辛苦，大家若有話要問，屆時在古都樓再問！」言畢扯着丁謙回家。

張羽在洛陽武林中固然地位最高，而張家亦是洛陽望族，幾代積財下來，到張羽這一代，雖然不再發展，但仍甚為可觀，單看他那座大院便知一二。

到得家中，下人們便殷勤服伺，又有丫頭替丁謙洗澡擦背、有人遞毛巾送茶。丁謙連聲不敢，但並不拒絕。待他盥洗完畢，更了衣褲，丫頭引至內廳，那裏已排了兩席酒。座中除了張羽的一妻一妾之外，尚有其從兄弟，兒女和總管。

張羽親自請他坐在上座，丁謙忙道：「老爺子如此厚待，丁某反而難以心安，倒不如大家隨便一點！」

張羽笑道：「老朽正有此意，其實大俠到了舍下，便不用客氣！」

丁謙道：「老爺子再叫我大俠，丁某可吃不下咽了！」

張羽笑道：「好好，那麼在人後你稱老朽一聲老哥，老朽也不客氣，就稱你一聲老弟如何？」丁謙欣然答應，張羽續道：「來來，大家敬丁大俠一杯，不不，是丁老弟！」

酒過三巡，張羽的從兄弟和兒子輪番發問，黃山之戰的經過，丁謙說得既詳細又謙虛，甚得張家上下好感。

飯後，張羽請丁謙到偏廳飲茶，順便將洛陽的近況告訴丁謙，丁謙道：「丁某不懂調查緝捕的工作，不過若用得着我的，自不推辭，點睛儀式在何時？」

「正是明天午時。大後天老朽在古都樓設宴，老弟打算在洛陽躭多久？」

丁謙道：「五七天吧，因為拙荊要回娘家，丁某須送她回去，同時丁某亦已有兩年未見過家岳了！」

* * *

次日，丁謙到白馬寺，仍然引來許多慕名者，把白馬寺圍得水洩不通，好不容易回到張家，却有洛陽沈捕頭在恭候了。丁謙又把他拉去衙門，最後到酒家設宴。丁謙心裏頗不耐煩，但仍極力耐着性子周旋，待他返回張家，又是半夜。接着又是項軍來請宴。

項軍雖是粗人，但對丁謙十分崇拜，在一干哥兒們面前，對丁謙讚不絕口，丁謙連連謙讓，誰知項軍却道：「丁大俠，俺說的全是實話，你再謙虛，便顯得做作了！如今在武林中提起你，誰不豎起姆指？總之，俺欠你一筆人情，你幾時用得着俺，只要一句話，水裏去，火裏去，俺若皺一下眉頭的，便不是人！」

丁謙道：「項兄這麼熱情，丁某十分感激，他日若有事需要項兄帮忙，再來厚顏相求！」誰知項軍那些朋友亦紛紛表態願意為丁謙做任何事。這一夜，丁謙心情甚佳，對着項軍這種人，比對着衙差捕快，快活得多！

半夜，丁謙帶着半醉，踏月返張家，望着寂靜的長街，更為得意，彷彿洛陽只有他丁謙一個人。項軍要送他到張家，在半路便被他轟走。

做大俠受人敬重，當然好得很，但其中之酸苦却不足為外人所道，這一點項軍絕對無法理解，只有自己才知道！

在有危難之時，身為大俠，固然須挺身而出，不顧自己之生死，否則必落人話柄，多年建立的聲譽地位，可能一朝盡喪。不過一個大俠需要他不顧生死的時候，始終不多，最難受的是他必須時時刻刻保持大俠的風度！

這件事說來容易，實際上做起來十分困難。得意時固然不能顯露出來；失意時要保持泱泱風度，快樂時不能縱情歡笑；憂慮時不能長嗟短嘆，甚至連說話也得小心翼翼，更遑論涉足花叢了！

像如今妻子不在身邊，今夜丁謙便很想找個女人快活一下，但他一有此念頭，便得抑制住！

做大俠有什麼樂趣？聲譽地位若成為一種負担，不要也罷！

世界上每件事物，都有其好的一面，亦有其壞的一面，做大俠亦不例外。丁謙不想女人，却預想明日古都樓的盛會！

享受千萬人的讚賞奉承，便是最大的樂趣，明日古都樓之會，必是他這一生至今事業的最高峯，亦是他最得意之時！

莫忘記武林有史以來，以他這樣年紀，能得到這樣的聲譽和地位，還數不出十個人來！

丁謙回顧無人，才敢輕輕地笑了一陣，如今不笑，一踏進張家，便不能笑了！明天雖然得意，却更不能笑！

* * *

丁謙不敢笑，住在洛陽城高陞客棧七號房的一位青年却對着桌上的一封書柬笑

了起來。

青年把書柬看了一遍，然後小心翼翼地摺了起來，將信放進信封裏，又仔細地緘封了口，信封上赫然寫着一行字：丁謙丁大俠親啓。

這青年只有二十五六歲，但眉宇之間透着老練，顯然歷過不少風險，他吹熄了燈，推開門窗，探頭視察一下外面的動靜，客棧的住客都已進入夢鄉，他關上門才無聲地笑了。

黑暗之中，只見他一對眸子閃閃生輝，他肯定是個聰明人，他不但聰明仔細，而且心狠手辣，否則他也不會成為一個出色的殺手！

近年來，殺手之王「冥蛾」索世雄响遍江湖，冥蛾世稱地府之拘魂使者，這個青年正是拘魂使者，有殺手之王之稱的索世雄！這次他來洛陽城，目標便是大俠丁謙！

明天是個好日子，還是壞日子？

* * *

張羽宴客時間是正午，但未到巳時，古都樓內外已經擠滿了人。張羽只訂了三十席，見到這麼多人大吃一驚，老實說，包下整座古都樓，也招呼不了這許多慕名而來者。

丁謙一來到，便爆起一陣如雷的掌聲，丁謙雖有點飄飄然，臉上却是一副惶恐，連稱不敢當，他好不容易才登上二樓。

項軍和他的弟兄們站在梯口，大聲道：「上面的座位有限，自問夠資格的便上來吧，否則請在樓下等候！」

古都樓樓上只能開三十席酒，知道的人不少，自信不夠資格的，果然乖乖留在下面，但樓上擠了三百個人，仍是夠熱鬧的。

酒菜未上，諂詞便不絕於耳，什麼丁大俠一到，採花大盜便回家找他老娘，什麼丁大俠一到，今年的牡丹花比以前任何一年都好看。

丁謙心中暗道：「做皇帝也未必有這般風光吧？少林武當掌門就更加不如了！」

小二把酒菜端上來，首先由主人敬酒，接着便是丁謙，他舉杯道：「諸位先賢，想我丁某年輕識淺，今日得同道如此擁戴，無非是為武林做了一件小事而已，心中實在有愧！」

座中又响起幾道叫聲：「黃山之戰，關係武林白道之生死存亡，關係到千萬人的生死前途，怎說是小事？」

「不錯，丁大俠是萬家生佛，功德比那些和尚道士還大！」

「咱們建議由丁大俠當武林盟主！」

武林盟主四個字一入丁謙耳中，心頭不由一跳，臉上却不敢有一絲一毫的表露，提高聲音道：「丁某今日能得諸位錯愛，已是萬分榮幸，千萬莫再給丁某臉上貼金，否則別人尚以為丁某是沽名釣譽之輩！」

座中又响起一片「反對」之聲，丁謙急道：「請諸位靜一靜，丁某尚有話說！」

丁謙之言有如聖旨，亂哄哄的樓頭，刹那間靜得落針可聞，丁謙目光一掃，心中十分滿意，乾咳一聲道：「丁某頗有自知之明，今日得蒙錯愛，只會鼓勵丁某盡力為武林同道盡一分棉力，並無他求，請諸位莫再說什麼武林盟主之事，否則丁某立即離開洛陽！」

這幾句話又惹起一陣讚嘆聲。丁謙續道：「諸位的厚待，丁某無以為報，今日借花敬佛，敬大家一杯酒，望大家同為正義努力，維持武林和平，也祝大家長命百歲，乾杯！」

「乾杯！」古都樓又爆出一道巨响，人人均一口將酒喝乾。

丁謙道：「多謝諸位，請坐。」

張羽道：「請動箸，菜粗酒劣，未盡人意，尚請原諒，但仍望大家喝一杯，不醉無歸！」

話音剛落，忽然樓梯上傳來一個急促的脚步，又聞項軍喝道：「小要飯的，你來作甚？這裏沒你的份，給我滾！」

一個小孩子的聲音道：「叔叔，我要找丁大俠，請你讓我上去！」

項軍哈哈笑道：「你這小子是什麼東西，要找丁大俠？丁大俠肯見你麼？」

丁謙隔遠聽到，忙道：「項兄，也許他眞的有事，請讓他上來吧！」項軍唯丁謙之令是聽，應了一聲，讓小要飯的上樓。

丁謙長身道：「小兄弟，在下便是丁謙，未知你有什麼事來要見我？」

那小要飯的雖然自小出來跑江湖，見過不少人，但像這樣滿樓風雲人物的見未所見，聞未所聞，未免有點驚慌，結結巴巴地道：「不是我有事求您，是有人託我將一封信交給您！」說着自懷裏掏出一封信來，雙手捧上。

丁謙微微一怔，低頭看了一下信封，問道：「小兄弟，是誰託你將信交給丁某的？」

小要飯囁嚅地道：「小的不知道……我不認識他，他給我一吊錢，叫我送來的，說此事對丁大俠有益無害，所以小的也沒多問！」

「多謝你！」丁謙摸出幾個銅錢要給他，那小要飯的堅決不要，行了一禮，回頭下樓走了。

張羽道：「沒事沒事，大家繼續飲酒吃飯！」丁謙也不拆信，納進懷內，神態不變，與羣豪談論武林大勢，似乎忘記了收信這回事。

這一頓飯，足足吃了個半時辰才散席。丁謙向張羽丟了個眼色，張羽會意，長身道：「今日到此為止，招呼不週，失禮之處，請多多包涵。」丁謙又說了一番感謝的話。羣豪這才告辭，丁謙和張羽，親自站在梯口相送。待樓上的人都走光了，他們才下樓。

忽然樓下奔出一位中年婦人來，望丁謙納頭便拜。「丁大俠，請您救命！」

丁謙忙將她扶起，道：「有話好說！」

張羽認得她，問道：「周大嫂，家裏發生了什麼事？」原來這女人是他家以前一位長工的老婆。「周俊虧待你麼？」

那女人哭哭啼啼地道：「就是他不長進，自從離開老爺子家，他整天無所事事，交了一些豬朋狗友，跟他們嫖賭飲吹，欠下了一屁股債，債主說今晚要上門，若不還債，便要殺我一家四口，請老爺子和丁少俠救命！」

張羽頓足道：「老夫早說他不長進，否則當日又怎會把他趕走？他欠了什麼人的債，一共有多少？」

「聽說欠了人家二三百兩銀子，至於債主是誰就不知道了。」

張羽望着丁謙，丁謙沉吟道：「欠債還錢，本是天公地道的事，但惡到要拿人妻兒塡命，又未免過份！夫人且回去，黃昏之後，丁少俠到你家走一趟，看是什麼人這麼兇！」

那女人千恩萬謝地走了，張羽低聲道：「老弟，你替她解決了這件事，若傳出去之後，日後你的麻煩就更多了，說不定有人家裏小鷄給人偷了，也會來找你！」

丁謙笑道：「老爺子說笑，怎會有那種事！」

項軍道：「丁大俠，不如由俺替你辦這件事吧！」

丁謙想了一下，道：「項兄急公好義，丁某佩服之至，嗯，那就請項兄先去她家附近監視，若有人欺上門，請派人通知一下，黃昏前，丁某必到。」

項軍能夠替丁謙辦事，歡天喜地走了，丁謙隨張羽回家，路上道：「老哥哥，爲了小弟讓你破費，實在難以心安！」

張羽道：「老哥哥能夠作東，而老弟又肯屈居寒舍，再花幾筆錢也值得！」丁謙又謙遜了一番，張羽問道：「老弟，那封信你看過沒有？」

「還沒有，料不是重要的信。」

說着已至張家，丁謙嘴上說得輕鬆，其實心中恨不得立即拆信閱之，蓋此事透着神秘，若是尋常書信，或者有益無害之信，爲何下書之人不親自送來，却要一個小要飯代送了而且時間的選擇，亦十分湊巧。

丁謙關上客舍房門，立即取信出來，撕開信口，將信閱之，但見信只寫了幾行字。謙兄，爾之身份已暴露，沽名釣譽，他日必有人來取你的性命，若想保存聲譽地位，限你三日之內自刎。知情者敬上，即日。

丁謙閱後面色微微一變，眉宇間忽然透出一股濃烈的殺氣，嘴角肌肉亦不斷地抽搐着。半晌才發出一聲冷笑，然後取出火摺子來，將信燒掉。

忽然他心頭一動，忖道：「莫非此事與周俊迫債有關？」一想至此，他立即開門出去，剛好見到張府總管張翼，問道：「張總管可知周俊家在何處麼？」

張翼訝然問道：「丁大俠此刻便要去周家麼？待我告訴老爺子一聲！」

「不必驚動他，就請總管派個人帶路。」

張翼回頭嚷道：「張虎，你過來一下！」一個家丁走了過來，張翼又道：「你帶丁大俠去周俊家。」

＊　＊　＊

周俊家住在西城區，通常住在西城區的都是比較窮困的，丁謙一至，項軍便出現，訝然問道：「丁大俠，你不是說黃昏才來麼？債主還未上門！」

丁謙打發張虎回去，問道：「周俊在家裏麼？」

項軍摸摸腦袋，訕然一笑：「大俠只教我在附近監視，俺沒有進他家，可不知道！」

丁謙道：「請項兄陪丁某進去一下！」項軍欣然上前叩門，俄頃，裏面傳來周大嫂的聲音：「找誰呀？」

項軍道：「開門，丁大俠來了！」

木扉「呀」地一聲打開，開門的正是周大嫂。她一見到丁謙，便像滿天烏雲被太陽驅散般，又驚又喜地道：「請大俠進來，只是……寒舍無立錐之地，委屈！」

丁謙道：「周大嫂不必客氣，尊夫在家裏？」他邊問邊打量屋內的情景，周大嫂用無立錐之地來形容，並不過份。

周大嫂拿了一張板櫈出來，道：「請坐，阿牛還不快倒水來！大俠，那殺千刀的惹禍不敢在家，如今躲在鄰居那裏。」

項軍道：「丁大俠來了，他還怕什麼？快叫他過來，大俠有話問他！」周大嫂匆匆而去。過了一陣，便帶着一個惶恐不安的漢子回來，像一頭受驚的兔子般，面色青白，瘦得皮包骨。

丁謙道：「你就是周俊？丁某問你幾句話，你的債主是誰，一共欠人家多少錢？」

周俊結結巴巴地道：「一共欠了人家一百兩……但要還三百兩……債主有很多，但主要是欠老九的！」

「老九？」項軍問道：「是城東的何老九？你好大的胆子，敢向他借錢？」

周大嫂趁機罵起丈夫來了。「你自己要討打也還罷了，還要把咱母子賠進去，還算是人！」

周俊道：「誰都不想向人借錢……俺也是實在沒辦法才出此下策，不借錢，那來的錢開飯？起初是贏了一點，誰知後來手氣轉差，所以……」

丁謙轉頭問道：「項兄，那何老九是什麼人？」

「放印子錢的，養了好些打手，本身武功也不錯，在洛陽城已混了好些年，算得上是洛陽一霸！」

「難道洛陽城便無人敢動他？」

項軍道：「何老九勾結官府，且他收的私錢也不算太多，但他借出去的錢，從未試過有人敢不還！」

丁謙再問：「他手下的武功怎樣？項兄可以對付麼？有什麼厲害的打手？」

項軍紅着臉道：「何老九若是俺教訓得了的，還能等到今日？何老九手下有一位打手姓邵名啓龍，武功相當了得，俺不是他的對手。」

丁謙問道：「此人跟何老九有多久？」

項軍道：「才兩三年，但洛陽城的人，幾乎全都敗在其手中，日後丁大俠遇到他，必須提防他的飛刀！」

「這人原來是什麼人？」

周俊道：「聽說他祖籍袞州，後來何老九親自上門重金禮聘他。」

丁謙眉宇間又透出殺機，他對邵啓龍的情況，問得很詳細，然後再問：「他們知道你要請我？」

周大嫂插腔道：「昨晚他們上門迫債，是我說要請您來主持公道的。」

丁謙尋思良久，又問周俊道：「與你賭錢的人，跟何老九有沒有關係，有沒有人在賭局中做手脚？」

周俊道：「應該沒有。但據我所知那姓邵的傷了幾條人命，只是一來做得手脚乾淨，二來何老九與官府有交情，所以一向無事。」

丁謙反問：「你準備如何？」周俊垂下頭吶吶地作不得聲，丁謙冷笑道：「欠債還錢乃天公地道的事，而且你是爲了賭錢而欠債的，丁某若替你消災，一是被人利用，二是助長邪氣歪風，而你却依然逍遙自在！」

周俊霍地跪下，道：「丁大俠，我該死，但請你可憐小的家人，他們是無辜的！」

「那好極了，你隨我去見何老九吧！」

周俊嚇得軟作一團，項軍罵道：「眞沒出息，丁大俠您不必替他出頭，嘿嘿！說不定以後人家不叫你大俠，叫你大傻！」

丁謙又好氣又好笑，道：「周俊，你再不去，這件事就這樣拉倒！」周大嫂見丈夫如此賤骨頭，只在一旁啼哭，不敢插腔。

周俊只好道：「好吧，小的跟丁大俠一齊去。」背後還跟了項軍及其兄弟。

何老九住在東城區，離張羽家不遠。這時候，何老九剛好睡了午覺，在廳內品茶養神，聞得丁謙來訪，面色一變，忙問邵啓龍：「那姓丁的來作甚？」

「帶着周俊來，料是要爲他出頭。」邵啓龍道：「老爺子儘可見他，他是大俠，不敢胡來，咱們又有周俊的借契，利錢什麼都寫得清清楚楚的，最多瞧在他的份上減一點錢，他還能怎地？」

何老九心頭才稍安，當下在大廳裏接見丁謙，他皮笑肉不笑地問道：「丁大俠台駕光臨，未知有何指教？」

丁謙道：「閣下是聰明人理當知道來意。」

何老九哈哈一笑：「老夫又非神仙，只能料到你是爲周俊而來的，可不知你是要爲他强出頭，還是來代他付債！」

項軍大聲道：「何老九，你吃人不吐骨呀，人家借你一百兩銀子，你要收二百兩的利錢，這是什麼生意？」

何老九冷冷地道：「這是彼此心甘情願的，借契上寫得清清楚楚，說明三個月還，如今已過了四個月，他一文錢還未還，而老夫也不再加利錢，你們還想怎地？姓項的，你也是洛陽人，當知我何老九收的利錢不是最高的，要不周俊會來向老夫借錢？」他一轉頭，問道：「周俊，這筆債你到底打算幾時還？」

周俊期期艾艾地說不出話來，丁謙道：「老兄，借錢的是周俊，可不是他家人，爲何你要殺他們？」

何老九裝作大驚小怪，道：「豈有此事？我何老九只求財，幹嗎要殺人？開棺材店的老闆才會有這種打算。啓龍，你們是怎樣辦事的？老夫平日如何叮囑你們的？」

邵啓龍道：「老爺子一向不許咱們動手動脚，只是有些人硬是拿錢去嫖賭飲吹，也不還錢，兄弟們有時難免會動粗，殺人的事可不會發生，殺了人還有錢收回來麼？」

何老九點點頭，道：「這也差不多，丁大俠有何意見，何妨開門見山提出來？」

丁謙道：「丁某當然不會爲一個不務正業的人出頭，只望你不可殃及無辜，否則丁某知道後，絕不輕饒！」

何老九道：「這個老九可以向你保証，而且瞧在你份上，減收五十兩銀子，更准他分期攤還，丁大俠滿意否？」

丁謙道：「丁某無意見，你問周俊吧！」

周俊道：「九爺……最好請您把期限攤長一點，小的實在已到山窮水盡……」

何老九考慮了一下，道：「瞧在丁大俠替你說情份上，就准你分十期還吧，每月一期，十個月之內，不加利錢，但假如屆時你仍還不出來，那又如何？」

周俊吶吶地道：「小的只好把命賣給你！」

「我要你的命何用？用你現在那個狗窩似的房子作抵吧！」

周俊但求能應付目前之急，沒口答應，何老九叫人帶他去帳房簽借契。丁謙乘機轉頭問道：「你便是邵啓龍，來自袞州？」

邵啓龍哈哈笑道：「想不到丁大俠竟會留意邵某，不知丁大俠有何指教？」

丁謙雙眼望着他，道：「風聞邵兄武藝高强，丁某想領敎一下！」廳內衆人聽後都是一愕，萬料不到丁謙會向邵啓龍挑戰！

邵啓龍鎭定功夫再好，此刻臉色也大變，半晌方道：「丁大俠要領敎，實乃給邵某的面子，但不知是普通的印證武功，還是另有目的？」

丁謙悠悠地問道：「這有何分別？」

邵啓龍道：「邵某想知道丁大俠的目的。」

「不必多問，只憑你一句話，戰或不戰。時間地點可以由你選擇！」

邵啓龍笑道：「好極了，今晚三更在白馬寺的廣場見面！」

＊　＊　＊

月在半空，白馬寺廣場不見一人，廣場外有道鐵柵，鐵閘早已關上，四周靜得只有輕微的風聲。

忽然東北角飛來一道人影，來到鐵柵外向四周望了一下，不見有人，神情一愕，眉頭頓時鎖起。這人便是邵啓龍！

忽然他面前又多了一人，也不知他是怎樣出現的，來者正是丁謙：「你果然準時！」

邵啓龍道：「邵某雖然不肖，也不致於連這個勇氣也沒有，丁大俠到底有何指敎？」

「先印證武功再說！抽刀吧！」丁謙道：「寺內乃清靜之地，不如就在此地吧！」

「隨便你，請！」邵啓龍抱了一抱拳，立即跳開，左手抽出刀來，丁謙亦緩緩把劍抽出來，目光一刻也沒離開過邵啓龍，雖未動手，憑他的經驗和感覺，已知對方是個扎手的人物，奇怪的是這樣的人才，爲何肯在一個放印子錢的下三流門下，充當打手！

丁謙懷疑他是一個人，所以希望能在的武功上得到證實，這便是他眞正的目的：「你請先發招！」

邵啓龍冷冷地道：「這個當然了，丁大俠須愛惜羽毛，怎可佔這個便宜，小心了！」他鋼刀生其身前虛劈三招，又道：「在下已發了三招，請丁大俠還手！」

這一着表明不肯領情，亦含有看不起對方之意，今日之丁謙是何許人也，即使五大門派掌門臨陣，也不敢如此對他，饒得他的涵養功夫再好，也難免勃然變色，以牙還牙，長劍虛刺一下，道：「丁某已還手了，請進攻！」

邵啓龍哈哈大笑：「丁大俠雖然是個聰明人，但如此又怎能印證武功，哈哈，想不到丁大俠如此小氣！」

好厲害的邵啓龍，幾句話便教丁謙下不了台，只好故作大方地道：「說得好，彼此客氣，實難印證，如此丁某有僭了！」言畢趨前幾步，出劍攻邵啓龍。

這一劍直出直進，急刺對方胸膛，只沾一個動與準而已，招式甚是平凡。邵啓龍臉色却十分凝重，絲毫不敢怠慢，右臂一抬，鋼刀向長劍格去。誰知他一動，丁謙劍勢立變，倏地拐彎削其腰，幸好邵啓龍亦料到他那一劍隱藏殺機，招式不敢使老，鋼刀隨劍而變，仍能先一步，封住腰際！

丁謙的劍法再變，一劍化兩劍，兩劍化四劍，一展開攻勢，便如高山流水，源源不絕。邵啓龍之刀法防守十分縝密，丁謙一連十七劍，均被其封住，直至此刻，丁謙對他才另眼相看，尋思道：「今日若不施點手段，也不知要鬥到幾時，傳將出去，豈不要笑掉洛陽人的大牙？」

邵啓龍則只求無過不求有功，十招中方有三招是進手式。丁謙劍勢倏地一變，變得緩慢起來，每出一招都似要花上許多氣力般。邵啓龍吃了驚，更加小心翼翼。丁謙長劍未至，他已先一步封住其劍勢範圍。

如此又過了五六招，眼看丁謙又一劍刺來，邵啓龍鋼刀又先一步封住，丁謙倏地將速度加快，改刺其肩，邵啓龍不期然亦將刀勢加快，不料丁謙手腕只是一晃，向其胸刺去！

這一劍去而復返，而邵啓龍的刀已舉起，無從招架，只好退後。丁謙早料到他有此一着，對方一退，他立進長劍去勢不改。

邵啓龍邊退邊沉刀來防，丁謙不想殺他，只求先亂其心志，手腕一振，劍尖稍偏，刺中其掌背，「嗆啷」一聲，鋼刀落地。

邵啓龍臉色大變，跳後抱拳道：「丁大俠名至實歸，邵某佩服佩服！」

丁謙道：「以閣下這般身手，爲何甘充何老九之跑腿，豈不遺憾？」

邵啓龍道：「邵某在齊魯武林難以立足，何老爺子相求，又能禮賢下士，邵某爲他辦辦事跑跑腿，也不太過份！」

「可惜可惜！」

邵啓龍道：「人各有志，丁大俠不必可惜！大俠至今尚未說出相試之眞正目的！」

丁謙話至嘴邊，心頭一動，改口道：「丁某只要讓你知道一件事，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可助紂爲虐，否則終有一日得報應！」他走前一步，俯身拾起鋼刀，倒握刀柄遞前：「適才得罪，請諒！」

邵啓龍對他前後態度不同，心中奇怪，但還是欣然接了刀。「邵兄久在齊魯活動，未知認識朱其昌否？」

邵啓龍想了一下，問道：「可是『嶗山神奏』盧麟生的管家？」

「正是，閣下與盧莊主很熟？」

邵啓龍哈哈一笑：「邵某在齊魯是有名的邪門人物，怎會認識那種人？」

「什麼叫做邪門人物？」

「獨來獨往，我行我素，正邪兩道都不賣帳！」邵啓龍反問：「丁大俠要爲死去的盧麟生出頭？」

「丁某隨隨問問而已，也不認識盧莊主！聽人說朱其昌要爲主報仇，四處打探盧莊主的死因！」

邵啓龍道：「可惜他自身難保，三年前也被人殺死了！」

「噢？他之被殺與盧莊主之死，可有關連？」

兩人邊走邊說。邵啓龍道：「邵某從不關心這種閑事，更無興趣去打聽，邵某做事絕不對人隱瞞，這兩人並非我殺的！」

「那就最好，希望你日後少做惡事，則彼此尚是朋友，丁某做人的原則是多一個朋友，好過多一個敵人，若有什麼困難，可通知張羽，他會轉告丁某，今夜就此別過，適才多有得罪，勿放在心上！」丁謙言畢鑽進張羽家，邵啓龍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覺得丁謙有點莫測高深。

丁謙對邵啓龍放了心，因爲他並非自己所設想的那個人，但又增加了幾分疑惑，不知寫那封威脅信者是誰，不過他肯定不會自刎！

他辛苦多年，才掙到今日的地位，除非是傻瓜才會爲一封信而放棄一切！

張羽尚未睡覺，見到丁謙忙問結果，丁謙只淡淡地道：「丁某讓他知道人上有人，告誡他不許助紂爲虐！」

張羽道：「夜深了，老弟請早點休息吧！」

丁謙只想回房，忽然遠處傳來一陣叫聲，他心頭一動，道：「待我去看看！」說着人已越墻而出。

今夜月色頗好，丁謙飛身跳上一棟房舍屋頂，放眼望去，只見遠處有兩道黑影快速地在屋頂跳動，另一端又飛起一條人影，瞧其身形，似是邵啓龍！

丁謙立即放足追前，未幾，即見前面那道人影，已被後面那個追上，一刀一劍鬥得甚是激烈，而邵啓龍亦在此刻趕及，丁謙再幾個起落，亦已趕至，問道：「發生什麼事？」

邵啓龍指一指那使刀的道：「這人說使劍的是採花大盜！未知眞假！」

丁謙道：「咱們上前，迫他們一齊停手！」他首先揮劍刺向那使劍的漢子。

那使劍的漢子，臉上蒙着黑布，聞得風聲，連忙回頭將劍架住，道：「閣下爲何只聽一面之詞？」

丁謙道：「停手之後再說！」蒙面人不肯停，但另一使刀的則停了下來，一臉緊張，準備隨時動手。丁謙冷笑一聲，道：「看來閣下確是採花大盜了！」他手上的長劍突然加緊進攻，誰知對方亦非省油燈，

豁出命來，與丁謙爭奪先機，只聽雙劍相撞，發出不絕於耳的「噹噹」聲。

邵啓龍道：「這廝果然有兩下子，難怪能搞得滿城風雨！」他緊握鋼刀，對那持刀的漢子仍然不放鬆，不時監視着他，問道：「閣下何以知道他是採花大盜？」

那漢子道：「在下因半夜肚子餓，故此出店找東西吃，不料洛陽雖是大地方，這時候食肆已全關了門，在下正想回店，但在石板巷經過時，聽到一棟平房內發出女子的叫聲，所以破窗進去，便見到他正替一個姑娘寬衣解帶，他見到在下便逃了出來……」

蒙面漢道：「放屁！林姑娘是在下的情人，我根本不是什麼採花大盜！」

他說話分神之下，丁謙長劍一變，閃電般連刺七劍，只見劍光不見人影，蒙面人見四周都是他的影子，大驚之餘，一個疏忽，劍網破出一個破綻，已讓丁謙的長劍突破，刺在左肩上，「噹」的一聲，手中劍脫手，落在屋頂上！

邵啓龍一長身，手臂倏伸，食指在其後腰上戳了兩記，蒙面人登時不能動彈！

丁謙轉頭向持刀漢子，「尚未請教義士大名，在下丁謙！」

那漢子看來只有二十五六歲，他微微一笑，道：「在下那天在街上有幸見過大俠，丁大俠之風度，當眞令人欽羨！小姓賀，單名一個鍵字，乃嶺南人氏，遊至河南，聞大俠要來洛陽，遂趕來此間瞻仰風采，果然名不虛傳！」

「不敢當！」丁謙道：「可否請賀兄跟隨咱們到張羽家與他對質？」

說到這裡，張羽已帶着人循聲趕至，丁謙將情況告訴他，張羽道：「請賀少俠帶咱們去石板巷苦主家裡，請那姑娘來對証一下。」

賀鍵道：「理當如此！在下帶路就是！」當下由張翼等人將蒙面人押到張家，其餘諸人隨賀鍵趕去石板巷。

到那裡，只見一棟舊房子的門窗都洞開着，賀鍵道：「就是這裡！姑娘，姑娘！」他大聲對門內呼喊出來。

房內沒有反應，張羽自恃自己的名望，立道：「姑娘，老朽乃張羽，請您應一聲！」可是裡面仍然沒有應聲。

丁謙道：「不好，也許又有意外！誰有帶火摺子在身？進去瞧瞧！」

賀鍵取出火摺子亮着，道：「最好請大家一齊進去看看！」當下衆人隨其後而入，火光下只見廳裡橫樑上懸掛着一個只穿褻衣的女子，年紀約莫十六七歲，雙眼圓睜，舌頭已突出口腔！

賀鍵驚呼一聲：「咦，怎會如此？」

丁謙躍起揮劍斬繩，張羽在下面接住，邊將她放下，邊伸手探脈搏，丁謙落地之後，搓熱雙掌在她身上推拿，張羽搖頭道：「咱們來遲一步了！」

賀鍵道：「她應當尚能保存到貞節，何須懸樑自盡？如此豈不是死得太寃？」

張羽嘆息道：「這就難怪得很，黃花閨女遭人凌辱，又有外人在場目擊，羞憤之下，自尋短見，並不罕見！」

賀鍵不悅地道：「老爺子是在怪我？」

張羽忙道：「賀少俠千萬別誤會，你見義勇爲，替本城破了一案，老朽感激尚恐來不及，又怎會怪你？張虎，你們守在這裡，另一個到衙門通報一聲！」

張羽長身道：「賀少俠，邵壯士，如今天已將亮，何不到寒舍一叙？」

邵啓龍道：「在下恐何老爺担心，還是先回去通知他一聲，若無事做稍後即來拜訪。」

賀鍵道：「張老爺家必不乏食物，晚輩恭敬不如從命！」

＊　＊　＊

張羽、丁謙和賀鍵的返回張府，張翼便向丁謙遞上了一信，道：「丁大俠，適才在下在花園處拾到一封信，是給你的，却不知爲何會在花園！」

丁謙伸手接來，目光一及，見信封上的字跡與上一封相同，心頭登時怦怦亂跳起來，張羽問道：「奇怪，是誰給信大俠？既然到此，何不親手交給你？」

丁謙訕訕一笑，道：「跳樑小醜，何足掛齒！諸位稍坐一下，待丁某回房換件衣服，再來作陪！」他匆匆走進客舍，點燃了桌上的油燈，撕開緘口展閱，只見信上寫着，卡子謙入目：啓者上次忘記以眞姓名相稱，恐你不服氣，故特再書此。閣下以前做過的事，料尚未忘記，若某將閣下之歷史公之于世，大概後果人人均知，故自刎方是上策！蓋可以保存聲譽也，料閣下不欲搞到身敗名裂，最後被武林同道高手圍攻而死！知情者敬上，即日。

丁謙只覺眼前一黑，雙耳嗡嗡作响，幾乎暈闕過去，他萬料不到自己的底細至今竟然尚有人知道，且利用此來威脅自己，逼自己自刎，好毒辣的手段，這人到底是誰，他在那裡？

丁謙下意識地轉頭望一望附近，房內分明只有他一個人，但他却覺得似有一個無形的人，追隨在左右。

他知道自己以前幹過什麼事，若然被公之於世，不但聲譽地位毀於一旦，且有性命之危！換言之，他會由最高處跌下來！

他一直認爲天下間除了自己之外，無人知道卡子謙方是自己的眞姓名，偏偏有人知道，且正在以最毒辣的手段對付自己！他第一次感覺到對方不是個簡單的人，也不容易對付，亦深深覺得危機已經逼近！

他實在後悔有洛陽之行，刹那間決定盡速離開洛陽城，遠離陷阱！

丁謙忙將信燒掉，再換了件乾淨的衣服，吹熄油燈，剛打開房門，已聽到廳裡傳來一陣吵雜的人聲！

丁謙猛吸一口氣，極力使自己冷靜，然後不慌不忙地走出大門，原來洛陽城沈捕頭聞報親自來張府提拿採花盜，他一見到丁謙，便哈腰道：「丁大俠果然名不虛傳，一到洛陽，便替咱們抓到採花大賊盜！沈某代表同僚和洛陽百姓多謝您！」

丁謙道：「沈捕頭弄錯了，抓到採花大盜的是這位賀少俠！」他伸手指指賀鍵。

賀鍵長身道：「不敢當，其實在下只是無意中發現採花大盜而已，抓到他的確實是丁大俠！」

沈捕頭道：「如此請賀少俠跟咱們到衙門裡走一趟吧！」賀鍵自無異議，遂隨

他們到衙門裡去。

張羽轉頭問道：「老弟，那封信是誰寫的？」

丁謙道：「是個無聊的人，不必掛齒！老哥，採花大盜既然已經落網，小弟打算回家了！」

張羽吃驚地道：「老弟不是說可以住五七天麼？如何走得這般快？無論如何也得多住一兩天，待老哥哥替你餞行，也好風光一下！」

丁謙道：「小弟實在不想搞這些無謂的儀式，不知的人還以爲小弟好出風頭！」

張羽笑道：「人家絕對不會說是你，只會笑老哥哥喜歡沾光！但老哥哥並不害怕別人閑言閑語！」

丁謙感到洛陽充滿了危機，恨不得早點離開，但又恐走得太匆忙，引人思疑，因此道：「不如這樣吧，老哥哥若眞要替我餞行，今晚舉行如何？明天小弟就走！」

張羽道：「急也不在這一時，今晚只怕來不及，明晚吧！」丁謙堅決反對，最後將餞行宴訂在明午，地點仍是古都樓！

中午邵啓龍沒有來，張羽也未回來，到晚上兩人才一齊到達，張羽着人準備酒菜，問道：「賀少俠，那件案子銷了沒有？」

「銷不銷案是衙門的事，總之在下已盡了責任。」

丁謙道：「少俠，令師是那位高人？」

「先師人稱嶺南大俠秦天南！」

張羽失聲道：「原來賀少俠是秦大俠之高足，失敬失敬！」

「不敢當！家師仙遊之後，在下才能到處遊歷！」

「令師只有你一個弟子？」

「不，家師共收三位弟子，在下是最小的，上面還有兩位師兄，可惜他們不學好，幾年前已被家師逐出師門！丁大俠又是那位高人的高足？」

丁謙笑道：「丁某學藝頗雜，跟了不少師父，不過他們都是籍籍無名之輩。」

邵啓龍笑道：「丁大俠何必替令師謙虛！」

丁謙正容道：「不是謙虛，確實如此，一來他們武功不高，二來他們不好出風頭，江湖上知道的人極少，但丁某仍然很尊重他們！實不相瞞，丁某乃得到一本練功秘笈，方有今日之小小成就！」

「原來如此！」

張羽道：「明午老朽與一干富紳在古都樓設宴爲丁大俠餞行，兩位必須出席！」賀鍵和邵啓龍均沒口答應。

丁謙雖未見過賀鍵的武功，但憑他的經驗和感覺，却認定他是個勁敵，論武功他必不在邵啓龍之下，到底因何有此感覺，他自己也說不出口！

這一夜，飲到三更，賀鍵和邵啓龍方一齊告別，丁謙待他倆離開之後，即對張羽道：「老哥哥可否派兩個人暗中跟踪他們？」

張羽微微一怔，心中雖然奇怪，但並不問原因，只道：「老朽就派兩個比較生面的吧！」

丁謙忙加上一句：「最重要的是找辦事仔細的！」

張羽頷首，親自點派了兩個人，道：「此兩人若有什麼動靜，立即來報！」

＊　＊　＊

次日丁謙下床，下人進房來報：「丁爺，賀少俠和邵啓龍他們似乎不太熟悉，出了大門便分道揚鏢，各自回去，昨夜亦沒有人與他們接觸！」

丁謙問道：「你是跟踪賀鍵的？昨夜留在客棧內？」

「是的，小的昨夜在客棧內開了一間房，一夜沒睡，注視着他們那房，不見有人出入，待小的回來時，他還未出房，也許還在睡覺！」

丁謙取出一塊碎銀塞在他手中，道：「勞煩你了。」那下人再三推辭不過，只好收下。丁謙心頭稍安，但問題尚未解決，更添幾分焦慮，因爲如今連對方是誰也不知道！

對方以信威脅，目的是要取自己生命，或是另有陰謀？

丁謙暗下決心無論花費多大的氣力，也必須解決這件事，否則以後永無安穩的日子過！

＊　＊　＊

中午時分，洛陽城街道上又擠滿了人，等候丁謙的出現。尤其是古都樓外更加擠得水洩不通，丁謙人未至，歡呼聲已响徹雲霄。

古都樓外有幾家人披蔴帶孝，站在那裡翹首而望，張羽忙道：「張翼，那是些什麼人？」

「是被採花大盜蹂躪的家屬，特來多謝丁大俠的！」

說着那些人已一早跪下，叩頭不已。

丁謙連忙搶前，道：「諸位，這是幹什麼？快請起來！」

「丁大俠啊，你替咱們閨女報了仇，咱們無以爲報，惟有向您多叩幾個响頭！」當頭那位老漢邊說邊叩頭，叩得石板嘣嘣响，額頭已見血跡。

丁謙一把將他拉起，道：「諸位再不起來，丁某可就要走了！」那些人雖然站立起來，仍對丁某歌功頌德不已，丁謙又道：「此乃學武之人應爲之事，若視爲功德，又豈是俠義所爲？對啦，其實你們要多謝的是另一個人！」

那老頭問道：「什麼人？只要不是衙門裡的人，老漢便向他叩幾個頭！」

丁謙回頭道：「老哥哥，快請賀鍵和邵啓龍來！」

一個漢子再尖叫起來：「什麼？要咱們謝邵啓龍那斯？」

丁謙道：「邵啓龍亦有份捉拿採花大盜，謝不謝他在乎你們，不過大丈夫恩怨分明，不能跟別的事扯在一起！」

人叢中又有人道：「這姓邵的替何老九辦事，平日討債似要吃人，可不是個善類！」

丁謙道：「所謂受人之祿，忠人於事，邵啓龍不爲何老九辦事，何老九還是會找其他人代替！」

那人又問道：「依大俠之見，你認爲邵啓龍是好人？」

「丁某怎敢妄下結論，批評一個人是好是壞？」丁謙侃侃而談：「人少不免會做錯事，即使是聖人，也會犯錯，是壞人有時也會做做好事，丁某只是以事論事而已。邵啓龍迫人還債，助紂爲虐，當然不好；不過既然明知何老九不好惹，爲何又要找他借錢？若爲生活可說，若爲賭錢，那就難怪人家迫債！」

說着張翼已來報：「大俠，至今未見賀少俠，雖找到邵啓龍，但他不肯露面，反而跑了！」

張羽忙道：「快到何老九那裡請他來赴宴！老弟，咱們先進去吧！」當下由張家僕人開路，一行人直上古都樓，到梯口項軍站在那裡，張羽道：「有頭臉的讓他們上樓，其他的請他們在樓下！」

待樓上基本上坐滿，方見賀鍵揹着包袱上來，張羽忙請他坐在首席，替羣豪介紹發現採花大盜的俠士，賀鍵甚爲靦覥，連稱是採花大盜運蹇，丁大俠鴻福齊天，與自己無關，快將開席時，方見張翼拉着邵啓龍上樓，有了丁謙剛才那席話，羣豪對他印象稍改，最低限度沒有人說一句令他難堪的話。

丁謙見滿堂歡笑聲，又聽了滿耳的諂言媚詞，心頭大喜，暫時將那威脅信的事放在一邊，與羣豪大喝狂飲，張羽和賀鍵對於他酒量之豪，都大感意外。

酒過三巡，又聞梯間有人喝道：「小猴子，是誰叫你上來的？」

另一個聲音道：「有人托我來送信給丁大俠！」

丁謙聞聲長身而起，快步下樓，只見一個衣衫破舊，年約十六七歲的青年手上拿着一封信，乃道：「在下便是丁謙！」那青年忙將信遞上，丁謙問道：「是誰托你將信交給丁某的？」

「小的一向在後巷賣豆腐，剛才有一個婦人將這封信交給我，還給了一吊錢與我，着小的轉交與大俠，那婦人小的從來未見過，看模樣似是外地人！大俠，小的沒拿她的錢！能替丁大俠辦事是小的榮幸，怎敢收酬勞！」

丁謙見他要走，忙道：「且慢，那婦人如今去了何處？若見到面，你還能認得出她來麼？」

青年道：「那女人相貌十分普通，但若見面還可以認出來，只是小的當時沒留意，只見她往街上走去……大俠有問題麼？」

丁謙適才的興奮，如今早已烟消雲散，一把拉着他的手臂，道：「待咱們出去找一找！」那青年有點莫名其妙，却沒有反對。

項軍忙道：「大俠，我跟你一齊去找！」

丁謙道：「不必，你若跟着來，便不是我的兄弟！」他倆先到後街，再在那附近走了一圈，不見那婦人的踪跡，丁謙仍不死心，着青年打探。由於是丁謙要找的人，所以附近的居民立即將消息傳出去。

忽然一個漢子跑了過來，道：「丁大俠，你說的那個女人小的知道，她剛才乘小的馬車出城，在南城門外下車！」

丁謙急問：「可知她要去何處？」

車伕道：「小的沒問！」

丁謙心中迅速作出決定，當下遣散了衆人，重回古都樓，却在外面拆信閱之。

卡子謙，今夜請到龍門縣張村村後的樹林相見，不來者，從此之後再無丁大俠，切切！知名不具，即日。

署名雖然與上次不同，但字跡一模一樣，內容亦吻合，不問自知，出自一人之手。

丁謙心頭又亂了，他猛吸一口氣，將信納入懷內，邁着大步，再上古都樓，就像什麼事都未發生過般。最可恨的是賀鍵不識趣，見面即問：「丁大俠，到底是什麼人這般神秘，送信給你？」

丁謙笑道：「小事而已，請大家多喝幾杯！」當下古都樓重添歡笑聲，這頓飯足足吃了兩個時辰才散席。丁謙心懸今夜之約，匆匆話別，騎馬南下。

他剛出了南城門，便聞背後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聲，丁謙回頭一望，只見自後追來的是賀鍵，丁謙只當作不知，拍馬急馳，誰知賀鍵高聲叫道：「丁大俠丁大俠！」

丁謙沒奈才勒住馬，問道：「賀少俠有何指教？」

賀鍵道：「大俠要往南去？不如咱一起上路吧！」

「不，丁某要去東方！」

「好極了，小弟也想去東面探個朋友，還是可以同道而行！」

丁謙心頭一跳，沉聲道：「對不起，丁某還是往南走，後會有期！」言畢頭也不回，催馬急馳。

賀鍵望着他的背影，嘴角添上一絲冷笑，丁謙一口氣奔至張村，先在林外繞了一圈，最後到村後的樹林視察。

這樹林不大，樹木也頗爲疏落，而且沒有什麼異狀，丁謙心中訝然，暗道：「他爲何會約丁某來此相會？莫非另有陰謀？咦，他故意引我來此，然後假我之名去幹那傷天害理的事？」

回心一想又覺得可能性不大，村人由林外經過的不絕於途，丁謙恐行人注意，只好策馬離開，抬頭一望，日頭已將下山，張村內炊烟四起，一片寧靜。丁謙却越來越緊張，他暗暗告誡自己：「鎮定一點，無論如何今晚一定要解決這件事，否則前功盡毀！」

丁謙策馬走了三四里路，見路旁有座樹林便進去歇息，他將馬縛在樹下，自己則跳上樹梢，如此既安全，又能監視周圍的動靜。

夜幕低垂，丁謙自遠望向張村，不知爲何，突然覺得那裡充滿殺機，就似有個陷阱，正在等候自己跌下去！他暗問自己：到底去不去？我不去他又能奈我何？嘿！誰不知我是丁大俠？又有誰會相信他的話？對，我任其擺佈，正好中其計！走吧！」

可是此念剛落，另一個念頭又湧上心頭：「既然來了，還怕什麼？這個世界有人知道我的底細，便留之不得！大丈夫生於世，所爲何事？不能成功便不如死了好過！就算樹林裡有龍潭虎穴，也得闖他一闖！」

如此一想，雄心又起：「天下雖大，又有幾個人可以打敗我？過了今晚，前景更加燦爛！」

丁謙心情終於逐漸平靜下來，待二更

過後才跳下樹，向張家村之處那座樹林飛去，到了林外，心頭又是一陣緊張。

樹林裡有火光，丁謙「刷」地一聲，抽出長劍緊握於手中，慢慢走進樹林，一對眼睛不斷注視着周圍。一棵大樹之下，插着一把長長的樹枝火把，只見樹幹上被人用飛刀釘着一張信！丁謙連忙走前觀看，又是那熟悉的字跡：卡子謙：你以前是個殺手，出道七年，未曾失過一次手，故有殺手之王之稱，如今你却是一位大俠，佩服佩服！閣下是我的前輩，我本不應殺你，奈何若不殺你，我便不能退出江湖。請你立即到張村那棟巨大的廢宅，咱們決一生死。若我死了，絕不遺憾，因爲是死在先賢劍下，若死的是你，丁大俠之名字也許能留存百年！彼此是同道，你又是先賢，在下敬重你，請你不要臨陣退縮，保持殺手之王及丁大俠的風度！在下此刻已在廢宅內等候，保証是單對單！速來勿誤。

信末署名：現任殺手之王「冥蛾」索世雄敬上。

丁謙心頭又狂跳起來，撕下信放在火把上引火燒了，望着靜靜地伏在夜幕中的張村。

不錯，他便是上任殺手之王「奪命劍」卡子謙，知道他這個身份的人已全部死了，想不到如今還有人知道！而且知道的還不止一個！

僱索世雄殺死自己的人一定也知道，否則索世雄何必要置自己於死地？換言之，假如丁謙，不，是卡子謙，還想繼續當大俠，不但要殺死索世雄，還要找出索世雄的僱主加以滅口！

假如這件事發生在兩三年前，卡子謙可能會退出江湖，但他如今已攀到頂峯，又豈肯糟踏成果？所以他絕不能退縮，他要賭一賭命運，賭一賭自己的前途，這是最大的賭注！輸的不是錢，是名譽地位，甚至是性命！

卡子謙取出汗巾裹住自己的面部，拔起松枝火把，向張村走去，出乎意料的，他脚步居然十分穩定，比走進樹林時更加穩定，就像有十足的取勝把握般！

兩敵對壘　喜成知交

張村約莫有五六十戶人家，那棟廢宅靠近村後，卡子謙很快便找到。門匾已缺了一半，上面被人用紙貼上，上寫廢宅兩字。卡子謙望着那塊牌匾，忽然一陣風吹來，把那張紙吹了下來，似乎是一個不祥的預兆，卡子謙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

遠處傳來三二道狗吠聲，四周一片靜寂，卡子謙咬一咬牙，突然振衣飛起，踰牆而入！

大門之內是個庭院，地上全是青石板，火光下，但見石板與石板之間的空隙，長了不少野草，再抬頭一望，大廳簷下蛛網塵封，顯然空置已久！

奇怪，這樣的一座大宅，居然無人居住，唯一的可能乃此爲一鬼屋！

鬼屋這兩個字一在卡子謙腦海中閃過，又再打了個冷顫。他慢慢向大廳走去，至石階前，再一陣風吹來，火光搖晃，地上的投影忽明忽暗，忽高忽低，確是恐怖，卡子謙的心情益發沉重，不管裡面有沒有鬼，但那道廳門對他來說，無疑是鬼門關！

廳門中間種着花，卡子謙由空隙處望過去，廳裡面無人，可是顯然經人打掃過，地上頗爲乾淨。卡子謙用力推門，廳門「依依呀呀」地响着，終於打開了。

卡子謙沉聲道：「索世雄，我來了，有種便出來！」無人應他，卡子謙抬脚踏進門檻，只見柱上釘着一張紙，上面寫着一行字：請卡兄內進，以免打鬥聲，驚動隣居！

卡子謙冷哼一聲，暗道：「瞧你還有什麼花樣！」廳內有條暗廊，兩旁有耳房，他步步爲營，生恐索世雄匿在房內，突然出現偷襲，當眞是一步一驚心。

幸好無人偷襲，後面又是一座庭院，兩側是廂房，再進去才是內堂。庭院裡有棵樹，旁邊還有一口八角形的井。朦朧的月色照在樹上，周圍一片黑暗。卡子謙揚聲道：「索世雄，你出來！」

話音未落，一陣夜風吹過，樹枝搖晃，大樹婆娑，發出沙沙聲，在此情此景之下，更添幾分陰森，火光未定時，樹上已跳下一個人來，卡子謙定睛望去，不由輕咦一聲！

原來出現的那人竟是賀鍵！賀鍵也輕咦一聲，問道：「丁大俠，你怎會來此？你剛才喚索世雄，可是那個殺手之王？他在這裡麼？」說着轉頭四望。

卡子謙見到他，心潮起伏，尋思道：「賀鍵就是索世雄？聽他語氣又不大像，那他爲何在此？」

賀鍵道：「小弟臨時改變主意，南下追趕丁大俠，錯過了宿頭，有人告訴小弟說此處有棟鬼宅，若不害怕的可到此過夜，所謂神鬼都是不實虛有之事，所以小弟便來了，想不到在此遇到丁大俠！大俠到底因何來此？」

卡子謙冷冷地道：「也是來此過夜的！你是幾時到的？」

「比大俠早到兩盞茶工夫！」

卡子謙冷笑一聲。「兩盞茶工夫夠打掃一座大廳麼？賀鍵，你到底是什麼人？」

賀鍵愕然道：「大俠誤會小弟了！小弟是由後門進來的，根本沒到過前堂，亦未進過房舍！」

「是麼？你裝得倒眞像！」

賀鍵不悅地道：「大俠不相信小弟，小弟無話可說，反正這棟廢宅房舍多得很，彼此各尋地方過夜，天亮之後，分道揚鏢就是！」言畢轉身就走。

卡子謙亦有點猶疑，以爲自己誤會了他，可是目光一及，見他右掌一直落在刀柄上，心頭一動，猛地探前，道：「既約我來，因何又臨時退縮？索世雄，今日此處便是你畢命之所！」

賀鍵突然轉過身來，右手仍握住刀柄，却不將之抽拔出來，左掌伸出搖晃。「慢來慢來，這個誤會不能不解釋清楚，否則……」話未說畢，突聞一陣輕微的嗤嗤聲响，賀鍵袖管裡突然飛出三枝弩矢！

三枝弩矢實在來得突然，雖然卡子謙已有準備，但因受賀鍵的話和動作迷惑，到底有點放鬆，是以直至弩矢來至身前，卡子謙才曉得偏身舉劍擋架！

「噹噹噹」三响，弩矢落地，但賀鍵的

刀已到！他出刀之快，江湖罕見，連卡子謙這種歷過無數風浪的人，也感詫異！

昔年的殺手之王，今日的丁大俠，又豈是浪得虛名之輩？雖然失了先機，仍能沉着應付，見招破招，刀劍相交，密似炒豆之聲，响個不絕！

賀鍵的刀越使越快，令人難以想像，他到底還可以將速度加至何等程度，而且氣力悠長，一招緊過一招，沒有絲毫的空隙！

卡子謙不由又忖道：「瞧不出這廝眞有兩下子，不知他還有什麼厲害的殺着，他一直計算着我，而我對他却毫無防備，久鬥也不利於我，得想個辦法，速戰速決，方爲上策！」

主意打定，剛好賀鍵變招斜劈，卡子謙長劍一橫，左掌突然探去，火把雖不是什麼利器，但熱力迫人，賀鍵吃驚之餘，下意識地向後退了一步！

此乃千載難逢之良機，卡子謙豈肯放過？立即提腕翻劍反攻！他一口氣攻了七八劍，亦以快制快，終能平反敗局，他歎了一口氣，不由哈哈笑道：「索世雄，老子幾乎上了你的當！」

賀鍵笑道：「想不到你到底還是猜出我的身份，可惜可惜！」

「可惜什麼？」

索世雄（賀鍵）道：「我可惜自己運氣不佳，否則你剛才已死在那三枝弩矢之下！」

「莫忘記你自稱老子是先賢？我是個殺手之王，豈是你望脊能及的！」卡子謙嘴上說着話，手中長劍絲毫不慢。

索世雄亦不示弱，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此乃千古不易之理，你是先賢，自然不如我這個後進了！」

「快說，你怎知老子的底細！」卡子謙眉宇間佈滿了殺機，狠狠地道：「你肯合作，必有你的好處！」

「索某若答應你，又怎能當殺手之王？只能當傻子之王！與你合作最多落個全屍，但索某則必然與你鬥到底，今夜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索世雄見對方漸漸佔上風，不敢怠慢，手脚、拳掌、鋼刀齊施，展盡平生本領！

卡子謙志在必得，自不會讓他得逞，左手的火把不斷戳出，使對方分神，這兩人實乃不愧是殺手之王！通常殺手的武功未必高，因爲殺人未必需要以武解決，但這兩人都具有眞實本領。

卡子謙勝在功力深厚，經驗豐富，但他當「大俠」太久了，殺手原有的兇悍敏銳，已逐漸消失，索世雄正好與他相反，銳氣正盛，固此一時之間難分勝負。

兩人鬥了百多回合，雙方均漸漸不耐，尤其是索世雄幾番受制於火把，不由暗下決心：「今夜要憑眞本領取勝，必須先斬斷他手中的火把！」他意在刀先，身隨刀變，偏身一讓，忽然回刀一削，「刷」的一聲，火把已削成兩截！

卡子謙見他身法變，制敵機先，以火把刺出，忽然刀光一閃，眼前一黑，火把頂端因而落地，他反應極快，將手中那截松枝當作判官筆來戮出！

索世雄一招得手剛剛一喜，又聞脅下風生，吃了一驚，連忙回刀削去，但卡子謙的長劍已點至其喉頭！

好個索世雄身子忽如樹葉一般，向後側飄！他退卡子謙立進，長劍如出洞毒蛇，直取其胸！這一劍其快如風，索世雄匆忙舉刀一擋，只聞「噹」的一聲，刀劍揚飛，卡子謙趁對方立足未穩，一脚蹴出！

索世雄閃避不及，但聞「蓬」的一聲，小腹被踢中，身子登時如皮毬般飛起！卡子謙大喝一聲，抱劍急飛，向索世雄刺去！

索世雄剛落地，卡子謙長劍已將至，說時遲，那時快，索世雄左臂一抬，袖管內又發出三枝袖矢！這次由於距離近，卡子謙反應雖快，閃避亦快，左臂仍被其中一枝擦過！

索世雄亦趁此刻，爬了上來，捂着肚子向內宅奔去。卡子謙冷笑一聲：「今日若讓你溜出此宅，老子豈非要在江湖上除名！」他一句話未曾說畢，人已撲前。

索世雄連頭也不敢回，亡命而奔，眼看卡子謙即將追到，他左臂向後一揮，喝道：「看箭！」

卡子謙吃了一驚，立即蹲身舉劍一撩，誰知索世雄袖矢早已射光，只是虛晃一下，他借卡子謙稍慢，踢開一扇門，蹌踉地奔進去！

卡子謙大喝一聲：「那裡逃！」隨後飛入，原來裡面是內廳，索世雄受傷似頗重，坐在一張椅上喘氣。卡子謙目光大盛，慢慢走前，冷冷地道：「後進到底不如先賢，長江後浪亦未必能推前浪！」

索世雄道：「你只是運氣好而已，否則剛才已死在袖矢之下！」

卡子謙哈哈笑道：「你也算得是個行家，理應知道在武功上沒有僥倖之事！索世雄，若我是你，必然心服口服！我還是丁謙丁大俠，而你將在世上消失！念在同行份上，且問你可有遺言交代？」

索世雄頹然道：「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夫復何言？索某無親無戚，無牽無掛，若說有遺言，也是對你而言！」

卡子謙一怔，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死了之後，你還未能當大俠！」

卡子謙心頭一跳，道：「不錯，我幾乎忘記了，快說，是誰派你來殺我的？」

索世雄道：「我說了之後，有何好處？」

卡子謙目光一變，冷冷地道：「給你全屍！」

索世雄哈哈笑道：「全屍也好，分屍也好，還不是要死，你速速下手吧！」

卡子謙慢慢走前，道：「待老夫讓你吃點苦頭，也許會改變想法！」話音剛落，忽然雙脚一虛，地板突然打開，卡子謙猝不及防，直墮下陷阱！

陷阱深愈五丈，幸好卡子謙反應較快，凌空卸勁，雙脚落地而不必受傷。只聽索世雄的聲音自上面傳下來：「我早已說過，長江後浪推前浪，是千古不易之理！奈何你不相信！」

卡子謙怒道：「索世雄，你用此手段，算得什麼英雄？你不是說與卡某單打獨鬥麼？」

「對呀，索某幾時有幫手？我在信上

可沒說不設陷阱！」索世雄大笑。「其實你也是行家，我用再卑鄙的手段對付你，也平常得很，咱們這行有一句話：爲達目的，不擇手段！也許你做大俠時間太長忘記了，哈哈……」

卡子謙成功在望時才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心情之劣，可想而知，不由破口大罵起來。索世雄笑嘻嘻地道：「卡兄的心情，小弟完全了解，未知你有否遺言遺志？」

他以牙還牙，卡子謙更怒，罵道：「索世雄，我操你娘的皮！你我同行，也望有人能脫離泥潭，重新爲人，因何要殺我？難道你錢還未賺夠？」

索世雄竟然不反唇相稽，半晌方喟然道：「卡兄，小弟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不殺你便不能脫離殺手行列，不脫離殺手行列，錢再多也無福消受，我不想重新做人後，當什麼俠士，只求能像一般平凡的百姓，過着平靜的生活！我這個要求並不過份吧！」

卡子謙大驚道：「你有此想法，就更加不該害我！」

索世雄道：「你脫離殺手行列已十年有二，最低限度你已享受過十多年人生，而我至今還未知其滋味！武林有史以來，便有殺手這個行業，當殺手的不下萬人，但能夠退出江湖仍活在世上的，只有兩個人……」

卡子謙冷笑道：「你和我！」

索世雄道：「不是，在你之後，又有一位殺手之王，換而言之，此人成名期正好在你我之間！『索命刀』柳鐵堅，你聽過麼？」

卡子謙道：「我現在只關心自己，你殺了我，便眞的可以脫離殺手行列？嘿嘿，是誰恩賜予你的？你以爲我可以重新做人，甚至取得大俠之佳譽，你便也能得到？別做夢了！」

索世雄坦然地道：「老實說，在下也只有七成把握，只要有一分把握，我也不會放過！」一頓又道：「你到底有沒有遺言？念在同行份上，在下也讓你全屍，把蓋子合上，你便會餓死，若不願受苦，可以自震心脈！」

卡子謙急道：「且慢！如今我已將死，你不如將僱主的姓名告訴我，以免我死不瞑目！」

索世雄道：「不是在下不肯告訴你，實在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對不起，咱們要來生才能再見了！」

話音剛落，忽聽有個陰森的聲音道：「未必，今生還有幾天可以相聚！」

索世雄吃了一驚，猛一回頭，只見頭頂上有一張巨網飛下，那張網十分巨大，索世雄欲飛出巨網範圍，根本已來不及，說時遲，那時快，又有無數暗器飛來！

黑暗之中，又在匆促之間，看不清有多少暗器，但聞聲已知數量很多！索世雄手腳受網牽制，無法擋格，幸而他反應很快，立即縮進地道裡，雙手扳住邊緣，凌空掛着，只聞地上叮叮噹噹之聲不絕於耳，幸好沒有被射中，就在此刻，他又聽到一個尖銳刺耳的笑聲！

那笑聲十分難聽，令人毛骨悚然。索世雄剛因爲「收拾」了卡子謙，而泛起之興奮心情，霎時間煙消雲散！萬料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自己亦遭失敗！他嘶聲大叫：「你到底是誰？」

笑聲一停，道：「是你的行家，比卡子謙出道還早！有人僱你殺卡子謙，也同時僱我殺你！不過正如你們所說，彼此是行家，不爲已甚，也讓你落個全屍吧！」

索世雄雙臂用力，引體上升，誰知耳畔又聞那人道：「你千萬別起來，否則死得更快！哈哈……」笑聲未了，頭頂突然有一塊大石板跌了下來！那石板極大，索世雄若不鬆手，十指必被砸碎，他萬般無奈，只好往下躍去！

五丈距離眨眼即至，索世雄一落地，便聽到卡子謙的冷笑聲！他似一個洩氣的皮球，全身力量像被人一下子抽乾，頹然坐在地上！

出口被大石封住，地洞裏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索世雄忽然想哭，又聽卡子謙道：「閣下若認爲活活餓死的滋味不好受，倒不如震脈自盡吧！」

索世雄惱羞成怒地道：「我死了難道你能活？有什麼好得意的！」

「我本已一腳踏進鬼門關，只可惜你由高處跌下來，陪我一齊死！哈哈……」

索世雄自地上一躍而起，厲聲道：「我由高處跌下來？但你比我更高！你是由天上跌下來！堂堂的丁大俠，活活餓斃在井內……哈哈，我是殺手，殺手從來都是無好結果，但有一位大俠陪伴，黃泉之下不寂寞，死得好，死得好！」

卡子謙陰陰地一笑。「我本該在十二年前便死了，能夠多活十二年，還能夠風光一時，雖死無憾，而你呢？你由始到終都活在黑暗中，就像蝙蝠般，你得過什麼？你知道風光是什麼滋味麼？」

索世雄心頭一悲，忽然不能自制地嗚嗚哭起來，哭得好不傷心。卡子謙怒道：「你哭什麼？膿包！」

「我哭與你何干？」索世雄哭得更傷心了。半晌卡子謙也忍不住哭了起來，而且哭聲比索世雄更响，也更加傷心！

地洞裏嗚嗚地响個不停。索世雄忽然問道：「你跟幾個女人睡過覺？」

「十多個！」卡子謙問道：「你問這個作甚？」

索世雄又嘶聲大哭起來。卡子謙訝然問道：「難道你未跟女人睡過？」

「難怪你認爲死而無憾！」索世雄哭道：「我連女人是什麼味道也不知道，我只看過一具全裸女屍！」

卡子謙愕然地道：「你身體有毛病？不看活人看死人！」

索世雄喃喃地道：「殺手多數都是被迫的，在下亦是，但我很早便立志要步你與柳鐵堅的後塵，全身而退，所以嫖賭飲吹絕不沾染……」

卡子謙冷笑道：「偶然飲幾杯酒，到青樓玩玩，與全身而退似無關係！」

「不，偶然喝幾杯酒，問題尚不大，若然一試之後，不能自拔，沉溺慾海，又豈能達到目的？」索世雄吸了一口氣，續道：「那次我去信陽殺飛虎鏢局副總鏢頭潘至義，他剛好與小妾在燕好，給予我很大的方便，但我志在殺人，無心偷窺，趁機一刀殺死了潘至義，那女人叫了起來，

我順勢也給她一刀，所以……」

卡子謙嘆息道：「眞可憐，既然連女人也未沾過，自然還沒有兒子，這又不如某家了，卡某已有兩子一女傳香燈！」

索世雄長嘆道：「所以我實在死不瞑目！」

「難道卡某便會瞑目？算起來都是你不好，才弄至這個田地！」

「你如果恨我的，大可以過來殺了我，在下絕不會還手！」

「沒出息，如今我殺了你又有何用？」卡子謙忽然點亮了火摺子，索世雄吃了一驚，連忙轉過頭去，擧袖拭掉臉上的淚痕，卡子謙冷冷地道：「你哭完了沒有？」

索世雄回首怒目以視。「你敢耻笑在下？」

「誰有心情取笑你？」卡子謙沉聲問道：「你到底知不知道是誰僱你殺我的？」

索世雄道：「在下最後一次答覆你！在下不知道！你想那一位僱主會讓殺手知道其身份？除非萬不得已，或者是要殺的是個十惡不赦之人！」

「起來！你賴在地上作甚？」

索世雄怒道：「你想折磨我？哼，你還未必有這個本領！」

卡子謙又好氣又好笑地道：「你簡直是個混球！這個陷阱是你設的，你當然也知道出口，快來帶路！」

「若另有出路，剛才在下還哭什麼？」

卡子謙擧着火摺子看了一下，只見地洞四周均砌了石板，形狀就似一口枯井，當下問道：「這是你發現的？」

「是僱主提供的資料，後來我看過，知道機關未曾失靈，所以將你引來此處！」

卡子謙忽然醒起一件事來，問道：「替你送信的那名女人是誰？」

「她便是段博古的小星，昨天晚上我知道你在今午便要離開，所以返回客棧，便由後門溜掉，跑了幾十里路去找她，所以中午去古都樓遲到了！」

卡子謙臉色一變，澀聲問道：「段博古滿口仁義道德，他會納妾？我不信！」

「嚴格說來，他只是金屋藏嬌，那女人只是他的情婦。她雖然容貌平凡，但溫柔體貼，比他妻子好多了，而且她還會生兒子！你自以爲已將段家殺盡，可惜還漏了兩個人！」

卡子謙寒聲問道：「你怎會知道？這也是僱主提供的？」

「不是，是我無意中知道的，我對她說家兄也是被卡子謙殺死的，如今已查明丁謙是卡子謙的化身，她便肯替我做任何事了！」

卡子謙顫聲道：「我自以爲一切做得幹淨俐落，原來還是……咳咳，你不希望死在這裏吧？咱們一齊試試能否找到出口！」

索世雄精神稍振，道：「也好，在離開此處之前，你我須捐棄舊嫌，同舟共濟！」

卡子謙沉聲道：「一言爲定，違者天誅地滅！」當下兩人各以刀柄敲打四周的石板，聲音沉實，証明沒有甬道或出口，地洞深逾五丈，寬丈餘，既不能躍到出口，亦不能爬上去，兩人頹然一嘆，一屁股坐在地上，火摺子恰在此時熄滅，地洞重歸黑暗！

「卡兄，咱們還是坐在這裏等死吧！」

卡子謙罵道：「混蛋，你眞令人失望！在未死之前一刻，也要想辦法！」

索世雄冷笑道：「難道你可以化作蒼蠅飛出去，或者變成一隻壁虎爬……」話至一半突然住口！

卡子謙冷笑一聲。「怎不繼續說下去？」

索世雄倏地站了起來，興奮地道：「咱們雖然不能化作壁虎，但仍然可以爬上去！」

卡子謙怒道：「你在做夢！」

索世雄並不反駁，自懷內摸出一支火摺子來點亮，火光一起，他指着壁上的石板道：「你瞧，這裏大概建造年期已久，石板與石板之間已出現了縫隙，咱們用劍或刀插進去，借力……」

話未說畢，卡子謙已歡呼一聲，叫道：「你終於說出了一句像樣的話！」

索世雄又自身上抽一對匕首來，把其中一把給了卡子謙，他首先走至壁前，因見地上有幾根折斷了的桌脚，便將之點燃，吹熄火摺子，收進懷內，再將桌脚插在地上，地洞光亮得多了！

卡子謙抽出長劍，將之插進第一塊石板與第二塊石板之間的空隙，猛吸一口氣，人如飛鳥，落在劍上，再將匕首插在第三塊石板及第四塊石板之間的空隙中，再吸一口氣，飛落在匕首柄上，呈金雞獨立之勢！

索世雄叫道：「接住！」他將自己的鋼刀及匕首拋給卡子謙，自己又拔出長劍。卡子謙又將鋼刀插進石隙，不斷騰升。這件事說來容易，做起來絕不容易，因爲全憑一口眞氣支持，否則劍折人亦將墮下。索世雄又將長劍拋給他，卡子謙不斷騰升，他則不斷躍起，拔出空隙中的兵刃，充份合作！

不久，卡子謙已來至洞頂，只見他臉色凝重，雙臂似托塔天王，運勁向上一托！出口的大石未曾移動，脚下的鋼刀已「啪」地一聲，自中折斷，卡子謙驟失重心，摔了下來！

索世雄急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上面的石頭太重，鋼刀承受不起！」

索世雄道：「讓小弟也來試一試！」兩人對調位置，依樣葫蘆，不久索世雄亦來至頂點，只見他雙臂和上身，緊貼着石壁，借力先換了一口氣，避免足下的匕首承受太大的壓力。

卡子謙在下面望及，忖道：「這小子不笨！」心中燃起希望之火。

索世雄換了氣之後，將全身之力聚於雙臂，雙掌貼住出口的石板，用力向上一托，「啪！」上面石板動了一下，下面的匕首又斷了，人如星丸急墜！

兩人你望我，我望你，一片沮喪，半晌索世雄才哈哈一笑。「黃泉路上有人作伴，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只可惜你……」他忽覺言詞欠妥，說了一半便住口。

卡子謙沒好氣地問：「我有什麼可惜的？可惜的是你，連一個女人也未沾過！」

索世雄道：「可惜你數年心血付之流

水，可惜令郎令愛自小失牯！」

卡子謙臉色一變，似被人擊了幾拳般，痛苦地蹲在地上。索世雄於心不忍，忙道：「對不起，小弟令你傷心！」

卡子謙搖搖頭，忽然問道：「你怎會當起殺手來的？」

「小弟自小便是孤兒，將小弟養大的那人是個混混兒，大事幹不了，小事則什麼都干，這種人也有大人物的朋友……」

卡子謙忙問：「什麼大人物？」

「你可曾聽過『鐵拐披風』焦老大的名？」

卡子謙輕咦一聲，問道：「便是西北的獨行劇盜？他是你師父？」

「半個師父，他授我刀法，另一個叫夏戰的授我拳脚，此人名不經傳，但武功不在焦老大之下！」

卡子謙道：「你繼續說下去。」

「我十五歲那年，乾爹把我送到夏戰那裏學藝，其實是將我賣給他。夏戰教了我許多殺人的本領，他告訴我一句話：殺人就是殺人，不分手段，而行走江湖，你不殺人，人便殺你！起初小弟還不覺，後來才知道他要將我訓練成一名出色的殺手！」

卡子謙又問：「此後你一直受他控制？」

索世雄點點頭。「也可以這樣說，去年開始，小弟便向他提出要求，不再當殺手，他一直不答應，直至今春才肯，不過要我殺了你，而且這宗生意，所有酬勞全歸他的！」

卡子謙失笑道：「你連他這套也相信？他以前可以威脅到你，以後也還可以！」

索世雄道：「他與小弟同在佛前發下毒誓，他表示錢亦已賺夠，小弟相信他，因爲他向來都守諾言！」一頓反問：「卡兄又怎會當殺手？」

卡子謙道：「情況與你差不多，不過我的頭子不守諾言，後來我索性將他殺死！如今想起當年的日子，還覺心寒，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誠哉斯言！殺手生涯，只有今天，沒有明天，若非意志堅定，莫說重新做人，也用不着別人動手，自己亦會『爛』！多少行家，殺了人賺了錢，便沾上賭嫖惡習，結果自暴自棄，最後走上自絕之路！」

索世雄道：「小弟不想太早結束生命，所以連女人都不敢沾，更遑論賭錢，爲恐避免洩露身份，連遊山玩水都得節制，別人多望一眼，也心驚胆跳，這樣日子眞不好過！」

卡子謙道：「對於你的心情，卡某完全了解！」

索世雄道：「對不起，是小弟連累了你！算起來，小弟實在太自私了！」

卡子謙道：「幹殺手的有不自私的麼？即使殺的是該死之人，但目的也是爲了錢，而非爲了正義，我行俠仗義，雖有沽名釣譽之心，其實也含有贖罪之意！」

索世雄嘆息道：「小弟實在也該做點好事！」忽然失笑道：「如今即將活活餓斃，後悔又有何用？」

卡子謙道：「這又未必，世事難料，未至最後都不該絕望，說不定還有逃出生天之機！」他伸手拍拍索世雄的肩膊，道：「出去之後，咱們仗劍共同行俠仗義！假如卡某能活着出去，必須當個眞眞正正的俠士，方能安心！」

索世雄一翻掌，緊緊握住卡子謙的手，未幾另外兩隻手又緊緊握住。兩人同時覺得對方的手掌有一股暖意！想不到在上面他們不共戴天，在絕境時反而得到諒解，甚至在這一刹那，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他們的認識會否太遲？這也算得是患難見眞情？

索世雄喃喃地道：「可惜咱們相識太遲……」他無意中抬頭向上望去，突然叫了起來：「卡兄你瞧！」

卡子謙抬頭望上去，只見洞口有一道白光透了進來，他一時不明所以，問道：「也許上面有天窗，陽光由天窗照進來，再投入洞裏，有何奇怪？」

索世雄道：「假如咱們爬上去，一手扳住邊緣，一手托石，也許可以將石頭推開爬上去！」

卡子謙心頭狂跳，道：「好，咱們再試一試，只是如今只剩下一對匕首，要爬上去也感困難！」

索世雄笑道：「卡兄大概高興得過了頭，長劍和鋼刀雖然斷了，但仍比匕首長，還堪利用！」

卡子謙喜道：「讓愚兄先上去試試，不行再讓你來！」他首先爬上去，索世雄不斷躍起拔出匕首和刀劍，再抛給卡子謙，卡子謙很快便攀至洞口，左手伸出扳住邊緣，單臂掛住身子，右臂抬起去托石板。不料那塊石板十分沉重，單臂又要支持體重，根本不能動之分毫！

索世雄在下面喊道：「卡兄，不要托，試推推看有否作用！」卡子謙依言試試，果然被他推開了寸餘，可是氣力已盡，於是以脚把貼在石壁上的刀劍夾出來，抛落洞底，然後跳下去。

索世雄道：「卡兄且先休息一下，待小弟來！」他使盡吃奶之力，結果也只是將石板推開寸餘。

卡子謙道：「咱們缺糧缺水，體力難以恢復，須運功調息，以恢復體力！」當下兩人運了一陣功，然後繼續努力。如此各上三次，終於將石板推開近尺，但已累得手脚發軟，兩人不敢勉强，以免眞氣不足，踩斷匕首，則連最後一絲希望也揑斷！

索世雄道：「咱們還要等到什麼時候？小弟此刻已渴得喉頭冒烟，再等下去，情形更加不敢想像！」

卡子謙道：「當你進入忘我境界之後，便不會渴了！」他微睜雙眼一下，又閉上專心運功，索世雄沒奈何只好也坐下來。他經過好一段工夫才能進入忘我境界，眞氣行走了七個大周天，才聞卡子謙衣袂聲，他睜開雙眼，見卡子謙也剛好散了功，道：「還是我先上！」

卡子謙上去之後，由於縫隙越大，越易發力，這次他將石板推開了兩寸有餘才力盡躍下，由於體力消耗大，他落地稍重，扭傷了足踝，一屁股坐在地上。

索世雄關心地問道：「卡兄你覺得如何？」

卡子謙厲聲道：「現在全看你了！」他

掙扎站了起來，索世雄猛吸一口氣，身子躍起兩丈，落在刀柄上，再借力騰上。

此刻洞口已有尺餘的空隙，索世雄出盡吃奶之力，再將石板推開兩寸餘，便掙扎地爬上去。一爬上地面，他累得倒在地上直喘氣，半晌才對着下面道：「卡兄且稍候，小弟去找一根繩子來！」

卡子謙足踝受傷沒法爬上去，只能望着出口興嘆，假如索世雄起歹意，只須將石板移回幾寸，他卡子謙便得活活餓斃！

時間慢慢過去，一炷香過後，仍不見索世雄在洞口出現，卡子謙信心開始動搖，忖道：「莫非這小子故意騙得我信任？唔，不大像……他本質不錯，也許他遇到用石板封住洞口的那位殺手！」想至此，他又替索世雄担心起來。

又再過了半炷香工夫，方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卡兄，接住！」卡子謙剛抬起頭來，上面已飛下一條蔴繩，又聞索世雄道：「卡兄，對不起，小弟實在累得不成，所以先去找點吃的東西，故而來遲了！卡兄，將繩縛在腰間，待小弟拉你上來！」

卡子謙依言將蔴繩縛在腰上，接着身子便慢慢向上升，終於被拉上地面。卡子謙一手抓住索世雄的手臂，道：「索弟，愚兄還以爲你不來了！」索世雄佯裝不悅地道：「小弟是這種人麼？來，待小弟扶你進房先歇息一下，小弟已買了藥酒又有乾糧，足夠咱們吃兩天！」

卡子謙笑道：「愚兄只是扭傷了足踝，並非斷了脚，還用不着你攙扶！」兩人進了一間房，索世雄隨便打掃一下，便替卡子謙擦足踝，卡子謙邊吃邊道：「此處未必安全，只怕那位殺手會去而復返！」

索世雄道：「我看未必，就算他眞的回來，憑咱們兩人還有什麼可怕的？」

卡子謙這才放了心，索世雄將他的足踝包紮好之後，去打水給卡子謙飲用。卡子謙吃了東西，精神大振，問道：「索弟如今有何打算？」

索世雄聳聳肩，道：「四海爲家，或者找個清靜的地方隱居。」

「你如何向夏戰交代？他肯放過你麼？」

索世雄沉吟道：「他那裏容易解決，只要我說你救了小弟，故不忍下手，大概他會諒解，最多我將半生積蓄分一半給他，也夠他養老的了！」

卡子謙考慮了一陣道：「愚兄看法與你稍有不同，我要知道僱主是誰，否則他還是不會放過我的！」

索世雄爲難地說：「這個……夏戰未必肯說，他這個人雖然不是英雄，但重信諾，重義氣，小弟不想用非常手段對付他！」

卡子謙道：「如此咱們不如在此隱居吧，這裡既清靜又隱秘！」

索世雄問道：「你不做你的丁大俠了？」

卡子謙苦笑道：「那也得有條件！試想一下，像那天在古都樓，假如有人宣佈丁謙就是昔年殺手之王卡子謙，情況會怎樣？愚兄不敢想像！」

索世雄不由默然，良久才道：「卡兄與小弟不同，你是有家室的人……」

卡子謙長長一嘆，道：「拙荊和犬子都不知愚兄的過去，愚兄實在……」

索世雄脫口道：「小弟協助你如何？我也希望行家都能夠重新爲人！」

卡子謙哈哈一笑。「重新爲人絕不簡單，再世爲人還容易一點！正如咱們能夠活着離開地洞，已是萬幸！」一頓又道：「賢弟要協助愚兄，可曾想清楚？也許要因爲我而得罪你的朋友！」

索世雄知其所指，沉吟道：「小弟希望能夠找到夏戰，再由你直接與他交談，你看如何？」

卡子謙道：「好，愚兄絕不令你爲難！」

「那咱們什麼時候起程？」

卡子謙下床試走了幾步，道：「後天！」

索世雄愕然。「卡兄不用先回家？尊夫人不是要您陪她回娘家？」

卡子謙哈哈笑道：「還有什麼事比這件事更重要？」

* * *

夏戰一向隱居在熊耳山，離張村倒不遠。索世雄找了兩匹馬代步，只行了兩天已至山下。索世雄一直走在一堵峭壁下才勒住馬，道：「卡兄請等等。」

卡子謙見那堵山壁筆直，猿猴難攀，不由問道：「夏戰住在上面？」

「不是，上面是咱們約定的聯絡站！」索世雄下了馬，自行囊裡取出一對「飛爪」來。所謂「飛爪」乃由一條蔴繩縛着一隻鐵爪。他將「飛爪」抛上石壁，正好勾住由石隙中硬生生長出來的一棵枯樹上，索世雄借力攀爬上去。

至松樹處，解下「飛爪」，由於上面無可勾搭之物，遂握住鐵爪，勾搭石隙，慢慢攀爬上去。卡子謙由下面望上去，也覺得危險。

索世雄好不容易才攀高了五六丈，找到一個落足點，再脫手將「飛爪」抛上崖頂，然後攀繼而上。

崖頂光禿禿的寸草不生，居高臨風而立，神弛萬里。索世雄喘了幾口氣，來至左首近邊緣處，只見那裡有一根粗壯的竹竿，上面還用紅布做了一面旗，索世雄將旗子插了起來，竟有兩丈來高。

紅旗在風中獵獵作响，索世雄望向對面那座山峯，這是他一向與夏戰的聯絡方式。假如夏戰肯見他，則也會在對面山插一根黃色的旗子，如此索世雄才可上去。

時間流逝，太陽已經偏西，但對面山還沒有動靜，索世雄心頭焦急：「莫非他已離開了？」

未幾，下面傳來卡子謙的叫聲：「賢弟，情況如何？」

索世雄高聲道：「還沒有反應！」

卡子謙又嚷道：「你知道他住在那裡麼？如果知道的，先下來吧！」索世雄只好再利用「飛爪」，慢慢爬下去。

「也許他已離開，亦也許他不肯再見小弟！」

卡子謙道：「咱們直接去他居所吧！」

索世雄踟躕地道：「但小弟答應過他，在未得他同意之下，不得擅自闖上去。」

卡子謙道：「索弟怎地這般死心眼？

說不定他不打旗號，乃因他有危險！」

索世雄搖頭道：「這個可能性不大，他那裡十分隱秘！」

「僱主聲明要付酬勞與他，賺開門之後，驟下殺手，有沒有可能？」

索世雄不由啞然，只好同意帶他上山，兩人將雙騎拴在山下，覓路而上。索世雄來過許多次，老馬識途，終於帶卡子謙來到一堵石壁前。那堵石壁，怪石嶙峋，凹凹凸凸，離地約丈二有道小小的縫隙，索世雄先躍上去，偏身鑽進石隙，卡子謙隨後而進。

石隙甚狹，只容一人側身而過，但走了丈餘深便慢慢寬闊起來，這時候索世雄才摸出火摺子來，將之點燃，火光一起，才知道這個石隙乃天然形成的，而且頗深，再走五六丈才至盡頭。

卡子謙心中狐疑，正想動問，索世雄已輕咦一聲，用力推開一塊石頭！原來別有洞天，盡頭石壁之後，卻是一座小山谷！

索世雄一入谷便喚道：「夏叔叔，夏叔叔！」

山谷內有一棟竹舍，竹門洞開，索世雄一陣風般衝至門外，突然停住，再喚道：「夏叔叔！」邊喚邊舉火一照，只見廳內地上倒着一個血人，他大吃一驚，立即衝進去。卡子謙恐他有失，隨後標前。

索世雄扶起那個血人，叫道：「夏叔叔，你覺得怎樣？是誰將你傷成這樣的？」

卡子謙比較冷靜，連忙搓熱雙手，在他身上推拿敲打，血人脈膊似有若無，卡子謙急道：「快扶他坐着！」他盤膝坐在血人背後，雙手按在他後背「靈台穴」上，一股內力緩緩湧入。

過了一陣，血人（夏戰）嘴唇微微嚅動一下，索世雄激憤地道：「夏叔叔，我是世雄，快告訴我，是誰想殺死你的！」

夏戰嘴唇嚅動，發出的聲音十分微弱，索世雄連忙湊首過去，把耳朵貼近他的嘴唇，只聞夏戰道：「……是僱主……派人來的……」

索世雄怒道：「那人是誰？」

「一個中年男人……使左……使左……」

索世雄訝然道：「史佐？他姓史名佐？有何特徵？」

「不……是使左……」一句話未說完，夏戰身子抖了一下，已然斷氣。

索世雄急道：「卡兄快輸內力與他！」

卡子謙撒手道：「他已斷了氣！」

索世雄咬牙道：「那僱主眞狠，連夏叔叔也不放過！小弟一定要將他碎屍萬段！」

卡子謙道：「愚兄就更加不會放過他！咱們快搜索一下，也許有線索可尋！」當下兩人在竹舍內翻查，可惜只見椅桌竹筴東歪西倒，找不到其他非夏戰的東西。

卡子謙問道：「索弟，適才夏前輩說凶手叫什麼名字？」

「他說凶手叫史佐……」索世雄皺着眉頭道：「但他聲音模糊，小弟怕自己聽不清楚。」

「史佐？」卡子謙眉頭深鎖，喃喃地道：「我在江湖上跑了不少日子，卻從未聽過這個名字。夏戰的武功如何？」

索世雄道：「應與小弟在伯仲間。」

「那就更無可能了，能殺得他，也就是他的武功在你之上，絕不會是無名小輩！」

索世雄道：「咱們再撿查一下夏叔叔身上的傷痕！」當下兩人解開夏戰的衣衫，只見他身上傷痕纍纍，但一望即知受的是刀傷。「凶手是使刀的！」

卡子謙看得很仔細，半晌指着一處道：「瞧這裡！這不是刀傷，但也不似是劍傷！」

索世雄經他提醒才仔細觀察和推敲，刀傷不會這般小，劍傷又會兩頭狹窄，中間較寬，他脫口道：「這是飛刀的傷口！」

卡子謙默然道：「不錯，由此可見凶手武功也許只與夏戰相等，只是他用飛刀制勝！」

「豈有此理，這人是誰！」

卡子謙道：「愚兄更有興趣知道的是他的僱主是誰！」

索世雄道：「會否此人便是在廢宅內偷襲，將我迫落地洞那個人！」

卡子謙沉吟道：「有可能，但不一定是！因為僱主既然這般謹愼，可能請兩個人辦事，如此對方知道的便不會太多！」

索世雄沒好氣地道：「什麼都有可能。你這句話說了等於沒說！」

卡子謙續道：「我只想告訴你一件事，假如僱主知道咱們還未死的，一定還會千方百計派人殺死咱們……」

索世雄截口道：「我正想他早點出現！」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你以為他在沒有把握制咱們於死地之前，會露面麼？所以愚兄決定以另一個面目出現，包括你，使他產生錯覺，以為咱們已經死了！」

索世雄問道：「咱們從何處着手？」

卡子謙頹然一嘆，「目前難以解決的，便是這個問題！咱們再搜索一下，也許還可以找到線索，對啦，夏戰這幾年賺了不少錢，他的錢放在什麼地方？」

索世雄大叫一聲：「我怎地忘記了這件事，眞是該死！」

＊　＊　＊

汴州開封乃古都之一，商業繁盛，客旅遊子來此的也極能，是故到中原遊玩的人，洛陽和開封乃必到之地。開封既然是這樣一個繁盛的古都，錢莊票號行業，自然亦十分發達。

索世雄找不到夏戰的幾張銀票，而他知道夏戰一向與四海通票號有來往，所以與卡子謙來此調查。

卡子謙知道票莊一般不肯將客戶的情況告訴外人，因此他不直接去四海通，而是去找開封的捕頭韓虎臣，韓虎臣破了許多大案，不但在開封吃得開，而且得到天子的嘉獎，這一來對他查案就更方便了。

「丁謙」以前曾經協助過韓虎臣破過一案，算起來韓虎臣欠他一單人情，所以他有把握請得動韓虎臣。

卡子謙曾到過韓虎臣家，因此他在街頭上等到韓虎臣回家才帶着拜帖求見。拜貼下款下的是燕慕虎，但又加了一個括號，裡面寫了一個謙字。

韓虎臣一望即知來者用的是假名，因此親自出迎，他在這一行混了許多年，一對眼睛比麻鷹還利，是故一望便看出「燕慕虎」臉上易了容，是以冷冷地道：「韓某並不認識你，你若要託韓某查案，請先到衙門裏辦手續！」

卡子謙不以為忤地道：「韓捕頭，三年不見，你認不出小弟的容貌，也該認得出小弟的聲音。」

韓虎臣訝然道：「韓某的確認不出來，閣下若是韓某的朋友，何不以廬山眞面目相見！」

「小弟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故以此面目求見，韓兄可否先讓小弟進去，再慢慢詳述？」

韓虎臣略一沉吟，終於讓他進門，然後引他到內廳坐下，丫環送上香茗，便被遣退。「如今無人在此，閣下大可以暢所欲言了！」

卡子謙道：「小弟丁謙！」韓虎臣大吃一驚，卡子謙忙又道：「韓兄莫驚呼，若不相信者，請着人送一盆清水，待小弟洗掉臉上的……」

韓虎臣忙道：「韓某相信！不知丁大俠因何要易容求見？」

卡子謙道：「說來話長，丁某被人暗殺，故此不得不出此下策，今日來此……」

韓虎臣自作聰明地道：「丁兄要韓某替你調查凶手？其實以大俠今日之地位，根本用不着如此！」

卡子謙道：「韓某且聽小弟說……此事十分複雜，且小弟尚有苦衷，不便公開，今日來此乃求韓兄到四海通調查一下，有幾張銀票是夏戰的，近來失竊，未知有沒有人去兌現！」

韓虎臣訝然道：「此事與大俠被暗殺之事有關連？除此之外，尚有什麼事情值得韓某效勞的？」

「不敢當，此事麻煩韓兄已夠多的了！」

韓虎臣微微一笑，道：「調查此事，不費吹灰之力，也許大俠尚不知道，韓某的表弟在四海通當三掌櫃，別人去不得的地方，卻難不住我！你且坐坐，待韓某親自去走一趟，回來再與丁兄喝幾杯！上次得你襄助，韓某尚未謝你哩！」

卡子謙忙道：「韓兄，丁某假裝已死，以另一個面目出現，在下之身份，千萬莫洩漏出來，日後人前請以燕慕虎相稱！」

韓虎臣正容地道：「丁兄放心，韓某吃這口飯已有多年，還知輕重！請恕失陪，今晚無論如何得在舍下吃頓飯！」他又交代了下人，今夜除了知府大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見，然後才去四海通票號。

＊　＊　＊

韓虎臣去了半個多時辰才回來，卡子謙已等得不耐煩，仍笑臉迎人地道：「麻煩捕頭良多，丁某心中不安！」

韓虎臣正容地道：「丁兄再說這種話，韓某心裡反而不安！」一頓又道：「韓某去查過，是有人來兌了三張銀票，共計五萬三千兩銀子！」

卡子謙問道：「提款的人是誰？」

「楊若水！是個中年男人，相貌平庸，甚是老實的樣子，據他自稱是夏戰的僕人，因主人病重，故着他來兌換銀子……」

卡子謙急又問：「他一次過提取五萬多兩銀子？」

「不是，分三次提。不過是在一日之內提取的，據韓某後來再調查，原來他在四海通提了銀子，再存入城內另一家錢莊，存款人却用他的名字！」

「那家錢莊是什麼名？他是幾時存入的？」

「大前天存入通埠錢莊。錢莊與票號有分別，票號出的銀票，任何人都可以提取，但錢莊則須由其本人提，或再轉開銀票。通常要存入十天八天方可轉換！四海通為他這宗生意，搞得焦頭爛額，因為店內沒有存備許多銀子，要向同行挪借。不過票號是沒有利錢的。」

卡子謙再問：「夏戰存在四海通的還有多少張票子和銀子？」

「還有七八張票子，不過數目只有三萬兩左右。」韓虎臣道：「韓某估計那楊若水必定會去通埠錢莊轉換銀票，一則方便攜帶，二則安全。」

卡子謙問道：「通埠錢莊不穩固？」

「不是，通常這麼大數目的銀子，一般人都分散存放，以免有問題時，盡化為烏有，而且銀票，也比較方便。」

卡子謙沉吟不語，韓虎臣又道：「丁兄，您的事韓某不便多問，但你若還有其他需要的，大可以吩咐下來，只要韓某辦得到的，決不推辭！」

「多謝韓兄，若有需要，丁某再厚顏相求。」

說着下人已送上酒菜，韓虎臣親自替卡子謙斟酒。「丁兄放心，韓某已在四海通及通埠安排了線眼，一有動靜，便立即來通知韓某，丁兄但請放心飲宴，不如就在寒舍住下吧，反正有地方！」

「不，小弟住在興隆客棧東七房，若有動靜，請派人通知一下。」卡子謙道：「何不請嫂夫人出來，齊喝幾杯？」

韓虎臣笑道：「咱們有要事要談，有女人在場，諸多不便！來來，這瓶酒不喝乾，不許你走！」

「好，如此小弟恭敬不如從命了！」

兩人邊飲邊談，半晌韓虎臣又道：「丁兄，江湖上尚未傳出你的『死訊』……」

卡子謙笑道：「管他的，小弟若非有人搭救，已經死了，只要那要殺小弟的人，認定我已喪命便好辦了！而小弟懷疑這個楊若水，與暗殺小弟的凶手有關連！」

＊　＊　＊

索世雄在客棧裡等了許久，不見卡子謙回來，估計韓虎臣留他吃飯，是以自己出店去祭五臟廟。

這時候已是戌牌，酒家的食客稍減，索世雄臉上塗了易容藥，不想太引人注意，所以找了家較小較僻的小飯館，剛坐下，恰有一位食客會賬出店，索世雄抬頭望去，覺得此人有點眼熟，但想來想去却想不出在何處見過他，不過卻肯定不是熟人，大概在什麼地方見過，索世雄也沒放在心上，胡亂點了兩個小菜，自斟自飲。

他恐卡子謙回客棧找不到自己，因此塞飽肚子，便匆匆會賬回去。誰知一至客

棧門外，又見剛才那位食客，自內出店，那人對索世雄似乎也看了幾眼，便低頭疾行而去。

索世雄望着其背影，暗道：「他也住在興隆客棧？」憑他的經驗，一眼望去，便肯定此人有一身不俗的功夫。索世雄回房還不見卡子謙，便自行更衣上床睡覺，也不知過了多久，方被一陣拍門聲吵醒。

「誰呀？」

「賀兄弟，快開門！」

索世雄認得是卡子謙的聲音，聞門引入，入鼻一陣酒氣，遂道：「燕兄倒會風流快活，累小弟等了一夜！」

卡子謙甩掉靴子，往床上躺下。道：「韓虎臣盛情難卻，推辭不過……雖有點眉目，但仍需等待！」他低聲將韓虎臣打探到的說了一遍。

索世雄道：「看來咱們要在此呆幾天了，小弟反正孑然一身，等多久都無問題，只是你……」

卡子謙笑道：「愚兄是出慣門的，拙荊也已習慣了，亦無問題！睡覺吧，有話明天再說！對啦，你不是還未沾過女人麼？明晚帶你去見識一下！」

* * *

開封既然是繁盛的地方，青樓妓院自然不少，卡子謙對開封頗熟，帶索世雄到開封最好的那一家：倚紅樓。

鴇母迎上來之後，笑問道：「兩位大爺有沒有相熟的姑娘？」

「正要請媽媽介紹兩個！」卡子謙一指索世雄，道：「我這位兄弟尚未試過銷魂滋味，媽媽得費點心思挑一個好的給他！」

鴇母眉開眼笑：「這事便包在老身身上，兩位大爺請跟老身來！」

這倚紅樓雖然出名，但只是姑娘漂亮，裝飾堂煌而已，論地方並不太大，不過一座花園却建得美侖美奐，冶南北風格於一爐。花園的前面是前堂，兩旁各有一座小樓，後面却是兩座獨立小院，鴇母引他倆到後面，問道：「兩位大爺要東院還是西院？還是兩院全包下？」

「媽媽糊塗，咱們是頭一遭來的，裏面的情況全不知道，怎可決定？」

「每座小院子均有三間上房，有外廳內廳，互不干擾，十分清靜。」

卡子謙道：「那就要東院吧！」鴇母忙引他們進去，却不知東面小樓有一個男人探頭出窗，暗中窺探。

小院裏已有兩個丫環在，見有貴客到，連忙將燈剔亮，鴇母道：「快去請銀月和紅杏出來陪兩位大爺。」

未幾，兩個千嬌百媚的姑娘來到，紅杏風騷熱情，銀月清雅文靜，卡子謙一手便將紅杏拉過去，銀月只好坐在索世雄身邊。輕啓朱唇問道：「大爺貴姓？」

索世雄道：「小姓賀。」

「原來是賀爺，不知賀爺跟賀季眞是否同宗？」

索世雄愕然問道：「誰是賀季眞？那個門派的弟子？」

紅杏格格笑道：「賀爺眞會說笑，誰不知『四鄉偶書』是賀季眞寫的詩，這當兒開封城連三歲小童也會唸哩！」

索世雄暗叫一聲慚愧，道：「在下一向只知那是賀知章寫的，忘記其字季眞，原來兩位姑娘也是箇中好手！」

銀月忙道：「豈敢，奴只是略知一二而已，嗯，賀爺跟這位燕爺是第一遭來開封城的？」

索世雄從未與異性接觸過，只覺軟玉溫香，鼻端嗅到的那股幽香更叫他如坐雲端，神魂不附，有一搭沒一搭地應着。卡子謙自從當上大俠之後，不敢涉足花叢，但他以前却是慣客，此刻有如久旱逢甘露，早已將紅杏一把抱在懷內。

丫環送上一酒菜，兩人匆匆吃了一點，便吩咐丫環撤去，各擁佳麗進房。銀月將房內的紅紗燈剔暗一點，坐在桌前解面首，索世雄呆鳥一般在她背後踱步，比惡鬥一場還辛苦。

銀月解了面首，坐到明間洗澡，索世雄聞得淙淙水聲，又喜又驚，只覺得一顆心似要跳出來。好不容易才見銀月進房，丫頭換了澡水，請索世雄洗澡，索世雄第一次在女人面前脫光衣服，渾身不自在。

那丫頭嘴角含笑，蹲在他身後替他擦背，她未遇過這般老實的客人，不但規矩得很，而且像石像一般，遂忍不住問道：「賀爺是頭一次出來玩的？」

索世雄更窘，嗯嗯連聲，算是答覆，丫環替他揩乾身上的水珠，用大毛巾圍住腰，送他進房，笑道：「請新姑爺早點歇息，奴婢明早再來討賞！」

索世雄進房，見銀月坐在床緣，低垂着頭，紗燈映在芙蓉臉上，鮮艷欲滴，燈下看美人，果然更添風韻。

銀月抬頭問道：「賀爺還不歇息？」

「嗯……」索世雄坐在她身邊，彼此相距起碼有兩尺，銀月「移船就磡」，索世雄吶吶地道：「姑娘……你也歇息吧！」

銀月「噗嗤」一笑，道：「賀爺，你眞的是頭一遭……奴也只侍候過一個男人……你到底是男子漢，難道還要奴自己動手？」

索世雄吶吶地道：「那麼咱們躺下吧……」

銀月已是一笑。「奴今夜已是你的人了，而且奴又不凶，賀爺爲何還害怕？奴還未寬衣……就麻煩賀爺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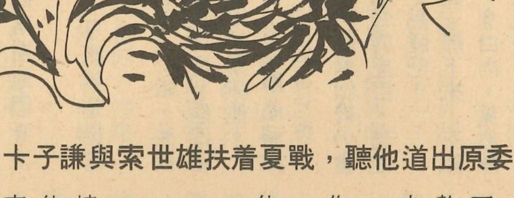
索世雄再儍也知道這種事終還是親力親爲才有意思，是以吸了一口氣，伸出發抖的雙手替銀月寬衣解帶，銀月輕輕閉上雙眼，睫毛整齊得像刷子一般，覆在淚堂上，索世雄恨不得一口將她吞進肚裏去，心頭發急，更覺得衣裙難解。

銀月忽然微睜雙眼，道：「賀爺若是不好意思的，不如將燈吹熄吧！」

索世雄猛吸一口氣，暗道：「我索世雄什麼凶人未見過？怎地會怕一個嬌滴滴的女人？若讓卡大哥知道，怕不笑掉他的大牙！」心念及此，手脚似乎也俐落起來，將銀月外衣解下，露出一身白肉和半截紅肚兜。

索世雄嚥了一口口水，再伸手過去，銀月忙道：「賀爺，被子……」邊說邊往後躺，她雖然是個婊子，但不管是眞情假意，此刻看來確是嬌羞萬分，索世雄英雄感頓生，心想不看個清楚，豈不錯失良機，當下「嗤」地一聲，將肚兜拉了下來。

銀月驚叫一聲：「賀爺，您請高抬貴



卡子謙與索世雄扶着夏戰，聽他道出原委

手……」

就在此刻，索世雄突然聽到外面有道輕微的衣袂聲，他長年當殺手，警惕性極高，當下立即抓過外袍披上。銀月不知所以，吃驚地問道：「賀爺，您……」

索世雄道：「別作聲，乖乖躺着。」剛才之窘態已不見，他一手抓起鋼刀，推開窗子跳出去。

只見外面燈火闌珊，只聞浪聲笑語，不見有人，索世雄雙脚一頓，拔足飛起，落在屋頂，但見一道黑影，正由圍墻躍出去！

下面又傳來卡子謙的聲音：「賀弟是你麼？什麼事？」

「有人偷窺，如今逃跑，小弟去追他！」

三個殺手　輪番追殺

索世雄由另一端躍落地，再斜飛上圍墻，只見那道黑影又落在前面民居屋頂，他來開封乃爲了追查兇手，如今遇到這種事，豈肯輕易放過？當下發足狂追。

索世雄的輕功向得夏戰之嘉許，他這一追，有如怒馬奔泉，快逾閃電。那黑衣人見索世雄追來，倏地站住等候，待索世雄追近，才遽發三把飛刀！

那三把飛刀成品字形飛來，上面那一柄在前，下面那兩把在後，索世雄冷然一笑，抬刀欲擋。說時遲，那時快，上面那一柄忽似力盡，直跌下來，下面那兩把則加速而至！

這一着大出索世雄意料，鋼刀來不及抵擋，連忙躍高閃避，誰知道黑衣人正要他如此，脫手又有三把飛刀射至。這一次不用巧勁，去勢極快，眨眼即至！

好個索世雄，左足尖在右脚面上用力一點，借力斜飛兩尺，再揮刀擋格，「噹」「噹」兩聲，飛刀跌落屋瓦上，第三柄則射了個空！

黑衣人連珠彈發，飛刀一把接一把射出，索世雄剛落屋頂，飛刀又至，他手忙脚亂，方格開兩把飛刀，但仍有三把在半空浮沉！這一着反令索世雄胆顫心驚，未知那三把飛刀還有什麼把戲！他又驚又怒，忍不住罵道：「直娘賊，有種的便跟少爺決一死戰，只會使用暗器，算得什麼英雄？」

黑衣人冷哼一聲：「你過得了老子的飛刀陣才吹牛皮未遲！」

話音剛落，左首那把飛刀已至，索世雄剛欲舉刀去撩，誰知飛刀倏地一沉，鋼刀擋了個空，「噗」的一聲，射中其左腿，幸好飛刀力量已將盡，入肉不深。

索世雄不敢魯莽，雙眼仍望着那一對飛刀，而在此刻，黑衣人亦已撲了過來！與此同時，但聞一道長嘯傳來，黑衣人脚尖一頓，忽然橫移三尺再一點，縱落小巷，向前急奔而去！原來卡子謙已穿好衣服追至。

索世雄咬牙拔出飛刀，也跳下小巷再追。卡子謙四五個起落已追近，問道：「你傷勢不嚴重吧！」

索世雄左腿受了傷，跑動不大自然，速度自然也較慢，抬頭望去，那黑衣人已消逝在黑暗中，他不甘失敗，道：「小意

思而已，快追！」

兩人出了小巷已失去黑衣人的踪影，索世雄已道：「咱們分頭來搜索！」

小巷前是一條大街，兩人各向一邊追去，可是與大街相交之小巷却有不少，也不知黑衣人從何逃逸，兩人找了一陣，一無所獲，便先後返回原處。

卡子謙見索世雄左脚褲管血跡殷然，忙道：「你左腿受傷，不宜再跑，快驗一驗有沒有中毒！」

暗器若然猝毒，入肉即有麻痺感，但索世雄只覺刺痛，便道：「沒有毒，不礙事！」

卡子謙望一望四周，道：「追不上了，先回去止了血再說吧！」

索世雄沉吟：「倚紅樓非穩當之所，咱們不如回客棧去吧！要玩女人機會多得很！」

卡子謙頷首，道：「說得也是，咱們回客棧去吧，只可惜賢弟又錯失了一次機會！」索世雄心中亦十分不快，想不到半路殺出程咬金，致令好夢難圓，而他終還未知女人的滋味。

兩人返回客棧，卡子謙先替他敷傷止血，邊問道：「索弟，剛才到底怎麼一回事？」

索世雄將經過告訴他，道：「卡兄，此人其實小弟已見過兩次……」

卡子謙一怔，忙問：「你幾時見過他？」

「第一次是在小飯館裏，第二次是在興隆客棧門口，如今又在倚紅樓遇上，也許他是有意跟踪咱們的，也說不定此人便是咱們要找的人！」

卡子謙沉吟良久，方道：「你認為他是殺夏戰的兇手，還是在張村廢宅偷襲的人？」

索世雄想了一下，目光大盛，道：「一定是殺死夏叔叔的兇手！你忘記他遺體有飛刀傷痕？而剛才小弟也幾乎栽在其飛刀之下！」

卡子謙道：「不錯！不管是殺死夏戰的兇手，還是偷襲你的兇手，咱們都要找，欲知僱主的底蘊，便落在他們身上了！」

索世雄又道：「此人可能就是楊若水！」

卡子謙叫了起來，道：「不錯，他殺死了夏戰，盜取其銀票來此兌換，他逗留在開封，乃在等通埠錢莊出銀票與他！」

「不錯，一定是他，可惜讓他溜掉了！」

卡子謙道：「他未取到銀票始終仍會去通埠，愚兄明早便去通知韓虎臣，請他留意！今晚敗興得很，早點睡吧！」

索世雄躺下床，腦袋一靜下來，不知為何，老是想着銀月那一身白肉，竟然睡不着。

次日一早，卡子謙便去找韓虎臣，將昨夜的情況告訴他。韓虎臣剛下了床，他洗了臉才道：「看來他可能認出你來，今後丁兄可得小心。」

卡子謙冷笑道：「小弟恨不得他早點找上門來！」

「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丁兄還是小心一點好，這件事包在韓某身上，就怕他已離開開封，否則必定逃不出韓某的眼皮。如今韓某須回衙門，午前再到客棧找你。」

卡子謙連聲拜託，當下回客棧，將情況告訴索世雄。中午韓虎臣果然來找卡子謙，只交代下一句話便匆匆離開。「丁兄除非萬不得已，否則最好呆在客棧內，有消息韓某自然會來通知你！」

索世雄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韓捕頭，小弟遇到一個人，覺得他有點奇怪，曾在興隆客棧出現過，不知他是否化名的楊若水！」

韓虎臣目光一亮，道：「那人是什麼模樣的？嗯，不如請賀少俠隨韓某去找掌櫃調查一下！」索世雄欣然答應，可是掌櫃根據他的描述，指出幾個住客，但都沒有一個叫楊若水的，甚至翻了半個月的花名冊，也找不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只好作罷。

不料，卡子謙和索世雄兩人在開封一住十天，仍不見楊若水的踪跡，他那一筆銀子放在通埠錢莊，也沒動過。卡子謙十分焦慮，再度去找韓虎臣。

韓虎臣嘆了一口氣，道：「依韓某看他大概發現了你，恐怕短期內不會出現，除非他急需用錢！」

卡子謙心想楊若水若是殺死夏戰的兇手，必是著名的殺手，身邊錢多得很，根本不必急於動用這五萬兩銀子，如此守株待兔終不是辦法，乃道：「既然如此，小弟暫時也離開開封城，望能引他入彀！」

韓虎臣道：「韓某替你繼續注意這件事，不過你千萬別去太遠的地方，以便聯絡！」

卡子謙考慮了一下，心想上個月自己去洛陽，對方要索世雄在那裏下手，也許僱主仍在洛陽城，亦有可能是洛陽人！當下道：「小弟去洛陽，過半個月再回來！」

韓虎臣問道：「萬一在你離開的時候，楊若水出現，韓某如何通知你？」

卡子謙又想了一下，覺得項軍為人比較可靠，當下報上項軍的地址。韓虎臣又道：「韓某與洛陽的沈捕頭有交情，為破案也常互相支援，彼此之間常以信鴿聯絡，一有消息，韓某便以信鴿與他聯絡，再請他去通知項軍！」

卡子謙對沈捕頭無甚好感，奈何除此之外，又別無良策，遂頷首答應，當下告辭回店，結賬離開，與索世雄策馬急赴洛陽。

洛陽城仍在花團錦簇中，但前後心情完全不同，卡子謙不覺其美，反而討厭，對他來說，洛陽是個不祥之地。

進了城，索世雄先去西京客棧投宿，卡子謙則去找項軍。項軍正與他那夥弟兄在廳裏抓骰子，聞報頭也不抬地道：「替我趕掉他吧，俺根本不認識什麼燕慕虎，鷹慕龍的。」

老家人去而復返，道：「少爺，那人說您是義氣好漢，怎會拒人於千里？還說只要您聽他說一句話，便必然歡迎。」

項軍今日手氣不好，全軍皆墨，聞言抛下骰子道：「收了起來吧，改天再玩！」

一個叫李岸的道：「大哥，那姓燕的口氣這般大，待咱們替你出去看看。」

老家人道：「他只要見少爺一人，還說對少爺只有好處，而無害處。」

項軍心頭狐疑，動了好奇心，道：「哈，那俺倒要見見他，你們都在廳裏等我。」他獨個兒出大門，只見一個陌生漢子拉着一匹馬，站在那邊，臉色甚是焦慮，乃道：「俺出來了，你有什麼好處給我？假如是來消遣老子的，教你脊樑骨斷三截！」

卡子謙取出一張三百兩的銀票往他面前一揚，道：「項兄弟可否借一步說話？說了這句話這張銀票便是你的了。」

項軍呸了一聲，道：「你以為三百兩銀子便可以支使老子了麼？不報上名來，俺便不客氣了。」

卡子謙嘆了一口氣，道：「項兄弟聽後請勿大驚小叫，在下乃丁謙。」

項軍詫異地叫了起來：「什麼，你是丁……」

卡子謙急道：「住口！項兄弟且跟在下來。」他走到一條小巷外站定，項軍已追了上來，卡子謙道：「項兄弟且勿多問，在下如此乃有一極重要的原因，如今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項軍心中充滿了榮耀，忙道：「丁大俠你有什麼困難快說，俺替你賣命。」

卡子謙急道：「以後不可再稱我丁大俠，該以燕慕虎相稱，任何人都不能洩漏，切記。」

項軍道：「俺知道了，你……你若不相信的，俺可以發誓！」

「在下信得過你，否則也不會來找你，等下你到西京客棧來找我，記住，不可讓人知道。」

項軍道：「您放心，俺若不去，便是烏龜王八蛋。」

* * *

次日正好是端午佳節，洛陽城每年都在洛河舉行盛大的賽龍舟比賽，今年當然亦不例外，城內的居民一早已向河邊湧去。

項軍一早亦到西京客棧找卡子謙和索世雄。「大俠，今日洛河有賽龍舟，咱們也去湊湊熱鬧吧！」

索世雄道：「那有什麼好看？你自個去吧！」

卡子謙未拿掉心中刺，自然亦無興趣去湊這種熱鬧。

項軍似已想好了藉口，故裝詫異之態地道：「你們不是要找人麼？那裏人山人海，正是個好地方，不說是洛陽，就是別處的人也跑來湊熱鬧，錯過今天，便要等到明年了。」

卡子謙心頭一跳，道：「也好，你來帶路，但記着不許再呼在下的姓名，最好呼大哥。」

三人信步出城，只見城外人山人海，都堆在洛河之兩岸，好不熱鬧。三人擠到前面去。人家的眼睛都落在河上的龍舟，只有卡子謙和索世雄，不斷留意周圍的人。

卡子謙認出許多人，他們都在古都樓頭出現過，甚至他見到何老九和他的妻妾手下，當然也包括了邵啓龍，而張羽一家則在對岸。

項軍早已買了好些糭子，遞與卡子謙和索世雄吃，看熱鬧的人也都在吃糭，五月糭飄香，看龍舟吃糭子，果然是人生一大樂事。

鑼鼓响起來，岸上談笑的人們，都將目光集中在那幾艘龍舟上，參賽的龍舟一共有十六艘，分四組進行初賽，每組第一二名再參加決賽。

鼓聲倏地停下來，洛河兩岸居然靜得不聞人聲，鑼聲一响，龍舟便立即向前划去，岸上的人如煮沸的開水般鬧騰起來，不斷的吶喊助威。

卡子謙三人站的地方靠近終點，這時候那四艘龍舟由於實力相等，至半程仍未分勝負，項軍忽道：「大哥，咱們賭一下，看那一艘最快抵達。」

卡子謙不想讓他失望，便道：「好，我猜左首第一艘贏，賭一兩銀子。」索世雄也隨口說了一艘，項軍則賭右首第一艘勝。

四艘龍舟在接近終點前，速度更快，健兒們拚盡餘力奪取決賽權。

至終點時，右首那一艘果然稍快，險勝一個龍頭，項軍喜得跳了起來：「丁大俠，俺的目光不錯吧！來來，每人一兩。」

卡子謙將一塊銀子狠狠地塞在他手中，瞪了他一眼，項軍猛覺自己失言，吐吐舌頭，低聲道：「對不起大哥。」

* * *

決賽是在午後，卡子謙和索世雄在人叢中找不到要找的人，興趣索然，在決賽當中悄悄離開。項軍急道：「大哥，你不多等一下？花不了多少工夫便知道結果。」

索世雄道：「趁人還未散，咱們先去飯館坐位子，你隨後才來吧！就去古都樓。」

兩人到了古都樓，找了個角落坐下，此時樓上沒有一個食客，顯得冷冷清清，店小二過來搭訕。「客官沒去河畔看賽龍舟？」

卡子謙淡淡地道：「沒有，咱們有三個人，替咱們弄五個精美的菜，再來兩壺酒。」小二應諾，卡子謙又問：「小二哥，茅厠在那裏？」

小二道：「樓下後院便有，待小的引你去。」

「不必。」卡子謙因一早出來，尚未解手，大步下樓去了，那古都樓不愧是個好地方，連茅厠也十分乾淨。而且分開三間小寮，裏面搭了一個木架，人需走上幾步木階，糞缸就放在架下，門後還放了缸清水，一個竹勺，架子上毛巾厠紙齊全。

卡子謙關上木門，解下褲子立即蹲下，這當兒，茅厠後面忽然多了一個人，悄悄走近板後，又悄悄抽出鋼刀，運勁於臂，倏地一刀用力刺去。

「噗！」腐朽的木板在鋒利的刀鋒下，如刀切豆腐般，直貫進去。

這一着非常狠毒，因為人在上厠時，警惕性最低，耳目也不如平時的靈敏，且雙腳被褲子束住，行動最是不便。

這人選擇最好的時機，用最狠毒的手段，雖未成功已令人恐懼，誰也不願與這種人為敵，莫非他也是個出色的殺手？

卡子謙耳目的確不如平日之靈敏，也許是他命不該絕，因為今日特別「暢快」，

只一忽，已經去淨，刀鋒穿過木板時，他恰好站了起來，伸手去木架上取厠紙。

「刷」的一聲，冰冷的刀鋒剛好在他一雙大腿之間穿過，他微微一怔，立即踏出一步，彎腰將褲子拉了上來。

與此同時，外面那人再刺出第二刀，由於卡子謙站貼門後，刀鋒不夠長，沒法刺中。可是那人也發覺未曾得手，突然一掌擊飛木板。

木板「嘩啦啦」一陣亂响，碎木橫飛，他人與刀已射了進去。

木板碎裂之聲剛响起，卡子謙一手拉住褲子，一手去抓竹勺，同時後臂用力向後一撞。

「蓬」的一聲，木門應聲彈開，說時遲，那時快，鋼刀已至。

好個卡子謙臨危不亂，竹勺用力一敲，「噹」的一聲，鋼刀被撞開，竹勺亦裂開兩爿，卡子謙雙脚微一用力，人已倒飛出茅厠。

那人怎肯放過這個機會，隨後射出，人未至，鋼刀已先至，後院地上放着好些洗澡的木盆，卡子謙因褲子未繫好，急切之間，抽不出劍來，只好抓起一個木盆抵檔，同時高呼：「有刺客!」

店內的小二因聽見後院的响聲已奔來探視，見狀都大呼小叫起來。

那人沉聲道：「乖乖站到一邊去，否則休怪我刀下無情。」卡子謙直至此時方發覺那人臉上蒙着黑布，以左手握刀。

小二見狀一哄而散，卡子謙一手拉着褲子，行動十分不便，手上的木盆被鋼刀劈碎，更加險象橫生，蒙面人一刀緊過一刀，把卡子謙追至墻角。

卡子謙又驚又怒，喝道：「你是誰，與在下有何仇恨，竟要置我於死地。」

蒙面人冷哼一聲：「你死後，老子會多燒點冥鏹與你，其餘的不必多問。」

眼看卡子謙即將濺血當場，忽見一道人影射至，大喝一聲：「休逞凶!」來的正是索世雄，他鋼刀挾風直取蒙面人的後腦，蒙面人若殺卡子謙，他自已也難免要喪命，是以一個橫移，手臂向後一甩，鋼刀將索世雄的刀擋開。

「噹」的一聲响，兩人都用上全力，濺起一蓬火星子，也同時退後一步，索世雄恐他傷卡子謙，一退即進，第二刀使得更急。

蒙面人斜退五尺，讓過一刀，但索世雄第三刀又至，他左臂一抬，將對方的刀擋開，順勢一滑，貼着對方的手臂，反劈索世雄的脅下。

這一刀使來既險又絕，加上他左手刀法本就詭異，是以索世雄大吃一驚，忙不迭向後倒飛，他退蒙面人亦退，與此同時，卡子謙已繫好褲子，抽劍標前。

蒙面人忽然脫手向卡子謙發出三柄飛刀，索世雄脫口道：「小心!」他猱身自旁撲上去，蒙面人又發三柄飛刀取他，同時飛身掠起，足不沾墻，向外逸去。

索世雄吃過飛刀的苦頭，不敢大意，俯身撿起一個盆遮在身前，反向飛刀迎上去，「篤篤」三聲，飛刀盡釘在木盆上，卡子謙則急於擒下對方，是以趁飛刀未至，振衣躍起。

不料他這一躍帶起一陣風，那三柄飛刀似受了牽引般，忽然改了個方向，刀柄在下，刀尖向上，向卡子謙下身射去。

變生肘腋，又虞不及此，卡子謙一驚則非同小可，忙不迭凌空彎腰俯身，揮劍擋格：「叮叮叮」三聲，飛刀終被擊落，卡子謙出了一身冷汗，人亦落地，再猛吸一口氣，振衣躍上墻頭。

「颯」的一聲，索世雄亦在此刻落足墻頭，放眼望去，已不見了蒙面人的踪影，索世雄頓足咬牙道：「直娘賊，又讓他溜掉了，此人必就是上次在倚紅樓偷窺咱們那個人。」

卡子謙語氣冰冷，眼光透出殺氣。「亦可能是殺死的夏戰的凶手楊若水。」

「錯過今天也不知幾時才能再找到他!咱們快追。」

卡子謙邊向下躍落，邊道：「不必緊張，我已知道他是誰。」

索世雄又驚又喜地道：「他是誰?」

「史佐!」

「史佐又是誰?」

卡子謙目光一閃，道：「跟我來一切就自然清楚，希望他還未離開洛陽城!」他在大街小巷拐了幾次，已來至一座大院之前。

索世雄訝然道：「這不是何老九家?」

「不錯，你守在這裏，我到後門那裏，不要進去，只在這裏等候。」

索世雄急問：「等誰?」

＊　＊　＊

太陽已將沉下去，西天一片紅彤彤，何老九和其妻妾在手下簇擁之下，進了大院，索世雄匿在暗處，眉頭直皺，因為他懷疑卡子謙的話。

大門關上之後，索世雄立即繞到後門找到卡子謙，將情況告訴他。「大哥，我看不像是邵啓龍。」

卡子謙目光又是一閃，嘆息道：「想不到這人這般聰明，我確是小覷了他，你仍回前門去，若他今夜不出來，我再去找你。」

索世雄雙目烱烱，在黑暗中閃閃發光，却不見何家有人出來，二更時分，卡子謙走到前門道：「索弟，有發現麼?」

「沒有，連蒼蠅也不見一隻，卡兄，也許不是邵啓龍，否則他怎麼還這般鎮定?」

卡子謙道：「你沒留意那蒙面人是使左手刀的?夏戰臨死對你說的，其實不是凶手的名字，只是描述凶手的特徵，他是使左手刀的，可惜只說了一半便斷氣，而凶手行凶蒙住臉的可能性極高，夏戰焉知其姓名?」

索世雄點點頭又問：「這只能証明殺夏叔叔的凶手是使左手刀，但並不能因為邵啓龍也使左手刀，便認定他是凶手。」

卡子謙道：「假如此人是凶手，証明他擅使飛刀，而邵啓龍既使左手刀和擅使飛刀……」

索世雄目光一亮，脫口道：「眞的?」

卡子謙續道：「還有一點，咱們已易了容，有誰能認出咱們的眞正身份?即使項軍剛才不小心叫了愚兄一聲丁大俠，但天下姓丁之人無數，被人尊稱大俠的亦不少，除非是有心人，否則也猜不出愚兄之身份，因為不知內情者，做夢也料不到我去看賽龍舟，也要易容。」

索世雄想了一下，也覺得卡子謙的懷疑極有道理，當下道：「既然如此，咱們不如進去找他。」卡子謙頷首，當下兩人躍進圍墻。

何老九雖然幹的是放印子錢的生意，家裏的打手也多，但在晚上並不加派人手防範，大概恃住盛名，料無人敢去捋虎鬚。

兩人剛落地，忙藏在一棵大樹後面，打量四周的動靜，忽然內堂竄出一條人影，定睛一望，正是邵啓龍，只見他背着一個布包，頻頻回首後望，看來他是不辭而別。

索世雄要現身攔截，却讓卡子謙一把拉住，邵啓龍也不走大門，振衣越過圍墻。卡子謙和索世雄這才尾隨其後飛越圍墻。

邵啓龍似發現有人追踪，放足急馳，索世雄輕功較好，猛吸一口氣，展盡平生本領，首先越過卡子謙追前。「邵啓龍，今夜你是逃不脫了。」

邵啓龍輕功不如他，幾個起落已讓他迫近，忙又發出其救命絕技，脫手拋出三把飛刀。索世雄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暗中已扣了一把銅錢，見狀亦脫手拋出，喝道：「你也嘗嘗老子的毒鏢滋味。」

三把飛刀至，索世雄慢慢舉起鋼刀，他學了乖，待飛刀將臨身才發力擋格，果然奏效，一舉便將飛刀擊落，順勢俯身撿起兩把飛刀納入懷內。

邵啓龍聞得背後風聲「颯颯」，不敢大意，振衣躍上閃避，再凌空擰腰斜飛，落在一棟平房上。誰知足尖剛沾及屋瓦，側後又傳來一道急勁的風聲，他暗吃一驚，不敢怠慢，揮刀一擋。

鋼刀觸及一物，甚是沉重，震得邵啓龍蹭蹬了一步，足下用力稍重，但聞「卜卜」連响，屋瓦被他踏碎，事出突然，幾失重心摔倒。

他只不過稍為慢了一慢，背後又有一道勁風响起，邵啓龍極力擰腰閃避，只見一錠銀子自身邊越過，緊接着卡子謙已躍上屋頂，邵啓龍正待掏飛刀，索世雄亦至，將其退路封住。

邵啓龍乾笑一聲：「邵某與兩位素無恩怨，未知何事攔截?」

卡子謙道：「彼此心照，何須裝佯?」

邵啓龍裝出愕然之色，道：「邵某根本不知兩位是誰，閣下之言令人難明。」

索世雄怒道：「邵啓龍，你既然自認不認識咱們，為何又至古都樓後院肆虐?」

邵啓龍哈哈笑道：「兩位大概認錯人吧?」

「沒有認錯，你就是楊若水。」索世雄舉刀砍劈，「是你殺死夏戰的。」

卡子謙心頭忽然一動，覺得對方懂得最佳的時機刺殺自己，必然是位出色的殺手，忽然脫口道：「他不是楊若水，他是柳鐵堅。」

索世雄微微一怔，邵啓龍臉色大變，又笑道：「閣下簡直匪夷所思，不過這種話可不能信口胡扯。」

索世雄大喝一聲，揮刀便說道：「看你還能假裝到幾時，」索世雄刀法甚快，邵啓龍閃避不開，只好揮刀應戰。卡子謙也顧不得身份，揮劍急刺其後背。

邵啓龍冷笑一聲：「想不到兩位殺手之王，居然如此看重在下，竟要聯手對付，在下榮幸之至。」

卡子謙道：「上次你故意隱藏實力，原來早有預謀。」

「你錯了，柳某早已退出江湖，只是最近才被迫再接一宗生意。」

索世雄冷笑道：「你終於承認自己是柳鐵堅了，是誰要你殺夏戰的?不說清楚，今夜便教你命喪此處。」

柳鐵堅在兩大高手夾攻之下，極是吃力，好不容易才有機會開腔，「你自己也是此行中人，問這種話不是廢話麼?」

「你已退出江湖，除非你自願，否則還有誰能叫得動你?」

柳鐵堅道：「這還不容易，人家知道柳某的底細，威脅柳某替他殺夏戰，又提供了資料，你說柳某能夠拒絕麼?當年我殺了多少人?如果身份暴露，天下雖大，却無我容身之所。」

「你已殺了夏戰，為何還要殺我?」卡子謙道：「難道這又是被迫的?」

「對方食言，在下也沒奈何，所以最後迫得悄悄離開，準備覓地而居。因為即使我殺了你，下一次那人又可能迫我殺索世雄，彼此都是同行的表表者，柳某實無把握。」

卡子謙急攻幾劍，將柳鐵堅迫落小巷，索世雄十分機智，跑前幾步跳下，截住柳鐵堅之去路。索世雄喝道：「柳鐵堅，你趁早投降吧!」

柳鐵堅怒道：「你大聲呼喝，分明有意置我於死地，既然如此，柳某何事要投降?」

卡子謙見他又要動手，忙道：「且慢!柳兄且聽在下一言，你認為覓地而居，便能擺脫對方?恐怕這只是一廂情願，唯一的徹底辦法，便是將他挖出來，一劍結果他，才能一了百了，但不知柳兄有否意思與咱們合作?」

他不用投降而用合作，柳鐵堅心頭大為受用，瞪了索世雄一眼，道：「你這位後輩還得好好學習，好吧，其實咱們三人根本上是被拴在同一根繩子的蚱蜢，理該共進退。」

索世雄因他殺了夏戰，心中憤憤不平，怒道：「你懂得這個道理，便不該暗殺卡兄。」

卡子謙恐他節外生枝，忙道：「別說了，咱們找個地方商量一下，柳兄在洛陽已久，可知何處比較安全?」

柳鐵堅道：「兩位若信得過柳某的，便跟着來吧!」他收了刀，自索世雄身邊掠過，向前馳去，卡子謙和索世雄緊隨其後。

柳鐵堅一口氣跑至何老九那座大院外，才放慢脚步，索世雄怒道：「你帶咱們來此，是什麼意思?」

柳鐵堅冷笑道：「憑咱們這三個殺手之王，還有什麼地方去不得的?你如果害怕的，便留在外面好了!」

索世雄轉頭望卡子謙，他對柳鐵堅始終有一份戒心。卡子謙道：「何老九雖然不肖，却不是什麼大奸大惡的人，裡面倒

是個安全的地方！」

柳鐵堅一躍而入，卡子謙連忙拉着索世雄，也跳進圍墻，只見柳鐵堅在前面向他倆招手，兩人連忙跑過去。柳鐵堅一直引他倆到一座獨立小院，低聲道：「這裡只有我一個人，你們大可以放心！」

兩人隨他進入，那座小院只有一間臥室，一間練功室，一座小廳。柳鐵堅引他倆到練功室坐下，將燈點亮，却將之剔得暗暗的。「這裡沒有外人，有話大可以商量！」

索世雄道：「何老九這般重用你？」

「這是他當日僱我的條件！一個人有了錢，便特別怕死，需要身邊有個武功高的人保護！」

卡子謙問道：「他知道你的底細麼？」

柳鐵堅輕笑道：「當然不知道，否則他還敢僱我麼？我脫離殺手行業之後，以邵啓龍的身份在齊魯一帶活動，行爲故示奇特，黑白兩道都不賣賬，朋友中又包羅黑白兩道，準備再混幾年便退出江湖，如此人家便不會懷疑我，誰知這時何老九找了門來，重金請我當他的保鏢，柳某經過考慮，終於答應！」

索世雄道：「你當年賺的錢還不夠多？」

柳鐵堅道：「恐怕不會比你的少，我答應他乃因覺得做他保鏢，這種身份更加好，更加不會引人思疑！我跟隨他幾年，便可以賺夠了錢爲理由，而安居立業，娶妻生子，那麼以後便再無人懷疑我的底細了！」

卡子謙嘆息道：「想不到咱們三個人，爲了退出殺手行列，費盡心思，最後還是……」

柳鐵堅笑道：「丁大俠，咱們三個數你際遇最好，你還嗟嘆？我自知幹不了大俠，更加假扮不了，所以想也不敢想！」

卡子謙再一聲長嘆：「當上大俠又如何？到頭來還不是化爲烏有？」

索世雄忙安慰他，「卡兄千萬莫失望，只要咱們『挖』出那人，一切便會恢復，噩夢也會破滅！」

「你不知道，這些天來，我一直覺得我的好日子已走至盡頭！」卡子謙語氣蒼涼。「難道一日爲殺手，便終生沒有好日子過？」

柳鐵堅也深有同感道：「難呀！就算做賊，也有綠林同道，一旦有事，還有同道支援，只有當殺手，下場最悲慘，這不單止是因爲咱們認錢不認人，黑白兩道全得罪，而是世人都認爲殺手是最卑汚的行業，當殺手一日，便似跳進一口大染缸般，永遠也洗不乾淨！」

索世雄急道：「但絕大多數的殺手都不是自願的，難道世上沒有一個人理解？」

「有一個兩個濟得什麼事？」柳鐵堅冷笑道：「道德學家他們會搬出捨生取義這套大道理來非議咱們，說眞的，螻蟻尙且貪生，何況……」

卡子謙截口道：「感嘆又有何用？就算咱們有翻身的日子，我也要將那人『搜』出來，否則死不瞑目！」

索世雄一拳擊在自己的掌心，道：「不錯，要死也得拿他來墊背！」

卡子謙道：「柳兄，誰告訴你卡某已化裝且去古都樓的？」

「不知道，當時柳某正在看賽龍舟，忽然有人送一封信給柳某，要柳某注意你倆，並說明高的那位便是你，着我立即想辦法殺你，所以柳某跟着你們去古都樓！」

索世雄問道：「送信的是誰？你認識他麼？」

「不認識！」柳鐵堅道：「當柳某看了信之後，你倆已經離開，我無法顧及他，立即向九爺請假，說要去解手，跟你們進城，以後的事你倆都知道了！」

卡子謙道：「那麼上一次他要你去殺夏戰又是在什麼時候？以什麼形式通知你？」

「也是叫人送信的！就在你離開古都樓，我要回九爺家，半路有人遞信與我。柳某問過他，他說有人在他後腰戮了一下，他便不能動彈，然後把那封信塞進他懷內，再叫他將信轉給在下！事後那人解了他的穴道，又令他不許回頭……」

索世雄急又問道：「送信的人，你認識麼？」

「認識，是城內著名的孝子，平日在街頭賣冰糖胡蘆的，無拳無勇的老實人！」

索世雄再問：「夏叔叔居所十分隱秘，你怎知道？」

柳鐵堅笑道：「柳某怎會知道？當然是他在信上告訴我的！還教我開啓石門的方法！」一頓反問：「你與夏戰有交情，應該知道在他朋友之中，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知道開啓石門的方法！」

卡子謙目光一亮，喜道：「不錯，這不失是一條線索！」

索世雄嘆了一口氣。「假如小弟知道的，還用得着問柳鐵堅麼？小弟以前隨他學武根本不是住在那裡的！待我出道之後，他才搬去那裡，其實夏叔叔有那些朋友，連小弟也不知道！」

卡子謙道：「起碼知道幾個，第一個是你的乾爹，第二個是『鐵拐披風』焦老大！他教你披風刀法，你亦該知其下落！」

索世雄道：「焦老大居無定所，而且他認識夏叔叔也是經我介紹的，他倆性格不合，不會成爲朋友！至於我那乾爹，小弟已有好幾年未曾見過他了！」

柳鐵堅道：「也許就是你乾爹做的好事！」

索世雄搖頭道：「我乾爹只是小偸，絕無胆子幹大事，當然憑他以前和夏戰的關係，夏叔叔將開啓石門的方法告訴他也不奇怪。不過，我始終認爲不是他！小弟還知道一件事，夏戰很少離家，那麼他去那裡接洽生意？証明另外有人替他搭線，此人才是最重要的！」

卡子謙轉頭問道：「柳兄有何辦法將他『搜』出來！」

柳鐵堅苦笑道：「柳某若有辦法，還用得着跟你們商量麼？」

索世雄道：「不如以小弟作餌，公開引他出現吧！」

卡子謙搖頭道：「天下間幹殺手這一行的共有多少人你知否？你道他會親自動

手？假如他用此對付柳兄的辦法僱人來殺咱們，即使咱們擒下他，也問不出什麼來！」

索世雄沮喪地道：「如此說來，咱們豈非要任人魚肉？」一頓又問，「柳兄可知洛陽城還有什麼殺手？因爲在張村廢宅偸襲咱們的人，應亦是殺手！」

柳鐵堅道：「柳某自從退出江湖之後，已不再留意江湖中人的動靜！」

說着話，天色已微亮，柳鐵堅又道：「兩位且先回客棧，等下中午在城隍廟後見面！」

索世雄道：「你不與咱們一起離開？」

柳鐵堅道：「我還不想太早暴露身份，反正天已亮了，倒不如等下向九爺請辭，然後再一齊離開洛陽去找那人！」

卡子謙想了一下，道：「好吧，咱們住在西京客棧！」他接着和索世雄離開。柳鐵堅道了聲珍重，將燈吹熄，心情却不能平靜。

卡子謙回到客棧門外，忽然拉住索世雄道：「剛才柳鐵堅說的話還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試想想，那人怎會這麼快通知柳鐵堅？」

索世雄眉頭一皺，正想再問，只見項軍自店內跑出來，驚喜地道：「大哥，你昨夜去了何處，累得小弟四處找不到您？」

索世雄瞪了他一眼，道：「你大呼小嚷的作甚？待進了房再說！」

三人回房，項軍又道：「俺到古都樓聽說大哥幾乎遭人暗算，也不知有多急！」

卡子謙不想多說，忙道：「小意思而已，昨日咱們追踪那刺客出了城，回來時城門已關，爲恐被人思疑，故此等到開了城門才進城。」

項軍道：「大哥，張羽那老頭子神通廣大，不如將此事告訴他，也許他有辦法！」

「不可，這件事你絕對不能洩漏！」

項軍道：「小弟已吩咐小二備了酒菜，既然大哥不想露面，咱們便着他送進房來吧！」說着他走出房去！卡子謙望着他的背影，臉上露出奇異的神態。

索世雄察覺，低聲問道：「卡兄什麼事？」

卡子謙道：「等下你坐在靠房門處，瞧我眼色行事！」未幾，項軍親自捧着一個食盤進來，居然有五六個菜和兩壺酒。

項軍將酒菜放在桌上，道：「兩位先吃，小弟將木盤退回給店家，再來相陪！」

卡子謙忙向索世雄打了個眼色，索世雄會意立即將他拉住，道：「項兄弟何必這般緊張，想那店家食盤多得是，待吃了才還給他未遲！」

卡子謙取出一根銀針來，往菜裡插刺，道：「如今不比往日，一切小心爲上！」

項軍臉色大變，結結巴巴地道：「大哥，你不相信我？」

卡子謙見銀針不變色，乃坐下道：「不是不相信你，而是不相信店家！項兄弟坐下一齊吃吧！」

項軍道：「好，俺陪你們吃，免得生誤會！」他坐下立即替他倆斟酒。

卡子謙道：「不必了，只有兩隻酒杯，你不喝有什麼意思！」

項軍怒道：「眞是豈有此理，有三份碗箸，却只拿兩隻酒杯，店家分明欺我，待小弟與他們理論！」

卡子謙倏地探出一掌，抓住項軍衣襟，伸出姆指，抵在其胸前大穴上，冷冷地道：「不必去了！錯的不是店家，而是你！快說，你在酒內做了什麼手脚？」

索世雄「刷」地將刀抽了出來，喝道：「項軍，枉咱們將你當作朋友，你却出賣咱們，不說個清楚，便要你的命！」

項軍本來十分緊張，此刻反而坦然，大聲道：「俺在酒裡下了蒙汗藥，那又怎樣？俺把你們當作俠客，誰知你們是殺手！呸！我項軍雖然不是什麼人物，但也不恥去幹那種營生！」

索世雄大怒，便要殺他，卡子謙忙將他止住，道：「且慢，待愚兄問他幾句話！項軍，諒你也不是什麼人物，某家也不想殺你，不過希望你老實答覆我一句話，是誰告訴你，說咱們是殺手？」

項軍忽然輕嘆一聲：「大哥，你倆不如趕快投降吧，你們是跑不出洛陽城的！」

「投降！」索世雄怪叫一聲：「你要咱們投降誰？」

項軍道：「張羽他們就快來了！」

卡子謙臉色大變，急問：「是他吩咐你在酒裡下藥的？」

項軍點點頭。

索世雄急怒交心，又問：「你還知道些什麼？」

「俺是前晚才知道的，據張羽的語氣，他也是剛知道，至於他因何知道，俺便不知道了。」項軍道：「是他叫我在酒內做手脚的，但俺不願意，昨晚他又來找俺，跟俺說了許多大道理，所以……」

索世雄冷笑道：「所以你便答應了？好個義氣漢子！咱們眞是瞎了眼！」

項軍叫了起來：「俺沒義氣？難道你們有義氣？還說當俺朋友？朋友之間爲何還要騙我瞞我？你可知道俺爲何到現在還是光棍麼？」

索世雄譏道：「難道你本有未婚妻，却讓殺手殺死了不成？」

項軍咬牙道：「正是如此！」

「笑話，你未婚妻是什麼人物，值得人家花錢殺她？」

「俺未婚妻雖然不是大人物，但她父親却是武狀元韓重夷，有人僱殺手擒了她威脅韓重夷赴約，結果將他父女一齊殺了！」

索世雄結結巴巴地道：「殺手何其多，却不是咱們……」

卡子謙忙道：「別說廢話了，放了他，咱們趕快離開，方是上策！」

項軍忽又道：「大哥，你們快走吧，就算逃不出洛陽城，也不可再投店，張羽勢力大，他早已在客棧裏佈下線眼，剛才你們一到，已有人去通知他了！」

索世雄鬆了手，道：「如果他問起你，便說讓咱們先下手爲强制服了！後會有期，咱們總算沒看錯你！」

項軍有點感動地道：「可惜你們是殺

手，俺不能幫你們賣命，念在你們還是一條漢子份上，俺再告訴你……走後門，那裏的人武功比較弱！」

「多謝！」卞子謙一把拉着索世雄出房，走廊上不見一人，氣氛有點異常，不由有點猶疑。

忽然項軍開門道：「大哥，你們爲何要當殺手？」

索世雄道：「廢話！咱們是身不由己，你再窮自小也有父母照顧，但咱們却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你明白這中間的分別麼？快回房去！」

項軍道：「大哥，你們若逃不出城，便先到小弟家匿一下吧！」

卞子謙感動地道：「兄弟，我不能再連累你，有你這句話，咱們便安心得多了！」他拉着索世雄，向後院衝去，穿過後花園，再躍上圍牆，居高臨下，後巷不見一個人，但兩人更加不敢大意，輕輕躍落地，向巷口走去。

忽然背後傳來一記鑼響，接着，巷口及兩旁屋頂，便出現了不少人影。站在巷口那人正是張翼：「丁謙，你們今日跑不掉的！」

同葬一窟　死而無憾

卞子謙故作鎮定地道：「張兄，你帶了這許多人來作甚？張老爺子呢？」

張翼厲聲道：「誰是你的張兄？卞子謙、索世雄！咱們早已知道你倆的底細，可恨還以丁大俠、賀少俠的名字欺騙咱們，大夥兒上，跟這種人根本不必講什麼武林規距！」鑼聲噹噹亂響。

卞子謙知道他在通知其他人，向索世雄打了個眼色，道：「上！」兩人同時振衣躍上民居的屋頂，幾件兵器，立即向他倆身上招呼。

索世雄刀早已在握，邊擋邊道：「你們何必來送死？快退，否則少爺不客氣了！」

一個漢子道：「放屁！誰怕死？怕死的便不來！你們見錢開眼，不顧道義，誰也饒不得！」

卞子謙道：「其實元凶是僱請咱們行凶的人，咱們正在找他……」

那漢子一桿長槍向他扎去，道：「先殺了你們，咱們算去找他算賬！」

索世雄轉頭一望，見遠處有不少的人向這邊奔來，急道：「卞兄，今日絕不能婆媽！叫我這樣死而讓那廝逍遙法外，實在不甘心！」他刀法一變，「刷」的一聲，已砍掉一個大漢的手臂，「披風刀法」展開，又快又狠，眨眼又有一人倒下，滾落小巷，這還是索世雄手下留情，否則他早已命歸陰曹！

卞子謙亦再不留情，長劍招招毒辣，連刺幾人，兩人邊戰邊進，衝開缺口，飛身向另一條小巷屋頂躍去！

這時候，鑼聲急響，呼喊之聲此起彼落，兩人踏瓦急奔，背後的人追不及，只好亂拋暗器，雖然傷不了那兩名煞星，却將他們的速度減慢！

索世雄道：「卞兄，如此下去，絕非辦法，咱們在屋頂，目標太明顯了！」

卞子謙目光一及，見附近有一座大院，遂道：「到那座大院裏去！」兩人展盡本領，又越過兩條小巷，然後飛進那座大院！

人甫落地，便聞有人高呼：「快來呀，有強盜上門！」

卞子謙人快劍更快，標前兩丈，長劍指在那人胸前，喝道：「不許亂叫，快帶咱們進去！」

那漢子看來似是管家，驚慌地道：「好漢，你們要去那裏？這裏是周大爺的家，千萬莫亂來！」

索世雄一把抓住其後衣，推着他向前去：「管他什麼大爺，先進去再說！」卞子謙伏劍在後。

那管家帶他倆進廳，裏面有八個丫頭僕人正因外面的喊殺聲，而議論紛紛，猛見卞、索二人闖進來，吃了一驚，索世雄喝問道：「快帶咱們去見周老爺！」

丫頭和僕人齊聲道：「老爺陪夫人回娘家尚未回來！」

「你們少爺和小姐呢？」

「咱家老爺沒有兒子，只生了三個小姐，都已出閣了。」

索世雄又怒又急，回頭望着卞子謙，請他作出決定。卞子謙極力鎮定下來，道：「快拿些吃的東西來！」他伸手封了管家的穴道，再走前點了幾個小丫頭和僕人的痲穴，道：「誰敢不遵命的，老子便全將他們殺了！還有大門後門都給我關上，任何人都不准出入！」

幾個僕人立即走了，卞子謙又向索世雄打了個眼色，索世雄會意，跑了出去，悄悄躍上屋頂，伏在屋脊後觀察四周動靜。

遠處有許多人，在街上跑來跑去，索世雄稍稍放心，心想卞子謙眞厲害，挑了這麼一個好地方躲藏！」他恐僕人出去報訊，因此忙又跑去後門巡視。只見那裏不見一個人，後門有一把大鎖把守着，灶房那裏則有人在低聲議論，都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索世雄輕咳一聲，道：「大家放心，只要你們聽話，咱們絕對不會亂傷無辜！嗯，對啦，你們老爺到底是什麼人？」

一個僕人結結巴巴地道：「咱老爺……有點家產，他大女婿是巡按大人……」

索世雄雖初時吃了一驚，回心一想又高興了：「如此張羽大概不敢進來！」他巡回大廳，將情況告訴卞子謙。「卞兄，咱們倒不必太担心，張羽那老匹夫是不敢進來放肆！」

卞子謙苦笑道：「但我已決定吃了東西便衝殺出去，咱們終不能永遠住在這裏，對不對？」

說着下人已捧上一大盆麵條，兩人飽餐了一番，又練了一陣功，然後借了兩套僕人的衣服，略爲化裝一下，由後牆離開。

看看日已近午，卞子謙道：「咱們去城隍廟等柳鐵堅吧！」兩人走了一程，只見前面一處人馬推着一個人走過來，兩人連忙閃進小巷偷窺，原來那人竟是項軍，只見他被人五花大綁，推至一棵大樹下面。樹後轉出一個人來，却是張羽！

項軍怒道：「老匹夫，你爲何派人將我縛來！」

張羽道：「咱們不是針對你，只是對你暗中放走卞子謙和索世雄的行爲不滿意！」

項軍大聲道：「誰說我放走他們？俺早已說過，他們看出破綻，制服了俺，然後溜掉，與我何關？」

張羽冷冷地道：「就算是，亦是你故意露出破綻暗示他們離開的，這與放走他們根本沒有分別。」

項軍怒道：「老匹夫，你神氣什麼？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當日吹捧丁謙最厲害也是你，今日要捉他也是你，你用嘴說，却要人用命博，嘿嘿，你只不過是不放過任何一個出鋒頭的機會罷了，你以爲別人會當你大俠？」

張羽怒道：「項軍，老夫尚未治你之罪，還敢辱罵老夫？」

項軍一挺胸，道：「誰給你的權力？有種的你學丁謙那樣拚命，才有人服你！」

張羽搖頭道：「看來你早已中了卞子謙的毒了，給我廢掉他的武功！」項軍破口大罵，旁邊的人都瞪着張羽，想不到他會下這種命令。張羽大聲道：「你們聽不到老夫的話麼？殺了卞子謙和索世雄，他日項軍又會是一名見錢見眼的殺手，倒不如趁早廢掉他的武功，以免殘害武林！」

項軍又驚又怒，罵道：「老匹夫，你有種的自己動手，有種便去找丁謙，爲何你一早知道他是殺手，自己不動手，却來叫我？」

張羽臉上泛滿殺機，慢慢走過去：「項軍，今日老夫若不親自動手，人家還以爲老夫眞的無種！」

索世雄怒道：「這老匹夫眞可惡，說不定他知道那廝的底細！」話未說畢，兩人已一齊衝了出去。

張羽那些嘍囉見到都發出一片驚呼：「老爺子，他們來了！」

索世雄厲聲道：「張羽你這老匹夫，今日非殺了你不可！」他幾個起落已迫近張羽，張羽吃了一驚，急忙抽出長劍來，索世雄一口氣劈了五刀，將他迫退幾步，卞子謙斜竄過去救項軍。

張羽剛才的威風已不知去了何處，驚呼道：「飯桶，點子在此，你們還不上來？快敲鑼！」那些嘍囉一湧而上，卞子謙割斷了項軍的繩子，回身接戰，項軍站在那裏像一座石像，不知該幫那一方。

卞子謙急道：「項軍，你還不跑，難道要陪咱們死麼？呆鳥！」

項軍大叫一聲：「大哥，俺陪你們死又如何！」他劈手奪過一柄刀來，與卞子謙並肩作戰。

張羽道：「大家都看見了，項軍早就跟殺手勾結了，老夫並沒有冤枉他！」

索世雄眼看就要得手，忽然來了許多敵人，又急又怒，鋼刀急砍幾刀，劈倒兩個漢子，大聲道：「誰敢再上來的，殺無赦，咱們只要張羽一個人！」

話一出口，張羽心頭更驚，連忙脚底抹油，趁機退後，索世雄要過去，却讓人攔住，一急之下，倒讓他醒起一件事來，連忙摸出一把飛刀，倏地脫手向張羽後背拋去。張羽因聽覺受喊殺聲影響，待到飛刀臨身才聞到暗器破空之聲，猛一閃身，

已慢了半步，後肩已被飛刀射中！

索世雄厲聲道：「張羽，算你命大！」

卡子謙更急，長劍急舞，殺開了一條血路，向張羽追去，道：「索弟，僱主可能就是他！」

索世雄雙眼似欲噴火，鋼刀連劈幾刀，喝道：「快讓開，僱咱們殺人的就是張羽。」

張羽魂飛魄散，急道：「別聽他們胡說，趕快截住他！」索世雄亦漸漸衝出包圍圈，忽然遠處傳來幾道嘯聲，一聽即知來者乃高手，索世雄更急。

卡子謙恐他與項軍陷重圍逃不脫，只好放棄了張羽，回身衝殺。「快跑！」三人亡命而逃，背後暗器齊飛，索世雄回身遮擋，着他們快跑，可是那些暗器實在太多，擋不勝擋，他身上連中兩件暗器，項軍一把將他拉開，道：「要死一齊死，要跑一齊跑！」

卡子謙回身與項軍架住他急奔。「去城隍廟廟後！」

項軍道：「轉入左首那條小巷！」三人奔了一陣，來至城隍廟後，只見柳鐵堅已在那裏。

卡子謙道：「柳兄，咱們身份暴露了，你別理咱們，快逃命去吧！」

柳鐵堅道：「不行，大丈夫理該有共禍福之氣慨，快隨我來！」他自旁邊那條小巷竄進去，到一道磚屋前，掏出鎖匙來將門打開：「快進去！」三人立即進去。

柳鐵堅却不進，重新將鎖扣上，道：「三位稍候，待柳某去將他們引開！」

項軍喘着氣問道：「大哥，這人靠不靠得住？」

卡子謙點點頭，道：「先替索弟包紮傷口！」項軍撕下衣褲，拔掉索世雄身上的飛鏢，替他包紮。卡子謙則在屋內走了一匝，只見裏面塵封蛛網，不見一人，似廢置已久，遂訝然道：「這是誰人的？」

項軍道：「這屋主人欠了九爺一屁賭債，清還不起，只好將屋子押給九爺，一家人早已搬到城外去了！」

「噤聲！」卡子謙走到門外，貼耳凝神而聽，只聞外面脚步聲由遠而近，忽然停在附近，過了一忽，又由近而遠，這才放下心頭大石，忖道：「原來有這個地方，難怪柳鐵堅要咱們來城隍廟集合！」

又過了兩盞茶工夫，門外又有脚步聲，接着「得」一聲響，鎖被打開，柳鐵堅推門進來。「放心，他們走了！卡兄，情況怎會這般壞？」

卡子謙道：「張羽可能就是咱們要殺的人！」

柳鐵堅目光一亮，道：「可有証據？」

卡子謙搖搖頭，將情況告訴他：「看來要逃出洛陽難比登天，可恨咱們沒法殺張羽，實在死不瞑目！」

柳鐵堅道：「逃不出去，便暫時留在洛陽城，洛陽城這般大，不信他有能力將它翻轉過來！」

項軍道：「不過這裏沒吃的沒喝的，躲得多久？」

柳鐵堅道：「這個難題不太難解決，柳某却希望留在洛陽城，這才有機會殺死張羽，否則實不甘心！」

索世雄亦咬牙道：「不錯，不殺他誓不爲人，就算咱們逃出洛陽，也是處處危險，說不定還保不住性命……」

卡子謙道：「此刻萬勿喪失鬥志，不管如何都得活下去，當然張羽也不能不殺！」

柳鐵堅道：「暫且這樣決定，得柳某出去買些東西給你們吃，要殺張羽如今也不是容易的事，諸位千萬不可輕舉妄動。」言畢閃身出去，重新扣上鎖。

卡子謙道：「咱們進房，隨便打掃一下，爭取時間休息。」索世雄還可以靜下來，但項軍則憤憤不平，恨不得吃張羽之肉，寢張羽之皮！

黃昏時分，柳鐵堅又回來了，他帶來一籃食物和兩囊水。項軍早已餓得腹如雷鳴，抓起一個肉包子便往嘴裏塞。「俺還以爲你入夜之後才會來啦！」

「入夜之後，城內將更緊張，張羽他們必定認爲你們會乘夜溜掉！」柳鐵堅冷笑一聲：「不過他們都是些烏合之衆，過幾天一切便會鬆懈下來，屆時自有機會！」

卡子謙道：「柳兄可知他們除了張羽之外，尚有什麼高手？」

「有，一個是『白鶴門』的掌門白不相，這人外表看來十分好相與，其實是個厲害的對手，這人拳法嫻熟，功底十分紮實，另一個叫古提月，使鍊子槍，還有一個使護手鈎的叫商雁才。這三人武功都在張羽之上，其他的雖不足畏，但人數衆多，也是個頭痛的問題！」柳鐵堅道：「你們還有什麼需要的東西？」

項軍道：「替俺買把重一點的刀！」

* * *

第二天，柳鐵堅竟然不來，幸好他帶來的乾糧足夠吃用。項軍驚了起來，問道：「大哥，他這個人眞的值得信任，會不會……」

索世雄道：「項兄不必担心，他若果對咱們有異志，張羽早已找上門來了！」話雖如此，他自己也放心不下。

柳鐵堅在半夜來的，卡子謙驚詫地道：「柳兄怎地此刻來？不怕被人發覺？」

柳鐵堅笑道：「柳某怎敢大意，他們今日搜查南城區，這邊人少，所以我一路來都沒遇到麻煩。柳某帶來許多食物，大家快飽餐一番，只可惜食物都已冷了！」

索世雄道：「柳兄大概不是單純送東西來吧？」

「當然，飽餐之後，咱們便去張羽家！」柳鐵堅道：「他們現在都出去，天亮之後才會回家，這時咱們反是良機！」

項軍大喜，叫道：「去去，不去的便是龜孫子！」

* * *

柳鐵堅得到的消息果然無錯，張羽那些人都集中在南城區，其他三區的人甚少，自然阻擋不了卡子謙等四人，他們蛇行鼠伏，一路來至東城區，張羽家外。柳鐵堅揮揮手，示意他們暫停，他首先躍上圍牆，觀察一下，然後打手勢通知他們三個人上去。

柳鐵堅跳落庭院中，匿在樹後，待兩個持刀的家丁胡亂巡視一下過去，便慢慢向內宅走去。

卡子謙在張家住過幾天，對裏面的情況十分熟悉，當然由他帶路，來到一座獨立小院外，只見大門外有三個持刀大漢在當值。大概張羽是担心家人有危險，故此不敢大意，千叮萬囑交代下人小心，是故那三個大漢精神奕奕，一副如臨大敵之態。

卡子謙揮手令大家退開，然後再覓路而引，先躍上一排房舍屋頂，然後踏瓦前進。

這棟房子毗鄰獨立小院，相距只有一丈，房舍的尾端，剛好至獨立小院的前半部。卡子謙首先越空飛落獨立小院的左側過道，先匿在暗處，見周圍沒有動靜才通知其他人進去。

小院裏面沒有守衛，四人都鬆了一口氣，如今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四人分三處埋伏，項軍伏在左過道，柳鐵堅伏在右過道，卡子謙和索世雄則索性進宅，伏在內廳樑上。

今夜的時間過得特別慢，項軍最是不耐，但他幾乎被張羽廢掉武功，恨之入骨，是故極力忍耐，專心等張羽回家。

時間逐漸流逝，項軍抬頭望天，夜空黑漆如炭，他們心頭一陣緊張，這是黎明前之黑暗。

黑暗終於過去，曙光來臨，天空萬里無雲，一望即知，今日是個好日子，可是張羽還不回來。張家已開始有了動靜，下人們紛紛下床準備一日的開始，項軍心頭焦急，恐在白天暴露。當下退後幾步，蹲在一盆花後面。

天色大亮，小院也傳來幾聲咳嗽聲，張羽之妻妾子女似乎也醒了，就在此刻，項軍才聽到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又聞有人道：「老爺子早！」

「早。」張羽聲音透着幾分疲憊，問道：「昨夜有事麼？」

有人答道：「啓稟老爺子，一夜平安，連蒼蠅也不見一隻，老爺子可曾找到卡子謙他們？」

張羽冷哼一聲：「若然找到，老夫還要担心麼？叫人來輪班，日間也須小心守衛，不得有誤，萬一有陌生人來麼，便須示警！」

衆大漢唯唯喏喏，張羽正想進內，忽然又傳來張翼的聲音：「大哥，白不相來拜訪，如今正在前廳候您！」張羽改變主意，又去前堂了，項軍將白不相恨得牙癢癢的，暗罵道：「直娘賊，白不相那老畜牲，遲不來早不來，偏在這時候來！」

不但項軍失望，連卡子謙三人亦十分失望，只得耐心繼續等待。又一忽，宅內的人都起了床，梳洗之後，都坐在內廳裏閑扯。

「大哥，你說那卡子謙眞的這麼厲害？難道他會飛不行？」

張羽的兩個兒子在下面議論，卡子謙和索世雄伏在樑上一動不動，只留意他們說些什麼。

張羽大子道：「那卡子謙十年前已是殺手之王，而索世雄則是今日之殺手之王，這兩人聯手，如虎添翼，你以爲是好對付的？」

「不管他們好不好對付，小弟就不信他能鬥得過爹爹和衆位叔叔伯伯！」

張羽的子女在下面談論，卡子謙和索世雄在樑上聽得清清楚楚，惹來滿腹怒火。

* * *

張羽去到大廳，只見白不相、古提月和商雁才已坐在廳裡等候，忙抱拳道：「累三位等候，老夫心裡過意不去了！」

白不相長身道：「張兄辛苦了！」

「理該如此，三位請坐！」張羽自己在正中那張太師椅坐下，問道：「未知三位登門有何指教？」

「不敢當！」商雁才道：「咱們三人商量過，認爲晚上只由張兄一人在指揮大局未免太過辛苦，故此特來請纓上陣！」

張羽道：「其實三位雖然留在家裡，但相信亦未敢熟睡，老夫當日誤以爲卡子謙眞的是位大俠……咳咳，如今思之，實在慚愧之至！今日所做只求心安而已。」

古提月道：「張兄何須自責，這又怎能怪你？咱三人認爲四個人分兩組輪流指揮搜索，這樣各方面都可以照顧得到，亦是爲了替武林除害，張兄諒能理解！」

張羽道：「古兄這樣說，叫小弟汗顏無地！既然三位急公好義，張某歡迎之至！」

古提月道：「如此今晚就由小弟和白兄搜索北城區，明日才由張兄和商兄負責吧！」

商雁才道：「不過日間若無人負責，終亦是個漏洞！」

張羽道：「不如這樣吧，日間由古兄和白兄負責，晚上由小弟和商兄負責吧！」三人咸稱善。

白不相道：「如此白某與古兄先走一步，黃昏兩位才來吧！」

商雁才却道：「張兄，上次你不是說要替小弟寫一副對聯麼？今日既然來了，便順便帶回去！請恕小弟厚顏了，因爲敝內弟過幾天大婚，小弟打算送與他！」

白不相與古提月先行，張羽送他們出廳，回身道：「承商兄看得起，只是小弟這幾天爲了卡子謙的事，把商兄交待的事忘記了！嗯，若不嫌草率匆促，小弟如今便替你寫如何？」

商雁才道：「那敢情好，小弟還想到張兄書房裡參觀一下。」

「請進，小弟也想問商兄須寫什麼內容！」張羽引商雁才到內室，至小院前，那三位守衛齊聲道：「老爺子好，夫人說早點已備好，請您立即進廳享用！」

裡面的項軍聽見張羽來到，精神爲之一振，立即自花後竄了出來，貼牆站在門後，俄頃，即見張羽和商雁才走了出來，項軍大喝一聲，揮刀砍去！

不料商雁才靠近項軍那方，項軍出刀之後，方發覺砍的不是張羽，吃了一驚，忙不迭用力移動手臂，硬生生拉開尺餘，「颯」的一聲，鋼刀正好在商雁才臉前三寸劈空！

張羽亦吃了一驚，回頭見是項軍，喝道：「項軍，你竟敢潛入老夫家裡，眞是自尋死路！來人呀！」

項軍怒道：「老子今日便要來殺你！」他斜移三尺，第二刀便向他劈去，可是張羽有了準備，又豈會讓他砍中？連忙退後，伸手去抽劍，項軍第三刀再度劈出，但商雁才的吳鈎劍已經出鞘，飛起一擋，發

出「噹」的一聲巨响！

這時候，那三個守衞已自張羽身邊衝了進來，張羽乘機退後，伏在另一邊過道的柳鐵堅悄悄越過矮垣，飛出小院，截住張羽的退路，張羽聞得背後有風聲，急忙閃開，回頭見一名蒙面漢，喝道：「何方鼠輩？快報上名來！」

柳鐵堅揮刀便砍，冷冷地道：「是閻羅王派我來向你討個公道的！」攻勢如長江之水，滔滔不絕，張羽失去先機，一開始便落在下風。

與此同時，裡面樑上的卡子謙和索世雄亦跳出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法，制服了張羽的兩個兒子，將他們推了出去。

可惜他倆還是慢了一步，項軍在商雁才和三名守衞的圍攻下身上已中了幾處傷，兩人剛出來，又被商雁才的吳鈎劍在胸前拖了一記，這一劍入肉甚深，血流如注。

項軍大喝一聲，忽然左手一翻，握住吳鈎劍，鋼刀發出最後一擊，但聞「噹」的一聲，商雁才的一條胳臂已被斬斷，可是一個守衞的單刀亦同時劈在項軍的脖子上！

項軍水牛般大的身體應聲倒地，卡子謙和索世雄看得睚眥欲裂，齊聲喝道：「住手！」可惜已是來不及了。

卡子謙推着張羽的大子出月洞門，道：「張羽，你兒子落在咱手中，你要你的老命，還是要你兩個兒子的命？」

張羽又驚又怒：「快放開老夫的兒子！」他說話分神，柳鐵堅乘機在其脅下砍了一刀！

就在此刻，張宅內响起噹噹的銅鑼聲，銅鑼敲得又响又急，索世雄一手拽着張羽小兒子，一邊走前，揮刀夾攻張羽：「今日你死期到了！」

張羽一張老臉已變白，急道：「商兄快救我！」

張羽的兒子則齊聲道：「爹，快救孩兒！」

商雁才匆匆封住自己的傷口附近的穴道，止住了血，咬牙提刀走前，卡子謙喝道：「站住，你再走近一步，便先殺了他！」他將劍架在張羽大子的脖子上，作勢欲割，張羽兒子又驚叫起來。

商雁才道：「你們跟張羽有什麼仇恨？」

「是他僱咱們殺人的，今日却反來陷害咱們，你說他該不該殺？」

張羽急道：「商兄，千萬別聽他們放屁，老夫豈是那種人？」商雁才臉上亦有點不信之色。

卡子謙道：「他若不是元凶，咱們何須冒死來殺他？」

張羽叫道：「卡子謙，你若還有幾分人味的，便不可含血……」

話未說畢，索世雄已在其後面砍了一刀，這一刀十分沉重，砍得張羽跟蹌，踏前兩步，柳鐵堅鋼刀乘勢一劈，張羽一顆頭顱離體落地。

索世雄高聲道：「好，今日總算了却了心願，不殺此獠，死不瞑目！」

柳鐵堅一手拾起張羽的首級，道：「卡兄，此處不宜久留，快退！」他當先向圍牆奔去，索世雄隨後而去，亦催促卡子謙急去。

卡子謙仍然拉着張羽的大子奔跑，商雁才手斷了一臂，他雖然勇悍，奈何對方人強馬壯，己方的人雖多，但都是酒囊飯袋，只能混在張家家丁之中追前，却不敢迫得太近，而直至此刻，張翼才帶人從前堂過來接應。

柳鐵堅首先躍上圍牆，見外面無人，遂道：「快，現在還未有人來！」卡子謙放開張羽的兒子，亦越牆而出。

「跟柳某來。」柳鐵堅在前帶路。

卡子謙道：「今日雖然了却了心願，只可惜連累了項兄弟一條人命！」

誰知前面却有人應着：「還有三條命須留下！」卡子謙抬頭一望，只見前面一字橫開，站着十多個人！

卡子謙再回頭，只見背後也有一大羣人，爲首那人手上提着一條鍊子槍，厲聲道：「你們三個準備伏誅吧，老夫等人久候多時了！」

柳鐵堅道：「小心，這是古提月，前面那白鬚老匹夫則是白不相！」言畢舉高人頭道：「白不相，你看看這是誰？」

白不相白髮揚起，雙眼圓睜道：「好傢伙，居然連張老也殺了，今日更加容你們不得！」

索世雄冷哼一聲：「都是些瞎了狗眼的匹夫，不錯，咱們是殺手，但僱請咱們殺人的却是張羽！嘿嘿，咱們不再受他利用，他却佯裝好人要殺咱們，你說他該不該死！」

白不相冷冷地道：「老夫才不相信你們的鬼話，上！」他首先慢慢走前，古提月那邊的人亦慢慢上前，將卡子謙三人攔在巷子中間，三人背貼背不敢大意。

卡子謙道：「諸位不肯見諒，咱們唯有拚命，死傷各安天命，萬莫相怪！」

古提月道：「卡子謙，咱們被你這假大俠騙得好慘，今日要你吃盡苦頭，否則太便宜你了！」

卡子謙哈哈大笑。「卡某是用命換來大俠之名的，豈非浪得虛名，別說滅了魔教，就是殺太行五狼，破洞庭十三寨，誅嶺南三毒、戰風雲七大盜，那一仗不是用血用命拚回來的，閣下生什麼氣？卡某又不用你流一滴汗，又不是奪了你們的功勞，你憑什麼妒忌我？」

「放屁，老夫妒忌你什麼？」

索世雄道：「你們想做大俠，又不肯拚命，只會打打小流氓，懲戒惡霸，散點家財，換點名聲，距離大俠還遠得很，只是又不自量力！」

白不相道：「咱們自量得很，所以沒有欺世盜名的胆量！」回頭厲聲道：「今日務須格殺此三獠，否則日後他們來報仇，大家都沒有好日子過！」

索世雄哈哈笑道：「想不到諸位的鬥志，要靠白不相老匹夫的恫嚇才提得起來！」

白不相惱羞成怒，首先標前，喝道：「如此老夫便送你上路！」他手上雖然沒有兵器，但一對鐵拳，比鐵鎚還要厲害，拳一出手，便帶起一陣呼呼的風聲，索世雄不敢大意，連忙沉着氣應戰。

那邊廂的卡子謙亦與古提月交上手，柳鐵堅沒有對手，見人便砍，他出手之狠

辣，尤在索世雄和卡子謙之上，眨眼間倒在他脚下的已有四五個，其餘等人見狀，都心生怯意，不敢迫得太近。

卡子謙、古提月和索世雄、白不相兩對人，各有千秋，一時之間，難分勝負，柳鐵堅再將對方的包圍迫開，忽然回身向古提月砍去。「卡兄，此刻萬不能手軟，否則功虧一簣！」

古提月在兩名高手圍攻下，登時應付維艱起來，卡子謙覷得眞切，長劍在其大腿刺了一記，古提月單足跳後，卡子謙道：「請柳兄去助索弟！」

柳鐵堅回頭見那些大漢將索世雄圍了起來，攻得索世雄手忙脚亂，大喝一聲，回身殺過去，登時又讓他擊倒一個，喝道：「誰不怕死便再來吧！」那些大漢已慢慢退後，柳鐵堅斜砍一刀，這次却攻向白不相！

白不相手中沒有兵刃，沒法以一敵二，被迫退了幾步，索世雄精神一振道：「老匹夫再不讓開，明年今日便是你的死忌！」

就在此刻，遠處忽聽有人叫道：「大家緊緊圍住他們，萬不能讓他們逃脫！」原來張翼已帶人來支援！

柳鐵堅急道：「三十六計！」卡子謙和索世雄都會意，猛使一招，抽空騰空躍上屋頂逃逸！

白不相和古提月豈肯放過他們，尾隨其後，踏瓦急追那些大漢只憑一腔熱血，武功好的沒有多少個，因此大多數不能躍上屋頂，只好在下面繞路苦追。

卡子謙回頭見背後有人追趕，而遠處的張翼，也帶人自側包圍過來，暗暗叫苦，問道：「柳兄，如今咱們該往何處跑？」

「別慌！」柳鐵堅聲音十分沉重，他回首向白不相拋出三把飛刀，他這飛刀絕技，無人知道，白不相手上也沒有兵器，只憑閃騰，一個失算已中了一刀，尚未定過神來，又有三把飛刀射來，那些大漢發一聲喊，連忙退後，古提月標前幾步，以鍊子槍擋架，誰知仍被飛刀擦傷了手臂，如此一來，其他人都不敢追得太貼。

「快跳下去！」柳鐵堅首先躍落小巷，向東急馳，卡子謙和索世雄此刻唯他馬首是瞻，緊躡其後。可是遠處仍不時有脚步聲傳來，柳鐵堅又再閃進一條小巷。

卡子謙回頭一望，道：「柳兄，他們人多，四處攔截，終非辦法！」

「不急！」柳鐵堅再閃入第三小巷，急衝幾步，倏然躍起，越過一墻高高的圍墻。「快進來！」

卡子謙和索世雄不敢怠慢，忙亦跳了進去，只見柳鐵堅在前面向他們招手，卡子謙這才認出此乃何老九的家！

柳鐵堅引他倆到自己的獨立小院，倒了幾杯水，三人頃刻間把一大壺水喝乾。

索世雄道：「此處安全嗎？」

柳鐵堅道：「還得賭賭運氣，不過白不相他們不敢隨便進來！」他打開箱子，拿出幾套衣服來，又道：「趕快換上！」

三人換了衣服，柳鐵堅又將舊衣服塞在承塵上，道：「兩位且在此歇息一下，待柳某去找點吃的！不養足精神，等下那有氣力斷殺？」

柳鐵堅去後，索世雄忽然低聲道：「卡兄，不知爲何，小弟一入屋，便覺心驚胆跳，也不知是什麼原因，小弟對柳鐵堅始終難於盡信！」

卡子謙沉吟道：「卡某也摸不透他，總之小心一些便是！昨夜一晚未睡，咱們輪流調息一下吧！你先來！」索世雄也不客氣，脫下鞋子，就在地上盤膝運起功來，卡子謙手掌落在劍柄上，爲他護法。

* * *

柳鐵堅到灶房裡，拿了一碟咸菜幾個饅頭，放在竹籃裏，匆匆回獨立小院，忽然何老九走了過來，道：「老邵，你怎把兩個殺手帶來老夫家！」

柳鐵堅一時間想不到話說，甚是尷尬。何老九又道：「適才老夫在小樓上看得清清楚楚，如今卡子謙和索世雄便在你那座小院裡！」

柳鐵堅只好硬着頭皮道：「不錯，只是他倆對邵某有恩，邵某不能見死不救，請東翁包涵一二！」

何老九輕輕一笑：「老邵，你一向辦事穩當，也該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白不相那幾個匹夫找不到人，最後還是會找上門來，屆時老夫想包涵你，亦無能爲力，且亦會惹來麻煩！」

柳鐵堅乾咳一聲，道：「柳某吃了之後，便帶他們離開，多謝九爺這幾年的照顧！」

何老九忙道：「你們就這樣出去，豈不是自投羅網？」

柳鐵堅目光一閃，問道：「莫非九爺另有妙計？」

何老九道：「你我賓主一場，難道老夫忍心見你被殺？且跟老夫來！」柳鐵堅尾隨他進內室，一直至其書房裡，只見他打開一個大書櫃，揭開底板，便見下面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遂笑道：「若你們躲在下面，料白不相有通天的本領，也找不到！」

柳鐵堅喜道：「九爺大恩大德，柳某終身難忘，待逃過此劫，再行拜謝！」

就在此刻，一個打手匆匆走進來稟報：「九爺，白不相那老匹夫帶着人說要來搜什麼人，屬下說無人進來，但他們不信，還說九爺再不出去，便要破門進來了！」

何老九冷笑一聲：「當眞是池中無魚蝦最大！老夫這就去，老邵，快快帶你朋友躲進去，除非老夫來通知你們，否則萬莫出來，切切勿誤！」

何老九匆匆而去，柳鐵堅也忙不迭跑去獨立院，將卡子謙和索世雄領進地窖，他們一進去，一個打手便重新將床板舖好，上面再放了些書籍，然後把櫃門關上。

未幾，即聞一陣人聲，打手連忙出去，向何老九悄悄打了一個眼色。

只見何老九道：「白兄要搜請快，但請勿騷動何某家人。」

白不相道：「咱們只求擒下那三個煞星，怎會爲難貴家眷？」

何老九又道：「最好搜得仔細一點，免得日後又來一次。」

白不相沉着臉道：「大家聽見沒有？」

那些人正要散開，張翼又道：「最好請九爺派人跟着咱們，以免府上有什麼損失，互生誤會！」

何老九道：「這倒是個好辦法！你們分開，每人跟一組，到各處搜索！」白不相等人去後，何老九直趨書房，他在書架旁按一按掣，書櫃下面又伸出一塊鋼板將入口封死，自己則隨手抓起一本書閱讀。

丫環送上香茗，又站在他背後替他輕輕擂骨。俄頃白不相帶人進來。「何兄請恕白某無禮了！」

何老九站了起來，走出書房，道：「白爺請隨便。」白不相見他神色自若，心中暗道：「莫非那三個煞星，不是躲在他這裏？」他隨手打開書櫃櫃門，胡亂看了一眼，再將門關上。

何老九道：「白兄最好仔細一點，何某不想讓人懷疑，須知我做印子錢的生意，名聲已不大好，不想再讓人加上一條罪名！」

白不相冷哼一聲，問道：「你那個保鏢邵啓龍呢？怎地不見了他？」

何老九道：「有勞動問，早兩天他向老夫請假去齊魯成親，他是卡子謙一夥的？」

白不相又冷哼了一聲：「料他無這份本事！」言畢又到別處搜查。

白不相和古提月等人在何家鬧騰了一個時辰，什麼也搜不到，只好悻悻然離開。何老九道：「何某不送諸位慢行，祝諸位早日為武林除害！」言畢關上大門，嘴角露出一抹陰笑。

當他來到內宅，迎面見到剛才那位進書房稟報的打手，乃道：「小趙，剛才你看到的情況，一句也不許洩漏，否則，哼哼……」

小趙吃了一驚，忙道：「九爺放心，小的曉得！」

何老九又瞪了他一眼，：「隨老夫進來！」

* * *

地窖裏雖然有透風通備，但仍然十分悶熱，索世雄望着出口，久久不見有動靜，心頭發慌，急問：「柳兄，何老九會否乘機將咱們困死？」

柳鐵堅道：「他這人又非什麼道德學，而咱們又與他無仇無怨，困死咱有何好處，倒不如送個人情給咱們，反有好處！」

「但為何他到現在還不來放咱們？」

「也許白不相他們尚在上面搜索。」

卡子謙亦道：「索弟，鎮定一點，就算有事柳兄也陪咱們，你還急躁什麼？」

索世雄只好閉了嘴，把衣襟解開，可是過了一陣，上面還沒有動靜，此刻連卡子謙也有點沉不住氣，長身在地窖裏四處觀察。

柳鐵堅連忙安慰他。「卡兄不必緊張，柳某與何老九的關係還不錯，他若要陷害咱們，大可以將咱們交給白不相，好處更多！」

話雖如此，地窖裏雖然黑暗如漆，但估計已過了兩三個時辰，三人已熱得一身大汗，上面依然沒有動靜。這時候連柳鐵堅也不敢再說。

地窖似乎沒有其他出口，卡子謙訝然道：「柳兄，假如此處沒有其他出口，似不合何老九之性格，萬一他日自己有機會要躲在這裏，豈不危險？」

柳鐵堅頷首道：「不錯，這不合何老九之性格！咱們再找一找。」三人在地窖裏用刀柄劍柄敲打，就在此刻，頭頂上忽然又「刷」地一聲响，三人連忙望去。

只見那塊鋼板之下又多了一層鐵柵，俄頃，鐵板縮了回去，上面傳來異响，三人十分緊張，目不轉睛地瞪着出口。

出口的木板被人拿開，一道燈光透了下來，接着便見到何老九的面龐，只見他笑口吟吟地問道：「三位在下面覺得如何？安全吧！」

柳鐵堅道：「九爺，白不相他們去了沒有？」

何老九哈哈笑：「那些飯桶早就被老夫打發走了！」

索世雄急道：「那你還不趕快放咱們上去？」

何老九故意裝出愕然之色，奇道：「你們自願下去的，老夫高興還來不及，為何要放你們？」

柳鐵堅臉色大變，急道：「九爺，您……您不是要困死咱們吧？」

何老九道：「柳鐵堅，到底你還是比較聰明！」

柳鐵堅似被人插了一刀，叫道：「你，你知道我的身份？」

何老九冷笑道：「老夫若不知道，又怎會花那麼多錢請你來？」

柳鐵堅急又問：「那你請柳某來作甚？」

「利用你來殺卡子謙！老夫起初還不想用你，因為你是老夫最後的一隻棋子！所以僱索世雄去殺卡子謙，想不到索世雄居然與卡子謙狼狽為奸，幸好你替老夫將他們引進來，又一齊陷在地窖裏，哈哈……老夫今生最高興的，就是今晚！」

索世雄怒道：「原來僱我殺卡子謙的是你這老匹夫！那麼張羽……」

何老九冷哼一聲：「張羽只會出鋒頭，一個膚淺的老匹夫，豈能與老夫相比？」

卡子謙道：「姓何的，你為何要索世雄殺我，又為何派柳鐵堅去殺夏戰？」

何老九嘿嘿冷笑道：「老夫常託夏戰替我殺人，為求萬全，他當然非死不可！」

索世雄道：「如此說來，我殺的人都是你出錢的？」

「雖不全是，亦不中不遠矣！至於老夫要殺卡子謙，當然有道理，因為老夫的女婿是你殺的！可惜待老夫要替女婿報仇時，你已經消失了，直至最近才查出丁謙其實就是你！」

「你女婿是誰？」

「胡子胥！」

「胡子胥的女兒不是姓何！」

何老九大笑道：「老夫亦不是姓何！姓徐！不過老夫在江湖上也沒什麼名氣，因為人怕出名，豬怕長膘，這道理我清楚得很！第二個原因，老夫已活夠了，又沒有兒子，錢亦夠多了，所以想幹一番事業！」

索世雄道：「你休想迫咱們做你的工具！」

徐老九道：「別臭美了，老夫只要你們三個的臉皮，製成面具，再找人頂替你

們！因此老夫便可以控制黑白兩道，為所欲為！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卡子謙你那張面皮，將來丁大俠聽令於老夫，而天下人又聽令於丁大俠，你說這多美！」

索世雄道：「你實際能得到什麼好處？再說也騙不了世人多久！」

「老夫早說過，老夫已活夠了，只想在最後幾年過得愜意一點，何況殺死你們，對老夫又沒一絲害處！」

柳鐵堅道：「九爺，柳某沒有對你不住，而且也被你利用過了，難道你連我也不放過？」

徐老九哈哈笑道：「你既然知道老夫已利用了你，說明你現在已無利用價值，既無利用價值，留下來何用！」一頓又道：「老夫主要是要對付卡子謙，既然彼此有緣，老夫也不敢逆天意！」言畢又一陣大笑。

笑聲未了，柳鐵堅忽然將飛刀向他拋去，他出手不可謂不快，可是徐老九早知他有此絕技，是以他手臂剛一抬徐老九人已縮了回去。

柳鐵堅大聲道：「徐老九你一定不會有好結果！」

徐老九冷冷地道：「你想殺老夫可不容易！本來如果你肯跪下來求我，也許我還會放你一條生路，可是你已知道老夫的秘密，老夫又怎能容得你？你們等着餓死吧！」徐老九又探頭到鐵柵上哈哈大笑，他淩厲的笑聲在地窖裏不斷迴响着，聽來極是恐怖！

徐老九自以為萬無一失，可是他還是犯了一個不能糾正的錯誤！

小趙一直站在他背後，本來只是心驚，但當他聽了徐老九最後那句話時，心情起了變化，柳鐵堅知道他的秘密，自己亦知道，徐老九連柳鐵堅也不放過，難道他會放過自己？

剎那間，小趙忽然橫下心來，慢慢走前來。徐老九笑態極狂，厲聲道：「老夫不用殺你們，只須將你們困住，過了幾天，你們不渴死也會餓死，根本不費吹灰之力！哈哈……」

笑聲未了，索世雄忽然自懷內摸出一把飛刀來，這把飛刀本是柳鐵堅的，因柳鐵堅用飛刀射他，被他閃過，他順手撿起兩把，其一已用來拋射張羽，懷內還剩一把！

「颯！」白光一閃，索世雄力貫手指，那把飛刀疾如閃電，自鐵柵之空隙射了上去！

徐老九只提防柳鐵堅的飛刀，做夢也沒想到索世雄也有飛刀！但覺眼前一亮，接着雙眉之間先是一涼，繼而痛苦傳遍了全身！

這剎那，徐老九還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後臀忽然又吃了一腿，他本來就跪在地上俯身向下，這一下更是重心遽失！但聞「刷」地一聲响，鐵柵縮了回去，他人亦隨即向下跌落去！

卡子謙三人只因徐老九中了飛刀而喜，甚至連索世雄亦只是為了出一口烏氣，料不到鐵柵會縮回去，而徐老九又會跌下來！

「蓬」的一聲，徐老九墜地，柳鐵堅如豹子般躍起，可惜又慢了一步，「刷！」鐵柵重新伸出，封住出口，他似一個洩氣的皮毬墜下！

卡子謙忙道：「上面是誰？請你拉開鐵柵！」

徐老九呻吟似的道：「是小趙……快，快叫他打開……」

柳鐵堅叫道：「小趙，快將鐵柵打開，你要多少錢，咱們都可以給你！」

只聽小趙的聲音自上傳下來。「諸位作惡多端，死有餘辜！對不起，錢俺不要，我只要生命，來生再見！」

話一說畢，鐵柵上面的鋼板又伸了出來，將出口封死，地窖重歸黑暗。良久才聽索世雄大笑起來。徐老九澀聲道：「這個地牢是沒有出口，你……你還笑得出來？」

索世雄沉聲道：「我是因為了却心願才大笑的！咱們一直都想將『僱主』搜出來，這個心願已完成，何況更有你陪葬，我為什麼不笑？」言畢卡子謙和柳鐵堅也大笑起來。

「不錯，卡某不甘願被殺，只因為還有你逍遙法外，如今還有什麼遺憾？」

徐老九驚悸地發出一聲呻吟，道：「老邵，老夫一向都對你不錯……」

柳鐵堅冷冷地道：「你求我也還得死，唉，老天爺眞公平，讓咱們死在一起，這是最合理的安排和結局！我不殺你，也讓你嘗盡苦頭……」

地窖裏又响起卡子謙和索世雄喃喃自語：「老天爺最公平……殺手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全文完）

好消息！

「金釵令」作者：

臥龍生先生，久休復出！

本故事一九八六年一月第廿七年第四十五期起，因作者身體不適，遵醫所囑休養，致使本故事中斷，深為抱歉！現今經已康復正常，作者決心將未完成之故事繼續撰著，作者休養期間，閒中構思，精心佈局，嘔心瀝血完成巨著以饗諸君讀者，俾酬謝多年來對作者之愛戴，特此奉告。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三

高石·編繪

黑旋風（二）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37 李逵不敢說自已在梁山泊，只是說在外面做生意，特地回家接娘的，說着就要背娘走。



38 這時候，他哥哥李達提了一罐子飯進來。李逵見了哥哥便拜。



39 李達在一個財主家裡幫工，是一個膽小的人。他一見李逵，開口便罵：“你當初殺了人，害得我坐牢，如今鬧了江州，在梁山泊做强盜，官家正出榜賞三千貫捉你。你現在回來幹什麼？又要連累我！”



40 他愈說愈氣，動手要打李逵，又怕敵他不過，便把飯罐撇在地上，到財主家報告去了。



41 李逵心想:他這一去必叫人來捉我，他又怕事又要錢，不如放下一錠銀子，他看到銀子必然不來追趕。便解下腰包，取一錠大銀放在床上。



42 李逵當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門望小路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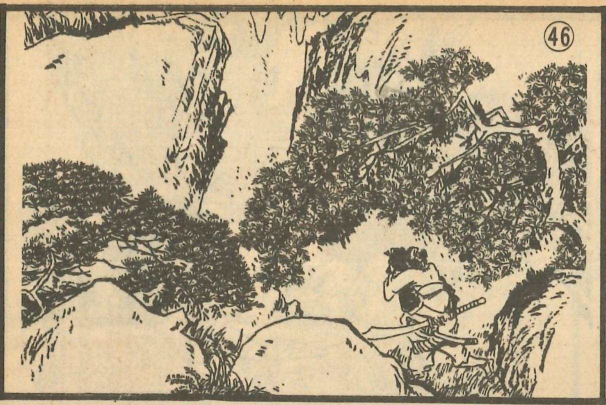
43 李達到了財主家，領着幾個莊客，趕到家來，一看李逵和老娘都不在，床上留下一錠大銀子。他想一家是李逵留給他的。



44 李達心想：旣然留下銀子給我，又把娘接去享福去了，我若追趕，倒不好。他便對衆莊客支吾了幾句，不再去追趕。衆人見李達不再追究，也就算了。



45 李逵怕李達領人趕來，背着娘，只奔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走。



46 看看天色晚了，李逵把娘背到嶺下。他認得這條嶺叫沂嶺，過了嶺才有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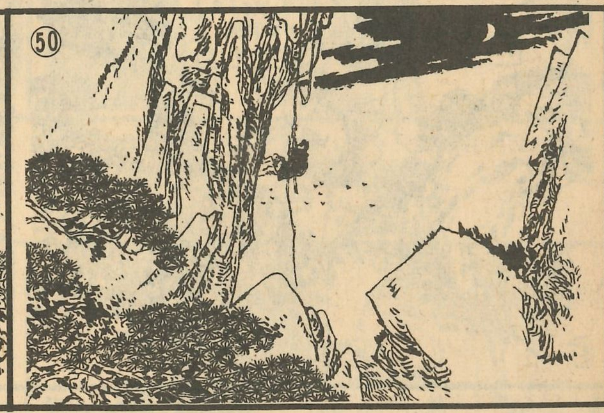
47 娘兒兩個，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向嶺上走來。走着走着，老娘在背上喊口渴。



48 李逵自己也感到喉嚨發火，口渴難挨，便把娘放在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把朴刀插在一旁，尋水去了。



49　李逵聽見山的一邊有水響聲，順着聲音尋過去，盤過兩三處山脚，看見一條小溪。他走到小溪邊，捧起水來自己先吃了幾口，心想：用什麼東西盛水呢？



50　他站起身來，東觀西望，遠遠的看見山頂上有一座廟。他就攀着藤葛爬上山頂。



51　到了廟前，推門一看，裡面沒有人，除了神像外，只有一隻石香爐。李逵用手去拿石香爐，一點也拿不動。原來這隻香爐和座子是連在一塊的。



52　李逵拔了一回，還是拔不動，一時性起，就把座子搬到前面石階上一撞，把那香爐撞下來了。



53　他拿了香爐到小溪邊，用水把它洗乾淨，盛了水，雙手捧着，再從原路回來。



54　李逵回到原來的松樹邊，只見朴刀仍舊插在那裡，不見了老娘。



55　他就大聲喊娘，喊了幾聲，沒人答應。



56　李逵心慌，丟了香爐，定住眼四下裏看看，並不見娘；走了不到幾十步，只見草地上有一灘血迹。



57　李逵見了，不由得全身發抖。他順着血迹尋過去，看見一個大洞口，兩隻小老虎正在那裡咬着一條人腿。



58　李逵怒從心起，心想：我特地下山來接娘，千辛萬苦，背到這裡，反給它們吃了。舉起朴刀，對準那兩隻小老虎砍來。



59　那兩隻張牙舞爪的小畜牲，被他一刀一隻，都殺死在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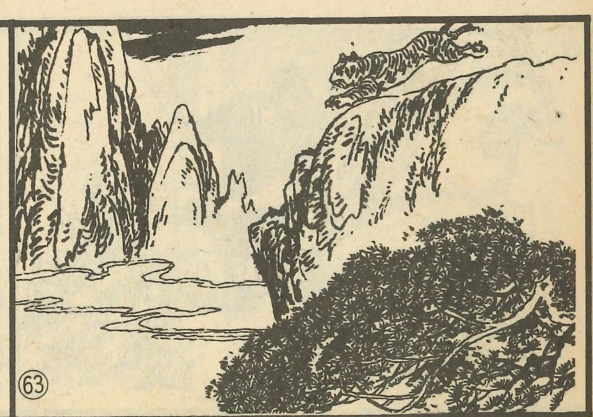
60　李逵鑽入老虎洞內，伏在裏面，對外張望，只見那隻母老虎，張牙舞爪望窩裡來。



61　那隻母老虎走到洞口，先把尾巴往窩裡一掃，然後又把後半截身子坐將下去。



62　李逵在洞裡看得仔細，忙把朴刀放下，從身邊拿出腰刀，朝母老虎尾巴底下，盡平生氣力，拼命一戳，正中母老虎糞門。



63　李逵用的力大，連刀把都差點送到虎肚裡去了。母老虎痛得大吼一聲，帶着刀，跳到澗邊去了。



64　李逵再拿起朴刀，從洞裡趕將出來，只見那隻老虎已疼得滾下山去。



65　李逵正準備去趕，只見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又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對着李逵直撲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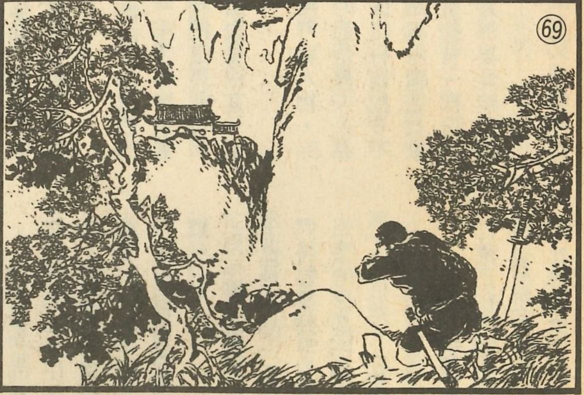
66　李逵不慌不忙，等老虎撲來，把身體往地下一蹲，乘勢就在它肚子上刺了一刀。



67　那隻老虎，受了重傷，再也無力撲過來，便大叫一聲，倒下去了。



68　李逵一口氣殺了大小四隻老虎，回到老窩邊，又看了一遍，見老虎都被殺光，才消了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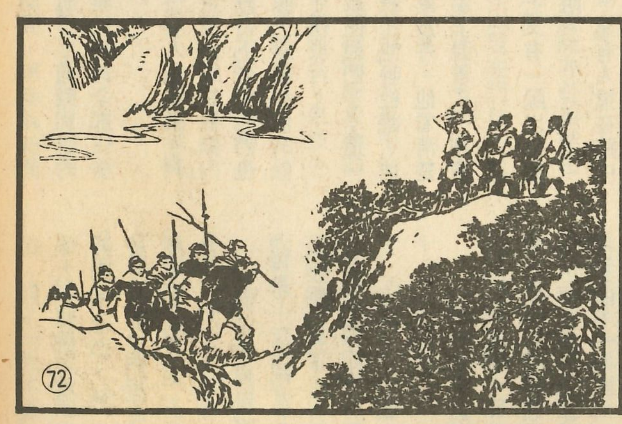
69　李逵困乏極了，回到古廟裏，睡了一覺。第二天清早，把老娘的骨頭用布衫包好，大哭一場，挖土坑葬了。



70　這時李逵覺得肚裏又渴又餓，收拾包裹，拿了朴刀，沿着一條小路慢慢地走過嶺來。



71　走了不遠，迎面來了幾個獵戶。衆人見李逵滿身血迹，大吃一驚，忙來詢問。李逵把老虎吃了娘，他先後殺死四隻老虎的事說了一遍。



72衆人哪裏肯信。李逵叫獵戶們到嶺上去看。衆獵戶怕人少不敢上去，便吹起哨來。一霎時，聚起三五十人，跟着李逵，上了山嶺。　　（待續）

西部警匪鬥智故事／馬泰龍・文
可飛・圖

赤胆屠龍

將計就計　反敗爲勝

那是一個夏末的星期裏，里奧鎮就像是被關進了一隻塞緊的瓶子。通到別處的路祇有一條，但已被土霸貝特的全部快槍手所把守着。

沒有人能進鎮，也沒有人能出鎮。貝特的手下把每一個可能是警界或是替鎮內警長向別處求救的人都截留下來。他們也截住了韋勒的載貨馬車隊，韋勒和他的保鏢科羅拉多幾經交涉，才得放行。

來到鎮口，又有人截住他們了；這一次是個衣衫襤褸的副警長，他叫杜德。他的崗位就是在鎮口那舊草倉外。他看清楚了馬車隊內沒有貝特的手下混着了，才讓他們通行。

當馬車再走了一程，又有一隊出殯儀仗橫過路中間，再阻一阻。

來到鎮中心的時候，還有人擋在路中央，那是警長莊添。他站在他的辦事處與酒吧中間的路面上，手裏把玩着一桿長槍。

「停一停，韋勒，」莊添說：「我們的牢裏關着貝特的弟弟貝祖。剛才那出殯儀仗就是關他的原因了。貝特把這裏圍得水洩不通，我不能把貝祖帶出去見法官，也不能出去把法官請來。」

他看見韋勒的隊裏並無可疑人物，除了保鏢科羅拉多外，其他的都是舊人。韋勒是莊添的老友了，他肯保證科羅拉多不生事。因此莊添讓韋勒把馬車隊彎在貝家的貨倉附近。韋勒所載的貨物有一部份是炸藥和燃料，而貝家的貨倉那裏是較空曠的，停在那裏比較安全。

莊添把玩着他的長槍，又循例地巡街。鎮上的屋子大多已關門閉戶，人們都像大禍將臨。有一個貝特的手下靠在酒吧外面抽着烟，另一個在教堂附近，監視着。拘捕他們沒有用處的，貝特巴不得有些手下進牢裏，以便起事的時候裏應外合。

有一個鎮民躊躇着走到莊添前面。「警長，」他說，「你看來勢孤力薄，我們有幾個人想——」

「你們的槍法如何？」莊添問。

「嗯——不壞。我不常帶槍的，但——」

「你的槍法夠不夠抵敵貝特的一級槍手？」莊添問；那人畏縮起來了。莊添說下去：「那麼你還是安份守己吧，而且最好不要多談，如果給人誤會了，你的性命也不保！」

鎮上唯一的旅館是莊添的老友卡羅開的，莊添也是住在那裏。進去，莊添知道晚上離鎮的驛車並沒依時開行。其中一個戴着羽毛的美麗女客還住在旅館中。一聽卡羅說驛車還在鎮上，莊添立刻走向馬廐。

「輪子碎了，」馬車伕說：「後備的輪子也是如此；似乎是有人故意破壞的，我們得要等到早上才能走了。你託我們帶給州警的信是不是很要緊的？」

「自然。」莊添說。

「早上就走了！盡快吧！」

莊添回到牢裏，再翻閱了一回文件。杜德正在不安地踱步；他正在戒酒，又要提心吊胆地等待，因此情緒十分不寧，以前杜德的槍法好得有如神助，但兩年前這

個神槍手却變了酒鬼回到鎮上來。墨西哥人給他一個外號，叫「布洛青」，這就是墨西哥話「酒鬼」的意思。

莊添站起身，示意杜德跟來。

「出去走走看，比在這裏好一點。杜德，你走那邊，我走這邊。」

他們在黑夜裏巡視着，整個鎮上都寧靜得很，似乎已經入睡了，他們巡了一圈，回到旅館。客堂裏，酒吧和牌桌正熱鬧得很。其中一桌坐着三個陌生人，一個是馬車隊的保鏢科羅拉多，一個是驛車上戴羽毛的女人。另一個是穿着花馬甲的胖子。

莊添在酒吧間看着時，卡羅偸偸地走過來，担心地說：「莊先生，壞極了。你的朋友韋勒，他是好意的，因此他宣言要幫助你，却給壞人聽見了。」

莊添皺起眉頭。過了一會，他把韋勒叫到身邊。「你話說得太多了，韋勒，你該知道貝特是竭力阻止任何人幫助我的——」

「爲什麼你不去請副警長呢？我和我的手下——」

「他們不是職業槍手，反而麻煩了。爲了貝祖而傷害那麼多人，不值得。」

「那你想怎麼辦？你祇有一個酒鬼——」

莊添睨了他一眼。「四年以前，杜德是我的副警長，他的槍法好得不得了。但後來一個壞女人坐着驛車來了，杜德跟她走掉。六個月後杜德一個人回來了，由那時起大家就叫他酒鬼。我盡了一切力量也不能教他變好，但到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怎麼會如此偉大？」

「昨晚貝祖在到處找麻煩，打死了一個良民。我拘捕他時，他的手下想把他刼走。但杜德忽然回復了以前一般，拔槍制服了他們。我們把貝祖關入牢了；老跛子，我的另一個副警長，自願留在裏面守着他。從昨晚起，杜德就祇喝啤酒了，我把他再升任爲副警長。」

「我也是你的朋友，」韋勒說，「爲什麼不讓我加入？」

「你的槍法不行，不然爲什麼你要聘用科羅拉多？」

「科羅拉多！對了，何不叫他試試？」

「他眞的行嗎？」莊添說：「看他的樣子最多不過二十歲。」

「你聽過李恩的名字嗎？」韋勒說：「他就是李恩的兒子，他的槍法比他的老子還强！」

「眞的？」

韋勒把科羅拉多叫來，但科羅拉多不感興趣，他表示他的職責是護駕韋勒，別人的閒事他不願管。

韋勒瞠目結舌地看着他走開了。

莊添嘉許地微笑：「我倒希望能用他，他不會很壞的，至少他會看情形，不像無知小子般盲目地祇顧好勇鬥狠。」

韋勒聳聳肩，站起來走了。

莊添看見戴羽毛的女人站起來，離開牌桌，上樓去了；她贏的錢很多。

現在的情形充滿了火藥氣味，莊添進退維谷，他不能出鎮，就祇等法官巡例到來，那麼要等六天。六天之內，貝特隨時會採取行動。現在，第一天總算是渡過了。他煩悶地拿起桌上一副舊牌，這牌是科羅拉多那邊的牌桌上換下來的。莊添數一數，皺起眉，他走上樓梯。

敲門，戴羽毛的女人把門開了。

「你有點麻煩了，」莊添說：「我數過你們用的那一副牌，裏面少了三張皇牌。除了你和那穿花馬甲的人外，其他的人我都認識，而贏了錢走的却是你。」

「就是祇有這個理由？」

「不，我這裏還有一張通緝令。有一個他們想捉的騙子就是有這麼一個女人伴着的——她身材好、黑頭髮、戴羽毛。穿花馬甲的男人不是他，但那女人可能是你。」

她點頭。「可能，而事實上就是我。」

「那麼你最好把錢拿來我還給輸家。明天一早就要坐驛車離開！」

她的微笑不見了，她說除非莊添能在她身上搜出那三張不見的牌。

正僵持着，科羅拉多出現在門口。他微笑：「警長，我猜牌是那穿花馬甲的人藏着，我正要搜他，你來不來？」

在樓下，科羅拉多要搜那穿花馬甲的人，那人翻臉就要拔槍；他剛剛摸着槍柄，科羅拉多的槍管已經對準他了。果然，那三張牌就在那人的衣袖裏搜出。

莊添叫卡羅把那人關在房間裏，他上樓向戴羽毛的女人致歉。

「我弄錯了，」莊添說：「但那通緝令……，難怪我懷疑你的。」

「這不是第一次了。」

「爲什麼你不可以不戴羽毛和不玩牌呢？」

「我高興——」她還沒有說完，外面傳來一聲槍響。

莊添飛跳下樓梯，他看見韋勒倒仆在一一在條暗巷裏。杜德已經趕來了。

「掩護我，杜德！」他喊着在韋勒旁邊跪下，「他背上中槍，守着那馬廐，杜德，子彈是從裏面來的！」

科羅拉多也從旅館跑出來了，莊添黯然地說：「你的老板已經死了，他說了幫忙我不到一個鐘頭，還是你識時務得多，科羅拉多！」

「我幫你找兇手！」科羅拉多按槍而立。

「我求你之時，你却不肯，現在我們不需要你了！」

馬廐裏很黑，而且似乎是沒有人在。但當莊添一撲進去，黑暗中就響了一槍。子彈打中莊添身旁的穀袋，穀屑揚起，遮蓋了他的視綫。他不能見物，祇聽到有人跑出門外去了，同時杜德在開槍。

「莊，你沒什麼嗎？」杜德跑進來。

「眼睛沾了塵，抓不到他是我的錯！」

「他跑得很快，我也許打中了他。他奔進貝特的酒吧了，他還在裏面，因爲前後門這裏都看見。泥濘上有他的脚印，他的靴子一定是沾着泥的。」

他們進了貝特的酒吧，杜德走前門，莊添走後門。裏面八個都是貝家的槍手。他們沒有反抗，祇是好笑地遵照杜德的命令舉起靴子受檢查，却沒有一個是靴上沾泥的。

他們開始譏笑杜德了。

杜德不能做聲，但他忽然注意到酒吧

上一杯啤酒是紅色的，一滴滴的血從閣樓的板縫滴下來，剛好滴進杯裏。

杜德不動聲色，走到適當的位置。他忽然閃電般拔槍轉身向閣樓開了一响。靜了一陣，上面掉下了一個拿着長槍的屍體，靴上果然有泥，腿上還有一處傷口，是逃走時中了杜德的槍。

屍體的口袋滾出一個五十塊的金圓，杜德拾起來。「五十塊，這就是貝家對一條人命的估價了。」

「你們回去告訴貝特，」莊添說：「以後請槍手價錢得提高點，因爲很難賺的！」

回到牢裏，剛坐下，科羅拉多來敲門了，他已經替韋勒料理好後事，把遺物拿出來交莊添保管。莊添表示要等法官判了才能從財產中發他的薪水，那些馬車也得暫時留着。

一會以後，莊添回到旅館，那裏人已散了，樓下祇有戴羽毛的女人在彈奏鋼琴，等着他。

「對不起，」她說：「我不知道你正惹了這樣大的麻煩，不然我的態度不會那麼壞。你怎麼當起警長來的？」

「因爲懶，」莊添說：「你怎會把名字弄上通緝令的？」

「因爲結了婚。他起先並不騙人，運氣不好才開始的。有一次他像今晚那人一樣被識破了，有人槍殺了他，那大概是四個月前的事了，從此——」

莊添聳聳肩：「如果明天早上見不到你，現在就道別吧。唔——你想去什麼地方呢？」

「去沒有通緝令的地方。」

「我明天寫信給發這通緝令的警長，叫他取消好了。」

莊添和衣而睡，醒來已經日上三竿。來到客堂，卡羅告訴他戴羽毛的女人昨晚整晚坐着椅子守在他房門外。莊添大怒，去敲她的門。

「如果有人來，你想在他們開槍之前叫嚷是嗎？正蠢才！你得在一個鐘頭之內上驛車走！」

這天早上街道的人特別多，傳說貝特要來見莊添了。莊添在監獄等着時，有六個人騎着馬進鎮。鎮口的杜德照例把他們繳了械，才讓貝特進鎮。

莊添開了門，讓貝特一個人進來探他的弟弟。他們一進來，守牢的老跛子就再把大門鎖上了。

「貝祖好像被打了一頓，」貝特怒道：「爲什麼？」

「他犯了謀殺罪而拒捕！」莊添說：

「他雖然不好，到底是你弟弟，就算他殺了二十個人，我知道你也想弄他出去的。」

「那你又怎樣？」貝特冷冷地問。

「我坐在這裏等法官來。」

「貝特，」貝祖在裏面叫。「你大可以幹掉他們弄我出來——」

「你的哥哥不像你那麼笨，」莊添說：「他知道這裏的老跛子是你害過的人。如果他妄動，老跛子就會先開槍打死你了！」

當莊添放貝特出去時，老跛子不滿意。但莊添是有他的理由的，貝特來之前一定已經有好的計劃，如果拘捕他，他的手下在外大搗亂，他也可以不負責了。

當貝特正在探監時，驛車已修好起程了。莊添事後却發覺戴羽毛的女人並沒有一起走。他走進旅館去查看時，她還在房裏。

「我沒有走，」她說：「不要問我爲什麼留着，總之事情完了以後我就走好了。」

「如果我不是有這麼多事要做，」他慢慢地說，「我的做法就不同了。」

「我就是等着聽這句話。」她去吻他的嘴唇……

這一天顯得特別長，大概是因等貝特開始行動的緣故吧。貝特離了鎮以後，貝家的酒吧就不斷地奏着同一首歌；是貝特命令的。

晚上，杜德從鎮口的崗位回來，他說貝特走的時候什麼話都沒有說，也沒有施恫嚇。

這時，那音樂聲還在窗口傳進來。莊添抬起頭：「那是什麼歌，他們奏了一整個下午了。」

「是墨西哥調子，」杜德說：「我以前聽過了。」

門開了，科羅拉多走進來。「警長，那音樂是貝特叫他的手下奏的，名字叫『狄葛蘆』，意思就是劈頭。當墨西哥人把三百騎兵圍在亞拉姆谷中時，就是奏着這首歌，直殺得騎兵一個不剩爲止。他的意思你明白吧？」

莊添點頭：「他的意思是要屠殺！」

『狄葛蘆』的旋律一整晚地在里奧鎮的街上飄揚着。牢內，莊添打開櫃子，拿出一對手槍交給杜德，杜德驚訝地認得這就是兩年前慣用的神槍，後來落泊便賣了換酒喝，想不到莊添竟買到手還替他留起來，他感激到莫可言狀。然後，莊添帶他到旅館去，把他舊日遺下的清潔衣服也還他。

杜德拿起剃刀要刮鬍子，可是手抖得厲害。結果戴羽毛的女人替他代勞了。

她告訴莊添一個消息：「我已和卡羅談過，他會給我一份工作。他想晚上早睡，叫我在樓下幫忙。」

莊添的臉一沉。「當侍者！」

「好吧，你不高興我就不幹好了。」

「我才不在乎，你去幹你的吧。」

監牢那邊傳來一聲槍响，莊添飛撲下樓。

原來是守在監牢的老跛子，他認不得穿洗乾淨的杜德，一槍打掉杜德的帽子！

晚上，莊添回到旅館，樓下祇有戴羽毛的女人。

「下班了？」她問：「去睡了嗎？咖啡？酒？」

「喝杯酒吧。」莊添說。她熟練地弄了給他。

「你很疲累，是嗎？」她溫柔地說：「我可以弄熱水給你洗澡，或者替你擦背，或者——不？」她看見他臉上的表情，笑起來：「我睡覺不關門的，你好好睡一覺吧。」

上了樓，莊添回到自己的房間，他把一張椅子抵住門口以防有人偷進。他上了床，但輾轉反側不能成眠。他聽到她走上

樓，一會兒又輕輕下去了。他輾轉着，一個鐘頭以後，他起來躡着脚走下樓梯。

她睡在樓下的椅子裏，身上蓋了被子，膝上放着長槍——顯然是企圖守夜。她半閉着眼讓莊添把她抱起上樓去。

第二天，杜德的情形很壞。戒酒的結果使他的手在發抖，脾氣壞透。更壞的是他不能吃也不能睡。但他仍然趕到鎮口，在草倉旁邊守着。

莊添從牢裏出來去巡更，他望望鎮口，那裏有一個小黑影大概是杜德吧，正在繳了三騎馬的槍。那三騎馬緩緩地走進鎮來了。莊添繼續巡着，巡到了旅館，科羅拉多正在旅館前抽烟，他和科羅拉多要了一些烟絲，也在捲起烟來。沒有火柴，科羅拉多進裏面去拿。

這時，三騎馬來到身邊了。「警長，我們厤煩了，」其中一個說：「一個同伴給馬摔了下來，醫生——」

「一直走轉右邊。」莊添一邊捲着烟一邊順手拿他倚在門口的長槍，但馬上人已拔槍了。

那人的聲音忽然轉了調：「不要碰槍，警長，你已對着我們的槍口了，鎮口的人並不是你的杜德。」

莊添看看鎮口的小黑影。「不是杜德，他怎麼了？」

「担心你自己吧。現在，我們到監牢去，我們放貝祖出來，不然你和杜德都休想活命！」

在槍口之下，莊添呆住了。科羅拉多却施施然從門口出來。賊黨的槍也指着他，示意不准動。科羅拉多一臉驚惶之色。

嗆郞！旅館旁邊一隻花盆穿窗而出。

三個槍手嚇了一跳，都下意識地轉過頭去。

科羅拉多乘勢左手執起長槍拋給莊添，右手拔自己的槍。一陣亂槍中三個貝特的槍手還來不及轉身，就已伏屍地上。鎮口那假扮的杜德見勢不佳跳上馬就想逃。莊添的長槍响了一下，那人也從馬上掉下了。

莊添跳上一匹馬趕到鎮口的草倉，杜德好像火雞般被縛在裏面，頭上還腫了一塊。

杜德站起來搖着那痛頭：「聽見槍聲，什麼事了？」

「他們正要脅我放了貝祖，幸好科羅拉多助我一臂之力。」

「如果在這裏的是他不是我，事情就不會發生了。我竟懵然地給他們弄倒！我沒用了！酒鬼！」他走向門口。

「到什麼地方？」莊添喝問。

「捱一晚，我就不行，沒有用的，我辭職！」

「好吧滾吧！回到酒吧去喝個大醉吧！或者你眞不會改好了！來牢裏，我把薪水還你！」

他們沉默地上馬。在旅館前，有一羣人已圍着屍體，仵工發覺每屍體裏都有兩枚五十塊錢的金圓；貝特出的價錢果然已增高！

莊添在酒吧找到科羅拉多，他正在倒酒給戴羽毛的女人。莊添感激地向他點頭：「謝謝，科羅拉多，幸好有你！」

「你該也謝她，是她把花盆扔出窗去的。」

「你怎麼也管起閒事來的？」莊添記起科羅拉多一向少管閒事。

「因爲她看見有事發生要出來幫你，她又沒有槍，祇好我代她出來了。」

「你救了我的命，」莊添說：「貝特不會愛上你的。不要告訴我你沒有想到此事。」

科羅拉多微笑。「如果要被貝特打死，死也要有價値；什麼地方找得着一枚警章？」

「跟我到牢裏來，我給你。」

杜德正在牢裏，頹喪地抖着，他看着科羅拉多宣誓就職副警長。莊添把科羅拉多打發走後，杜德問：「他的槍法，和韋勒的一樣好嗎？」

「他把我的槍拋給我，槍還沒到我手他的槍已拔出了，」他轉向老跛子，「杜德要辭職了。」

杜德伸出發抖的手：「看我，這樣一雙手能幹什麼？告訴我！」

莊添示意一下，跛子就拿來一瓶酒。杜德倒了一杯，手抖得酒都倒在桌上。當他擧起杯，外面的音樂聲又來了。『狄葛蘆』！杜德的頭轉向窗口。一會，他把酒倒回瓶裏。

「一滴也沒有瀉！」杜德說：「手不抖了，那歌使我記起我是爲了什麼牽入此事的。再給我一個機會，莊添！」

「拿開酒瓶。」莊添吩咐跛子。直到杜德再扣上警章，他臉上才轉憂爲喜。

晚上，杜德和跛子守在監裏，莊添和科羅拉多出外巡夜。不料貝特已在外埋伏好了；有人撒一把子彈進鐵匠的火爐吸引他們注意，然後另一邊一羣槍手騎着馬在黑暗中衝出想把他們撞到。

但莊添躱進牆角，科羅拉多則往上一滾，馬蹄飛越他的身上。然後，他們的槍向馬後開火了，馬背上跌下幾個槍手。

「怎麼你會滾到馬脚下？」莊添事後問。

科羅拉多微笑：「馬不踩人的，而馬跳時，馬上的人開槍就射不準。」

「如果我們一直合作得這樣好，殯儀館生意興隆了。」

回到牢裏，莊添尋思起來。他說：「貝特一直想置我於死地，但投鼠忌器，不敢來刦獄。如果我們死守在這裏不出去等着法官來，他不是無機可乘了？跛子，這裏糧食有多少？」

跛子點算了一下，報告所需的東西，同時說如果要睡在牢裏，杜德就該去洗今天在草倉弄髒的身體。

莊添和杜德一起回旅館。

杜德進洗澡房洗澡，莊添和戴羽毛的女人在外等着。她站得很近他。「要搬到牢裏嗎？」

「三天以前我就該去了。」

「後悔沒有去嗎？」

「不，」他說，「你呢？」

「很容易告訴你。」她用力吻他。

樓下卡羅的妻子一聲尖叫打破了他們的吻，莊添抓起長槍就衝下樓。他並沒有看見梯級上橫縛着一條繩，脚被一絆，就滾下樓梯，長槍脫手而飛。他還沒有掉到地，貝特的槍手已用槍柄把他敲暈了。另

一些槍手飛奔上樓，杜德猝不及防，也被制服。

莊添的臉上被潑上一桶冷水，有人把他揪起身來。

「現在你決定吧，警長，我們一起到牢裏，你把貝祖放出來。或者我用你們兩人向跛子去換他，哪一個方法隨你喜歡？」

莊添看見卡羅夫婦被縛在椅上，杜德則被槍指着。杜德說：「我們沒辦法了，莊，帶他們去放貝祖吧。跛子一個人作不了主的，聽我的話吧！」

莊添知道杜德話裏有因，例如；他就小心地並沒有提起科羅拉多也在牢裏。莊添點頭。一個貝特的槍手把長槍褪了子彈，還給莊添拿着，以使跛子見了不會生疑。三個槍手押着莊添，走回監獄。

來到獄前，其中一個留在外面，兩個跟莊添入內。莊添向拿着長槍警戒的跛子閃一個眼色：「我們放貝祖吧，他這兩位朋友替她保釋。」

「那麼鎖匙給我吧，」跛子說：「在你的抽屜裏。」

抽屜是不在跛子的槍的火線內的，鎖匙也並不在抽屜裏，莊添會意了，他走過去假意開抽屜。跛子立刻開火，兩個槍手身上開了洞。第三個衝出來，科羅拉多的槍在裏面也向外狂吠。三個人倒下來，兩個死了，第三個不能動。

「我去救杜德！」莊添飛奔出門。

但回到旅館，貝特的黨徒已走了，被縛的卡羅說他們帶走了杜德；那就是說杜德並沒有死！上樓，他發覺戴羽毛的女人也被縛着，就解下她來。

「你又脫身了！」她大喜地說：「怎麼來的？」

「我有很多幫手，但杜德沒有。」

在牢內，大家商議了一番，莊添說：「卡羅，你去傳話給貝特，告訴他我同意換人。他放杜德，我把貝祖還他。」

「不行！」跛子說：「你身爲警長……」

「杜德像是已經死了兩年，」莊添說：「他回頭是因爲我需要他。去吧，卡羅。」

卡羅應命去了，一個鐘頭以後他回來。

「貝特說他同意交易。明天天亮以後他在他的貨倉和杜德在那裏，叫你帶了貝祖去。」

消息是怎樣傳出的，莊添不知道，但天亮時，街上已站滿了鎮民，靜靜地在看着。莊添吩咐跛子不要去，跛子祇好咕嘟着留下了。

莊添和科羅拉多押着貝祖出牢，讓貝祖走在莊添的槍咀前面。他們一面走，鎮民一面投以反感的眼光，但莊添若無其事，因爲他心裏有數。

來到鎮口，他們進入了那面對貝特貨倉的草倉。莊添在門口向那邊大叫：「貝特，貝祖來了！」

「我們已經準備好！」貝特的聲音從貨倉一扇黑暗的門裏傳出。

「我現在放貝祖走過去，你也放杜德走過來吧！好了，貝祖。」

那邊起了騷動，杜德不肯走，他指責莊添瀆職。

「我現在放貝祖了，」莊添說：「你不來也算了！走吧貝祖，慢一點。」

兩個俘虜都從門裏出來，相對着各自走向自己的人。他們兩個人愈走愈近了，近了！碰頭了。忽然不出莊添所料，杜德一拖着貝祖，就滾進一幅斷垣後面。

貝特那邊的門有幾個人立刻衝出，莊添的槍響了，一個倒下，其餘的逃回倉裏。莊添想跑向杜德。

「不要，」科羅拉多勸止他，「杜德和貝祖纏在一起，不會危險的。」

果然，貝特那邊怕誤傷貝祖，所以火力祇集中到草倉這邊。莊添嘉許地向科羅拉多報以微笑。

斷垣後的杜德此時已制服了貝祖。

「你能拋給杜德一根槍嗎？」

「相當遠，但試試吧。」科羅拉多把一支槍拋過去，但差一點不到。莊添密集火力打得貝特那邊無法抬頭，杜德乘機撲出拾了槍。

幾個槍手從倉邊向山坡上逃去了。忽然山坡上一連串槍彈把他們打得退回倉中。

「是跛子！」莊添說：「早知那傢伙一定要趁熱鬧的！」

「他坐的是我們的炸藥車！」科羅拉多吃驚地說：「還有卡羅也在！」

如果貝特他們向跛子開槍——莊添不敢做聲警告，因爲貝特還不知車上是載炸藥的。他祇好密集火力，使他們沒空向跛子開槍。

忽然，他鬆了一口氣，因爲火藥車已被跛子和卡羅推動，滾下山坡來，直滾向貝家貨倉。

車在倉前停住了，莊添打過一排槍彈。隆然一聲，貨倉的墻壁不見了一邊，一部份槍手被炸得斷臂折頸。

在烟霧中，生還的舉着手出來。他們乖乖地被押回監裏。危險解除了。

杜德數了一遍，報告道：「除了牢內以外，鎮上已沒有貝特的餘黨，痲煩不會有了。我們把他解去見法官還是等法官來？」

「等他來好了。」莊添說。

杜德看着他：「你還沒去見那女人嗎？下一班驛車快開了，說不定她在上面呢！」

「她要走？」

「如果是我，我就去看看了。自然，女人心是很難捉摸的。我已經忘了女人是怎樣的了。」

莊添飛跑回旅館。衝進那女人的房間，他看見她正穿着一件暴露的舞衣。她微笑：「今晚是好日子，我下去唱歌娛賓。」

「穿這塊破布去？」

「你不想我穿嗎？」她微笑：「你眞頑固了。但你還沒有說那句話。」

「你敢穿這東西出現在公衆場合，我就拘捕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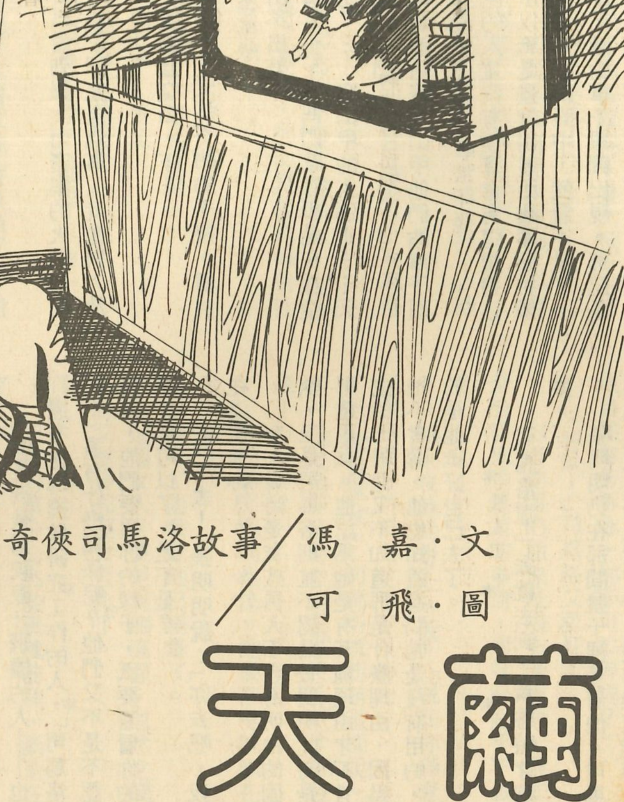
「噢！我等你很久說你愛我了！」

「我是說拘捕你——」

「意思是一樣的。」她投進他的懷裏，吻着他。

莊添緊緊的摟着她，無限陶醉地說道：「對！我現在已拘捕你了，你再也逃不掉了！」

（全文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天繭

燕子崖上激戰　毛毛摔落懸崖

上文提要：

黑神由賭場出來，感覺到毛毛的人在追踪他，果然毛毛派了四個手下襲擊他，但槍彈對於黑神沒有了殺傷力，黑神把對方擊敗了，但司馬洛和張明明又在他前面出現，張明明的神奇力量使到黑神的肩上中槍受傷，但後來黑神被「天繭」的吸力吸向箱子去，不久，黑神又變成一個完好，沒有受傷的人……

這時天上有月光，而通過望遠鏡看，又是會較亮的，所以車中雖未開燈，也不是太模糊。

穿山甲說：「果然就是他們！還把頭髮染了呢！」

他開始瞄準，移動的目標是很難射中的，雖然現在已是相當接近了，他還是等適合的時機。

他終於等到了。車子轉了一轉，變成剛好是正對着他而駛過來。這樣就不是移動的目標了。雖是有些震動，但不是向橫移動，而穿山甲又是一個很有射擊經驗的人。

他在認爲最有把握的時間一連串地放槍。

槍聲過去了，那個手下說：「沒有射中！」

「我射中了！」穿山甲憤怒地吼叫。

「但是沒有發生什麼！」

「放槍！」穿山甲叫道。

他的手下此時就一齊放槍射擊。

但是他們的射擊，却使他們懷疑自己所射的乃是空彈。明明是應該射中的，即使不中人，亦是會射破玻璃，車身會有子彈洞。但就是什麼都沒有。

「射！」穿山甲瘋狂了似地叫。

他們不停地射擊，但是完全無效，而那車子繼續向他們駛過來。

跟着槍聲漸漸疏落，最後停下來了。

穿山甲叫道：「射！」

「沒有彈藥！」

他自己也是已用完了子彈，所以停止了射擊。

他們並沒有準備那麼多子彈，數量不大的一批銀子彈固然已經用完了，而他們所準備其他的普通子彈，也是爲數不多，因爲他們此時不是在戰場上，而是暗殺式的作戰，他們沒有預備那麼多子彈。對付兩個人，應該不需要那麼多，因此他們很快就已經把子彈射完了。

那個手下說：「什麼子彈都無效！」

他所恐懼的事情是應驗了。其實他也是難以置信的，因爲在通常的情形之下，使用這樣犀利的武器，這許多槍彈，是一定可以把對手解決的。假如不是對自己有信心，他也不會在這裡。

但是他們卻輸了，沒有贏。大家都甚爲恐懼。

「已經太遲了，」穿山甲說：「天繭已經——」

他沒有說已經什麼及怎麼樣，但是他也用不着說，大家都已經知道那是一件很怪異的事情。他們的射擊無效，這就是一件很怪異的事情。

「現在怎麼辦？」

「我們逃！」穿山甲說。

他們是有車的，在這樣的荒凉地方，當然是有車，才能夠來到，不會是步行而來的。而現在，他們就開車逃走。

*　*　*

穿山甲他們兩部車逃走，黑白二神的車子繼續前進。

司馬洛並沒有在場看着，但是他在第二天就可以看到。

那是由於莫先生的監視的人，已把情形拍攝下來了。

司馬洛仍是與張明明在一起，張明明仍是不與莫先生的人碰頭，她與司馬洛是在一間屋子看電視錄影。

那情形是用錄影機拍的，這樣，一拍了下來就立即可以播放出來看，方便得多。

那間屋子裡也有很大的螢幕，精良的器材使他們能夠看得很清楚。

拍攝的亦不祇一個角度，也有放大的鏡頭。

他們可以看到强大而密集的火力射向車子，但是車子卻完全無事，就像對方放的是空彈。

間中，畫面會空白一下。

司馬洛說：「受到不明的干擾，器材並沒有壞！」

張明明不出聲。

司馬洛又說：「他們就像祇是在放空彈……射完了……穿山甲的人逃走……天藺的車子是追他們。」

那部車是追隨着穿山甲他們的車子而去的，稍後就不見了。

莫先生的人並沒有預算會有這種追逐的場面，所以祇是盡量用遠距離鏡頭拍攝，拍到車子進入了山區中，就看不見了。跟着是天藺的車子單獨出現。那已是在前路上。

天藺的車子出來了，穿山甲他們的車子並未見踪影。假如遇上了，就是天藺的車子贏了。

他們反覆看了一陣，無線電就响了起來。

莫先生的聲音說：「現在派直升飛機接你們！」

司馬洛說：「找到了什麼？」

「穿山甲的車子。」莫先生說。

司馬洛看看張明明，張明明低聲說：「你去！」

司馬洛對莫先生說：「好吧！」

他關了無線電，奇異地看着張明明，問道：「爲什麼你不去呢？」

張明明說：「我不想跟他的人接近！」

「但是祇是駕駛直升飛機的人——也許還有在那裡做研究工作的人，」司馬洛說：「這有什麼關係呢？他們又不是不認得你，他們要看你的樣子，祇要看看你的照片就可以了，是不是？」

「我不去！」張明明說：「你去吧，我在這裡等你！」

女人有時是有些男人不容易明白的固執，但是司馬洛則並不認爲張明明此時是那種固執。他認爲她是有某種理由才不肯去的，但他又不知道那是什麼理由，因爲她不肯講，他也知道追問她是沒有用的，於是他祇好自己去了。

* * *

司馬洛這一去就去到了黃昏時才回來。

張明明仍在那間屋子裡等着他。司馬洛也並沒有叫人看守着，提防她又跑掉。她要跑掉，也許會有她的一套辦法，很難制止；她要回來，還是會自己回來。總之他覺得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個原因，而他的感覺就是，她雖然神神秘秘，但她的神秘對事情是有好處的。

他帶回來了錄影帶，又在那大螢幕上放出來。

這是新的，就是找到穿山甲的車子那個現場處的情況。

那兩部車是用直升飛機找到的。

由於天藺的車子已經離開了那個地區，而穿山甲他們的車子還未出現，莫先生的人就派直升機去找，居高臨下，不久就找到了。

司馬洛說：「你看，車子還在，武器都丟下，人卻都不見了！」

這是很不尋常的情形，因爲那裡是荒野之地，連公路都沒有，第一個不大的可能性就是穿山甲他們截搭路過的其他車子走掉，但是，他們自己有車子可用，也不需要搭別人的車。第二個可能性就是給天藺的車子載走了，但是已知的事實就是天藺的車已在前頭開走了，車上並沒有穿山甲等人。這樣的小貨車，車後又是露天的，就是藏不起那麼多人。第三個可能性就是，穿山甲等人步行逃掉了。但是那裡樹林也不大，步行的人可以離開的距離也有限度，飛機在天空一看就可以看到，這不同在城市之中，往橫街窄巷一躲就找不到。飛機就是找不到這些人。

「事實上，」司馬洛指着錄影的畫面說：「這裡是泥地，假如他們步行離開，一定會留下脚印，卻又看不到有脚印。」

「是呀！」張明明說：「而且還有輻射性！」

「是的！」司馬洛指着畫面中那些正拿着儀器在做探測工作的人說道：「還有相當强的輻射性留下來，一如以前幾個地方，一出過事就留下輻射性。」

張明明不出聲。

「穿山甲這些人，就這樣消失了！」司馬洛說。

「我不是對你講過了嗎？」張明明說：「這是坐收漁人之利，你們想消滅的人，就消滅掉了！」

「但不是這樣消滅！」司馬洛說：「連交代都沒有一個呀！」

「總之他們已不存在於地球上就是了。」張明明說。

「不存在於地球上？」司馬洛說着一怔。

「沒有了，就是不存在於地球上！」張明明說。

司馬洛上前執住她的手臂，說道：「你講得清楚一些好不好？」

「不要那麼用力！」張明明皺着眉頭。

「我覺得有些事情我是應該知道的！」司馬洛說。

「你先放手。」她說。

司馬洛放了手。她又說：「你抱着我！」

「現在不是幹那個的時候吧？」司馬洛沒好氣地說。

「不是幹那個，」張明明說：「你抱着我，証明你喜歡我，眞的喜歡我！」

他祇好抱住她，她深呼吸起來。她說：「你是眞的喜歡我嗎？」

「我從沒有說過不喜歡你，」司馬洛說：「但是眞心就要了解，你是那麼神秘，我對你實在摸不清楚！」

「天藺把他們吃掉了！」她在他的耳邊說。

司馬洛一震，立即放開她：「你說什麼？」

「我講，你又不相信！」她流出眼淚來。這使他感到詫異，因爲在他的心目中，她不應該是一個會流淚的人。她一直都是表現得那麼獨立。

他祇是看着她。

她後來用手帕抹着淚，悽然說：「你喜歡我，却沒有安慰我！」

「呃——」司馬洛祇好又抱住她：「你不是一個軟弱的人，我沒有想到——」

「我其實很需要你，非常需要你！」她深呼吸着說。

「但是——你剛才說什麼呢？」司馬洛問。

「天藺吃掉了那些人。」她說。

「也吃掉了蛋頭，和山洞那批輻射性原料？」司馬洛問。

她點點頭。

「你怎會知道？」司馬洛問。

「我就是知道！」她說。

「你——究竟是什麼人？」

「你不能問得太多，」她說：「你一問就沒完！」

「但這天藺，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司馬洛說：「它是活的？」

「我不知道，」張明明說：「你看，我就是因爲這樣，所以不要莫先生的人接近！」

「老天！」司馬洛說：「這樣下去，會變成怎樣？」

「不要担心，」張明明說：「這事以前發生過，也沒有怎樣！」

「你可以再講清楚些嗎？」

「你還是看事情發展吧，」張明明說：「發展下去，自然有解決。目前祇是要避免無辜的人受傷！」

「你知道得很多，」司馬洛說：「但你又不肯講！」

「我講出來也沒有用，」她說：「將來我自然會告訴你，你不可以等嗎？」

「好吧！」司馬洛又祇好說。

也許她講的話也是很有道理的，假如是他們束手無策的事情，那就祇好等下去了。

她挨在他的身上，說：「現在你滿意了沒有？」

「還算滿意。」司馬洛祇能夠這樣說。

她又說：「你又放鬆了，你不抱住我！」

司馬洛又把她抱住，她很享受地躺在他的懷中。

後來，他發覺她已睡着了。

這個女人，眞是莫測高深，忽然之間，她又變得那麼女性化了。

* * *

天藺的車子仍然是繼續前進，祇是在夜間停下來。

這時莫先生的組織已經能夠追踪它了。

並不是很明顯的追踪，實在應該說是守候，在這車子可能駛到的前路上等着看着，看到車子經過就報告，而不採取什麼行動。

莫先生這時已經十分注意這件事，他用一間房間作爲司令房，就像正在策劃作戰似的。這房間的墻上就是一個巨大螢光幕，上面顯示一幅地圖，這圖是用電子儀器顯示在螢光幕上面，而並不是用顏色之類畫上去的，所以隨時都可以變動，亦隨着車子的進度而變。車子的前頭就是地圖的頂，當車子接近地圖的頂時，地圖便又移低一些，使車子的所在又回到地圖的中間。

代表車子的就是一個紅色的點。

另外有一個較大的紅點就是毛毛那批電單車隊。

毛毛這批電單車隊一直跟在天藺的後面，不過距離則是很遠的，望遠鏡都望不到的距離，然而毛毛的電單車隊却仍然能夠跟踪。

莫先生站在這房中，看着那地圖。

他也有兩個手下在看，莫先生說：「距離不是近了一些嗎？」

「是的，」一個手下說：「看來他們現在正在決定追上去。」

莫先生撫着下頷：「追上去？毛毛仍然不怕送死？」

莫先生那兩個手下都沒有出聲。莫先生是與他們商量過這件事情的，但是商量不出什麼來。他們對這件事情完全不明白，看來都要靠司馬洛和張明明了。

張明明的意見，他也沒有辦法不接受，有先例可以看到，莫先生不想他的人犧牲，而他也知道，這天藺是捉不住的東西。

那天藺的車子的紅點的左面閃亮起來了。

「轉了路線！」一個手下說。

「他們又要到荒野中走了，」莫先生說：「有路不走，而轉入荒野，那裏是什麼地方？」

「什麼都沒有。」手下說。

「看看毛毛的人又如何吧，」莫先生說：「毛毛的人假如又去進攻——我們趕得及監視嗎？」

「盡可能設法吧！」那手下說。

地圖雖大，仍是不能那麼詳細看清楚地勢。

因爲這地圖上是沒有細節的。事實上，他們知道天藺的車子駛入了山中，亦是知道得較遲的，他們這邊的人看見車子過去了，前頭的人却不見車子來，才知道車子是已經駛進了山區中了。

這樣要監視就不是那麼容易了。他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找尋適合的監視地點。雖然飛機是可以用，但是用飛機，這是較爲明顯的做法，很可能會被誤爲進攻，所以就不宜採用了。

這一次的眞正過程如何，他們就無法看到了。

他們祇是知道，毛毛這一次也是發動大進攻了。因爲毛毛再不像上次那樣遠遠的停下來，而是繼續前進，越來越接近那天藺的車子。

毛毛他們的情形，莫先生則是可以看到的。

莫先生在那地圖房中接得報告，知道毛毛他們在一塊空地上停了下來，毛毛開始分配人手，他們是男女分開來。

那些女的都顯得慌張而捨不得分離似的，但是那些男的則是很嚴肅，鬥志如虹

似的。

跟着，那些男的就起程了，那些女的則是回頭行駛。

莫先生說：「回頭行駛？她們到什麼地方去？」

「不知道，」用無綫電報告的人說：「看來他們不要留下來等，成功與否，她們都不等！」

「我們要不要把她們捉住呢？」莫先生的一個手下問。

「不必，」莫先生說：「這可以等，她們應該是不難捉住的，看看她們要去的是什麼地方也好！」

毛毛這一支男兒軍，則是看不到了。

他們一共有七個人，就從天繭的車子所行的路線駛入山中。已經入黑，就更看不清楚了。

司馬洛與張明明一起，也知道了這個消息。

他們仍是在那屋子裡。

司馬洛說：「你認爲如何？」

張明明說：「我看毛毛是依賴穿山甲截住天繭，所以他也是一直在後面等着，他也是想坐收漁人之利。現在沒有人代他做這事，他就要自己做了。」

「他也會給天繭吃掉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張明明說：「我不是什麼事情都知道的。」

「你看他機會如何呢？」司馬洛問。

「他一定認爲自己有機會！」張明明說：「我們等着看誰先出來就知道了。我們走吧！」

「走？」司馬洛問：「到什麼地方去？」

「到一個地方去，」張明明說：「我們不要留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什麼不好？」司馬洛問。

「沒有什麼不好，」張明明說：「我們祇是要去一個更好的地方！」

司馬洛說：「那是什麼地方？」

「這是一個要保密的地方，」張明明說：「你用不着出聲，你的無綫電亦可以聯絡，你的莫先生不會知道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不讓他知道？」司馬洛說。

張明明說：「他知道，他的人不是就會來了嗎？」

司馬洛祇好跟她走。他相信她是又有一些很特別的主意，祇是她不對他講清楚。也許又是等時機來到？

他開着車子與她一起離開。

這屋子本來就沒有莫先生的人監視，所以莫先生亦是不知道此事了。

＊　＊　＊

而另一方面，莫先生的注意力亦是正集中在天繭和毛毛的身上。

毛毛那些人已經追上去，莫先生的人則不能夠找到適合的位置監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第二天天亮的時候，他們就知道了結果。

天繭的車子首先出現，沿着原本的方向前進。

跟着毛毛也出現了。祇是毛毛一個人，駕着電單車，也是向同樣方向走。

他並不是去與他的女黨員會合。另外的六個人呢？

莫先生說：「我們遲一些就派直升飛機去視察！」

這話從無綫電傳到司馬洛和張明明的耳中，而這時，他們已在另一間屋子。

張明明說：「又吃掉了！」

司馬洛的心跳了一跳，一時爲之毛骨悚然。

跟着莫先生又說：「毛毛又轉向了，他不再跟着天繭的車子，他轉進了另一條路，他又不是去與他的女手下會合，不是那個方向！」

「不要跟他！」張明明低聲在司馬洛的耳邊說。

「什麼？」司馬洛也低聲問。

「不要跟他！」張明明說：「你想你們的人犧牲嗎？」

司馬洛祇好對莫先生說：「不要跟毛毛！」

莫先生也沉默了一下，才說道：「好吧！」

他也知道這是張明明的意思。既然一直都是依張明明的意思做，就祇好繼續下去了。

司馬洛說：「那些女的呢？」

「她們已經在山間紮營，她們在等；但是毛毛却不是去會她們！」

「她們等，」司馬洛說：「我們也等下去吧！」

大約半小時之後，莫先生的聲音又來了。他說：「我們已經找到了呃——出事的地方。你要來嗎？」

「也許不必了，」司馬洛說：「假如我沒有猜錯，情形又是一樣。」

「對了，」莫先生說：「那六個人的車和武器都丟在空地上，人又不見了。沒有脚印，祇是——消失了！」

司馬洛望望張明明，張明明沒有出聲。她早已說過是吃掉了。

莫先生說：「現在我們又應該怎辦呢？」

「等！」司馬洛說：「天繭要去一個地方，現在沒有人阻攔，我們留心着，就可以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張明明點點頭，表示他說對了。

「但天繭的前路就是城市。」莫先生說，由於他面前有地圖，所以他看得很清楚：「他們從來未如此接近過城市！」

司馬洛看看張明明，張明明低聲說：「他們祇是路過了吧！」

司馬洛亦是照講了。

莫先生說：「也許我們祇好搏一搏了，因爲他們一進入了城中就可能造成很大的災害。」

司馬洛說：「假如他們要，他們在城市亦是可以造成很大的災害！」

莫先生說：「就是因此，我不怕搏一搏！」

司馬洛說：「毛毛呢？他們向什麼方向走的？」

莫先生對着地圖，告訴了司馬洛他所知道的最後的方向。司馬洛手上沒有地圖，一時間也不能推測毛毛是可能到什麼地方去，一個人沒有可能對世界每一個小部份的細節都熟悉的，除非他是來過這個地方；但這個地方司馬洛是沒有去過的。

莫先生則補充道：「依我看，他是沒

有什麼地方可去的，除非他是想去游泳。他應該是到燕子崖去。」

「哦！」司馬洛說：「那更容易了。我們以後再聯絡！」

他關了無綫電，看看張明明說道：「毛毛現在是正向着我們這裡來！」

他們這裡就是燕子崖。他們這屋子就是在崖邊，從斜坡上來，屋後就是差不多垂直的懸崖，崖下就是海，而這崖壁上有許多燕子在築巢。

「是呀！」張明明說：「他就是要到這裡來！」

「他來這裡幹什麼呢？」司馬洛說：「你是帶我來等他的？」

「他來這裡殺我！」張明明說。

「但是——他是早已向這邊動身的，」司馬洛說：「應該是我們跟他來的。」

「我早已打算來這裡！」張明明說。

「來殺你？」司馬洛說：「爲什麼殺你？」

「他已經不是原來的毛毛，」張明明說：「他已經給天繭吞下去，改造了，再吐出來。他現在已經是天繭的代表，一如黑白二神，我是天繭的敵人！」

「殺你？」司馬洛說：「他來殺你？當然，你是早已胸有成竹了！」

「我有你保護我！」張明明說。

「你是說我保護你？」司馬洛說。

「是，你保護我，」張明明說：「我不是講過我很需要你嗎？」

「我？我能做什麼？」司馬洛說。

「你能消滅他，」張明明說：「你，加上我。我單單一個人可能不是他的敵手，你一個人也是未必能夠與他對抗，但是我們合起來就可以！」

「我有什麼力量？」司馬洛問。

「你的正氣，」張明明說：「我已經對你講過，正氣是很重要的，你不知道有多重要。這有如地球需要陽光，假如幾天沒有陽光，就沒有生命了！」

司馬洛霎着眼睛，對她所講的似懂非懂。

「你平時注意不到，」張明明說：「正氣是很重要的，譬如甲做了對不起乙的事情，當他見到了乙的時候，他就會心中不安，因爲他已失去了正氣。原理就是這樣。我要你關心我和喜歡我，你就可以把正氣灌輸給我！」

「你——你不去那些出過事的地方，」司馬洛說：「你是有所畏懼嗎？」

「我怕我的力量不夠。」她說。

「你的力量不夠——」司馬洛說：「天繭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你不會相信的。」她說。

「你告訴我，試試看吧。」司馬洛說。

「讓我們先解決了毛毛。」她說。

「怎樣解決？」司馬洛說。

「他來，你開槍射他！」張明明說。

「妳不是說，莫先生的人射他是無效的嗎？」司馬洛問。

「普通人是無效的，」張明明說：「你自己也看過了。一直都是無效。」

「但是上一次——我射傷了黑神——」

司馬洛恍然說。

「這就証明了你可以做到，別人就做不到。」

「我是說我明明把他射傷了，但是他又迅速復原了，」司馬洛說：「我們沿路見到的黑神是沒有受傷的。」

「那已經不是原來的黑神，」張明明說：「原來的黑神已經不存在！」

「但我們看見——」司馬洛說：「難道你的意思是——他也是像毛毛一樣——」

「是的。」張明明說。

「老天！」司馬洛說：「我們究竟是惹上了一件什麼事情呢？」

「用不着担心，」張明明說：「我們可以逐一解決的。」

「解決？」司馬洛說：「假如毛毛也是像黑神一樣——而且毛毛也可能已經進步了。上次我打傷了黑神也沒有用，這一次我可能打不傷毛毛！」

他不由得一陣毛骨悚然。

「你不覺得你也進步了嗎？」張明明說。

「我進步了什麼？」張明明說。

「我加上你，就是進步！」

「你是說，你不斷親近着我，就是——」

「你要眞的喜歡我，」張明明說：「我們就能夠會合我們的力量。」

「你究竟有什麼力量呢？」司馬洛說：「你究竟是什麼人呢？」

「我們的會，」張明明說：「我們是有我們的力量的，這事——很難解釋。將來你就會明白。」

司馬洛嘆一口氣。

「別担心，」張明明說：「我們是可以把他們逐一逐一解決的！」

司馬洛坐也坐不定，在屋中走來走去。

「我們會贏的，」張明明說：「永遠都是正義的力量取勝！」

「天繭是邪的？」司馬洛問。

「這很難講，大家都是生存；但是假如有對手要傷害我們而生存，我們就會自衛，這就是正氣。人類是先在地球上的，我們有自衛的權利！」

「你即是說，天繭是來自——」司馬洛抬頭望向頭頂，也即是天上。

「它叫天繭！」張明明說。

「老天！」司馬洛說：「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總之你做的是一件好事，」張明明說：「一件正義的事情！」

張明明很鎮定，司馬洛則是不能安定下來，他仍是不停地走來走去，有時檢驗一下他的武器，有時則走到窗前去看看。

還好這裡只有前頭一條路，由斜坡通上來，沒有別的路可走，毛毛乘電單車而來，他一定可以看到，而且這個夜晚有月亮。

＊　＊　＊

莫先生在那個指揮房中坐着打瞌睡。

這個人其實不是永遠不睡覺的，他祇是需要睡很少時間，而且隨時隨地都能入睡。他現在坐着閉上眼睛，就是睡覺了，他可以許多天不上床，祇是間中這樣瞌睡一下，爭取休息。因此他就給人一個印象，好像是永遠都不需要睡覺的人。

莫先生那兩個手下則沒有打瞌睡。他們是有時間睡足精神才回來工作的。莫先

生睡着了，他們就祇是等，一面留心各方面人員的報告。

但是暫時也沒有什麼報告。祇是天藾仍在行車。

後來，莫先生忽然張開眼睛，抬起頭來。

他說：「找這個張明明的電腦資料，讓我們再看一遍！」

那兩個助手開了電腦，就將有關的資料在地圖的一角上放出來。那地圖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螢光幕，是可以這樣用法的。

莫先生看了兩遍。現在資料又已詳盡了一些，因爲已經補充了。

莫先生看完了之後不出聲。

其中一個手下說：「有什麼不對嗎？」

「我不知道，」莫先生說：「我總是覺得奇怪，當初我們發現張明明是假冒的時候，竟然沒有人想到可能是她的姐姐。」

「沒有想到樣貌這樣相似，」那個手下說：「我們沒有想到就是這個原因。」

「這裡的資料顯示，」莫先生說：「張明明這個姐姐是一個平凡的人，但是現在這個却不平凡！」

那兩個手下沒有出聲，他們也不知道講什麼好。

莫先生自己走過來按電腦。

此時則是出現另外一些資料，就是關於天藾的資料。

他的部門是另有一組人正在研究天藾的。

但關於天藾的資料，則全部都是傳說，他們就祇能將各種傳說加以整理，希望整理得較有系統。

現在莫先生看到的資料就是比較有系統的。

莫先生看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後來他說：「這些都是傳說，你們相信傳說嗎？」

這是一個甚難回答的問題。

其中一個手下說：「傳說就是傳說。」

另一個手下說：「傳說是根據一些事實而來的，却是倒因爲果。譬如有一件事實發生了，就有許多傳說，解釋這件事如何及怎會發生。日子一久，就倒轉過來了。他們相信了傳說，認爲那件事就是因爲這些傳說而發生的。」

「對了，」莫先生說：「正是如此。我們這裡有些事實，是災難或是怪異的事實。這一年，地震、這一年，森林大火、這一年，洪水成災……都傳說因爲天藾出現而引起的。」

那兩個手下都不出聲，祇是疑惑地皺着眉頭。

傳說，但是都是與天藾有關。天藾偏偏要被拿來作傳說的話題。

莫先生說：「傳說雖然沒有一定的根據，不過，這傳說却有些古怪，我們都不知道有天藾這東西，要去發掘才知道！」

「太久的傳說，就被忘記了！」

「正是這一點，」莫先生說：「每一次出事，年數相隔太久，已是兩三代，上一次的已經遺忘了，再出事時，怎麼又說是天藾？都是天藾！」

「這個……」

「這祇是一個可疑的地方，」莫先生說：「因此這些傳說未必就眞是那麼不可靠的。譬如哈雷彗星，傳說每一次回來都引起災難，但因爲七八十年才回來一次，上一次回來時看到而又活着的人已難找到，我們祇能夠看傳說的記載，最近兩次才是有較詳細及可靠的紀錄！」

「最近一次回來並沒有災難。」

「沒有災難？」莫先生說：「饑荒、天氣大變、恐怖事件、劫機、火車大災難，許多都是空前的，雖不能証明與哈雷彗星有關，但是就是在它回來時發生，也許過了這年以後，世界平靜得多，人們就會說，這年的天災和動亂就是哈雷彗星引起的了！」

「這個——但是並沒有明顯的天災！」

「你不研究科學的嗎？」莫先生說：「哈雷彗星的尾巴是冰碎，每一次回來，接近太陽時，就給宇宙綫之類射掉許多，今次回來，普通人已不容易看到，下一次回來又更難看到，但以前却是很亮的，越久之前的記載就越把它說得光亮。它弱了，對地球的影响也是弱了！」

那兩個手下又不出聲，莫先生這理論，又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莫先生又說：「誰知道還有多少如哈雷彗星的星體，却是我們不知道的呢？」

「天藾也是？」

「我懷疑它可能對地球有某種影响，是我們不知道也不明白的，現在，我們就是看到了許多不能用科學去解釋的事情！」

「這倒是眞的，不過我們不明白，也不能解釋，所以很難制止，我們都不知道會發生的是什麼。現在我們已經是正在盡我們的能力了！」

＊　＊　＊

司馬洛說：「毛毛來了！」

「那很好，」張明明說：「攤牌的時候到了！」

「你看得見他嗎？」司馬洛問。

「我正在看着。」張明明說。

司馬洛正在通過槍的望遠瞄準鏡看，看着毛毛的電單車已經來到了山坡之下。

忽然，毛毛一陣閃光，連人帶車都是，閃出粉紅色的光，一時很耀眼。

司馬洛說：「你看見嗎？」

「別怕，祇是等接近時開槍，這一次要殺！」

司馬洛小心地等着，槍也是在瞄準着。

毛毛的人和車又一陣閃光。

張明明說：「轟掉他的頭！」

司馬洛不出聲，祇是咬緊牙齒。

她說：「你害怕嗎？」

「不是，」司馬洛說：「不過我從來不喜歡暗殺，射傷還可以，但是實行暗殺，在自衞時逼不得已可以，也許你選擇我沒有料到這一點！」

「這不是缺點，是優點！」她說：「良善亦是正氣，我們最需要的是正氣，而且現在也是自衞，他來殺我們！」

「謝謝你！」司馬洛說。

他仍然小心瞄準。

毛毛是一個移動的目標，瞄準並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祇是射中是可以的，但是要射中要害，則是很困難的事情，

他需要等毛毛正正的對着他。

毛毛仍然繼續衝上來，終於，他移到了一個正對着司馬洛的位置了。他仍然是在移動，不過乃是還對着司馬洛移過來，而不是正在左搖右擺，這就好得多了。

司馬洛咬緊牙齒，一連放了兩槍。

他相信他是射中了，但是他並沒有把毛毛的頭轟掉。

毛毛祇是整個人飛開，與車子脫離了，車子跌在這邊，人跌在另一邊，車輪還是在轉動的。

毛毛爬了起身。

司馬洛說：「我沒有殺死他！」

「繼續努力吧！」張明明說。

司馬洛又放了兩槍，毛毛又翻了一個身倒下。

但是他又爬起來了。

「這個人是殺不掉的！」司馬洛叫道。

「不一定！」張明明說。

毛毛的身子又一陣粉紅色的光一閃。

司馬洛說：「我們不能殺他！」

「他的光已經弱了！」張明明指出。

司馬洛亦果然看到，毛毛的閃光是變得暗淡了一些，沒有剛才那麼刺眼逼人。

毛毛向前一撲，司馬洛的槍很瞄準着射擊。毛毛把車子一拉起來，又跨上去。

他又是騎着車衝上來了。這一次他走之字路綫，身子不時左搖右擺的。

司馬洛把眼睛從望遠瞄準鏡上拿開，這個時候，毛毛已進入了肉眼的射程，用瞄準鏡反而是多餘的事了。

司馬洛沒有了瞄準鏡，視野就寬廣得多，也容易射擊得多了。

他不停地射擊，槍彈有時射中，有時落空，射中了毛毛，他還是沒有倒下來，但是他的光芒則是明顯地減弱了。

司馬洛說：「他要來了，我不能把他射倒！」

「讓他來吧！」張明明說：「我們是可以贏他的！」

司馬洛說：「他要衝進來了。」

「不要怕！」張明明說。

毛毛來得很快，司馬洛的槍彈果然止不住他。他已很接近了，跟着他就整個飛了起來，向着司馬洛他們的窗子直衝。

司馬洛把槍棄下，撲過去把張明明一推，使她跌在地上。

因爲毛毛並不是下車，亦沒有放槍或是什麼，而是連人帶車向窗口直飛進來。司馬洛不知道毛毛究竟有些什麼法寶，但是首先就是要離開窗前，以免給毛毛撞着。

毛毛整個人就帶着一股粉紅色的光飛了進來。

整間大廳也亮起來了。

司馬洛是把槍丟掉了，但祇是因爲那是長槍，在近距離之內就不大靈活，所以丟下而改爲把手槍拔了出來。手槍亦是威力强大的。

司馬洛的手槍跟着毛毛走。他又已站了起來。

毛毛飛起而衝進來，衝力當然是很强的，他也一直衝到大廳的盡頭，看樣子就像要從另一邊的窗口衝出去了。假如從那邊出去，他就會跌下山崖。

但毛毛的車子在地上跳了兩跳，及時一扭，就兜了回來，又衝向司馬洛。

司馬洛這時才向他放槍。

一連幾槍，毛毛給射中了，他的身子一搐一搐的，車子也是搖擺不定，但是沒有倒下來。

在最後一刹那，司馬洛猛的向旁邊一閃，毛毛就連人帶車再飛出窗外。

這是司馬洛靠在窗前及墻壁而不離開的原因。毛毛要撞他，就要撞向墻壁或是飛出窗外。毛毛果然飛回出窗外了。

司馬洛立即轉身望窗外，却已看不見毛毛了。

但是那電單車的引擎聲却在响。隨即，毛毛又連人帶車從另一隻窗子衝了進來。

這一次，司馬洛看見他正在流血。

其實又不一定是流血，不過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也是沒有其他的形容辭形容這個情形了。

毛毛是正在漏光，那些粉紅色的光正在洩漏出來，就像孩子玩的小火箭，噴出來就成爲火星而散了。

司馬洛這一次舉起了槍，却不敢發射，因爲張明明已經爬了起來，而她是站在廳子的中央。

他不明白張明明這樣精明的人怎會做如此危險的事情，這事並不是那麼聰明的，她也應該學司馬洛站在墻邊。在廳子中央，毛毛就容易撞她，而且司馬洛放槍又會誤射而傷了她。

但是毛毛已經一擺車子，就向她撞過去。

張明明在最後一刹閃開了，毛毛的車子沒有撞中，他在廳中兜一個圈子，又駛回來。司馬洛趁着毛毛與張明明遠離的時候放了兩槍。

毛毛的身子晃一晃，噴了一些「光血」，但仍然向張明明撞去。

「到墻邊去！」司馬洛叫道。

張明明一跳就跳到了墻邊。那裡也是窗前，毛毛的車子又向她直撞。

司馬洛現在的方向，是可以放槍，雖然射中了毛毛，却仍不能把他射下來，祇是使他流出更多「光血」。

毛毛大叫一聲，眼看就要撞着張明明，但張明明又及時一滾身而避開了。這一次她滾開得更遲。司馬洛和毛毛都以爲是一定撞中的，但是仍未撞中，而毛毛却已閃避不及，毛毛盡了全力去撞，而張明明閃開，毛毛的車子就是撞中了窗口的墻壁。

那墻壁是相當堅固的，但是毛毛的撞力顯然特强，一撞上去，那墻就崩碎了，毛毛也連人帶車衝了出去。

司馬洛與張明明都跳到那個破口旁邊向下望。

那下面就是懸崖，而崖下就是海。

他們在月色之下可以看到毛毛正在跌下去。

即使不是有月光，他們亦是可以看到的，因爲毛毛的人和車都是現着粉紅色的光。不過這光已經不很完整，就像有些地方塞住了，光透不出來，或者可以說是有些地方的光源已經用完了，就暗下來，不再發光了。

司馬洛目瞪口呆地看着。 未完・六）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三）

上文提要：

武功門追查無結果，只好請丐幫白仰高調查，青衫人暗示鑠金掌警告，白仰高亦無法查出。丁季友憤然出走找妻子去。秋雲產下孩子由青衫人送回丁家莊，改名少秋，跟爺爺學武，再拜白鶴觀主松陽子為師，又再得當年枯瘦老道從旁暗中指點，將白鶴門的武功，詳細闡釋，其實是另一門武功，只不過是用白鶴招式發揮……



借詞上門騷擾　追鏢尋人挑衅

松陽子目光一抬，藹然問道：「你有什麼事？」

丁少秋垂着手道：「弟子正有一件事要向師父稟報。」

松陽子頷首唔了一聲道：「你說。」

丁少秋道：「昨晚弟子一個人在山頂上練劍，遇上一位老道長……」

松陽子問道：「是怎樣一個人？」

丁少秋道：「那老道長一臉病容，生得又黃又瘦，身上穿一件灰布道袍，右手還拿着一柄灰白色的拂塵，先前弟子並沒有看到他，正當弟子練到『畫龍點睛』，忽聽有人笑着說：『這是畫龍點睛』嗎？弟子回過身去，才看到他就站在弟子身後不遠……」

丁少秋就把自己問枯瘦老道的話，以及枯瘦老道如何要自己把『畫龍點睛』再練一遍給他看，他如何用手捏着自己臂膀，指點自己發劍，詳細說了出來。

松陽子聽得大奇，跨下雲牀，一指壁上掛着松紋劍，說道：「徒兒去把為師的劍拿來，照他說的練一遍給為師瞧瞧。」

丁少秋答應一聲，走過去從壁間取下師父的松紋劍，就在靜室中間站定，抽出長劍，左手指眉，右手長劍依着枯瘦老道說的練法，緩緩吸了口氣，心中想着，把全身勁氣聚集「肩髃穴」，然後由肩頭循臂而下，他這一暗自凝神，果覺有一股勁氣由「肩髃」而臂、五里、肘髎、曲池、合骨、商陽、一路傳注劍身，等到劍尖輕點，但聽「嘶」的一聲，從劍尖透射出去，緊接着又是一聲輕「嗤」，射在右首三尺外的粉壁之上。

這一下連松陽子都不由得為之一怔，回頭朝牆上看去，只見粉牆上居然被丁少秋從劍尖射出去的劍氣刺了米粒大一點，足有一分來深。

松陽子當然看出丁少秋這一記根本不是「白鶴劍法」的「畫龍點睛」，只是和「畫龍點睛」十分近似而已，老實說，就是自己練了數十年的劍，要從「畫龍點睛」這一招上，射出劍氣來，也未必辦得到，那麼這枯瘦老道很可能在用手輕捏丁少秋右臂穴道之時，暗中給徒兒打通了什麼經穴，不然，一個十五歲的孩子，那能使得出劍氣來。

一面問道：「那老道長還和你說了些什麼？」

丁少秋接着又把枯瘦老道要自己練「白鶴掌法」給他看，自己練到第十七式「鶴舞空庭」，他又叫停，接着教自己左手如何使「引」字訣，右手如何用「劈」字訣，還給自己解說了好一回，一直說到老道人站起身要走，自己跟着站起，只叫出「老道長」三字，轉眼就失去了老道人的蹤影，一字不漏的說了出來。

松陽子愈聽愈奇，當然這一式掌法，也並不是「鶴舞空庭」，而是這位老道長借「鶴舞空庭」，傳了丁少秋一記十分奇奧的掌法，光從他和丁少秋解說的「引」字訣和「劈」字訣，就非一般門派的掌法。

這人是什麼人呢？身穿灰布道袍，手持灰白拂塵，一臉病容，生得又黃又瘦的枯瘦老道……

哦，莫非會是……十六年前，丁少秋的父親丁季友成親那天的晚上，南首屋脊

上出現的那個灰衣老道人，不就是一臉病容，生得又黃又瘦，身上穿的是灰布道袍，手持一柄灰白拂塵？（當天松陽子也在場，所以記憶猶新）

丁少秋眼看師父只是沉吟不語，忍不住問道：「師父，你老人家認識他嗎？」

松陽子道：「不認識。」接着哦道：「以為師想來，這位老道長很可能是一位世外奇人。」

丁少秋仰着臉道：「他教弟子的一招劍法，和一記掌法，是弟子練錯了嗎？」

「你沒有練錯。」松陽子藹然笑道：「為師教你的是『白鶴劍法』的『畫龍點睛』和白鶴掌的『鶴舞空庭』，他教你不是……」

丁少秋忙道：「那是他說的不對了？」

「不是。」松陽子道：「教你的一劍、一掌，威力勝過咱們原來的『畫龍點睛』和『鶴舞空庭』甚多，是他有意要傳你這一劍、一掌，只是借用咱們的『畫龍點睛』和『鶴舞空庭』之名而已！」

他口氣微微一頓，續道：「因此為師之意，認為你練白鶴劍法、白鶴掌法的時候，應該仍照原來的劍法、掌法練習，把這位老道長教你的一劍、一掌，另外單獨練習，將來行走江湖，更要切切記住，為師的話，這兩招威力太强了，能發不能收，不到緊急關頭，不可施展。」

丁少秋道：「弟子會一直記在心裏的。」

松陽子又道：「為師待會就要下山去，最多一兩天就可回來，你在觀中，要好好讀書練功。」

丁少秋問道：「如果我爺爺來了呢？」

松陽子看了他一眼，含笑說道：「本來你爺爺和為師說好的，你到白鶴觀來學藝，以三年為期，但以目前的情形看來，你內功火候尚淺，還要在山上住一段時間，才能回去。」

丁少秋自是不敢和師父多說，只得應着「是」，退了出去。

一天很快的過去，晚餐之後，丁少秋一手提着長劍，走出白鶴觀，循着觀右一條小徑，輕蹬巧縱，又朝峯頂上來。

他時常一個人到峯頂來練劍，但也並不是每天都上來，今天，吃過晚餐就匆匆的往峯頂跑，那是因為他聽師父說的，昨晚那個枯瘦老道，可能是一位世外奇人，他對自己好像不錯，就想今晚這位老道長可能仍然會到峯頂上來，自己豈能失之交臂？

不過一炷香的工夫，丁少秋已經躍登峯頂，第一件事，就是掄目四顧，先要看看枯瘦老道來了沒有？

他目光這一掄動，就看到枯瘦老道果然靜靜的坐在一方大石之上，心中不覺一喜，急忙奔了過去，叫道：「老道長，你果然來了！」

他話聲甫出，只聽耳邊也响起枯瘦老道的聲音，說道：「小施主，你果然來了！」

兩個人這句話，幾乎是同時說出來的。

丁少秋奔到枯瘦老道身前，喜孜孜的道：「老道長，小可今晚是特地來看你老的。」

枯瘦老道呵呵笑道：「你看，老道不是在這裡等你嗎？」

丁少秋道：「老道長在這裡等我，是不是有什麼事？」

枯瘦老道笑道：「小施主上峯頂來找老道，是不是有什麼事？」

丁少秋微微搖頭道：「沒有，小可是聽師父說的，你老是世外奇人，所以小可要來找你老。」

「哈哈！」枯瘦老道微笑一聲道：「老道出家之人，自然是世外之人了，但奇却並不奇，不過老道和小施主倒確是有緣，如果沒緣，老道就不會在這裡等你，小施主也不會來找老道了。」

說到這裡，忽然目注丁少秋，問道：「小施主到白鶴觀來，有幾年了？」

丁少秋道：「三年多了。」

枯瘦老道問道：「你想不想家？」

丁少秋神色微黯，低頭道：「想，我最想念爺爺，還有伯母、姐姐、和福老爹了……」

枯瘦老道道：「那你為什麼不回去看他們呢？」

丁少秋道：「爺爺當時說的，要小可到白鶴觀來拜師學藝，滿了三年，就會來接小可，到今天已經過了半個月，爺爺和福老爹都沒有來接我。」

枯瘦老道點點頭，又道：「你師父就是到你家去的。」

丁少秋奇道：「那師父為什麼不帶小可去呢？」

枯瘦老道道：「你爺爺不來接你，因為他分不開身，你師父匆匆趕去，也為了這件事，帶着你同去，有許多不方便，所以只好把你留在觀中了。」

丁少秋眨着眼睛，問道：「老道長，那是什麼事呢？」

枯瘦老道看着他，忽然笑道：「老道帶你去看一場熱鬧，你想不想去？」

丁少秋問道：「老道長帶小可到那裡去呢？」

枯瘦老道笑道：「自然是到丁家莊去了。」

丁少秋睜大眼睛，問道：「我家裡有什麼熱鬧呢？」

枯瘦老道「唔」了一聲，自言自語的道：「丁家的事，由丁家的人出頭，豈不是好？」接着又哦了一聲，說道：「老道帶你去，一切都要聽老道的，你答不答應？」

丁少秋點頭道：「小可自然都聽老道長的。」

枯瘦老道站起身道：「那就要快些走了，再遲就來不及了。」

丁少秋還想說話，枯瘦老道已經伸過一隻手來，握住了丁少秋的左手，口中喝了聲：「起！」

丁少秋突覺從枯瘦老道手中傳來了一股大力，把自己身子托了起來，心中方自一怔，枯瘦老道帶着自己忽然朝峯下跳了下去。

這一下丁少秋但覺自己身子急劇往下垂直落去，一顆心也跟着往下直沉，急風吹到臉上，幾乎令他睜不開眼睛！

不多一回，好像已經落到平地，但老道長帶着自己，依然脚不着地的往前飛掠，風聲盈耳，依然無法睜開眼睛，迎面撲

來的急風，連呼吸都被壓迫得有窒息之感！

丁少秋心中暗道：「老道長帶着自己好像在飛！」

這樣足足奔行了將有一頓飯的時光，耳中聽到枯瘦老道的聲音說道：「快到了，不過小施主務必記住，咱們停下來之後，你就不能說話了。」

丁少秋聽得暗暗奇怪，白鶴峯和丁家莊少說也有百十來里，騎馬也要趕上半天才會到，如今只不過頓飯工夫，就趕到了？

丁家莊是自己的家，回來了却不能說話！心中思忖之際，突覺脚下站到了實地，飛行之勢，也及時停止下來！

只聽枯瘦老道的聲音在耳邊細聲道：「到了，咱們總算來得還早。」在他說話之時，左手一鬆，放開了丁少秋的手。

丁少秋急忙定了定神，才緩緩睜開眼來，才發現自己停身在一棵枝葉茂密的大樹之上！

只有自己一個人，早已不見枯瘦老道的影子，這棵大樹是在一片大天井的左首，迎面大廳上燈光十分明亮，却空無一人，只有廳門口站着一個身穿青布長衫的漢子！

這地方自己最熟悉也沒有了，正是自己從小生長的地方——丁家莊的大廳，那青衣漢子不是强大叔丁强，還有誰來？

就在此時，只聽枯瘦老道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小施主，從現在起，你不可出聲了，還有，待會不論看到、聽到什麼，務必忍耐，沒有老道的話，你不可現出身去，更不可洩露了行藏！」

丁少秋看他說得鄭重，只是點了點頭，心中兀自覺得奇怪，老道長方才曾說是帶自己看一場熱鬧來的，自己家裡會有什麼熱鬧呢？哦！大廳上既然沒有人，强大叔還站在廳門口作甚？

他好像在等什麼人，這時候已經初更天了，還有什麼人會到家裡來呢？

正在心念轉動之際，只見一名莊丁匆匆奔了進來，朝丁强道：「南天一雕盛世民和他妹子姬夫人來了，快去稟報老爺子。」

丁强點點頭，一個轉身，急步往裡行去。

不多一會，才見爺爺(丁老爺子)隨着丁强朝二門外迎去。

丁少秋心中暗道：「南天一雕盛世民和他妹子姬夫人，怎麼會夤夜來的呢？老道長口中的『熱鬧』，莫非就是指他們而言？」

只見爺爺已陪着十個人從二門進來，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紅面禿頂老者，這人生得濃眉鷂目，頦下還有尺許長一部蒼髯，面目極爲嚴肅，一路行來，顧盼自豪，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大概就是南天一雕盛世民了。第二個是四十出頭的婦人，面目隱隱含煞，但舉止從容，頗有大家風度，只是顴骨略嫌高了些，女人顴骨高，乃是剋夫之相，她該是盛世民的妹子姬夫人了。她身後隨侍兩名青衣小鬟，一個手中捧着一柄鑲嵌精緻的長劍。

稍後又是一個身穿青布衣裙，四十來歲的中年婦人，面貌清晰，只是一對顴骨也聳得高高的。

接着是一個頭椎道髻，身穿青布道袍的老道人，個子瘦小，尖瘦臉，頦下留着黃蒼蒼疎朗朗的長鬚，一眼就知他不是好人。

最後四個是四十來歲的壯漢，一色青灰勁裝，但每人的兵刃都不一樣，有的身背負太極牌，有的腰插一支鐵手，有的大概把兵刃藏在衣衫裡面，外面看不到。

丁少秋看得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這些人好像尋仇來的了！」

這時丁老爺子已把南天一雕盛世民等人讓進大廳，分賓主落坐。

只有兩名小鬟和走在最後的四名壯漢，並未落坐，他們就分別站到了姬夫人的身後，一看就知這四個壯漢是保護姬夫人來的了。

這時從大廳左廂也走出三個人來，第一個是身穿灰布道袍，白髮簪髻，花白長髯飄胸的老道，正是白鶴觀觀主松陽子。第二個是身穿藍布長衫的老者，國字臉，花白濃眉，花白長鬚，乃是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跟在邵南山身後的是師弟況南强，也有五十來歲，中等身材，看去極爲精幹。

丁少秋看到師父，心中暗道：「師父果然是到我家來的！」

丁老爺子站起身，先給松陽子、邵南山、況南强三人作了介紹。

南天一雕盛世民也引介了同來的人；坐在他身邊四十出頭的婦人果然是他妹子姬夫人，第二個青衣布裙的是辰州言鳳姑，第三個青袍老道是嶽麓觀主常清風。

大家互相寒暄了一陣，才各自落坐。

盛世民深沉一笑，說道：「兄弟陪同舍妹前來，是向邵掌門人、丁老莊主討回音的，武威鏢局承保的鏢，中途失踪，迄今已逾半月，不知二位向投保的舍妹，作如何交代？」

丁老爺子雙眉緊蹙，說道：「盛老哥、姬夫人，這件事老朽實在抱歉，武威鏢局已是百年老店，江湖同道，也都知道是武功門開設的，按說，失了鏢，自當如數賠償，只是犬兒伯超，是此次押運鏢車的負責人，同行的還有兩位鏢頭，和八名趟子手，但從南昌出發之後，就失去了踪影，連究在何處出事，都沒有人說得出來，這半個月武威鏢局和武功門，曾派出幾撥人沿途查詢，始終查不出一點線索來……」

姬夫人沒待老爺子說完，冷哼一聲道：「沒有線索就可以不管了嗎？」

丁老爺子抬目道：「老朽說的只是失事的情形，因爲押鏢的人，全數離奇失踪，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姬夫人冷笑道：「你們有多少人押鏢，我並不知道，你們隨便編個理由，說押鏢的人失踪了，我也不知道，我把東西交武威鏢局押運，言明十天送到長沙的，如今逾期已有半月之久，你們還在一再推諉下去。」

丁老爺子道：「武威鏢局失了鏢，豈會不管？只是至今還查不出頭緒，姬夫人可否再寬限些時日……」

「你們已經逾期半個月了，還要寬限多久？」姬夫人冷冷的道：「連總鏢頭都會

失踪，這話有誰相信，明明是他覬覦財寶，監守自盜，拿了紅貨遠走高飛了，這還查得到？」

丁老爺子臉色驀地一沉，怫然道：「姬夫人，犬兒伯超，忝爲武威鏢局總鏢頭，已有十幾年之久，此次失事，目前雖然還沒查出眞相來，但伯超是武功門人，老朽可以生命作担保，決不是夫人所說的這種人，在眞相未明之前，希望姬夫人尊重武威鏢局，尊重武功門。」

「尊重武威鏢局，尊重武功門嘿？……」姬夫人輕蔑的冷笑一聲，接道：「要人家尊重，最好先自己清清門戶，門人監守自盜，掌門人，老爸却推諉不負責任，教別人如何尊重你們？」

況南强聽他當着大師兄、二師兄一再誣蔑本門，誣蔑武威鏢局，還誣蔑師侄丁伯超，心頭極感氣憤，大聲道：「你們不過保了價值一百萬两的紅貨，只要查明眞相，如果眞要在途中出事，武威鏢局自會如數賠償，妳不能如此誣蔑本門。」

盛世民沉笑道：「況老弟，在座的有你們武功門的掌門人和丁老莊主，咱們正在談論失鏢之事，似乎還輪不到你開口。」

況南强怒聲道：「你們談論失鏢之事，最好就事論事，不要當面損人！」

邵南山道：「三師弟，你少說幾句。」

「好哇，你們武威鏢局自稱失事，從南昌到長沙，那一條路上出的事？如今是承平世界，那裡有打家劫舍的强徒了？這不明明是你們總鏢頭見財起意，企圖把這趟鏢吞沒，這話我也沒有錯呀！」

姬夫人戟指着況南强，續道：「你說我當面損人，那就是不肯承認這趟鏢是你們總鏢頭吞沒的了，那好，你拿得出證據，足以証明姓丁的總鏢頭是淸白的嗎？」

此人詞鋒犀利如刀，咄咄逼人！

隱身樹上的丁少秋自然全聽到了，但他只是十五歲的孩子，廳上爭論的事，他聽得似懂非懂，好像在說武威鏢局失落了什麼，爺爺說還沒查出來，這姬夫人却不肯相信爺爺的話，爺爺、掌門人、還有師父都在場，怎麼會騙她呢？她應該相信爺爺的話才是。

丁老爺子陪笑拱拱手道：「姬夫人，老朽說過，目前咱們已經派出幾撥人正在分頭搜索找尋之中，沒有查明眞相之前，自然無法拿得出証據來，但敝門掌門師兄和老朽可以向夫人保証，失鏢是否能找得回來，當然找回來最好，萬一找不回來，咱們也一定會如數賠償，只希望夫人再寬限些時日。」

姬夫人重重哼了一聲道：「你們賠得起嗎？」

丁老爺子怒在心頭，勉强笑道：「老朽既然說出如數賠償，一文不會少夫人的。」

姬夫人道：「「好，就憑你丁老莊主這句話，我暫時相信你，你們要求寬限時日，你說，要多少時間？」

丁老爺子回頭望望掌門人，說道：「大師兄，你看要多少時間？」

邵南山沉吟道：「依師弟之見呢？」

丁老爺子道：「依小弟看，快則三月，遲則半載，大師兄以爲如何？」

邵南山輕輕歎息一聲道：「師弟說得極是，如果半年之內還查不出失鏢下落，咱們也只好認了！」

丁老爺子道：「那就這樣決定了。」說罷，目光一抬，朝姬夫人道：「姬夫人聽到了，敝師兄和老朽之意，少則三月，遲則半載，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姬夫人冷冷的道：「好，咱們就以半年爲期，到時……」

她底下的話還沒出口，盛世民忽然怪笑一聲道：「妹子，別答應得這樣快法，連鏢局都不可靠，憑他丁南屛空口答應的話，如何能信？」

丁老爺子臉色微變，哼道：「老朽說的話，你們不相信，那要如何你們才能相信？」

盛世民嘿了一聲道：「丁伯超是你兒子，也是武威鏢局總鏢頭，他親自押運的鏢，竟然會在中途突然失踪，從此不知去向，這半年當中，你丁老莊主也突然失蹤，不知下落，咱們又到那裡去找你？不錯，前人說得好，走了和尚，走不了廟，如果你一旦失蹤，剩下的只是一座丁家莊的大宅院，哈哈，這座大宅院，最多也不過值個萬把兩銀子，我妹子託運的鏢，最少的估計，也在百萬以上，光憑你丁老莊主一句話，豈非毫無保障可言？」

這話聽得丁老爺子面現鬱怒，雙目神光暴射，沉喝道：「盛老哥把我丁南屛看作何等樣人？」

盛世民陰沉一笑道：「現在人心不古，丁伯超連鏢失蹤，就是很好一個例子……」

丁老爺子怒不可遏，喝道：「盛世民，你欺人太甚！」

盛世民輕哼道：「兄弟說的是實話，丁老莊主爲了盛某這句話，要發脾氣，兄弟也還是要說，所謂人心隔肚皮，江湖上你虞我詐，乃是常有的事，沒有保証，僅憑一句話，誰能信得過誰？」

丁老爺子待要發作，但人家說的也是實情，一時竟然答不上口去。

邵南山及時說道：「依盛老哥的意思，咱們要如何才能使你相信呢？」

「哈哈！」盛世民大笑一聲道：「邵老哥乃是一派掌門，自然可信，我妹子的意思，在這半年之內，想請邵掌門人屈駕敝莊作客，不知邵掌門人是否首肯，隨咱們前去敝莊盤桓？」

「屈駕作客」、「前去敝莊盤桓」，這話不是說要把武功門掌門人當作人質？

況南强「砰」的一聲，手掌重重擊在茶几上，虎的站起身來，喝道：「盛世民，你說什麼？」

盛世民傲然道：「姓況的，你這是做什麼？」

況南强盛氣的道：「你方才說什麼？你再說一遍！」

盛世民冷笑道：「盛某怎麼說，你沒聽清楚？」

況南强道：「我要你再說一遍！」

盛世民道：「我妹子對你們口說無憑，無法相信，所以盛某說的是折衷辦法，請貴掌門人隨咱們去敝莊作客，盤桓些日子……」

丁老爺子沉聲道：「盛老哥，咱們同

是江湖人，古人說得好，花花轎子人抬人，你老哥居然說得出要敝掌門人去當人質，這話對敝門是極大侮辱……」

「哈哈！」盛世民大笑一聲道：「丁老莊主活了一大把年紀，竟會如此曲解人質二字，當人質會是侮辱嗎？古時候，貴爲皇太子還要到諸侯的小國裡去當人質呢，難道貴掌門人比皇太子還要尊貴。去當人質，正是表示你們胸無愧怍，能夠守信，怎麼按得上侮辱二字？」

「住口！」丁老爺子豎着濃眉，站起身道：「盛世民，你們如果不是藉口失鏢，有意上門尋仇，那麼咱們的談話，就到此爲止，老朽方才答應過你們，快則三月，遲則半載，如果找不到鏢，武威門開設的武威鏢局，自會照數賠償，好了，諸位請吧！」說完，抬抬右手，作出送客之狀。

「你說得倒是輕鬆！」

姬夫人也站了起來，她一張白晰的臉上，罩了一層寒霜，冷然道：「丁南屏，要我們走可以，你給我馬上交出丁伯超，交出我託運的鏢來，否則那有這麼便宜，任你說三個月、半年，我就會相信嗎？」

坐在她下首的言鳳姑，自從進入大廳，一直沒有開過口，這時接着道：「不錯，姬大姐已經說了，除非你們立時交出丁伯超和託運的鏢，否則只好請邵掌門人跟咱們走一趟天南莊了！」

「無量壽佛！」

松陽子起身打了個稽首，緩緩說道：「貧道松陽子，和這位言女俠、常道兄，都是第三者，貧道是適逢其會，在丁老施主莊上作客，本來這是託鏢和運鏢雙方的事，不容貧道置喙，所以貧道一直不曾說話，如今雙方各執一詞，相爭不下，說到後來，難免成意氣之爭，因此貧道不揣冒昧，只好站起來跟雙方作個調人……」

丁少秋眼看師父站起來說話，心想：有師父出面，雙方應該賣師父一個面子了！

只聽常清風沒待師父說下去，就大笑一聲道：「道兄不是丁老莊主巴巴的從白鶴峯搬來的幫手嗎？白鶴門和武功門源出同門，自然要幫着武功門說話，道兄自稱第三者，豈不自欺欺人，如何能充調人？」

松陽子給他說得一怔，雙目不由得朝常清風望去，說道：「常道兄說得沒錯，白鶴門和武功門在一百年前，確出同源，但近百年來，早已成爲兩個門派，貧道和丁老施主雖是方外論交，並無偏袒之意，今晚因眼看你們雙方各持己見，難免會各走極端，屆時豈不傷了兩家和氣？貧道……」

姬夫人冷笑道：「各走極端，難道我託保的鏢，連總鏢頭都不知去向，武功門還想恃強不承認嗎？」

松陽子道：「丁老施主並沒有不承認……」

姬夫人道：「他承認什麼？一回說派人尋找，至今尚無眉目，一回又說最遲半年，如數賠償，這些豈不全是敷衍的話，咱們今晚一走，明天只怕就找不到人了，道長難道沒有看到，家兄說了句要他們掌門人到天南莊作客，他們就借題發揮，準備和咱們翻臉。就是當人質，這句話，也沒說錯，如果武威鏢局這趟保的是官家銀子，追究責任，武威鏢局是武功門開設的，鏢局的總鏢頭是丁南屏的大兒子，那麼邵掌門人和丁南屏就難脫關係，這兩個人勢必要扣押起來，先就吃上官司，直到追出鏢銀爲止，咱們還只是請邵掌門去天南莊作客，這有什麼不對？道長如果不是替他們助拳來的，這調人不作也罷！」

她詞鋒犀利，說得松陽子一時竟啞口無言，不知如何反駁才好。

這些話，實在逼人太甚，丁老爺子平日涵養再好，聽了也無法忍受，仰天長笑一聲道：「道兄不用和他們說了。」

一面朝盛世民、姬夫人沉聲道：「盛老哥、姬夫人，你們信得過丁某，半年之後再來，欠錢還債，自會照數賠償，如果你們別有居心，以失鏢作藉口，來丁家莊尋仇，丁某也不是怕事的人，你們要待如何，只要劃下道來，武功門也絕不含糊。」

盛世民深沉一笑道：「看來咱們今晚已經無法善了，那也好，江湖本來就是強者爲勝，咱們既然談不攏，不妨在武技上一較勝負，咱們落敗了，就依丁老莊主半年爲期，屆時找不到失鏢，由武功門負責賠償。如果咱們勝了，就依兄弟方才所說，請邵掌門人屈駕去天南莊一行，等半年之後，獲得武功門賠償爲止，這樣，不知二位認爲公不公平？」

丁老爺子早已氣瘋了心，聞言洪笑一聲道：「盛老哥既然劃下道來了，咱們就是接不下，也非接不可了。」

說到這裡，抬頭叫道：「丁乾。」

只見一名莊丁急忙走了進來，垂手道：「老爺子有何吩咐？」

丁老爺子道：「你去叫柏長春他們進來。」

丁乾答應一聲，轉身退下，不多一回，就從門外走進五個勁裝漢子，朝上首抱抱拳道：「弟子柏長春、伍世賢、顧孟雄、全義輿、芮璜造進。」說完，站到左首下方。

這五人自然是武功門的門下，年齡最大的已經四十出頭，最小的也有三十幾歲，就因南天一雕盛世民來意不善，武功門不得不作防範，這五人就是從衆弟子中挑選出來的，今天，武功門的弟子，少說也動員了三十個人，一起趕來丁家莊，聽候差遣。

盛世民看了五人一眼，嘿然道：「丁老莊主，咱們如何比試？」

丁老爺子道：「敝門忝爲主人，自然悉憑盛老哥吩咐。」

盛世民回頭朝姬夫人道：「妹子，還是由妳來調度吧！」

姬夫人道：「武功門的弟子不是已經出場了嗎？」

說話之時，左手輕輕一抬，說道：「第一場，你們先上去一個，向他們討教幾手。」

她左手這一抬，站在她身後的四名勁裝漢子中，有人答應一聲，走了出來。

這人四十出頭，臉色黃中透青，腰間插一枝兩尺多長的鐵手，只要看他臉色和使的兵刃，就可以知道此人可能練的是旁門功夫。他走到大廳中間，抱抱拳道：

「武功門那位下場賜教？」

況南强道：「伍世賢，你去好了。」一面暗以「傳音入密」說道：「問問他師承來歷。」

伍世賢朝三師叔略爲頷首，就舉步走出，抱抱拳道：「在下伍世賢，這位兄台如何稱呼？」

那漢子愛理不理的模樣，冷冷說道：「咱們出場較藝，論的是武功高低，何用通姓道名？」

伍世賢微微一笑，右手抬了抬，說道：「這位兄台請回吧，在下抱歉，武功門下，從不和無名之人交手。」

那漢子聽得一怔，怒形於色，沉聲道：「我叫荀吉，可以了吧？」一手已從腰間撤出鐵手，哼道：「你亮劍吧！」

伍世賢看他目露兇芒，神情大是不善，故意抱抱拳道：「廳上不是動手之處，荀兄請到外邊去吧！」

荀吉沒有作聲，舉步往廳外就走。伍世賢跟着走出，雙方的人也一起跟了出來，在階上站定。

丁乾不待吩咐，已要莊丁在兩邊走廊的抱柱上，點起八盞氣死風燈。

伍世賢走到荀吉身前，相對站定，嗆的一聲撤出長劍，抱劍道：「荀兄賜教。」

荀吉早就不耐，喝了聲：「接招。」右手鐵手揚處，輕輕一送，朝伍世賢當胸直送過來。

鐵手連柄長約二尺出頭，四指併攏，姆指分開，自是專鎖刀劍之用，不但五個指頭都有尖銳指甲，如被鐵手戳上，就等於被戳中五劍，尤其鐵手掌沿，鋒利如刀，也可作劈擊之用。

這是外門兵器中最厲害的一種，有的人還在鐵手中裝上飛針一類的細小暗器，更是令人防不勝防。

荀吉鐵手堪堪遞出，伍世賢身形疾轉，右手長劍一招「仙人指路」，劍勢斜指，刺到對方左側。荀吉帶轉鐵手，朝他劍勢封出，伍世賢右脚後退，絞腿轉身，長劍隨着攔腰掃出。

兩人這一動上手，荀吉鐵手開闔，不但攻勢迅猛，尤以鎖拏對手兵刃爲主，伍世賢一手「武功劍法」，使得極爲純熟，但因對方鐵手專鎖兵刃，心中不無顧忌，雙方動手，各展所長，全仗平日熟練的劍法，靈活運用，才能制敵先機，一旦心存顧忌，難免會有縛手縛脚之感！

古人有一句話，所謂：棋差一着，縛手縛脚，那是說對方比你棋高一着，你才會縛手縛脚，如今伍世賢因對荀吉使的鐵手，專門鎖拏兵刃，而有了縛手縛脚之感，那不是說荀吉的武功就比他高了一着？

事實上荀吉在鐵手上的造詣，也確實高過伍世賢一着，這一情形，雙方觀戰的人，很快都看出來了！

荀吉鐵手愈使愈快，勁風呼呼，記記都朝伍世賢長劍下手，伍世賢到了此時，已是窮於應付，攻少守多，只有閃動身形，藉以趨避對方鎖拏之勢。

雙方打了十來個回合，陡聽「噹」的一聲金鐵大响，荀吉鐵手一下鎖住了伍世賢的長劍。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伍世賢根本連看也沒看清楚，陡覺手上一沉，長劍已被對方鐵手鎖住，心頭一急，急忙運勁朝上挑起。

老實說，這不過是他本能的反應，長劍已被對方鎖住，那能挑得起來？但說也奇怪，就在伍世賢劍尖朝上一挑之際，荀吉突覺虎口劇震，手腕驟然一麻，那裡還握得住鐵手？呼的一聲，鐵手竟被對方劍尖挑得脫手朝上飛起一丈來高！

這下連伍世賢也大感意外，簡直如有神助，不由怔得一怔！

荀吉一張黃中透青的臉上登時脹得色若豬肝，急忙縱身掠起，伸手接住由空中落下的鐵手，第一陣就落敗，自然臉上無光，但當着雙方的人，不好發作，只是重重哼了一聲，悻悻退下。

伍世賢直到此時，才定過神來，返劍入鞘，拱拱手道：「荀兄承讓了。」

邵南山、丁老爺子、況南强自然都看得出來，伍世賢長劍被鎖，絕無反敗爲勝，震飛對方鐵手之力，各人心中都不禁暗暗稱奇！

「好劍法！」姬夫人冷聲道：「你們再上去一個，試試他們的武功門劍法。」

她話聲出口，站在她邊上的四名勁裝漢子中，又有一人應聲走出。

此人該是四人之首，年約四十四、五，扁面，連鬢短髭，濃眉如帚，中等身材，雙肩極闊，背負一面精鐵太極牌，舉步走下石階，在天井中站定，洪聲道：「在下向武功門高人討教。」

況南强左手一抬，側臉道：「柏長春，你去跟他請益吧！」

柏長春是武功門的大弟子，也是武威鏢局的鏢頭，今年四十一歲，他聽了三師叔的話，趕緊躬身應了聲「是」，走落天井，朝那扁臉漢子抱拳說道：「在下柏長春，請教兄台大號？」

扁臉漢子早已從肩頭摘下太極牌，還了一禮道：「在下繆千里。」

柏長春隨手一按吞口，抽出長劍，抱劍道：「繆老哥請。」

繆千里因有荀吉前車之鑑，倒也不敢小覷了柏長春，手握太極牌，沉聲道：「柏老哥請。」

兩人各自亮開門戶，繆千里倏地跨上一步，右手太極牌就呼的一聲，直逼中宮，朝前推出。

他雖然只跨出一步，但這一步足足跨出了六尺光景，推出來的沉重鐵牌，發出一道勁風已直逼過來！

柏長春長劍一領，身向左側橫跨一步，讓開對方牌勢，長劍一記「寒梅迎春」，幻起三朵劍花，飛襲對方右腕。

繆千里右手一翻，鐵牌呼的一聲朝劍上直壓而下。

柏長春不敢和他勢沉力猛的鐵牌交擊，正待撤劍，陡覺長劍不但撤不回來，劍光一昂，反而朝對方鐵牌上挑去！

繆千里看他長劍朝鐵牌挑來，心中暗暗冷笑，立即加强勁力，朝劍尖磕下。

這一下當眞快得有如電光石火一般，長劍和鐵牌乍接，只發出「叮」的一聲輕震，繆千里陡覺一股大力從對方劍上傳來，右腕劇震，（因他這一磕，中間又加强了力道）一時只震得他一條手臂幾乎麻木若廢，鐵牌也被長劍挑得直飛出去，又是

「噹」的一聲，落到大天井上，把一方三寸厚的石板，震得四分五裂！

柏長春原待撤招，發現長劍不聽指揮，反向鐵牌挑去，自然不是他自己的本意，居然一下把對方鐵牌震得脫手飛出，這當然是奇跡，他立時就想到一定是有高人暗中相助，他緩緩返劍入鞘，目光一抬，拱拱手道：「繆老哥承讓了。」

繆千里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在第一招上就會被人家震飛鐵牌，一時怔立當場，幾乎開不得口。

一名莊丁慌忙捧起鐵牌送了過來。繆千里直到此時才感覺右臂漸漸復原，接過鐵牌，心頭自然不大服氣，怪笑道：「柏老哥慢點，你一招就震飛繆某鐵牌，使繆某感到無比驚異，繆某眞要在你柏老哥劍下連一招都走不出，繆某就不用再在江湖走動了，繆某既然在江湖上闖了二十多年，就不相信在你柏老哥劍下連一招都走不出，因此繆某希望再向你柏老哥討教幾招，不知柏老哥肯不肯賜教？」

盛世民、姬夫人也絕不相信，天南莊的十八鐵衞之首繆千里，會敗在武功門門人手下，而且在第一招就被震飛鐵牌，眞要如此，這十八鐵衞當眞不用再在江湖上混了！

柏長春被繆千里叫住，心頭極爲尷尬，勉强抱拳笑道：「繆老哥，雙方在比劃前，已有言在先，兄弟雖是險勝，但你老哥，總是兵刃脫手了……」

繆千里憤然道：「繆某雖然兵刃脫手，但心有未服，所以要向柏老哥再討教幾手，只要柏老哥仍能在一招以內，把繆某鐵牌震飛出去，繆某自然心悅誠服，甘拜下風……」

他話聲未落，突聽對面門樓上响起破竹似的一聲大笑，接着有人笑道：「哈哈，原來丁家莊今晚有一場盛會！」

這人聲如破竹，話聲未已，一道人影已從對面二門門樓上飛瀉落地，那是一個寶塔般的人影，經八盞氣死風燈照射，才看清這人身穿一件及膝黃衫、禿頂蒼鬚，身材高大，一身俱是肥肉的胖子。

他飛身落地之後，緊接着又是一陣香風、刷刷刷的飛落六個花不溜丟的大姑娘！前面兩個年約二十二三，身穿一式靑綢勁裝，靑絹包頭，面貌姣好，身段婀娜，肩頭交叉斜插雙股劍。

兩女身後，各有兩名身穿花衣的少女；腰插兩柄短劍，年紀都在十七八歲光景。

兩名站在廊前的丁家莊莊丁急忙擧步迎了上去，拱手道：「諸位……」

那黃衫高大胖子一揮手道：「你們退開去，老夫是找你們丁老莊主來的。」

況南强急忙走下石階，迎了上去，朝黃衫高大胖子抱抱拳道：「在下況南强，不知尊駕是那一門派的高人，夤夜光降丁家莊，有何見教？」

黃衫高大胖子一雙銅鈴般大眼看了況南强一眼，問道：「況朋友是丁老莊主的什麼人？」

況南强道：「此地老莊主乃是況某的二師兄。」

黃衫高大胖子洪笑道：「這麼說，況朋友是武功門的人了，那一位是丁老莊主？」

丁老爺子因來人指名要找自己，只好走上幾步，拱手道：「老朽正是丁南屛，你老哥如何稱呼，找老朽不知有何貴幹？」

「哈哈！」黃衫高大胖子又是一聲破竹般的大笑，抱拳說道：「兄弟逢天游，忝爲花字門副總監，今晚冒味造訪，是找丁老爺子令郎丁季友大俠來的，老莊主可否請令郎出來？」

他說出「花字門」三個字，邵南山、丁老爺子，還有盛世民、姬夫人等人都深感驚奇，花字門在江湖上可說已有五六十年，但黑白兩道中人，只聞其名，從沒見過花字門的人！

不，花字門的人，你隨時都可以看得到，因爲他們專營私娼、妓館，販夫走卒，都可以過屠門而大嚼，但他們主持人却很少在江湖上露面，黑白兩道稍有名望的人，當然不會去和花字門打交道，因此數十年來，大家只知江湖上有此一門，却從沒見過他們的人。

丁少秋躲在大樹上，聽他說出是找自己爹來的，心中暗道：「爹一直在北方鏢局裏，這人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呢？」

丁老爺子暗暗皺了下眉，問道：「逢老哥找季友有什麼事嗎？」

逢天游洪聲道：「丁老莊主請令郎出來，自會知道。」

丁老爺子道：「三兒季友，十六年前外出未歸，從此沒有回來過，不知他什麼地方招惹了貴門？」

丁少秋聽爺爺說，爹十六年前外出未歸，心中暗道：「爺爺這話明明是騙他們的了！平日爺爺一再教訓自己，做人要言而有信，不可說謊話，他老人家爲什麼要騙他們呢？」

只聽逢天游大笑道：「丁老莊主這話有誰能信？」

丁老爺子神情嚴肅，沉聲道：「老朽何用騙你？三兒季友，新婚三月，就離家出走，至今沒有音信，此事知道的人很多，閣下不相信，那就算了。」

「哈哈，算了？」逢天游破竹似的聲音續道：「丁老莊主說的倒是稀鬆，丁季友無故找上敝門，掌傷多人，就憑你丁老莊主說句算了，就能算了嗎？」

丁老爺子一怔，心頭也稍感可慰，十六年前沒有音信的愛子，總算有了消息，一面急急問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一個月前的事。」逢天游慣怒的道：「丁大俠找上敝門，出手連傷敝門總監和前衞令主等十幾個人，幾乎挑了敝門總柁，敝門主因敝門和江湖上各大門派平素雖無交往，也一向並無開罪江湖朋友之處，丁大俠此擧，實在令人莫測緣由，因此責令在下，趕來貴莊，一來向丁老莊主問候致意，二來要請丁大俠當面說明原委，如果錯在敝門，敝門主自當負荊請罪……」

他說到這裏，就口氣微微一頓，沒有再說下去。這意思極爲明顯，如果錯不在花字門，那就要看丁老爺子如何交代了！

說得雖然婉轉，但明明是問罪來的了！

丁老爺子濃眉微蹙，他自然很快就想到祝秋雲十六年前被擄，會不會是花字門幹的？季友找上花字門，很可能和此事有關，但這話他不好問出口來，只是沉吟了下，抬目道：「季友確實十六年前離家、沒有一點消息，只不知一月前找上貴門是不是季友……」

逢天游嘿然道：「當時他自稱丁季友，敝門雖然不認得他，但他的武功門的『百步神拳』連傷多人，那是不爭的事實，無人可以假冒得了的。」

丁老爺子問道：「逢老哥可否把當時的情形，說給老朽聽聽？」

逢天游道：「一個月前，在下跟隨敝門主遠出，並不在場，事後據敝門總監見告，丁大俠找上敝門總柁，問了句：『你們這裏可是花字門總柁？』敝門當値的人回答他：『正是花字門總柁。』

「丁大俠盛氣的道：『我找你們很久了，果然隱蔽得很！』

「這時敝門總監聞聲走出，問丁大俠：『找花字門何事？』

「丁大俠怒聲道：『你們花字門眞該死！』

「就這樣和敝門總監動上了手，丁大俠武功高强，沒有多久，就連傷了十幾人，敝門總監要他留個萬兒。

「丁大俠沉哼道：『我是丁季友，轉告你們門主，花字門從此解散徒衆，不得再在江湖出現，今天我已手下留情，下次就沒有這樣便宜了。』說完悻悻而去，大概情形就是這樣了。」

丁老爺子聽他述說的經過，心中已經有數，季友找上花字門，大半是爲了祝秋雲，應已無可置疑，只是祝秋雲是不是花字門的人？她是不是被花字門擄去的呢？一面問道：「季友還說了些什麼？」

逢天游道：「丁大俠說過的就是這幾句話。」

接着又道：「在下已把當時情形奉告了，丁老莊主雖說丁大俠離家十六年，從無消息，但他總是丁老莊主的哲嗣，該當如何，總有個交代吧？」

姬夫人突然冷笑道：「這倒好，丁老莊主大兒子押鏢失蹤，三兒子又在十六年前離家出走，從此就沒有音信，你們丁家莊，失蹤的人倒是不少！」

這句話傷了丁老爺子的心，不覺勃然變色，雙目精光四射，沉笑道：「姬夫人，妳不過向武威鏢局投鏢而已，失了鏢，武威鏢局自會賠償，妳一再出言刻薄，譏刺老朽，丁南屛是江湖人，爭名不爭利，爭氣不爭財，若不念在妳是婦道人家，老朽今晚就不會對妳如此客氣了！」

這話說得很重，而且聲色俱厲，姬夫人自然下不了台，聞聲就擧步走出，厲聲道：「丁南屛，那你待怎的？」

她這一擧步走出，站立在她身後的兩名丫鬟也緊隨着跟出。

姬夫人右手一抬，右首丫鬟立即把捧着的長劍雙手奉上。

逢天游破竹般聲音怪笑一聲道：「這位夫人且慢，丁老莊主還沒向在下交代呢！」

說話之間，右手輕輕抬了一下。

姬夫人剛接過長劍，陡覺一陣無形潛力逼上身來，自已驟不及防，幾乎被推得站立不住！

心頭暗暗一驚，忖道：「這姓逢的居然內功如此精純，也好，先讓你們去打頭陣吧！」一念及此，果然緩緩向後退下了兩步。

丁老爺子道：「你要老朽如何交代？」

逢天游道：「丁季友連傷敝門十幾個人，丁老莊主自該交出丁季友，隨在下到敝門總柁去，聽候敝門主發落。」

丁老爺子道：「老朽已經一再聲明，三兒季友，他離家十六年了！」

逢天游嘿然陰笑道：「丁老莊主若是不肯交出丁季友來，在下很難回去覆命！」

丁少秋躲在樹上，聽他口口聲聲要爺爺交出爹來，好像爹故意躲避他們似的，心中正感氣憤！

突聽耳邊响起枯瘦老道的聲音說道：「小施主，你是不是忍不住了？沒關係，你可以下去，不過你可向姓逢的說：『我爹挑你們總柁，你們有本領就該找我爹去，我爹不在這裏，你們夤夜找上丁家莊來做什麼？』好了，你下去吧，以後，該說些什麼，老道會隨時教你的。」

丁少秋聽得一喜，正待縱身而下，突覺一股大力托着自己身子往上升起，然後像生了翅膀一般，往大廳前面，逢天游的身前颼的一聲垂直瀉落！

逢天游久經大敵，驟聽風聲，還當來了什麼高人，急忙後退一步！

丁少秋從空中垂直飛瀉而下，三方面的人都不禁爲之一凜，等到定睛看去，竟是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

這一瞬間，白鶴觀主松陽子和丁老爺子乍觀瀉落的會是丁少秋，自然大吃一驚。

丁老爺子急忙叫道：「少秋……」

他剛喊出「少秋」二字，只聽耳邊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不碍事，是老道帶來的。」

照說，「傳音入密」，從甲口說出，只有乙一個人可以聽到，但丁老爺子聽到這句話的同時，松陽子耳邊，也聽到了同樣的一句話。

松陽子一愣之後，心裏立時有數，他曾聽丁少秋向他稟報過，昨晚有一個枯瘦老道教了少秋一劍、一掌，那麼此刻在自己耳邊說話的，也就是這位枯瘦老道了！

不錯，方才武功門下，兩次震飛姬夫人手下兩個武士兵刃的，也是這位老道長的傑作了。

丁少秋緊記着老道長的話，飛身落地之後，就朝逢天游大聲說道：「喂，姓逢的，我爹挑了你們總柁，你們有本領就該找我爹去！我爹不在這裏，你們夤夜找到這裏來做什麼？」

逢天游看他手裏握着連鞘長劍，臉上稚氣未脫，這就問道：「小娃兒，你是什麼人？」

丁少秋道：「丁季友是我爹，我叫丁少秋。」

逢天游忽然大笑一聲道：「你是丁季友的兒子，那就正好，你爹躲起來了，你就跟逢某走好了。」

丁老爺子聽得大急，正待開口，只聽耳邊又響起那蒼老聲音說道：「老道說不碍事，就是不碍事，你一出聲，就反而碍了老道的事了。」

（未完・三）

上文提要：

茅山學堂的確是新鮮的學府名堂，不同儒家的治人而是治鬼，學的人很多，茅山堅是校長，得意弟子有阿麥、阿光、小三子，還有自己女兒阿嬌，師兄弟妹趁師父睡午覺，表演驅鬼特技，驅出鬼將軍，弄巧反拙，幾乎出事，幸茅山堅解圍，鬼將軍見勢不妙逃走，堅叔帶着徒弟追，用銅錢追擊鬼將軍，驚動阿歷山大等人……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中國第一具殭屍

捉鬼遇縣知事　將軍府遭鬼迷

這已是老話，每一個新官上任都是這樣說，老杜阿歷山大却是不知情。

「說得好啊。」老杜連忙拍掌：「老闆，中聽——」

阿歷山大當然中聽，微微一笑：「鎭長到底是鎭長，的確有眼光。」

楚大爺皮笑肉不笑的打一個「哈哈」，旁邊阿光心直口快，忍不住開口：「老話了，那一個新官上任不是這樣說的？」

楚大爺一聽一張臉馬上沉下來，那邊堅叔連忙喝一聲：「阿光——」

阿光看看師父，垂下頭，楚大爺目光接落在他面上，一聲冷笑：「沒上沒下，這裏有你說話的地方？好沒規矩。」

阿光看看堅叔，欲言又止，那邊阿歷山大已向這邊走來，一面提高嗓子：「聽說這個地方是非常迷信的，所以我這個受過西洋高級教育的官上任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打破傳統，解除迷信！」一頓才接下去：「也所以，我以身作則，一會便搬進這兒你們認爲最厲害的鬼屋居住。」

他絕無疑問在上任之前已調查清楚妥當有關這個地方的一切，到步之後，短短時間之內又花過一番工夫打探，所以才有這番話。

楚大爺堅叔等聽說都不由怔住。

阿歷山大也就在阿光面前停下，手一指：「你，替我搬行李。」

「我？」阿光呆一呆：「我可不是苦力。」

阿歷山大冷笑：「我是官，這兒的人都要被我管，叫你做什麼便做什麼。」

所有鄉民立時一陣私語，他們原以爲來的是一個愛民如子，親切開通的好官，現在一見官腔十足，當然大失所望。

阿歷山大可不管那許多，隨即踱開去，楚大爺看着搖頭，耳語堅叔：「這個人眞是不見鬼不怕黑。」

堅叔目光一轉，無可奈何的一聲嘆息：「新官上任三把火，鬼見了也害怕。」

阿光那邊却正在問阿麥：「大師兄，他說的那間鬼屋會不會是那一間。」

「除了那一間還有那一間？」阿麥陰森森的一笑。

阿光不由打一個寒噤，「光天化日之下，大概不會太兇吧。」

阿麥仰首望一眼：「這裏還有許多官架子，到他閒下來，不入夜才怪。」

「那怎麼是好。」

「最好當然是準備一些對付鬼的東西，可是那麼兇的鬼，應該準備些什麼？」

阿麥抓着那一頭亂髮。

「問師父——」阿光方待擧步，已給阿麥抓住肩膀。

「不用，我省起來了，最管用還是童子尿。」

「童子尿？」

「你知道什麼是童子？」

「不就是小孩子了。」

「那麼童子功就是小孩子練的武功了？」

阿光恍然大悟：「這個童子尿也容易。」

「你怎能夠肯定給你尿的是否童身？」

「這可以肯定的。」阿光顯得有些難爲情。



阿麥瞪着他：「你？」

阿光一張臉漲紅起來，阿麥脫口大笑：「別的人我會懷疑，你啊——」

笑語聲未己，所有目光已移到他身上，阿麥慌忙閉嘴。

「沒規矩！」楚大爺又是這一句。

堅叔當然只有搖頭，他雖然不知道阿麥因何大說大笑，但這種場合，的確是很沒規矩。

＊　＊　＊

阿歷山大官架子擺完，一頓歡迎宴吃下來，已經是初更時份，他倒是以身作則，酒喝得很少，也不讓老杜喝得很多，所以到席散，還是很清醒。

也所以他並沒有忘記阿光這個苦力。

阿光的身上也只是多了一個瓶子，載着他排出來的眞正童子尿，多了這一瓶法寶，他的胆子也大起來，令他心驚胆跳的倒是那輛怪物——汽車。

他站在車旁的鐵板上，一雙手抓穩了車子，唯恐摔下去。

老杜看在眼內，也是有心跟他開玩笑，將車子左一轉右一轉的，嚇得他一顆心幾乎掉了出來。

隨行的另一個眞正苦力福水倒是沒有這種威脅，他根本不上車子，只是跟在汽車後面跑。

這個福水五短身材，嘴臉看來很滑稽，氣力倒是不小，平日喜歡喝酒，也喜歡賭錢，所以身無長物，也因此其他苦力不肯接這個工作，他硬着頭皮也答應下來。

唯一令他放心的就是同行的阿光是堅叔的心愛弟子，在他的眼中，高大威猛，就算茅山術沒有學得多少，也已令他很有安全感。

可是對那輛怪物他還是懷有很大的戒心，怎也不肯上車子，寧願跟着跑。

今夜的風很大，吹得地上的落葉不停飛舞，那些破爛的招牌更就不停的作响。

到了將軍府那條街道，氣氛就更是陰森。

將軍府佔地甚廣，周圍也有民居，但都已搬走，顯然將軍府的鬧鬼並非傳說。

車子在將軍府門前停下，阿杜阿歷山大蘇姍阿光等先後下了車子，福水也喘着氣的跑到來。

他累得要命，隨即抓着車子拚命的喘氣，阿光看看他，又看看那輛車子，嘟喃一聲：「這怪物其實也並不太快。」

阿歷山大聽說瞪了他一眼，目光才回到將軍府上。

將軍府的橫匾經已金漆剝落，但字跡仍然分辨得出，石階殘破不堪，兩扇朱漆大門看來仍然非常穩固，石階兩旁的兩座石獅也是殘破中仍見氣勢。

老杜方才喝了幾杯酒，胆子所以也好像大了不少，左看看，右看看：「老闆，地方看來還不錯。」

阿歷山大瞟他一眼：「還不錯？你進去看過了？」

老杜搖頭：「表面看來，不像是鬼住的地方。」

「胡說八道。」阿歷山大冷笑：「你相信有鬼這種東西？」

老杜「相信」兩字已到了嘴邊，看看阿歷山大，連忙嚥回去，轉答：「不相信——」

——」

語聲甫落，突然一聲「噹」的鑼响，老杜一嚇驚呼失聲，一下子跳起來，摟住了阿歷山大的脖子，阿歷山大很自然的將老杜抱起來。

蘇姍一樣嚇一跳，一下子摟着阿光，溫香軟肉，阿光立時呆在那兒，那裏還知道什麼恐懼。

福水是最害怕的一個，驚呼聲中兩條腿展開，一溜烟的跑得沒影沒踪。

他絕無疑問已非常疲倦，可是這下子兩條腿展開，竟然快得像一匹馬。

沒有人理會他，一驚之後回頭，只想看清楚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一回頭便看見打更六，就像其他更夫一樣，打更六一手拿着更竹更鑼，右手鑼棒子一轉，敲在更竹上，連敲兩下，一聲：「二更天了——」

語聲有如破鑼，叫過一聲，跟蹌着脚步，一旁走開，就是不看他腰帶上掛的酒瓶，只看他一臉醉態，再加上這醉步，已知道他喝過不少酒。

老杜傻了臉，待打更六經過才嚷出來：「這小子，可是要嚇破我的胆子。」

阿歷山大冷笑：「你的胆子這麼弱？」手一鬆，老杜立時摔在地上。

蘇姍這時亦如夢初覺，俏臉微紅，從阿光懷中掙出來，她雖然思想開放，但這樣子投懷送抱，到底還是第一次。

阿光仍然是張着雙手，在他來說，這種經驗也還是第一次，當然回味無窮。

蘇姍身子一穩，看見阿光仍然傻瓜那樣，一聲輕笑，「你怎樣了？」

「我？」阿光立時亂了手脚，尷尬的一疊聲：「我……我拿行李去。」

他連忙把行李抓起來，左一件，右一件，全都拿在手裏，看樣子更笨拙了。

蘇姍看着不由又輕笑一聲。

她笑着的時候更漂亮，阿光看在眼內，不由又呆住，然後蘇姍移動一步他便移動一步，遊魂也似的。

阿歷山大沒有在意，往門上再看一眼，拿出一支香烟叨在口裏。

老杜這時候已爬起來，一眼瞥見，連忙上前剔着火柴替阿歷山大燃着香煙。

阿歷山大抽了一口烟，才吩咐：「阿杜，進去——」

「進去？」老杜嚇了一跳：「眞的進去？」

他的胆子顯然並不大，被打更六一嚇，已差一點沒有破胆。

「你害怕？」阿歷山大接問。

「不……不……」老杜手忙脚亂的拿過一盞油燈，跟蹌着上前。

他上了石階，再看阿歷山大一眼，才無可奈何的伸手將門推開。

門開那一聲有如鬼哭，老杜不禁毛骨悚然，又再看阿歷山大一眼，還未開口，阿歷山大已走前來，一面搖頭：「看你的樣子，若說你上過戰場，那一個會相信？」

老杜苦笑：「戰場可不是這樣子。」

「廢話，進來！」阿歷山大脚步舉起。

老杜無可奈何的舉起油燈，走進將軍府。

這時候夜已深，長街寂靜，偶然一兩聲狗吠，令人聽來當眞是心寒。

將軍府內蛛網塵封，當然更加陰森，老杜左一望右一望，唯恐惡鬼一旁出現似的。

阿歷山大咬着香煙，還是若無其事的，新官上任三把火，鬼怪辟易，他事實從來沒有見過什麼怪事怪物，當然對任何環境都沒有畏懼的感覺。

入門是一個大天井，有練功的木樁石樁，還有兵器架，石鎖石輪，一看便知道這個將軍府的主人有名有實，本身是一個練家子。

蘇姍跟在後面，阿光是最後的一個，他才進門來，那兩扇大門無風自動，自行關上。

阿光腦後沒有長着眼睛，當然看不見，到兩扇大門「轟」地關上，不由嚇一跳驚呼起來。

阿歷山大、老杜、蘇姍三個亦同時一驚回頭，聳聳肩膀，表示不干他的事。

阿歷山大當然不肯相信，搖頭，悶哼一聲：「粗人到底是粗人。」

老杜隨即手摸槍袋，瞪着阿光。「再開這種玩笑，給你一槍。」

阿光只有乾瞪着眼睛，老杜接着回向阿歷山大。「老闆，別爲這種粗人費心，我們過去。」

阿歷山大點點頭，繼續前行，蘇姍看看他們，輕步走到阿光身旁，上下打量了阿光一遍。「你根本空不出手來，沒有可能是你將門關上的。」

「可不是。」阿光笨拙的回一句。

蘇姍目光轉到門上。「那門怎麼會關上？」

「是啊。」阿光莫名其妙地亦看門一眼。

「難道眞的有鬼？」蘇姍突然笑出來。「好玩啊。」

「有鬼？」阿光一些也不覺得好玩，目光再一轉，急急的追向阿歷山大老杜。

阿歷山大聽到後面脚步聲急，回頭看了一眼，搖頭，老杜看着亦搖頭。「鄉包子就是鄉包子，這也害怕的。」

他油燈抬起來，左右一照。「怎麼這麼多的蜘蛛網，也不打掃一下。」

「這件事留給你了。」阿歷山大香煙往地面丟下，一脚踩滅，再舉步上前。

老杜很自然的追上前去，這邊他一動，那邊的蜘蛛網便被抽起來，好像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將蜘蛛網抓着，一一抽掉。

蜘蛛網當然不會無故這樣，老杜若是看見，是必又嚇一跳。

阿光蘇姍也沒有在意，跟着走進將軍府的大堂。

燈光及處，那股陰森的氣氛更甚，却是一個蜘蛛網也沒有，在燈光照到之前，全都已一一被抽去。

老杜手把油燈，左右一照，不由自主的又打了一個寒噤，阿歷山大亦不覺脫口一聲道：「眞的有些陰森恐怖啊。」

他再上前一步，把頭一搖。「看有什麼東西可以燃亮的。」

老杜油燈已照在蠋台上，不用再吩咐，將大堂內的蠋台一一燃亮。

多了這許多蠋光，將軍府的大堂立時光亮起來，清楚看見，櫈椅桌子排列得整整齊齊。

當中是一張八仙枱，周圍是一些圓櫈子，左右各一列几椅。

八仙枱之前是一張舖着獸皮的太師椅子，左右几子傍着，後面照壁一幅畫像。

那幅畫像畫得栩栩如生，坐的是一個蓄着鬍子的中年將軍，威風凜凜，旁邊站着一個瘦瘦的青年，看樣子就像是一個呆子。

阿歷山大看在眼內，亦雙手叉腰，擺起官架子來，「哼」的一聲。

老杜只顧東張西望，阿光却忙着將行李放在八仙桌上，一顆心這時候已安定下來。

蘇姍胆子倒是大得很，東張西望一遍，扭着腰肢一面往內走，一面輕笑着。「不管你們那許多，我先去挑一個好房間。」

她腰肢這一扭動，當眞是性感得很，老杜阿光目光落在她的屁股上，一齊眉飛色舞。

老杜脫口一聲：「啊，我也去挑一間好房間。」

脚步展開，跟在蘇姍後面。

「我也去——」阿光也不由舉步追前，才三個字出口，便給阿歷山大橫來一把抓住。

「你到那兒去？」阿歷山大接問。

「我……我……」阿光吞吞吐吐的。

「你什麼？」阿歷山大手一指。「將那張桌子周圍的圓櫈子拿開，換過方椅子，方椅子有椅背，靠坐着舒服，而且可以表示我的方正廉明。」

「這個……」

「還這個什麼，快！」阿歷山大大喝一聲，也不管阿光的反應，往內走去。

也就在這時候，將軍府深院內堂的霧氣突然濃起來。

若是有人在，人眼所看見的就只是這少許霧氣，若是已練了陰眼鬼眼，所見的必是滾滾霧氣，由內堂伸延至內院子。

那些霧氣滾滾流動，整個內院變了另一個地方，數十個鬼差也就肅立在石徑兩旁。

一個將軍裝束的中年人背負雙手也就在內院的月洞門走出來，正是大堂畫上的那個將軍。

他緩步走前，所過之處，兩旁鬼差雙雙下跪，一手握拳抵在地上，在他過後才站起來。

將軍步過了石徑，步上了石階，在石階上的太師椅坐下，這一坐，當眞是淵停嶽峙，氣勢萬千。

那兩列鬼差立時轉爲四列，馬蹄袖一拍，右拳往地上一插，屈半膝，齊叫一聲：「拜見將軍——」

語氣沉鬱，更加恐怖。

「沒你們的事！」將軍手一拂。「去——」

「喳——」衆鬼差應聲在滾滾霧氣中消失。

將軍傲然一笑，亦在霧氣中消去。

這種奇怪的景象，也就只有天賦或練成了鬼陰眼的人才能夠看見，這境界也就是鬼界。

＊　＊　＊

阿光目送阿歷山大不見，便搖頭。

「好好的，什麼圓櫈換方椅。」

話是這樣說，他一拍雙手，還是拿起了一張圓櫈子，才一動，放在正中的太師椅便動起來，「格」的一响。

阿光應聲一怔，回頭望去，太師椅已停止移動，那刹那，阿光還是有一種太師椅移動的感覺。

他再細看，太師椅好好的放在那兒，並無異樣。

「疑心生暗鬼？」他搖頭，回身再捧起那張圓櫈子，才轉身，那張太師椅又「格」的搖動起來。

他霍地回頭，太師椅又停止搖動。

「不會吧——」那刹那他突然省起了這是座凶宅，目光一閃再一轉，作狀捧起了那張櫈，這一次才捧起它便霍地回頭。

這一次他回得很突然，那張在他轉身同時搖動的太師椅要停下已經不及。

它也好像既然給發現了便不再隱藏，索性大動起來，左搖右擺。

阿光看着，不由傻了臉，那張太師椅搖動了一會索性向前移動，迫向阿光。

「有鬼——」阿光心念一動，不由倒退。

太師椅繼續迫前，越迫越近，也越來越快，阿光倒退再倒退，後面已是牆壁，一下子撞上去，不由驚呼失聲，與之同時，他的手已抓住了放在那兒的一截斷樑。

一個人即時從椅子後冒起來，不是別人，正是那個阿麥。

他是一心嚇唬阿光，看見阿光那種驚恐，由心笑出來，從椅後現身。

阿光看不清楚，他事實一撞已撞得有些昏頭昏腦，眼角瞥見好像有東西從椅後冒起來，只以爲是什麼惡鬼，驚叫聲中，那截斷樑便撞前去，不偏不倚，正撞在阿麥的面門上。

阿麥冷不提防，立時被撞得倒飛丈外，翻過八仙桌，跌翻地上，不由呻吟起來。

這種呻吟聲這種環境聽起來當然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阿光驚魂未定，聽來更像是鬼哭。

他這時候終於醒起了那瓶童子尿，一把抓住，將塞子拔去，他也沒有忘記，阿麥曾經說過，童子尿惡鬼辟易，抓在手中，自然胆氣大壯，也就手抓着瓶子，一步一步迫向前去。

阿麥終於從地上掙扎起來，呻吟聲未絕，臉上已多了一個圓紅印。

這呻吟聲更給阿光下定決心，所以一看見一團東西從桌子後冒出來，瓶中的童子尿便潑去，都潑在阿麥的臉上。

阿麥脫口大叫一聲，這一叫反而叫醒了阿光，終於看清楚是阿麥。

「大師兄——」他脫口叫出來。

阿麥手抹在臉上，往鼻子一嗅，脫口問：「這是什麼東西？」

「童子——」阿光「尿」字還未出口，已忍不住笑出來。

「什麼，你拿尿潑在我臉上？」阿麥袖子往臉上亂擦，大叫大嚷。

阿光笑着。「誰叫你扮鬼嚇我，也是你教我的，對付鬼，最好用童子尿。」

阿麥呆一呆，自知理虧，仍破口大

罵。「你是笨蛋，人鬼也分不出來。」

阿光勉強收住笑臉。「你怎麼跑到這兒來嚇我？」

「嚇你？」阿麥鼻哼一聲。「我才沒有這個閒情，一心來給你好消息，却是好心遭雷劈。」

「什麼好消息？」阿光連忙問。

「明天有一個國葬，師父叫你也去幫一把，工資優厚，這對你是不是好消息？」

阿光果然很高興。「有錢賺當然是好消息。」

「話我說完了，你去不去可不干我的事」阿麥話說來仍然很生氣的。

「大家師兄弟多年，你也清楚的，可不是故意戲弄你的。」阿光看見阿麥那種狼狽樣子，心裏也實在有些不安。

「跟你做兄弟？」阿麥嘿嘿的又一聲冷笑，回身往外走。

阿光看着他走遠，到底忍不住笑了出來，就一面笑着將圓櫈子拉到一旁，原來的位置換上方椅子。

他氣力大，在他來說，這當然是輕而易舉的一回事，很快便弄妥，回過身，吁一口氣。

也就在這時候他又聽到了椅子「軋軋」的聲响，不由罵一聲：「又是那一個裝神弄鬼？」

罵着他轉回身子，只待看清楚，給那個裝神弄鬼的一頓狠狠的。

這回身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由他不嚇一跳。

那些椅子的確在搖動，却不是一張，是所有都在動，還有那些圓櫈子也在搖動。

然後那些椅櫈彷彿被一雙無形的手捧起來，移回原來的位置。

櫈椅交錯一齊移動，各歸原位，看來實在奇妙，阿光也忘了恐懼，乾瞪着一雙眼。

回到原位，櫈椅才停止搖動，周圍的燈光同時一暗，陰風過處，一個清代公子哥兒裝束的青年便在八仙桌上出現。

他是凌空坐在八仙桌面上，屁股距離桌面總有三尺遠。

阿光看得清楚，既奇怪又害怕，一雙眼瞪得更大了。

公子即時一陣輕笑，有些娘娘腔的。「我爹爹不喜歡別人胡亂移動他屋子的東西的。」

阿光忽然醒起，這公子跟畫像的公子相貌裝束完全一樣，嘴唇也不由哆嗦起來。

公子看着又笑笑。「你害怕什麼？我又不是什麼，不過是一個鬼。」然後輕飄飄的凌空飄向地面。

「鬼——」阿光脫口叫起來，轉身疾奔了出去，非獨奔馬一樣，到了屋簷下，更就是雀鳥也似的一躍而上，連滾帶爬地翻過瓦面逃去。

「我也害怕，若是看見我爹爹，豈非要嚇死？」公子看着大搖其頭。

＊　＊　＊

將軍這時候正在廚房飄過，帶着一身滾滾煙霧，陰森迫人。

老杜完全沒有感覺，他正在酒櫥那邊左挑右選，揀好的酒喝，地上已經有多個空瓶子。

「好酒好酒——」他嘟喃着，又拿起一瓶酒瓶，拔開塞子，深深的吸一口。

酒氣撲鼻，未喝老杜已又添三分醉意，仰首喝一口，又是一叠聲的：「好酒好酒——」

將軍面色立時更白，陰森森的一聲：「大胆，喝我的好酒——」

老杜聽不到這鬼話，也不知將軍走近來，一直到將軍走到身後，才感到有些寒意。

他仍然沒有在意，也是有意無意的轉過身來，隨即看見了將軍。

鬼並非常人肉眼所能夠看見，除非時運很低，但鬼若是有意要被人眼看見則是易如反掌的事，甚至簡單到只須往人眼吹一口氣便成。

將軍一身清朝官服，老杜還不致醉眼昏花，一眼便看出來。

這個年代有什麼東西會穿上清朝將軍的官服？老杜心念一動，脫口一聲：「殭屍——」

將軍一聽面色更白。「胡說，我不是殭屍。」

老杜立時心頭一寬。「那幹嗎裝扮成這樣子，人嚇人，可是沒藥可醫的。」隨即舉起酒瓶，狠狠的喝一口。

將軍即時一聲：「我是鬼——」

在他這好像是一種榮耀，所以他說來很神氣的，老杜一聽，一陣恐佈感襲上心頭，那口酒立時控制不來，疾噴了出去，噴了將軍一臉。

將軍冷不防給酒噴了一臉，爲之大怒，雙手一舉，正要扼向老杜的脖子，老杜已雙眼翻白，昏倒地上。

將軍立時亦無可奈何，這個人的胆子小實在他意料之外，既然昏倒了，要嚇也嚇不來。

＊　＊　＊

阿歷山大跑到了書齋，他是門外經過，看到了書齋內的古董架子。

他對於中國文化沒有多大興趣，對於值錢的古董興趣却是大得很，而洋人高價收購古董的消息，他當然也早有耳聞。

他東翻西看，由心笑出來，並沒有發覺將軍一隻大蝙蝠的在樑上出現。

將軍一看便冒火。「你這個吃了豹子胆，竟然把弄我的眞藏古董？」悶哼聲中，凌空俯衝而下，直撲向阿歷山大，急怒中並沒有現出鬼身來先讓阿歷山大看見。

也所以阿歷山大根本不知道危機迫近，有意無意的拿起了架上的一卷聖旨，目光落處，怪神氣的喝一聲：「聖旨到——」

他是看着有趣一時童心大發，將軍半空中却以爲眞的聖旨到，一呆：「聖旨——」凌空一翻，連忙着地，右手一插，半膝一跪，應聲：「萬歲萬萬歲——」

阿歷山大一面讀下去：「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將軍這時已看見阿歷山大脚上穿的皮鞋，發覺不是欽差大臣，目光一抬，見是阿歷山大，心頭冒火，喝一聲，雙手撲扼過去。

阿歷山大也就這時候把聖旨抛回原位，半身一轉，將軍正好一旁衝過，撞在古

董架上，摔翻地面。

阿歷山大聽得聲响，回頭一看，古董架子已停止搖動，以爲錯聽，走向對面那邊的古董架子。

將軍從地上爬起，昏頭昏腦，更加憤怒。

阿歷山大毫無所覺，隨手拿起了架上的一個花瓶細看，冷不防一隻大蜘蛛從瓶內爬出來。

他胆子無疑大，可是這種突然還是受不了，脫口一聲驚呼，手一鬆，瓶子摔在地上，片片碎裂。

在他來說，只是可惜，在將軍却是火上加油，「摔破我的古董，要你的命——」

將軍一個箭步標前，雙手張開，作勢欲撲，與之同時，阿歷山大雙肩頭頂「噗噗噗」的冒起了三股火燄來。

鬼怪迫近，這三股陽火便自然出現，保護阿歷山大。

這阿歷山大本身並不知道，就是照鏡子也看不見。

將軍亦是第一次看見這種火燄，心裏奇怪，不由停下手，走近去看清楚。

越接近陽火便越盛，將軍只是奇怪。

阿歷山大很自然的再拿起一個玉葫蘆，這一次，沒有東西從葫蘆裏爬出來，只是他玉葫蘆滑手，他一下抓不住，摔向地上。

葫蘆沒有摔破，可是將軍經已有摔破的感覺，怒火急冒，疾撲前去，雙手往阿歷山大雙肩抓下。

他的手才接近，阿歷山大那三股陽火便「噗」地冒起來，一股火海也似捲出，將軍雖然反應敏銳，到底意外，避開了身子，雙手仍然着火，立時燃燒起來，他驚呼，鬼叫聲中，一個身子倒飛出去。

阿歷山大並無多大感覺，只是陽火外洩那刹那一陣陰寒，不由得機零零打一個寒噤。

「這種地方就是陰陰森森的。」他很自然的周圍望一眼，什麼也沒有看見。

將軍這時已負傷飛回鬼域。

＊　＊　＊

生老病死，在所難免，所以雖然上任第一天便有人死亡，阿歷山大並不在乎，反而認爲那個人死得正是時候，讓他一上任便知道風葬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老杜當然也不在乎，在他來說，最重要是盡了做跟班的責任，以免這個新官一個不高興，找別人來頂替他的職位。

蘇姍當然更不會在乎，她可以說是趁高興來的，越多事情發生便越好。

風葬的儀式不用說是由堅叔主持，他老早便已到場，指揮徒弟準備好一切應用的物品。

大木架亦預先準備妥當，那個胆小如鼠的苦力福水亦同時作好準備，爬上大木架，在峭壁上開鑿方洞，以便棺材插進去。

這種工作他已有多年經驗，當眞是駕輕就熟，他也是一個怪人，夜間胆小如鼠，日間卻是胆大包天，一般仵工眞還沒有他這種胆量。

峭壁上已插遍棺材，要找一個空位已經不容易，有錢的可以往高處發展，那需要另外建造柵架，以便仵工開鑿山洞，還要另造木台，以便將棺材搬運上去。

這當然勞師動衆，化費也自然不是一般人家負擔得來。

當然，棺材插放在高處，非獨安全得多，也風光得多。

這一次死的只是一般人家，省事得多，儀式却是不變，循例進行。

在堅叔到達之前，棺材已送到那兒，安放在峭壁一旁的空地上，所有人等亦陸續到齊。

楚大爺也帶着一衆鄉紳父老到來，這當然是因爲阿歷山大到來的關係。

阿歷山大倒是很有耐性，一旁看着，並不作聲。

事實開始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堅叔手捧着一個日規，只顧看日規上的針影移動。

阿歷山大看出那是計時的東西，呆看了一會，再看看腕上的手錶，搖頭。「眞是落後。」

老杜探頭看一眼。「這個東西連我也買不來呢。」

阿歷山大怪神氣的往錶上看一眼。

老杜目光一轉。「什麼時候叫他們也買一個，那以後見面也準時得多。」

阿歷山大搖頭。「要他們相信這種東西總要一段時間的。」

說話間，日規的指針已到了指定的時間，堅叔仰首再往天上看一眼，大喝一聲：「正離方——」

阿歷山大聽說不由一呆，老杜亦不由一句：「正離方是什麼方？」

那些仵工却是不用再問，將棺材移動，轉向正東方。

堅叔一看無誤，接喝：「開棺——」

仵工隨即將棺蓋推開，露出了躺在棺材內的屍體。

「乾鏡三分三，坤鏡六分六！」堅叔再喝。

兩面玻璃長鏡也立時升起來，鏡子上畫着朱紅色的治屍符，左右一移，正好將陽光反射落在棺材內的屍體上。

阿歷山大老杜只看得一臉疑惑，事實想不透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堅叔隨又吩咐：「阿光阿麥，冬瓜豆腐！」

阿光馬上將一個大冬瓜放在祭桌上，手起刀落，將冬瓜攔腰斬開兩截，左一截右一截，分放在祭桌兩旁，那邊阿麥接將一盤豆腐磚捧來，在豆腐磚品字堆放在桌上，然後拿起三長兩短的五炷香在香爐上插下。

阿歷山大越看越奇怪，忍不住肘撞老杜：「找個人打聽打聽，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老杜目光又一轉。「這兒人多的是，還不簡單？」

阿歷山大一皺眉。「記着，千萬不要問茅山堅的徒弟。」

「我知道的了。」老杜的目光落在那邊的阿嬌面上。

阿嬌永遠都是那麼多笑容，看見老杜望來，很自然的點頭微笑。

（未完・三）

上文提要：

定名位的武林大會仍未完結，突然來了一個傳說死去的呂逸民，向周至剛挑戰獲入八奇之列，南宮白向假的呂逸民挑戰，揭穿他是司馬英，據說他是代表當鋪主人參賽，却被南宮白打敗悻悻離去，南宮白亦怕暴露身份，隨即離去到金陵，在酒樓聽到海天雙醜談論人頭典當之事，聽得津津有味，突然一個老頭要他暗中跟踪海天雙醜……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五》

人生鑄押宮龍　票當撕舖當黑

「生死簿」微微一笑，冷冷地道：「吳當家的你是知道，這張當票馬上就要死當，這個數字嘛！在下尚不便擅專決定！」

「血手財神」名列四富，幾十萬兩銀子還難不倒他！不過，這個爲富不仁的傢伙，乃是善財難捨，難免肉痛，但「七嫁寡婦」對他的誘惑太大，以幾萬兩銀子換了一個尤物，也算是划得來的事。

他咬咬牙道：「白當家的意思是……」

「五萬兩，如果吳當家的能答應，白某可以立即決定，不然的話，現在就要——」

「好！吳某答應了，方君，妳過來吧！」

「且慢！」「生死簿」道：「本號一向是現錢現貨，概不賒欠，吳當家的，如果你身邊有現錢更好，如果沒有，以其他貴重物品暫押也可，光憑口頭承諾可不行！」

「血手財神」吳興伸手入懷，掏出五顆眼大的珠子，豪光耀目，寶氣氤氳，托在手心，道：「五顆珍珠，乃是大內中的貢品，每顆的價值都超過一萬兩！」

「黑心員外」接過，交給「生死簿」一看，他們都是識貨之人，一看成色，果然價值連城，立即納入懷中，道：「吳當家的，咱們的買賣成交了，請你先站到一邊！」

此刻，南宮白突然發現另一叢灌木之中，隱伏著一個少女，他猜想必是「絕戶神偷」之女百里香，立即掠了過去。

這時「生死簿」衣角未動，已經掠到百里空前，道：「老賊，你的人頭已被周至剛當了一萬五千兩，你若是感覺冤枉，可以到閻王爺那裏去告他一狀——」

狀字未了，身形一弓，向百里空施了一禮。

百里空微微一愕，那知對方上半截身子突然到了自己身前，而下半截身子仍然站在原處未動。

老偷兒要閃避已是不及，只感「儒臂穴」一麻，已被人家制住。

* * *

百里香不由大吃一驚，她眞沒想到自己的爹爹，竟連還手的份兒都沒有，就被人家制住。

父女連心，也不顧厲害，正待怒叱一聲撲出，立感自己的「天泉穴」被人按住，非但無法出聲，而且混身力道盡失。

南宮白低聲道：「百里姑娘，在下有一個不情之請，不知妳能不能答應！」

百里香回頭一看是心上人南宮白，心中立即放下一塊大石，因爲南宮白在排名大會上贏得八奇之首的頭銜，眼前這幾個魔頭，實不足爲懼。

她立即以傳音之術對南宮白道：「白哥哥，你有話就說吧！」

南宮白道：「令尊的人頭被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當了，此事諒妳已經知道，但因小兄深知這兩個魔頭乃是奉當鋪主人之命行事，他們絕對無權答應毀棄當票之事，剛才和『血手財神』吳興談判，不過是想敲他一筆，事後仍然難逃厄運，但他們一定要將令尊帶回『武林當鋪』，由當鋪主人親自處理！」

百里香道：「白哥哥，你說了半天，還未說出你的不情之請呢！」

南宮白道：「這一著棋實在有點冒險，但爲了整個武林大計和小兄的師門血仇，只要姑娘妳願意合作，小兄願冒天大之險，將計就計，暫時不要現身，暗暗尾隨這兩個魔頭，深入險地一探，小兄可以保證，只要小兄有三寸氣在，令尊絕不會有危險！」

百里香略一籌思，毅然地道：「小妹信得過你，白哥哥，我答應了！」

這時「生死簿」已將百里空點了穴道，放在一邊，却對「血手財神」吳興獰笑一聲，道：「吳當家的，你是知道，在當鋪主人創業以來，向以商業信譽見稱於武林，一張當票就等於本舖的金字招牌，當然不能隨便毀去，嘿嘿！吳當家的如果善財難捨，不妨跟我去一趟，親自向當鋪主人——」

「血手財神」也不是省油的燈，明知上當，不由嘿嘿冷笑道：「兩位以這種卑鄙手段詐騙武林同道，難道就不怕引起公憤麼？」

「黑心員外」陰笑道：「那一個和你同道！相好的，識相點跟爺們走，免得灰頭土臉！」

南宮白對百里香微微一笑，道：「怎麼樣？小兄沒有猜錯吧！這兩個魔頭向以陰險毒辣見稱，根本不講武林道義，他們這一手就叫著『各個擊破』，按他們兩人的身手，剎眼之間，也不是不可能之事，但他們爲了愼重，絕不能讓三人任何一人漏網，這樣一來，即使『血手財神』和『七嫁寡婦』聯手，恐怕也接不下他們五十招了！」

此刻兩個魔頭又已露出猙獰的面目，「血手財神」不但被騙去五顆大珍珠，而且性命難保。

他也是滿手血腥之人，雖知自己與「七嫁寡婦」聯手也未必是對方敵手，總不能束手就擒呀！

他那肉缸似的身子一晃，掠到「七嫁寡婦」身邊，立即在「七嫁寡婦」耳邊說了幾句話。

「黑心員外」陰笑一聲，道：「吳當家的，不管你們兩人能否白首偕老，但馬上就能躺在一起，五萬兩銀子買得這一點便宜，在你來說，也不算大災難！你說是不是？」

「七嫁寡婦」方君，此刻已與「血手財神」同仇敵愾，扯著嗓子道：「別賣狂！先見個眞章再說！」

「黑心員外」對「生死簿」道：「大爺，先看我的如何？」

「生死簿」道：「乾淨俐落，越快越好！但都要活的——」

「黑心員外」肉球似的身子一晃，皮球似的滾到兩人面前，向「七嫁寡婦」推出一掌，同時一頭向「血手財神」胸前撞去。

這是那門子打法？

匆促之間「七嫁寡婦」施出一式「落英甲」，「砰」地一聲，却被震出三大步，而「血手財神」也不敢被他撞上，急閃兩步，施出「鐵沙掌」最後三絕招之一「抛磚引玉」向「黑心員外」頭上按去。

這一掌暗集十成功力，若被按上，就是一個鐵頭也被按成扁的。

那知「黑心員外」好像收勢不住，不避不閃，反向掌風迎去。

「砰」地一聲，他的頭上冒起一溜火星，「血手財神」暗吃一驚，好像這一掌不是按在他的頭了，而是按在一塊鐵砧之上，只感右臂一陣痲木。

「七嫁寡婦」剛才接了一掌，知道人家確實比自己高出多多，立即與「血手財神」一交眼色，同時撲上。

「血手財神」再一上手，將全勁功力施出，一連又是兩招絕學「招財進寶」、「一本萬利」。

「七嫁寡婦」也不敢怠慢，施出「勾魂三腿」的同時，「飛蝗甲」也告出手，只聞「嘶嘶」之聲大作，逕奔「黑心員外」的面前。

說時遲那時快，十支藍森森的「飛蝗甲」剛剛到了「黑心員外」的面門，突見「黑心員外」肉球似的身子在半空中一轉，只聞「卜卜」數聲，十支「飛蝗甲」一齊插在他的虎頭朝靴之上。

百里香不由一怔，剛才分明是「黑心員外」頭前脚後，怎地「飛蝗甲」會插在他的虎頭靴子上？

但南宮白却不禁連連點頭，心想：「這個怪物，當眞都有一手出人意表的絕活，原來在『飛蝗甲』剛剛到了他的面門之時，他的身子在寬大的錦袍之中以縮骨法掉轉了一個方向，兩腿自衣袖中穿出，頭部却自衣襟下探出。」

這不過是南宮白轉念間的工夫，「七嫁寡婦」微微一怔，「勾魂三腿」最後一腿又已飛到，而「「血手財神」最後一招「一本萬利」也同時遞到。

這兩招都是兩人救命的絕活，非同小可，「黑心員外」雖然了得，要想同時閃避已不可能。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生死簿」竹桿似的身子卓立在地，上半身猛探，只聞他那身後的大算盤「嘩啦啦」一響，身前大口袋中立即飛出兩支毛筆。

「血手財神」和「七嫁寡婦」都是經驗豐富之人，但在這一陣算盤暴響之時，都不由一怔，這一怔可不要緊，兩支毛筆也挾著勁風當面飛到。

兩人衡量情勢，當然要閃過毛筆，先求自保，那知就在他們身形微閃之時，兩支毛筆同時飛回。

兩人心知上了「聲東擊西」的大當，而這時「黑心員外」却運掌如風，「砰砰」兩聲，拍中兩人的肩井要穴，哼也沒哼便倒了下去。

南宮白長長地吁了口氣，雖然「海天雙醜」以互相配合的手段將兩人制服，但這種配合方法，也眞出人意表，他深信自己遇上，恐怕也要上他們的大當。

「生死簿」掏出五顆大珍珠，欣賞了一會，發出一串得意的陰笑，道：「二爺，搜一搜他身上，看看是否還有値錢的東西？」

「黑心員外」上前一摸，掏出一個長約半尺的錦盒。

兩個魔頭小心翼翼地解開絲帶，啓開盒蓋。

「啊！」兩人同時驚呼了一聲，楞在當地。

「黑心員外」道：「大爺，你是看到的

，二爺我可沒有弄鬼呀！」

「生死簿」道：「這一點你儘管放心！大爺我可以爲你證明！」

「黑心員外」道：「這就奇了！如果是『血手財神』故弄玄虛，他裝著這空盒幹甚麼？」

「生死簿」道：「我們再搜搜看，如果他身上沒有的話，咱們回去不提此事也就是了！」

「對！大爺你想得週到……」

兩人又在「血手財神」身上搜了半天，仍然一無所獲。

百里香微微一笑，對南宮白道：「那東西可能在我爹爹身上了！」

南宮白不由一震，道：「甚麼東西？」

「萬年成形龍鬚參 呀！」

「妳怎敢確定？」

「知父莫若女！家父若無這種本領，怎能算是『絕戶神偷』？」

南宮白大爲驚駭，他簡直不敢相信百里空竟有這種本領，因爲他親眼看到，百里空並未接近「血手財神」吳興。

這時，「海天雙醜」已經將地上三人挾起，「黑心員外」挾著百里空和「七嫁寡婦」，「生死簿」挾著「血手財神」。

南宮白取出那一套怪衣，這時他才發現這套怪衣裏外顏色不同，上次參加大會時那一面是黑色的，裏面却是黃色。而且有斑爛花紋，穿在身上活像一條斑爛老虎。

他心中一動，忖道：「我在大會上現身，已有數百人見過我這套衣服，我何不翻過來穿！」

他立即穿好，這時「黑心員外」道：「大爺，我們到那裏去？」

「回去！」

「回到那裏？」

「龍宮分舖！」

兩人說著話，已經向前馳去，南宮白和百里香不敢貼近跟著，相距十餘丈，好在這一片沙灘上灌木叢生，不愁隱藏身形。

約莫走了盞茶工夫，傳來陣陣浪聲，只見半里之外水連天、天連水一片茫茫。

南宮白知道已經來到石臼湖，心想：不知龍宮分舖在那裏？

「海天雙醜」逕奔湖邊，南宮白展目一看，不由大爲驚奇，原來湖中緩緩移來一座奇大的樓船，上面燈火輝煌，雕棟畫樑。

這座樓船，根本就不像一艘船，只因建在湖上，使人聯想它是一艘船，因樓台閣榭千門萬戶，若非燈光映照湖水，幻起千百條金蛇，南宮白會以爲這是帝王宮闕。

「海天雙醜」撮口連吹三聲，樓船上立即放下一艘小船，向岸上駛來。

南宮白對百里香道：「百里姑娘，妳在岸上守候，讓我伺機隱入這小船之中，跟到樓船上看看！」

百里香道：「白哥哥，我也要去……」

說話工夫，小船已經攏岸，原來小船上並沒有人，而是樓船上有人用力一推，使小船滑到數十丈外的岸邊。

「海天雙醜」跳上小船，將三人放下，同時向四週看了一下。

就在這刹那間，南宮白挾著百里香，施展絕頂輕功，一掠入艙，小艙竟連動也沒動一下。

「生死簿」若有所覺的說：「二爺，剛才好像一股微風貼身而過！」

「黑心員外」道：「大爺你別疑神疑鬼！到了家門口，那一個不睜眼的敢來虎口捋鬚！」

南宮白和百里香連大氣也不敢喘，停了一會才覺得小船已經移動，不一會又停了下來。

兩小等「海天雙醜」離去之後，立即從船中鑽出，閃身小船之後向四下一看，不由暗自驚心不已。

只見這個樓艙方圓不下數百丈，好像是方形的，上面不但屋宇重重，樓閣連雲，而且奇花異草，鳥語花香。

前面有一個大形拱門，這是進入內部的唯一大門，拱門上寫著「武林第一當舖龍宮分舖」九個斗大的金字。

字跡松盤柏立，蒼勁有力，顯係出自名家手筆。

奇怪的是，偌大一片樓房，一片燈海，竟無半點人聲，只有湖水拍著船身發出輕微潺潺之聲。

* * *

南宮白不敢大意，立即示意百里香小心，拉著她的玉手，向拱門掠去。

轉過拱門，一道高可五丈的鑌鐵大巨台擋在眼前，巨台上高據一個死眉死眼，手持奇大旱煙桿的老人，閃開如電雙目，看了兩小一眼，道：「尊駕要當人頭還是當物？」

他從未進過當舖，不知當押東西有甚麼手續，不由怔了一怔。

那死眉死眼的老人猛吸一口旱煙，只聞煙鍋中「滋啦滋啦」一陣暴響，接著噴出一道白煙。

這一道白煙之大之濃，有如煙囪噴出的濃煙，瀰漫了整個巨台。

濃煙聚而不散，竟凝成一個奇大的盤子，飄到南宮白面前上空，停止不動，既不消散，也未變形。

兩小不由大吃一驚，不知道這是那一門子內功？

老人沉聲道：「年輕人跑當舖，顯然不是好現象，但若爲了正當的用途，非押當不足以解決問題時，也不必耿耿於懷，古語說：『君子坦當當』，也就是這個道理！」

南宮白根本不是爲當物而來，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應付。

老人微微一笑，道：「不要難爲情，如果要當別人的人頭，請說出對方的姓名，並繳納相當的利息，如果是當物，就請放在老夫的煙盤之中！」

南宮白深知這個老人必是黑道高手，把自己看成押當之人，情急生智，靈機一動，立即哈哈大笑一陣，神采飛揚地道：「可笑，可笑！你老兒竟連在下的口音也聽不出來了！」

說著暗納眞氣於右手之上，向那空中的煙盤輕輕一拂，煙盤立即散去。

那老人微微一愣，站起身來，道：「尊駕何人，竟對老夫如此稱呼？」

南宮白和百里香的兩顆心，直欲跳出

口腔，尤其是百里香，不知南宮白葫蘆裏裝的甚麼藥，芳心忐忑不已。

南宮白強作鎭定邁著四方步，道：「老兒，想想看，以在下的年紀，能在武林當舖中獲得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的地位，還能有誰？」

老人目射奇芒，立即堆下一臉笑容，道：「難道尊駕就是主人座下大弟子『辣手書生』司馬少俠？」

南宮白「哈哈」一笑道：「不是本人誇海口，在本當舖的本號和分號所有的高手之中，除了主人之外，任何一位也接不下兩招，諒你老兒不會以爲在下過份誇張吧？」

老人嘿嘿笑了一陣，雖然不敢否認，但他也是昔年一代魔頭，論身手，不在「海天雙醜」之下，今天被一個年輕人消遣了一番，心中實在不是滋味。

然而，薑是老的辣，一點也不錯，他暗自盤算，誠心想試一試對方，道：「老夫久仰司馬少俠的大名，可惜總是緣慳一面，據說少俠身負奇學，且爲主人嫡傳，可否露一手讓老夫開開眼界？」

南宮白此刻雖然冒險過了一關，却不願躭擱下去，但若不顯露一手，對方可能心中不服，他立即故作謙虛地道：「老兒，你也不必低聲下氣，誰不知道你那一手絕活昔年也曾轟動一時！」

這句話確使老人心中大爲受用，他呵呵一笑道：「老夫『雲煙叟』席足樂，過去雖然略有微名，却不敢與司馬少俠相比！」

南宮白和百里香悚然一震，這才想起數十年前有一個「雲煙魔叟」以一根巨大的旱煙管，和一口「罡煙」威震中原一帶，想不到也被當舖主人羅致了，而且僅得一個站櫃台的職位。

但他自動抹掉了一個字，那就是「雲煙魔叟」改爲「雲煙叟」。

由於南宮白對他的抬舉，使他不由豪情大發，道：「司馬少俠既然瞧得起老夫，老夫就是當場獻醜，也得陪少俠露一手，不過，少俠可要手下留情呀！」

南宮白道：「放心！」

他立即對百里香道：「妳先退到一邊去！」

「雲煙叟」嘻嘻一笑道：「司馬少俠，這位姑娘是本舖中人麼？」

南宮白微微一愕，正自感到無法答話之時，百里香甜甜地一笑，投入南宮白懷中，道：「本姑娘是『陰陽八奇』候補人員，而且與司馬哥哥有白首之約！」

「哦……哦！原來如此，老夫失敬了！哈……」

南宮白捏了一把冷汗，心道：「她的反應雖快，但以這種大膽的態度表示身份，却有點那個……」

百里香說出這句話，粉臉上也昇起一抹紅暈，她知道這時的南宮白不會出言否認，但白哥哥心中有何感覺呢？她心中却十分不安！

她退到一邊，見南宮白臉上並無不快之色，一顆心才平靜下來。

「雲煙叟」席足樂吸了幾口旱煙，張口吐出，道：「少俠蒞臨本分鋪，老夫有失遠迎，還請見諒！」

說話之間，那一口濃煙，已經由散而聚，由聚而成形，竟變成一個手持旱煙管的老人，分明是「雲煙魔叟」的化身，大步走出櫃台，伸手去握南宮白的手。

南宮白暗暗吃了一驚，深知這是他的成名絕學「罡煙」，不敢怠慢，力貫右手，握個正著。

這一握手，南宮白更加吃驚，原來這個「罡煙」幻形之人非但握手之力奇大，竟和眞人一樣，令人有種眞實之感，而且掌心傳出一股奇熱火浪，洶湧澎湃，源源而來。

熱度逐漸增加，且發出「滋滋」之聲。

南宮白暗哼一聲，立將「天魔傘」上的玄功貫於右手，幻形人手上立即又冒出一股白煙，而且他那一隻右手，由濃而淡，由淡而無。

「雲煙魔叟」心中雖也驚凜萬分，却仍不服，立即全部功力納足，那隻右手立刻又由淡而濃，清晰可見。

南宮白微微一哂，暗加三成玄功一吐，只聞「嘩啦啦」一聲，幻形人的右手竟變成數百塊，四處橫飛。

就在這刹那之間，幻形人立即散去，「雲煙魔叟」站在櫃台之上，一臉驚恐之色，道：「老夫這兩手粗淺功夫，在少俠面前無異班門弄斧，還請少俠別見笑才好！」

南宮白微微一笑，道：「那裏，那裏，席大俠這手『罡煙』奇學，果然別走蹊徑，見所未見，本人今天開了眼界！」

「雲煙魔叟」道：「老夫慚愧死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句話，老夫今天才深信不疑！司馬少俠來此有何貴幹，老夫可以與聞麼？」

南宮白道：「當然可以，此番『海天雙醜』奉命出外收賬，主人爲了愼重起見，派本人暗中保護，剛才他們將『絕戶神偷』百里空、『七嫁寡婦』方君以及『血手財神』擄來本舖，不知到那裏去了？」

「雲煙魔叟」道：「原來如此！他們到宮裏去了！」

南宮白一怔，不知所謂「宮裏」在甚麼地方，更不知道是甚麼宮。

百里香插嘴道：「席大俠可否找一個人爲少俠帶路？」

南宮白暗叫一聲「糟了！」心道：「如果司馬英來此也要人帶路，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果然「雲煙魔叟」悚然一怔，飄身下櫃，站在南宮白面前，一雙電目凝視著南宮白一瞬不瞬。

南宮白冷哼一聲，道：「席老兒，你發甚麼瘋？以本人的身份，你不應當派一個小廝帶路麼？」

「雲煙魔叟」何等經驗，他雖然僅見過「辣手書生」司馬英一面，並未交談，但司馬英却從未穿此怪衣，況且，他聽說司馬英的絕學，每次出手，五指尖端都有五道綠芒，而剛才南宮白却無這種現象。

他冷笑一聲，道：「司馬少俠爲主人座下大弟子，似不須掩起本來的面目，況且司馬少俠的絕學——」

南宮白一不做二不休，冷峻地道：「席老兒可要試上一試？哼！本人奉命跟踪『海天雙醜』，不得以眞面目示人，所以

特製了一套怪衣，想不到你老兒倒見起怪來了！」

「雲煙魔叟」道：「老夫守舖有責，司馬少俠還請見諒——」

諒字未畢，一根巨大的旱煙管已經當胸遞到。

南宮白不避不閃，力貫右手，疾抓旱煙管。

那知這老賊在這支煙管上浸淫了數十年，非同小可，煙鍋剛剛點到南宮白前胸，南宮白出手逾電抓個正著。

這時遲那時快，老賊冷笑一聲，不奪煙管，又而一抖腕，一個奇大的鹿皮荷包「呼」地一聲，直撞南宮白的分水穴。

南宮白倏然一震，撒手撤身，疾閃一步。

「雲煙魔叟」誠心想一鳴驚人，欲雪剛才輸招之恥，陰惻惻地道：「你再看這個——」

只見那個煙荷包之中飛出一道銀芒，直奔南宮白的天突穴。

南宮白大出意外之外，再次暴退一步，剛剛避過一根利劍似的煙籤，正待還手。

陡聞老賊大喝一聲「躺下！」

他那煙荷包的一個綠玉墜，竟「颯」地一聲，疾奔南宮白的鳩尾要穴。

南宮白不由大吃一驚，要避已是不及，暴喝一聲，力貫五指，身形飄起五尺來高，作抓物狀，施出一式「鍾馗開傘」。

五道慘綠色的光芒，有如一蓬巨傘電罩而下。

「雲煙魔叟」驚呼一聲，暴退三大步，只聞「咚咚咚」數聲，鑌鐵巨櫃上現出五個大窟窿。

虛空發招，竟能將數寸厚的巨櫃戳上五個大窟窿，這手奇學已將「雲煙魔叟」鎮住，楞在當地。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席老兒，你要不要再試一招？不過在下可不敢保證你的老命——」

「咳……咳！不必了……老夫有得罪，請！」

南宮白朗笑一聲，道：「席老兒，本人若再鑌鐵櫃上留下指洞，實在使你老臉無光，在下好人做到底，再為你復原——」

原字未了，攬起百里香的纖腰，疾掠而起，回手一揚，五道紅芒再電射而出。

只聞「咚咚咚咚咚」五聲，鑌鐵櫃上冒起一陣青煙，五個窟窿已經失去踪影，而南宮白的身形也同時消失。

只有「雲煙魔叟」像泥塑木雕一樣，站在櫃台前發楞。

南宮白攬著百里香一掠十數丈，來到一個花園之中，只見奇花遍地，暗香浮動，清池見底，游魚可數，當眞令人有世外桃源之感。

突然，一串銀鈴似的聲音道：「你們是誰？你們是誰？」

南宮白倏然一震，身形電轉，只見微風過處，落英繽紛，那有半個人影！

剛才分明聽到一個女子的聲音在三丈以內說話，難道她的輕功竟到達這種程度？

「你們是誰？你們是誰？」

南宮白再次電轉身形，只聞一縷風聲，穿林而入。

他暗哼一聲，疾掠入林，抬頭一掃，只見一頭奇大的鸚鵡，站在一株垂柳橫枝上，側著頭向兩小凝視。

難道剛才是這頭大鸚鵡學人說話？

百里香童心未泯，對大鸚鵡道：「大鸚鵡，剛才是妳和我們說話麼？」

大鸚鵡點點頭道：「你們是誰？你們是誰？」

南宮白啞然失笑，心道：「恐怕妳這畜牲，就會這句話？」

南宮白道：「我是『辣手書生』司馬英！」

大鸚鵡似乎懂他的話，在枝上拍拍翅膀，顯出高興的樣子，道：「小主人要幹甚麼？」

南宮白不由一怔，想不到一個扁毛畜牲，竟會人言，當眞不能輕視牠了！

南宮白道：「妳能帶我到宮裏去麼？」

大鸚鵡的身軀扭了一下，道：「本姑娘叫綠翠，本姑娘叫綠翠！」

百里香和南宮白相視一笑，心想：這畜牲還會撒嬌呢！

百里香道：「綠翠姑娘，妳能帶我們到宮裏去麼？」

綠翠高興得跳起來道：「姑娘妳眞好，綠翠喜歡妳！」

百里香拍拍手道：「綠翠姑娘，飛下來和我們做朋友好不好？」

綠翠道：「和男人做朋友怪難為情的！」

南宮白不由駭然，鸚鵡會說話，是人所共知的，但僅限於簡單的幾句話，而且總不免帶點鳥音。

但這頭大鸚鵡却完全不同，除了聲音尖銳外，簡直和一個小女孩子的聲音差不多，而且還懂得難為情！

這簡直是奇妙之事！

百里香道：「綠翠姑娘，請妳帶我們去吧！」

綠翠一展美麗的翅膀飛了起來，道：「跟小翠去吧！」

立即緩緩低飛而去。

* * *

南宮白和百里香不敢怠慢，跟著綠翠越過花園，又走了數重院落，竟來到一個有蓋的枯井之旁。

綠翠道：「啓開井蓋，下去就是。」

說完展翅飛去。

南宮白和百里香不由一怔，他們不禁狐疑起來，難道就是這口枯井？

百里香道：「這綠翠不會是騙我們吧？」

南宮白道：「很難說，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要試試，妳在上面守候，待我先下去看看！」

「不！我和你一塊下去！」

南宮白掀起巨大的井蓋，向下一看，不由大為驚奇。

原來井中並非黑黝黝地，而是五光十色的世界，好像萬花筒一般。

龍宮！果然是名符其實的龍宮！

井中有透明的階梯，他們放下井蓋，懷著好奇的心情，順階而下。

「啊！」兩小不禁暗自驚呼，下面極為

寬廣，到處都是玻璃世界，不！是水晶世界！

由於四週都是晶瑩石片堆砌，一時之間也看不出那裏是壁，那裏是路，只覺得到處都是自己的影子在晃動，而且感到奇冷。

四週都是深綠色的水，和美麗的水草，岩石以及不知名的怪魚，在安詳的擺動、遨游。

南宮白一拉百里香道：「我們要找個隱蔽之地，萬一此刻有人遇上，要逃出去可就困難了！」

兩小立即以手摸著水晶牆壁，轉彎抹角，不知走了多少路，光線越來越暗，且水晶壁上反映的水草和魚類，却更加奇特，眞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兩小胡走一通，深知這時就是想回去，恐怕也找不到路了，乾脆再盲目向前瞎闖。

又走了半個時辰，奇冷的感覺逐漸消失，好像是已進入一個岩洞之中。

兩小如墜落五里霧中，不知道是甚麼地方，反正他們知道，這一定是石臼湖的水底，然而，怎地看不到水呢？」

這岩洞十分寬敞，且有些潮濕，兩小小心翼翼地往洞內走去。

轉了幾道彎子，突然開朗起來，且聞到喧嘩的人聲。

兩小不由大奇，立即循聲走去。

只見岩洞之外，是一個奇險天成的秘谷，四週峭壁插天，向內傾斜，就算峭壁上有人向下望，也看不到谷中景物。

這死谷方圓不下百丈，中央有一土台，約十餘丈方圓，四週圍繞著二三十人。正面太師椅上，端坐著一個年輕人。

「啊！」兩小差點驚呼出聲，原來那個年輕人不是別人，正是「辣手書生」司馬英。

他身旁侍立著八個少女，正是「陰陽八奇」。

土台上一字排開六個威風凜凜，姿勢不同的金人，每一個人的姿勢，似乎都代表一個招式。

但高低不等，且年齡也不相同，有的頷下有鬚，眉長過目，有的正當壯年，而且其中還有一個女的。

而這六個金人，兩小似曾相識，却又不敢確定，不禁大為驚奇，不知他們在玩甚麼花樣。

土台下面有一巨大鐵架，架下栓著一口巨鍋，鍋中青煙陣陣，且發出「吱吱」之聲，顯然裏面裝有溶液，有兩個彪形大漢，手持火管在向爐中吹火。

突然，「辣手書生」沉喝一聲：「帶人！」

立刻有人自一個洞中架出一個身材奇矮，身著錦袍的老人。

兩小一看，不由大大地一震，原來此人正是「血手財神」吳興。此刻不知怎地，好像全身力道儘失，兩眼無神地被架上土台。

「辣手書生」大辣辣地站起身來走上土台，自懷中掏出一本小册，然後向「血手財神」背上一拍道：「這個招式，你如果能做得出來，本人負責放你一條生路。」

「血手財神」凝視著那本小册，手足移動，做出各種不同的姿勢，但司馬英總是大搖其頭，表示不對。

兩小隱在岩洞口一個凹陷之處，向土台上看去，不由一頭霧水。

司馬英又待了片刻，見「血手財神」仍未把姿勢作對，大感不耐地道：「你當眞不懂，還是故意裝佯？」

「血手財神」道：「少俠你別急，在下馬上就能悟出這一招來！但不知少俠要吳某如此做是甚麼意思？」

司馬英道：「沒有甚麼！只是想叫你幫一個忙而已！」

「如果吳某研悟出來，少俠你眞能放了在下麼？」

司馬英道：「以本人的身份，你在排名大會上不是沒有看到，難道這一點小事還作不了主麼？」

「好！」「血手財神」又看了一會，立即聚精會神地做出一個奇異的姿勢。

司馬英微微一震，俊臉上突顯狠毒之色，獰笑一聲，出手逾電，「啪」！一掌拍在吳興的肩井穴上。

吳興連哼也沒哼一下，竟原勢不變地木立當地。

南宮白心中大奇，一連串的疑問，在心中翻騰不已，以「辣手書生」司馬英的武功造詣，為甚麼還要「血手財神」代他研悟這招怪學？而研出之後，為甚麼又將他點了穴道？

這是一招甚麼武功？為甚麼與普通武功大不相同？

兩小對望一眼，皆都一臉茫然之色，但南宮白一看司馬英臉上的獰笑，就知道絕不會是件好事。

司馬英沉喝一聲：「準備！」

只見兩名彪形大漢扯著一根粗大的鐵鍊，另一個大漢一推鐵架，那口巨鍋立即緩緩昇到架頂，而那鐵架也緩緩向「血手財神」移去。

這時南宮白和百里香已經看出一點端倪，敢情是要把鍋中的溶汁澆到「血手財神」身上。

說時遲，那時快，這時一口巨鍋已經移到「血手財神」頭頂之上，鍋中冒起陣陣青煙，可知鍋中汁液熱到何種程度。

司馬英一揮手，大喝一聲：「倒！」

那個扯著鐵鍊的彪形大漢一抖手，只聞「嘩」地一聲，立即又傳來「滋啦滋啦」和慘嗥之聲音，一股人肉焦臭氣味，立即四散開來。

「啊！」

南宮白和百里香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叫「血手財神」做出一個怪招，拍了他穴道，然後再澆上溶解的銅汁，使他變成一個金人。

鍋中銅汁已經倒完，鐵架緩緩移開，而「血手財神」從頭至脚，立即變成金光，威風凜凜凜的金人。

突然，兩人同時一驚，心中好像被萬把鋼刀戳中一樣，同時向另外六個金人望去。

第一個似乎是一個蓬首垢面之人，身背一個酒葫蘆，赤著脚，褲管挽到膝蓋以上，年約四旬左右。

第二個長髯拂胸，儀表堂堂，也是四旬左右。

第三個也是儀表堂堂，頗為瀟灑，年紀略大，身著一件大掛。

第四個文士打扮，衣上有補綻，三旬左右，英氣逼人。

第五個猴臉削腮，身材瘦小，年紀也在四旬以上，而百里香却正在一瞬不瞬地注視這個猴相老人。

第六個是一個顴骨高聳，眼角帶騷的婦人。

第七個乃是「血手財神」吳興。

南宮白一顆心直往下沉，此刻他真希望自己的目力發生幻覺，眼前所見都不是真的。

然而，一切都是那麼真實！慘酷！目光移動一下，他突然凝注在第一個金人的胸前。

只見上面寫了一行小字「南海酒客」宇文高。

南宮白陡然一驚，知道這是一位白道大俠，武功與四富在伯仲之間，一生嗜酒如命，不大過問江湖中之事，想不到他早已遭了毒手。

第二個胸前是「風雷客」南宮柳——

南宮白越看越驚，身軀不斷地顫抖，不禁大叫一聲，登時昏倒在地。

場中一陣大亂，司馬英大喝一聲：「捉奸細！」

但因百里香早已先南宮白昏了過去，所以兩人躺在凹陷之處，外面根本看不到。

二三十個高手四下找了一遍，一無所獲，司馬英不由大奇道：「剛才那一聲大叫，分明來自那邊，而且聲音極熟，怎會——」他不相信，立即親自搜索起來。

當他搜到南宮白和百里香躺身之處時，不由一愣，立即發出一陣得意的陰笑。

因為他已想起剛才的聲音是南宮白所發，現在一看南宮白的怪衣，就確定是他了。

南宮白悠悠醒來，乍見司馬英在他身旁得意地陰笑，以他目前身手，猝下毒手，可以一擊成功，將司馬英立斃當場。

但他不願那樣做，他此刻的恨，已經不是光殺死對方就能渲洩得了的。

因為他不必再往下看，就知道那七個金人自第二個起——」他的父親「風雷客」南宮柳以下，是「逍遙先生」呂逸民，「神手狀元」尚鳳池，「絕戶神偸」百里空，「七嫁寡婦」方君和「血手財神」吳興。

他雙目中已滲出血絲，身軀微微顫抖。

而百里香仍然昏迷不醒，他知道百里香已看出「絕戶神偸」也在其中，首先昏了過去。

司馬英獰笑一聲，駢指如戟戳向南宮白的璇璣穴。

南宮白一側身，滑出兩步，且將百里香抱在懷中。

他牙咬得格格作響，沙啞著嗓子高聲道：「司馬英你這狗賊！這七個金人可都是遭了你的毒手？」

司馬英陰笑一聲，道：「不錯！不過這裏的『神偸狀元』尚鳳池是地道貨，而你却是冒牌貨！」

南宮白氣得混身直抖，仰天厲嘯一聲，道：「司馬英，你以為能逃出本人之手嗎？」

「本人以為這句話應當問問你自己！嘿嘿！凡是擅自進入龍宮分鋪之人，就是大羅神仙也難生還！況且你已經看到了本當鋪的秘密！」

司馬英好整以暇地續道：「現在也不必瞞你，告訴你吧！這就是當今絕學『魔傘九式』七個姿勢，雖然他們這七個高手所研悟的姿勢未必正確，大概也相去無幾了，嘿嘿！你那前三式在我司馬英看來，簡直不堪一擊！」

南宮白厲聲道：「『魔傘九式』這七式你從何處得來？」

「這個你還是到閻王爺處去問好了！本人沒有工夫和你閒扯——」

他說到這裏，暴退一丈，向二十餘個高手之中一人道：「漆大俠，把這小子拿下！」

一個長髮披肩的猙獰老人一閃而出，獰笑一聲道：「小子，你可知道老夫是誰？」

南宮白冷峻地道：「知不知道都是一樣，反正你不會接下本人一指！」

「哈……」猙獰老人陰笑一陣，道：「老夫是『烏雲』漆二——」

南宮白已動殺機，「魔傘三式」第一式立即出手，五道傘狀綠芒電罩而出。

只聞「砰」地一聲，「烏雲」漆二暴退五步，竟然毫髮未傷。

南宮白不由駭然，這老賊果然了得，看來今天要想生出龍宮分鋪的機會果然不多了。

「烏雲」漆二道：「好小子！果然有點名堂！你再接我一招——」

說話工夫，一口氣劈出三十餘掌，南宮白未及施出絕學，僅以「連中三元」掌法應付，竟被震退三步。

「烏雲」漆二得理不讓人，正待再上。

司馬英立即沉聲道：「漆大俠退下來，他已經落了下風！再讓他見識牛大俠的絕學！」

南宮白氣得眼珠子冒火，分明司馬英要想以車輪戰法將他的體力消耗殆盡，然後再生擒活捉。

姓牛的一閃而出，道：「老夫『朝月』牛陽，你小子記清楚了，免得到閻王爺處無法告老子的狀——」

狀字末了，搗出三拳，踢出五腿，劈出一十三掌。此人手法之重之快，較之「烏雲」漆二猶高一籌。

但這次南宮白自己有了準備，大喝一聲，雙目中紅芒暴射，「魔傘三式」第二式「火傘大張」已經出手。

只聞「轟隆」一聲，「朝月」的身形倒飛一丈，連打三個踉蹌才拿穩樁步。

這一來南宮白心中立即冒起一股寒意，他自從在排名大會上以「魔傘三式」連挫當舖幾個高手之後，以為除了當舖主人之外，所向無敵，那知事實大謬不然，司馬英尚未出手，眼前這些高手就夠自己調理的了。

「朝月」正待再次撲上，司馬英一揮手道：「牛大俠歇一會，這次讓樓大俠……」

突然一聲震天暴吼，直震得四谷暴響迴應，只見一個巨無霸自地上緩緩站起

來。

嘿！此人身高九尺以上，腰可兩圍，足如小船，手若蒲扇，就看他那隻大耳和兩片大嘴唇子，就足夠駭人的了。

此人身著豹皮，耳上兩個大銅環，不下半斤來重，一邁步就到了南宮白身前。

南宮白胸中怒火如焚，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因為此時，不但證實了自己的爹爹已遭毒手，且親近之人，一個也未倖免。

大漢說道：「本人『大力神』樓兩層，小子你還不躺下……」

聲如巨雷，震人耳膜，一邁步就是一丈七八，揚起蒲扇大手，向南宮白頭頂抓去。

南宮白誠心想試試他約有多大的蠻力，力貫右臂，施出「神手狀元」尚鳳池的「連中三元」掌法最後一招「狀元及第」向樓兩層的小臂上抬去。

只聞「砰」一聲，樓兩層紋風不動，南宮白被震出七八步之遠，右臂幾乎無法抬起。

他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再也不敢硬打硬接，立即暗調真氣，蓄勢以待。

「大力神」樓兩層，挺直著身子邁到南宮白面前，揚起巴掌，帶著「呼呼」風聲，向南宮白頰上拍去。

南宮白冷哼一聲，「鍾馗開傘」再次出手。

只聞「砰」地一聲樓兩層巨大的身子僅搖晃了一陣，裂著大嘴傻笑不已，而南宮白自己却被震退一步。

南宮白才相信天生神力，也能補招式的不足，由此看來，第二式也未必能將他擊敗。

樓兩層突然轉過來，背向著他道：「小子，老子不還手你再試試看！」

這一來反而逗出南宮白的樂子來了，他覺得這些人之中，只有這「大力神」樓兩層為人戇直，天真未泯，如能導入正軌，真是一塊可造的良材。

他一想至此，再不忍下手了。

那知司馬英已看出他的心意，冷笑道：「別作婦人之仁了！你以為他不還手，你就能傷得了他麼？」

這一句話無異看扁南宮白，南宮白心想：「如果人家不還手，自己施出一招絕學，傷不了對方，這『魔傘三式』也算不了當今奇學了！」

他那裏知道這樓兩層天生異稟，全身銅皮鐵骨，刀槍不入，比金鐘罩、鐵布衫以及十三道橫練的功夫還要更深一層。

況且，司馬英為人陰險，他看出南宮白為人正直，絕不會打「大力神」的要害，即使打傷「大力神」，他也不關痛癢。

南宮白被激起好勝之心，暗提七成真力於右掌，推出第二式「火傘大張」。

只聞「砰」地一聲，結結實實地擊在樓兩層的屁股上，刹那間衣屑紛飛，黝黑的屁股像一座小山，全部暴露出來。

樓兩層僅僅哼了一聲，向前栽了兩步，毫髮未傷。

場中爆起一陣哄笑，南宮白再也無法忍受，大喝一聲，集平生功力，再向樓兩層的屁股上推出第三式「萬傘朝天」。

刹那間五道紫芒電射而出，方圓數丈以內，形成一個罡風漩渦，只聞「轟隆」一聲，樓兩層碩大的身子竟飛出三丈多遠，「叭噠」一聲，摔在土台之上，寂然不動。

南宮白呆了一下。心中泛出微微愧疚之感。

就在這刹那間，司馬英陰笑一聲，向他緩緩踱來。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南宮白恨不得一口將他吞下，連骨頭也不吐一根。他立即將畢生功力提於右臂蓄勢以待。

司馬英越來越近，臉上的笑意是那麼刻薄、陰毒，好像南宮白的「魔傘三式」根本未放在他的心上。

南宮白低頭看了懷中的百里香一眼，只見她美目緊閉，面色慘白，不由心中一動，忖道：「自己的爹爹和師父已遭毒手，此仇雖然非報不可，而百里香慘遭喪父之痛，竟又昏迷不醒，如果自己不敵遭擒，兩家的血仇將永沉海底，而百里香女兒清白之身也恐怕難保，況且在沙灘上是自己建議不現身，而深入虎穴，想不到……」

五步！

三步！

南宮白雙目中射出駭人的光芒，心中念頭一閃，全力推出第三式「萬傘朝天」。

「轟」一聲，黃塵石屑暴捲而起，對面無法見人，而南宮白竟震退了兩步。

刹那之間，他心中電轉道：「為了保持百里香的清白之身，以及兩家的血仇，此刻也只有設法逃走了。」

他不再猶疑，回頭向岩洞中狂奔而去。

那知司馬英好像已猜出他的心念，立即啣尾疾追，而且司馬英路途又熟，不一會即相距不到三丈了。

出了岩頭，又進入那一片水晶世界，南宮白暗叫一聲「糟了」！因為他剛才經過這亮晶晶的歧途之時，根本是胡走瞎闖，如今自己抱著一個人，而且司馬英又是輕車熟路，豈能脫出他的手掌？

思忖之間，司馬英已經近在兩丈以內，突然前面又是一聲陰惻惻的聲音道：「我看你往那裏跑？」

南宮白心膽皆裂，大喝一聲，奮力向水晶壁上推出一掌，只聞「嘩啦啦」一聲，身子竟衝出水晶壁，浸入水中。

＊　＊　＊

南宮白自幼善泳，且「逍遙先生」呂逸民對於水中的功夫也算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人物。

他點了百里香的穴道，在水底潛游起來。

游了一兩個時辰，突然水底逐漸暗了起來，不由大感奇怪，因為他估計天色即將大明，應該更加明亮才對。

地勢越來越高，越來越暗，好像進入一個湖石洞底之內。

「嘩啦」一聲，他的身軀冒出水面，略一打暈，這裏果然是個大石洞，而這石洞呈上陡之勢，但水面距洞頂僅有五六尺高。

這真是一個奇妙的地方，如果隱在這洞中，任何人也不會想到。

南宮白估計：這是石臼湖的一個湖心島，而這個洞口在水面之下，島上一定另有出路。

他拖著百里香深入洞中，盤旋而上。

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一根合抱石柱之上，只見上面雕著「湖心別府」四個大字。

「啊！」南宮白大大地一震，心想這裏果然有人，不然怎會雕有字跡！況且這四個字乃是運功指上所刻留的。

南宮白停下靜聽了一會，除了水淚聲外，根本沒有其他的聲音。

他繼續盤道而上，估計走了約一里之遙，突然光線逐漸明亮起來。

轉過幾道彎，地勢漸漸開朗，且遙遙看到洞外蒼翠一片，有如世外桃源。

他懷著驚奇的心情，走出洞口一看，不由暗自稱奇，眞是別有洞天。

這是一個死峽，峽上兩壁向一面傾斜，越往上越窄，頂端僅有巴掌寬的空隙，射下一片陽光。

但峽中一片春光，奇花遍地，溪水潺潺，不知名的赤紅果子到處皆是，眞是花香鳥語，人間天堂。

南宮白呼了一口氣，立感心曠神怡，放下百里香，替她解開了穴道。

他對百里香懷有萬分歉疚，他早已抱定決心，只要百里香願意，他甘願與周茜茜及朱麗葉翻臉，也要和她終生廝守，以補償他自己的過失。

百里香悠悠醒來，星目四掃，不由大感驚奇。

南宮白立即低聲把一切情形對她說了一遍，並且表示這一生絕不離開她。

百里香感動得熱淚盈眶，一時之間親仇之痛和情愛的溫馨一齊兜上心頭，竟默然相對良久。

「白哥，脫下衣服讓小妹給你洗一洗吧！」

「謝謝妳！妳的衣衫也髒了，難道也要洗洗！」

「你壞！」

「眞的，香妹，這裏無人，景色又美，如果有吃的東西！小兄眞想在這裏過著神仙生活終了此生！」

百里香白了他一眼，顯然十分喜悅，道：「小妹也有此想，但我們都有一身血仇，如不設法報仇，枉爲人子，你說是不是？」

南宮白抱起百里香，輕輕吻著她的櫻唇、粉頸，道：「是的，血債一定要血還，司馬英那個狗賊的心腸太毒，有一天小兄要叫他嘗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你這樣對待小妹，小妹當然求之不得，但是……」

「但是怎樣？難道你不喜歡我嗎？」

「不！將來遇上周姑娘，你……」

「放心吧，香妹！小兄抱著破釜沈舟的決心，即使她們不能諒解，小兄也在所不惜！」

「她們？難道除了周姑娘之外還有？」

「是的，小兄此時必須對妳說明！」

「且慢，讓我先猜一猜，她是飛熊堡『毒手貂蟬』柳飛燕！」

「錯了！我與她僅是數面之識，她對我雖然有援手之情，却談不到其他！」

「那麼她是誰呢？」

「別急呀，小兄不是說過要告訴妳嗎？」

「要說就說，我何嘗急來！」

她口說不急，星目中却射出渴望神色。

南宮白立即把喬裝進入大羅山莊以及失身火山口中一切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百里香聽得出神，默默不語。

南宮白捧著她的雙頰，道：「香妹，妳在想什麼？」

百里香微微一笑，笑意有點勉強，道：「小妹眞羨慕你的艷遇！」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香妹何出此言？」

百里香慘然道：「小妹乃是小家出身，況且家父出身也不太正派，自不能與人家千金小姐相提並論嘍！所以我想……」

「怎樣？」

「你爲了可憐我，而勉强和小妹結合，小妹必將愧疚一生，因爲那樣並不足以證明你眞正愛我！」

南宮白激動地道：「錯了，錯了！我的個性妳應當看得出來！我從不做任何勉强之事，其實小兄早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已對妳發生好感，不過那時急難在身，無暇及此而已！」

「你這是由衷之言麼？」

「若有半句謊言，就叫我不得好死……」

百里香投懷送抱，掩住南宮白的口道：「小妹相信你就是了，何必起這重誓！」

「香妹能相信我最好，反正來日方長，妳就可以明白了！」

百里香送上櫻唇，像扭糖似的緊緊摟著南宮白，而他也立即狂吻她的面頰，櫻唇、秀髮及粉頸。

良久，百里香才道：「把衣服脫下來晒乾，這樣穿在身上會不舒服的！」

「好！那麼妳呢？」

「別管我！」

「這裡無人，妳可以到那邊去脫，小兄不會偷看妳的！」

兩人立即各隱於大石之後把衣衫脫下晾乾。

南宮白道：「如果能出得此峽，即使我們不找『武林當鋪』報仇，他們也不會放鬆我們，所以武功對我實在太重要了，小兄雖然身擅『魔傘三式』，但自與司馬英兩度交手之後，發覺全身而退固然沒有問題，要想報仇仍然相差太遠。況且剛才在龍宮之中，司馬英鑄造七個金人，據說那是『魔傘九式』的七個招式，如今只差兩個了，如果這是眞的，司馬英的武功，確在小兄之上，決不會遜於小兄的。」

「我們要互相勉勵，我決定把家師『天梭手』和尚前輩的『連中三元』掌法傳授於你，然後再以三成眞氣，打通妳的坐死玄關，這樣一來，即使妳遜我一籌，但一般武林高手，却難望妳的項背了！」

百里香道：「白哥，你眞好！我怎樣報答你？」

「我們已經是夫妻了，妳——」

「我不來了！你好壞呀！」

兩人在這死峽中練功，過了一天一夜，百里香也是練武奇材，兩種絕學已經能心領神會，且生死玄關已通，武功已進入另一個境界。

南宮白也將「天梭手」、「連中三元」及

「閃電十三式」合在一起，自行研出二十四式招術，名爲「三合一」掌法。

南宮白道：「我們一天一夜沒有飲食了，這峽中紅菓遍地，何不摘些來吃？」

百里香道：「不知是不是毒菓？」

「不會吧！天下那有這樣倒霉的事，況且假如是毒菓，我們死在一起也不錯呀！」

兩個摘了數十個大逾兒拳香氣撲鼻的紅菓，略一品嘗，感覺香甜可口，立即放心大吃起來。

兩人各自吃了五六個，肚子是塡飽了，但沒有多久，全身發癢，燥熱難當，好像皮膚上有千百隻小蟲在爬似的。

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誤食毒菓，心中這份難過就別提了，想不到未死在司馬英手中却仍然出不了石臼湖，眞有壯志未酬之感！

燥熱和奇癢越來越厲害！兩人相擁相抱，滿地亂滾，他們滿腹辛酸，決心要死在一起。

漸漸地變本加厲，已達到無法急耐的程度，他倆狂呼極喊，滾入小溪之中。

溪水冰涼徹骨略感舒服，但身上的燥熱有增無減，且全身骨骼「格崩格崩」一陣暴響。

此刻兩人身上有如火焚，連溪水也冒起騰騰熱氣，他倆誠心死在一起，便擁抱得更緊了。

突然，百里香驚呼一聲，只見南宮白臉上的皮膚慢慢地綻裂捲起，露出了粉紅色的細肉。

越捲越大，整個臉上的皮膚都自動脫落，細嫩的肌肉好像初生無毛的痲雀，令人有一戳就破的感覺。

這時南宮白也驚呼一聲，他見百里香的臉上也皮綻自捲，慢慢脫出。

兩人驚得口瞪口呆，只見手臂上、腿上以及全身的皮膚都暴捲而起！

利那間水面上飄起一捲捲的人皮！

而那人皮，經水一泡都舒展開來，隨水飄流而去。

不到盞茶工夫，全身皮膚全部脫光，變成兩個又紅又嫩的怪人了。

兩人眞是哭笑不得，但此刻全身燥熱之感却在逐漸歛退，而有無比的輕鬆，眞欲凌風飛去一般。

他們那裏知道，這是一種天地鍾靈所蘊育的仙菓，不要說吃了恁多，就是吃上半個，也足以增加一甲子的苦修。現在他們已經蛻變，也就是佛、道兩家所說的「脫胎換骨」了。

身上的燥熱全部消失，兩人走出小溪，有如足不沾塵，身形輕靈得好像兩片飛絮，而且根本不感到饑渴。眞有恍如隔世之感。

突然，百里香道：「白哥，你的臉色已經變了過來，不像剛才紅嫩了！但比過去更加容光鑑人，瀟洒不凡！」

南宮白道：「香妹，妳也是一樣，而且皮膚之白嫩，眞是難以言詞形容，總之，妳太美了！」

「眞的？」

「我騙妳作甚？想不到我們因禍得福，這是仙菓啊！」

驀地——南宮白一拉百里香閃在一塊大石之後，向死峽另一端一指：「香妹快看！那是什麼？」

百里香望去，不由心頭大震。

原來自一石縫中跳出一個白白胖胖、赤足裸體的嬰兒，看樣子也不過三五個月大，却十分可愛。

百里香身爲女人，畢竟心細，突然一震道：「我看這是個妖精！」

「光天化日之下那來的妖精！」

「試想一個三五個月的嬰兒怎會走路？即使他身負異秉，僅能略異於普通嬰兒，會走路而已，怎能蹦蹦跳跳，十分硬朗？」

南宮白一想也對，世上任何健壯的嬰兒，也沒聽說三五個月會走路，而且蹦蹦跳跳，有如五六歲大的幼兒那樣活潑健壯。

這是一個死峽，人跡罕至，那來的嬰兒？難道眞是妖精不成？

兩人好奇心大起，在石後望去，只見那白胖嬰兒，蹦蹦跳跳，摘着野花，向這邊走來。

「是妖怪，絕對不是人！」

百里香肯定的說，但她的目光却仍然凝注在那嬰兒身上。

「小兄也懷疑這是山精木客的化身。」

「捉住他好不好？」

「但妳可要看準，如果讓他跑了，就休想再捉住他！」

說話之際，那嬰兒已經蹦蹦跳跳地走了過來，相距兩人隱身的大石已不足兩丈了。

南宮白示意百里香噤聲，却在地上以食指懸空寫了四個字「天河抱月」。

百里香知道南宮白是叫她施展這一招才能捉住他，立即凝神戒備。

他倆此刻的武功和內力已經登堂入室，只要意念一動，即可制敵於數十步之外，只是他們自己不知道而已。

一丈五……一丈……五尺——

百里香身形快逾電掣，一式「天河抱月」，將那嬰兒抱個正著。

那嬰兒悚然一驚，小手小脚亂踢亂打，但百里香抱得極牢，那能讓他逃走！

百里香抱著這樣白胖的小兒，天生的母愛立即流露無遺，她以臉貼著那嬰兒的小臉，狂吻不已。

南宮白一閃而出，仔細端詳，心中的喜悅眞是無法形容，他覺得這嬰兒不但白胖可愛，且與一般嬰兒不同，寶光內蘊，玄靈外洩，但却不會說話。

此刻嬰兒急得小臉通紅，一臉驚懼焦急之色。

南宮白忽然靈機一動，覺得這嬰兒似與某一位熟人相似？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來。

嬰兒掙扎了一陣，似乎自知絕望，突然停止，而他白胖的身子在陽光映照之下，竟模糊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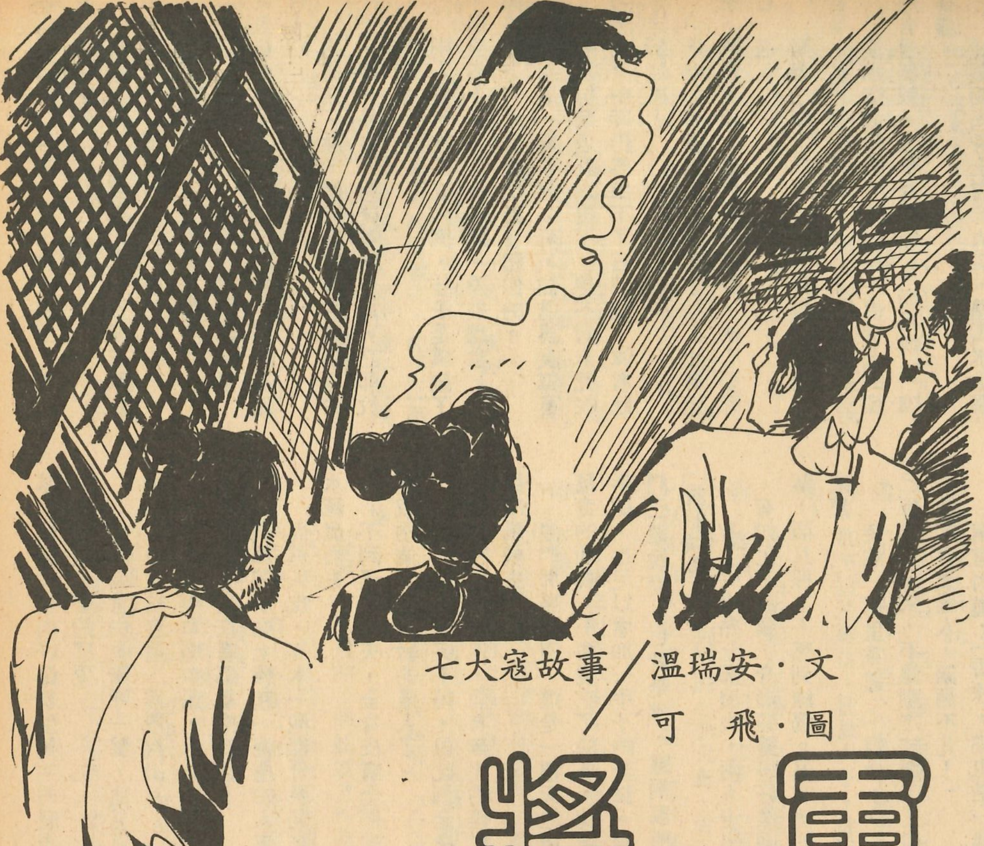
南宮白「咦」聲道：「怪事！他幻化了！」

語音未畢，那嬰兒立即由人形而化成兩道白氣，有如兩道匹練，鑽入南宮白的鼻孔之中，而在這同時，死峽另一端却傳來一聲太息。

（未完．五）

上文提要：

楚杏兒叙述點火攻向蛇鼠一窩，沈虎禪碰到了臥底的侯小周、杜園、狄麗君，被她的媚眼招迷住，沐浪花將楚杏兒點穴撤退，不顧沈虎禪獨對譚千蠢、姚八分等頑敵，帶着衆人走，兒子沐利華着了邪，將司馬發殺死，楚杏兒說到這裏，猶有餘悸的面色蒼白，將軍怕女兒受驚過度，讓她暫停，衆人屏息以待，各有想法……



七大寇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將軍

魔刀斬敵將　含淚說虎禪

＊　＊　＊

「好！」王龍溪拍案叫道。

舒映虹也喜形於色：「他看出來了！」

燕趙卻道：「可惜。」

王龍溪怒瞪了他一眼。

將軍很感慨的接道：「可惜宓老三卻不在了，如果他不是爲任笑玉所殺，此際能跟沐老二併肩作戰，局面一定大不相同。」

燕趙眼裏出現一種奇怪的神色，既似响往，又似有點歉妒：「二爺跟將軍一同出道，果然名不虛傳。」

將軍道：「沐老二的殺子杜恵，英明果斷，他的『大須彌金厲掌』和『飛聲劍影』，也確有過人之能，可是，十文書生的暗器手法，聽說是唯一以暗器闖入西川唐家堡而又能活着出來的人，他所發明的人體四肢爲暗器和使人喪失本性的『十石五麻針』，聽說唐老太太也成立了專門的小組來研究製作。」

燕趙加了一句：「何況還有姚八分。」

將軍嘆道：「敵人又何止姚八分……」

燕趙道：「所以，沐二爺一切努力都得白費，他決不是這些人之對手。」

王龍溪忍不住叱道：「你少長他人的志氣！」

舒映紅趕忙道：「且聽杏兒怎麼說……」

＊　＊　＊

青年劍手大喝一聲，沒料到沐浪花突然出襲，連退八步，再躍一丈，然後鷂子翻身、黃鶯上架、蜻蜓三抄水，足足逸出二丈七，這才穩住了脚步。

沐浪花爲之瞪目，但不忘解了楚杏兒受制之穴道。

那「青年劍手」也楞住了。

沐浪花沒想到自己出奇不意的一擊，竟然仍不能奏効。他故意讓敵人錯以爲他看不出來，而把楚杏兒交予敵人之手，在敵人正要楚杏兒要脅或擬一拳格殺他之際，他突然全力出手，要先殲此強敵。

一個姚八分已夠頭痛了。

何況還有張十文。

他決意要先除一名強敵。

不料，他這一番佈置，以如此先機，尚不能致敵於死命，敵人武功之高，可想而知。

雖然未放手一戰，沐浪花已經知道結果：他敗了。

＊　＊　＊

張十文也十分驚訝。

他以獨門暗器毀了沐利華，自是十分得意，但旋見沐浪花殺子，毫不猶豫當機立斷，霹靂手段，心中已暗喝一聲采。今見沐浪花行近，正要出手，但被沐浪花先發制人，張十文幾乎就要吃了大虧。

一招把他逼退三丈，張十文爲這個前所未有的挫敗而怔住。

兩人都呆了一下。

場中變化如此之劇，剩下的兩名劍手，以及司馬不可，全不知所措。

自從萬人敵旗下的高手掩至、「蛇鼠一窩」殺到，這些人就仿似掉落在一場永不完結的噩夢裏，身不由主，歷經一場比一場更恐怖的恐怖。

楚杏兒已被解開穴道，但血脉猶未暢

順，身子陣陣發麻。

她初時對沐浪花極爲不滿。

——原來由始至終，沐浪花只當她是一顆棋子。

但她又不得不深爲佩服沐浪花的臨危不亂，深藏不露。

這時候，她聽到張十文說：「好險，好險！」又說：「佩服，佩服。」

沐浪花慘笑道：「這句話似該由我來說才是。」

「誰說都一樣，」張十文道：「反正，你就要死了，你們的人，一個個都得死，除了這個女人，我喜歡她身上的味道。」

他頓了一頓，接下去說：「既然是死人，不妨多說幾句你佩服我的話，我佩服你的話，反正都要死了，誰也傳不出去了，誰都不會失了面子。」

沐浪花的態度很實事求是，「看來，我們之間除了一決生死，是不會有第三條路了？」

張十文答：「不對。」

沐浪花奇道：「哦？」

張十文道：「不是沒有第三條路，而是連第二條路也沒有了，現在，你面前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死。」

他森然道：「如果我還沒射你兒子一針，或許，我們還有合作的機會，又或者，你不那麼聰明，看不破我匿在這兒，那麼是可能會有利用下去的價值，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只有你死、我活，這一條路而已。」他似乎還很明事理的問：「試想，要我換作是你，你又怎會讓我活下去？」一副以爲沐浪花是死定了的樣子。

沐浪花也不恚怒。

他仰天長嘆。然後說了一句話。

「我後悔，」他說：「早知如此，我不如與沈虎禪一起，共同進退。」

這句話一說完，場中的格殺、遽變、慘烈，令一直都能保持無懼的司馬不可吓得胆顫心寒。

沐浪花飛劍直取姚八分。

他不是攻向張十文。

楚杏兒也攻向姚八分道人。

將軍麾下的人自有一種秘密暗號，楚杏兒一見沐浪花的手勢，便知道他正下令先行格殺姚八分才說。

楚杏兒雖然對沐浪花心懷不忿，但她不致在這生死關頭有所違逆沐浪花的意思。

——大敵當前，只可團結，不容分裂。

楚杏兒是將軍的女兒，她當然知道這些。她說什麼都不會在這時候與沐浪花爲難的，何况，對付姚八分，至少看來要比對付張十文來得安全些。

可是她卻沒想到沐浪花也對姚八分發動攻擊。

——人人都對付八分道人，那說誰來應付十文書生的攻擊？！

正在此時，一個人陡然出現。

像一座陡然昇起的大山。

高不可攀的山。深不可測的山。山外有山。

山的山上是刀。

一把魔刀。

一個刀神。

沈虎禪？當然就是沈虎禪。

舒映紅驚道：「什麼？」

王龍溪奇道：「沈虎禪！」

燕趙吁了一口氣：「果然是沈虎禪！」

將軍的臉也似有一抹難以形容的笑意：「好箇沈虎禪！」

＊　＊　＊

張十文果然發動了攻勢。

他的兩隻手突然「長」了起來，就像裝上了機簧，駁上了鍊子一般，颼地到了沐浪花和楚杏兒身後！

沐浪花霍然返身，雙手發出凌厲的金芒。

他以雙手，硬接了張十文的一對「怪手」的攻擊，颼的一聲，張十文雙手已鑽回袖子裏去。沐浪花臉色慘白，敢情這兩掌接得他很不好受，手上的金芒驟然也暗淡了不少，然後張十文做了一項更怪異、荒誕、不可思議的攻擊。

他「攻擊」自己。

他一反手，「拔」掉了自己的頭！

誰都愕住了。

張十文却還有進一步的動作。

他竟把自己的頭扔了出去。

向沐浪花扔去！

沐浪花在這種怪誕的感覺裏，也不知應該要如何對付才好。

就在這時候，有人猛地喝了一聲，猶似爆起一道驚雷：「快躲！那是雷震子！」

沐浪花扯着楚杏兒，飛身急閃。

爆炸聲起，楚杏兒被炸力震得斜裏飛跌。

在這千鈞一髮間望去：只見那具「沒有頭」的張十文，頭肩間又徐徐「昇」起了一顆頭顱來！

這頭正升上來之際，一個人就在他背後出現。

——全無徵兆、突然出現。

好似冒升自土中，又似在半空乍現。

這人一出現，就喝了那一聲，同時出刀。

刀光又掠起一道驚電！

楚杏兒很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況：那刀光過處，那個剛昇起的頭顱，在一聲極有力的砍肉削骨的悶响後，隨着黑色的沫液，噴濺半空，飛落街頭。

——這大概就叫做白刃的飛沫罷？

楚杏兒永遠也忘不了當時的情況：沈虎禪在最重要的關頭、最重要的時機上，及時出現、及時出刀，一刀砍下了萬人敵麾下二號人物張十文的頭顱。

直似天神一般。那一刀之力、之厲、之絕、之烈，足可教生機滅絕、死仍可活！

只不過楚杏兒在驚喜中，仍瞥見張十文在中刀前，已半旋過身子，雙肩奇異地聳了聳。

沈虎禪那魁梧的身軀也似搐了搐。

然後一切都平息了。一切都平靜下來。

張十文的身軀緩緩倒下，噗的一聲。之後是沈虎禪還刀回鞘的割革啞响。

戰鬥劇烈，但已結束。

戰鬥只有一招。

這一招已是兩大高手畢生所聚。

結果是：張十文死。

沈虎禪收刀。

聽到這裏，將軍不禁發出一聲悠悠長嘆。

「希望沈虎禪不是我的敵人。」將軍道：「幸好他不是我的敵人。」

他望向燕趙：「有這樣的敵人，寢食難安。」

燕趙道：「恐怕萬人敵已是吃不下、睡不着了。」

王龍溪仍聽得不太明白：「張十文爲何要拔掉他的頭？」

將軍道：「幌子。」

王龍溪奇道：「張十文的頭是個幌子？」

將軍橫睨了他一眼，道：「他手下的十文錢。」

舒映虹怕王龍溪再問下去，會惹怒了將軍，忙道：「將軍的意思是說：張十文素以『十文五針一元寶』稱雄，但江湖上人人皆知他的『十文錢鏢』厲害，也知道他的『十石五厤針』歹毒，但誰都不明白『一元寶』。」

王龍溪發現老鼠吞大象似的叫道：「『一元寶』就是他的頭！」

舒映虹暗底下舒了一口氣，可是王龍溪又問：「可怪呀！他怎能拔掉自己的頭？他的頭又怎麼會爆炸呢？」

這回連慕小蝦都在暗忖：王總把子雖然武功蓋世，據說只有他的武功能與將軍匹敵，但成就永不及將軍背項，主要原因便是，將軍能用腦，王龍溪只用手。

舒映虹只好答：「那是假頭，裏面裝上雷震子的炸藥。」

王龍溪這才恍悟過來，「哦」了一聲，喃喃地道：「雷震子？莫不是張十文也認識雷家的人。」

此語一出，連將軍也微微一震。

——蜀中唐門，擅用毒及暗器。

——江南霹靂堂雷家，精制炸藥和擅於指法。

自從江南雷家曾蒙大耻，決定「掛劍封刀」之後，雷家子弟輩出，不乏精英，他們本修指法，而且把炸藥的煉制又拓展新的境地，「雷震子」正是霹靂堂著名的「三大炸藥」之一。

張十文精於暗器，與唐門似已有掛鈎、而他擲頭襲人，又暗伏雷震子，莫不是也跟雷家有關係？

——張十文是不是跟雷家有關聯，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萬人敵有沒有得到江南霹靂堂的支持？

如果有，萬人敵更加難敵。

王龍溪一句無心的話，却道破了一個將軍心中的隱憂。

不過將軍很快便恢復了，說：「沈虎禪很沉得住氣。」

燕趙點頭：「他等張十文擲出了他的看家法寶：他的『頭』，再等他自己眞正的『頭』伸出來的，才一刀了斷。」

將軍道：「好刀法。」

燕趙道：「好手法。」

將軍道：「好刀法就是好手法。」

燕趙道：「一刀砍出，一劍刺出，必須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時勢機緣才能，這一點，沈虎禪是做到了。」

將軍道：「所以他才能一刀殺了張十文。」

燕趙道：「這一刀看似輕鬆，但却歷盡大艱辛。」

將軍道：「他是個人材。」

燕趙道：「沈虎禪確是個人材。」

將軍道：「我要用這個人。」

燕趙道：「人材不易爲人所用。」

將軍道：「我一向不用人，只用人材。」

燕趙道：「人材善用人，將軍善用人才。」

將軍道：「我們知道沈虎禪一刀殺了張十文，却還不知道前文和下文。」

王龍溪奇道：「前文？下文？」

舒映虹道：「前文就是沈虎禪怎麼能闖出姚八分、譚千蠢等人的包圍，及時趕到救人殺敵；下文就是沈虎禪怎麼帶杏兒他們殺出重圍。」

「對！」王龍溪一拍大腿道：「杏兒，你說下去。」

楚杏兒也是後來才知道沈虎禪是如何才會「及時趕到」的。

這是那名青年劍手說的。

那名青年劍手叫蔡可飢，原本是將軍所調練新銳一代裏出類拔萃的人物，建過不少殊功，只是這一遭「蛇鼠一窩」的佈陣實在太詭異莫測，這「十一少年劍」才致未動手便損兵折將，只剩三人。

蔡可飢就是那名在沐府裏被捲落地洞，沈虎禪冒死把他救上來，而在沐浪花要不顧沈虎禪戰羣敵之際逃走，上前阻止沐浪花而被擊倒於地的，也正是他。

他說眼見沈虎禪如何突圍。

他從來不曾見這樣子的事：

一大羣人，而且却是一流高手，圍剿一個人，結果居然是——一個人「追斬」一羣人！

沈虎禪的困境有兩大危機。

沐浪花忽退，令他陷於孤軍作戰的危境。

另一個不是杜園的雙翎，而是狄麗君。

狄麗君的一雙媚眼。

那是一種蝕骨融心的嫵媚。因爲艷奪一時，反而完全不必賣弄風情，故作風騷，甚至還是正派亮麗的媚色，不摻絲毫淫邪。

這雙眼睛，令不動如山、定如嶽峙的沈虎禪，也爲之神眩。

他的眼神完全被狄麗君吸住。

那就像兩瓣紅唇，吸吮着他的神志。

杜園趁此發出猛烈、厲烈、狂烈的攻擊，以他的一對長翎。

不過，沈虎禪雖沒有轉移眼神，但仍能奇蹟地從容應付。

他練的是禪刀。使的是魔刀。刀未出鞘、刀已出手。

刀已攻破杜園的攻勢，刀柄銳烈地敲在杜園的肩胛上。

杜園大叫一聲，撫肩疾退。

侯小周立即補上。

譚千蠢也正有所動。

沈虎禪却大喝一聲。

這一聲喝，震起一道驚雷。

狄麗君眼神立即散亂。

刀光就在這時候飛起。

刀光直砍姚八分。

姚八分正想出手。

他一直袖手旁觀，是要先摸清沈虎禪的武功。

可是他不明白：一個人怎能視綫完全被控制，但心神可以完全不受影响？

——這就是江湖上聞名喪胆的魔刀！

——可是魔刀尚未出鞘！

——這就是武林中沈虎禪自創的禪刀！

——可是禪刀尚未出招！

姚八分已決定出手。

他知道再不出手，氣勢則全爲沈虎禪所奪，不但杜園侯小周狄麗君等難免心怯，連自己和譚千蠢都會戰志消滅。

——一個人只要長期不與人打鬥，鬥志自然就會逐漸消磨。

就在他聚力要出手之際，沈虎禪已作出反攻。

杜園傷。

狄麗君已制不住沈虎禪的眼神。

姚八分立即動手。他一動，沈虎禪已動。而且先他而動。

同一刹間，侯小周因沈虎禪反撲之氣勢而退避，譚千蠢的攻勢，却因沈虎禪猝然發動而擊空。

姚八分指頭就是刀光。

只見刀光，不見刀。

姚八分只有兩條路：一是與沈虎禪相互搶攻，二是先躲開這一刀再作反擊。

以沈虎禪這等的氣勢，饒是姚八分，也不敢行險搶攻。

他只有選擇第二條路。

他先求避過沈虎禪的第一刀，然後再行反擊。

他錯了。

因爲他已沒反擊的能力。也失去反擊的機會。甚至他也沒能躲開沈虎禪這一刀。

他的武器是一張八弓弩。

八弓弩是古代的兵器，可連續發射箭矢的大弓，箭如車輻，鏃如巨斧，能射五百步以外，連通鑑亦有記載。

姚八分手上只有弩，無箭矢。

他的人看來很文弱，一個弱不禁風，飄飄欲仙的道人。

那張弩既比他高，亦比他闊，不過，他自黑暗裏掣出大弩，手裏使來，直輕若無物。

八弓弩共有八弓，銀絲金線琥珀弦，弩色呈一種被火燒過的焦紅之色。

姚八分要用這張八弓大弩來格住沈虎禪的一刀。

沈虎禪乍然發現，姚八分的兵器是「八弓弩」。

——「八弓弩」除了可以一弩八箭之外，更可怕的是，任何武器，一旦給它纏上，都必定脫手。

沈虎禪發現的時候，他已出手。

他的攻擊已發了出去。

他的刀已出鞘。

「八弓弩」天下聞名。據說只有萬人敵一人能拉能射，而由李商一保管箭矢，姚八分保管弓弩。

「八弓弩」能奪天下雄豪手上任何利兵！

沈虎禪的刀名震天下，能看得清楚他出刀的武林高手已寥寥可數，更休說是能接他一刀的雄豪有幾人。

他的刀銳莫能擋、無堅不摧。

——究竟姚八分仗着「八弓弩」，奪不奪得了沈虎禪的刀？

——究竟沈虎禪這一刀，破不破得了眼前的古之神兵「八弓弩」！

* * *

一刀砍下。

弓弓齊揚！

姚八分突然看見沈虎禪的眼神！

他驚見沈虎禪澎湃的氣勢！

他乍見沈虎禪的刀光！

他心頭一慄！

能不能接得下這一刀？就算接得下，八弓弩是不是能承受這一刀之威？要是承受不住，八弓弩有損，這是萬老爺的寶物，可怎麼担待？

姚八分還沒有接這一刀。

但他已爲沈虎禪的氣勢所窒。他戰意崩潰。他只有避開再說。

這只不過是電光火石的瞬間。

姚八分從要圍攻、到偷襲、至招架、最終選擇了退却一途，他已未戰先怯，不戰而敗。

一敗塗地。

一退不可收拾。他退了那裏，刀光就追到那裏。

他退的時候，已來不及兼顧後方。

有牆阻、他裂牆而退，有柱擋，他裂柱而退；有房屋隔着，他也直撞了進去。

一時間，凡他退處，樹折屋破瓦塌階崩，他退得極快，瓦木紛紛坍塌而下，但那一道刀影，仍追着他，仍釘着他，彷彿不一刀砍下他的頭就絕不空回。

只聽「乒乓彭冷」之聲、鷄飛狗叫，姚八分也不知自己已撞倒了什麼事物，多少東西，幸而他功力深厚，沒有什麼可以擋得住他的疾退之勢。

但他只有退，那一刀在追。

一追一退，一退一追。譚千蠢一干人，嚎叫叱呼着，左右包抄而上，但都來不及救他。

他不能停，一停刀就至。

他可不想死。他只有拚命的退。

——這一輩子裏，他就算這一戰最狼狽，還未交手一招，已被這一柄凶神惡煞的詭異刀追得半死不活。

* * *

在青年劍手蔡可飢眼裏，只見到一詭奇的景象：

沈虎禪出刀。

姚八分揚弓。

刀弓正在拒接，姚八分就「不知爲了什麼」，一味的退，沒命的退，瘋狂的退！

退得屋分瓦裂牆塌柱倒鷄飛狗走塵揚沙飛，但那一道刀光仍火把一般的亮着厲芒，飛追着他；杜園、狄麗君、譚千蠢、侯小周全掠身上前救援，但就不敢接近那燭火燒天似的刀光。

然後這一羣人就消失在夜色裏。

只剩下了他，和他的負傷。

* * *

蔡可飢想掙扎起來。

他知道自己再起不來，就會被這恐怖的夜所「吞噬」。

——夜當然不會吞噬人，只是在夜的黑暗裏，還有極可怕的事物，隨時要擇人而噬。

——蚊和鼠都喜歡黑暗，所以牠們喜歡夜。

蔡可飢想到這裏，更五內如焚。

他猶記得剛才的映象：

追追追追追。退退退退退。

追。退。退。追。

——不過，這可能是長久的事。

追的人要是追不到，可能就沒有了退路，退的人如果被追上，就退無可退。沈虎禪要對付姚八分、譚千蠢、狄麗君、杜園、侯小周還有「蛇鼠一窩」這麼多敵人，縱能不死，也難保不敗，就算能夠不敗，他決兼顧不了仍伏在地上的一個小角色。

——那小角色卻不幸的正好是他自己。

蔡可飢越想越心慌。

——只要那些人一旦「解決」沈虎禪，就決不會容讓自己仍活在這裏。

他就只有這個「機會」潛逃。

——逃是一回事，能不能逃出生天又是一回事。

可惜他連「逃」的機會也沒有。

因爲沐浪花雖然沒有向他下毒手，但爲了怕他礙手，一掌封閉了他腦前四處要穴。

這些血脉一時不能解，他便連起立的能力也沒有。

他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偏偏又是被黏住了腿的螞蟻。

就在這時候，他就看見一樣事物

那事物是在地上。貼在地上。

藉着落在地上火把殘餘的光，貼在地上當然是影子。

——影子？

蔡可飢忽然想到沐利華！

一股洪荒猛獸般的恐懼，似迎面一拳把他擊中，遂又扣住他的咽喉，幾令他一口氣都吁不過來！

* * *

影子。

高大的影子。

人影。

人影的頭影之外，還有一柄長長的刀柄。

蔡可飢驚喜得幾乎要叫出聲來。

耳畔已傳來沈虎禪溫和的語音：「他們不能把你留在這兒的。」

然後他一把抓起蔡可飢，道：「來，我們去找楚姑娘他們去。」

還隨手拍了蔡可飢的穴道，又道：「我已把姚八分等人暫時吓退了，不過，他們會配合張十文等去偷襲楚姑娘等人的，沐二爺這一走，是走錯了棋子。」

蔡可飢忍不住想問，但又不敢問。

沈虎禪淡淡地道：「你要問的，都可以問。」

「您那一刀，有沒有砍着？」

「砍中了又怎樣？砍空了又如何？」沈虎禪微微笑道：「一刀砍下，不過是美麗的頭顱。」

* * *

沈虎禪以耳貼地，聽出格鬥的所在，趕去會合沐浪花，正好就是張十文要出現之際。

沐浪花陣上斬子，悲慟至極，同時也憤怒如焚，但他依然精明機警。

他聽出沈虎禪來了。

沈虎禪也故意讓他聽了出來。

所以沐浪花全面向姚八分發動攻擊，務求纏住八分道人，至於十文書生，自有沈虎禪料理。

沈虎禪果然「料理」了張十文。

* * *

「可是，沈大哥也並沒有討着了便宜；」楚杏兒早已在不知不覺裏稱「沈虎禪」爲「沈大哥」了，「張十文實在也是難惹的馬蜂窩。」

「馬蜂窩？」

「沈大哥雖然一刀搗了馬蜂窩，但也令蜂羣全出螫人，代價不可謂不大；」楚杏兒眼裏流露着一種很複雜的神色有：素仰、關懷、心痛、耽憂、羞赧，各種情緒交揉在一起，分不清是那一種較强、那一類較弱、那一種較濃、那一類較淡。

「沈虎禪怎麼了？」

* * *

沈虎禪一刀殺了張十文。

剩下姚八分、譚千蠢、杜園、狄麗君、侯小周等一下子退個乾乾淨淨。

沈虎禪仍站立在那兒，像一座銅像。

他的刀已回鞘。

沐浪花也沒多說什麼，在他的兒子屍首前蹲了下來，痴痴的看着。

青年劍手蔡可飢這才敢在沈虎禪背後現身，另兩名劍手見他出現，顯得十分振奮。

——他們都明白是沈虎禪救了他們這位師兄弟。

——在這種危險關頭，能多一名伙伴就是多一强緩！

——就算在實力上並不能起死回生，但在心理上有着極重大的安慰。

楚杏兒一見沈虎禪，喜而驚呼：「沈大哥——」

沈虎禪忽身子一顫。

蔡可飢第一個發現：「血！」

沈虎禪背後有血！

——是他自己的血還是張十文的血？

蔡可飢這一叫，楚杏兒也發現沈虎禪身上有血！

然後她才看見：沈虎禪受傷了！

十枚錢鏢，一枚已缺，全打入沈虎禪身體上！

楚杏兒的喜喚變成了惶呼：「沈大哥！」

* * *

將軍動容。

燕趙色變。

兩人互望一眼，迅而疾。

楚杏兒說下去，眼泛淚花。

* * *

沈虎禪晃了一晃，兩道濃眉一促，有力得像要在眉心揑碎一道冰河，他的語音如鐵石交鳴沈而有力：「不要怕要鎭定，敵人以爲我沒事，才不敢戀戰，必走不遠還在附近，你們一旦驚慌，他們就會夠胆作出反撲了。」

楚杏兒道：「可是……你的傷……」

我稍歇一歇：「不礙事的。」沈虎禪道：「你要好好照顧沐二爺。」他指了一指自己的胸。

——有時候，「傷心」確比受傷還傷身。

——沐浪花不止喪子之悲，而且還有親手殺子之痛。

楚杏兒問：「你自己呢？」

沈虎禪道：「我還要去追一個人。」

楚杏兒實在想不透沈虎禪身負重傷，還要去追什麼人：「誰？」

沈虎禪道：「譚千蠢。」

楚杏兒更奇：「追他幹什麼？」

沈虎禪道：「取回高唐鏡。」

楚杏兒道：「那一面鏡算得了什麼！你犯不着再冒險犯難。」

沈虎禪道：「你對那面鏡子不是勢在必得的嗎？」

楚杏兒心中不由得一陣感動：「但你已受了傷……」

沈虎禪道：「就是受傷，我才去追。」

楚杏兒聽不明白。

沈虎禪道：「狗追人跑，人越跑，狗越追，要是人忽然不跑了，反過來去追狗，可能就把狗吓得回頭就跑了。」

楚杏兒道：「你的意思……」

沈虎禪道：「我已受傷，要是我們逃跑，他們還有姚八分、譚千蠢、狄麗君、侯小周、杜園、蛇鼠一窩這些高手在，一定會追襲、截擊我們的，假若我反過來追殺他們，他們說不定就會驚惶失措、只顧逃命，你們便能趁機回到將軍的勢力範圍。」

楚杏兒道：「只不過，你……」

「我沒事的，」沈虎禪用溫厚的大手，按在她柔弱的肩上，有力的說，「我已殺掉張十文，正好大挫他們的銳氣，譚千蠢一向精過鬼，今晚若不能逼他交出高唐鏡來，一旦到了萬人敵手裏，只怕就不易得手了。」

蔡可飢上前一步，身子挺得像根標槍似的：「我跟你去。」

沈虎禪倒是好奇：「你？」

「你救了我兩次，我的命死一次是你的，死兩次也是你的；」蔡可飢道：「我一向不喜歡欠人情，何況是欠人兩次情；帶我去吧，說不定你用得着一個人替您擎火把，好讓您一刀殺敵。」

沈虎禪笑了。

「我的刀就是火把，所以已經不必再點火；」沈虎禪道：「不過你倒不妨跟我去一趟，因爲有一個人，需要你來抬他回來。」

楚杏兒和蔡可飢都問：「誰？」

* * *

王龍溪與舒映虹也問：「誰？」

燕趙答：「徐無害。」

將軍道：「對，他一直都跟沐二爺在一起，但自從蛇鼠一窩出現之後，楚杏兒的轉述裏，便一直沒有提到他，只怕已落在敵人手裏。」

燕趙道：「沈虎禪不但能救自己，還救了沐二爺和楚姑娘，而且兼顧蔡可飢，更沒忘了徐無害，他眞是個……」

將軍替他說了下去：「豪傑。」

王龍溪重重的哼了一聲，才想起剛才說話的是將軍，而不是燕趙，一時間抓耳朵掠後髮摸鼻子，不知怎麼收拾場面才好。

舒映虹忙道：「你們就趁沈虎禪去追擊譚千蠢的時候回到這裏來？」

楚杏兒用力地抿着唇，點頭。

將軍嘆道：「幸運。」

王龍溪幾乎沒用了好大的力氣才忍得笑：「這還算幸運？」

將軍瞪了他一眼：「你知道什麼才是不幸？」

王龍溪振振有辭的道：「十一名少年劍，至少喪了八名，司馬兄弟死了個司馬發，沐老二親手殺子，徐師侄又失踪了，——這還算幸運不成？」

「要是沒有沈虎禪，而萬人敵或李商一又親自出戰，你試想一想，結果又是如何？」將軍反問。

王龍溪想了半晌，突迸出一句：「他媽的他奶奶的他祖宗十八代的萬人敵！別教我遇着，我把他切開三百七十一塊！」他無可發洩，一股牛脾氣，只好詛咒萬人敵以洩憤。

楚杏兒說：「一路上回來，仍有零星的埋伏，但主敵已教沈大哥吸住，總算都安然回到這裏。」

將軍關懷地道：「老二呢？」

舒映虹忙答：「他精神體力已消耗過度，心力交瘁，而又傷心過度，我已把他送『神仙魚』那兒去休養。」

燕趙忽道：「他會肯靜下心來休養嗎？」

舒映虹道：「我也奇怪，他很平靜，如果不是現在聽楚杏兒轉述，我還不知道他昨天才親手殺了自己的兒子。」

燕趙眼裏露出了一種神色。

通常他只有在看向將軍的時候才有的神色。

他說：「好個沐浪花。」

將軍道：「他下決心了。」

燕趙道：「你是說……」

將軍道：「報仇。」

將軍忽向楚杏兒問：「剩下那兩名『少年劍』，是不是楚沖、楚撞兄弟？」

楚杏兒答：「是。」

燕趙望向將軍的神色，就像他剛才說「好一個沐浪花」和「果然是沈虎禪」一樣。

他還忍不住嘆了一口氣。

將軍即問：「你不喜歡這對兄弟？」

燕趙道：「不是，我根本不知道有這兩個人。」

將軍道：「那你嘆什麼氣？」

「我嘆氣便是因爲我居然完全不知道的兩個人，而你卻瞭如指掌，」燕趙道：「你的人手，多不瞭解，但他們的武功特點名字，你還能記得一清二楚，有你這樣的敵人，我能不嘆息？」

將軍微笑：「我只知道，在那種場面裏，如果還能有最後二人活命下來，那麼，就一定是楚沖和楚撞。」

燕趙道：「結果你猜對了。」

將軍道：「有一件事我卻不敢胡猜。」

燕趙道：「什麼事？」

將軍道：「沈虎禪現在究竟已奪回高唐鏡，還是已被人奪了命？」

燕趙望向楚杏兒，問：「沈虎禪有沒有跟你約好，他什麼時候才回到『將軍府』？」

楚杏兒一向都很喜歡這位「燕叔叔」。

因爲這位「家裏的敵人」、「眼中的釘」、「肉中的刺」，那比任何人包括她爹爹更關懷、瞭解和照顧她。

她很願意回答燕趙的話。

所以她回答的時候，幾乎要哭出來了。

因爲她的確很躭心。很躭心沈虎禪的安危。

她不知將軍也很躭心。

很躭心她爲何會對沈虎禪這麼躭心。

* * *

「他說今天日落前就要回來，」楚杏兒不知道自己眼睛已有淚，悄沒聲息地滑落到柔頰上，「要是沒有回來，就叫我告訴爹爹，不必再駡他了……」

* * *

日落的時候，沈虎禪會不會回來？

夕陽西下，斷腸人還在不在天涯？

* * *

沈虎禪並沒有留在楚杏兒身邊多少時候，正靜坐調息了一會，就走了。

帶蔡可飢一道走。

沈虎禪甚至沒有拔掉嵌在身上的錢鏢。

楚杏兒一見，那十枚錢鏢，無一不打在死穴要害上，張十文的暗器手法，就連沈虎禪也破不了。

不過，錢鏢只堪堪傷及皮肉，並沒有深入肌裏筋脉。

沈虎禪在發刀的時候，罡氣早已遍怖全身，錢鏢是打在他身上，但並未曾造成多大的殺傷力。

楚杏兒想替沈虎禪拔除錢鏢。

沈虎禪陡地睜開雙目。

他按住了楚杏兒的手。

楚杏兒先是吃了一驚，後又覺得羞赧。

「不要拔除，」沈虎禪柔聲道：「一拔，我的眞氣反洩了，讓它留着好了，待事情過後才拔除：「不妨事的。」

他拍了拍楚杏兒的手背，像要安慰個小孩子。

然後便運氣調息。

更劇烈的戰鬥在前面候着他。

楚杏兒不敢再騷擾他，她知道眼前這個人一旦決定了要去做什麼事，便誰都擋不了挽不住動不得的。她是有替他復活。

——强敵說不定近在周圍。

「少年劍」中的楚冲、楚撞兄弟正向蔡可飢追問，發生的事，並替他舒筋活絡，蔡可飢把沈虎禪單刀追斬數大高手的事說得活形活現，楚杏兒便是在這時候聽得沈虎禪如何救蔡可飢而退姚八分的。

沈虎禪只歇了一陣子。

甚至還不及一盞茶時光。

他立起、抄刀、吸氣，向楚杏兒點了點頭示意，然後向蔡可飢道：「走吧。」

* * *

沈虎禪就這樣走了。

楚杏兒和沐浪花、司馬不可、楚冲、楚撞一路支持着回到「將軍府」，然而現在已近黃昏了。

沈虎禪仍然沒有回來。

——沈虎禪還會不會回來？

* * *

將軍疼惜看着他的女兒。

獨生女兒。

而且也是仍是獨身的女兒。

「你已經很累了，」將軍道：「你爲何不歇歇呢？」

楚杏兒說：「我要等他。」

「讓我們來等他，不一樣嗎！」

「他救過我，我不想看他出事……」

「他救過我的兄弟和女兒，我也不想他出事。」

「爹，」楚杏兒似鼓起了極大的勇氣，問：「如果他能回來，你會對他怎地？」

將軍微微笑道：「你要我對他怎地？」

楚杏兒低着頭說：「他是個人才……很有用……」忽然抬起了頭，懇求似的說：「爹，女兒看他是眞心效忠於你的，你就——」

將軍冷冷地道：「你知道我一向是疑人不用——」

楚杏兒的心往下沉。她抗聲道：「可是——」

將軍依然把話說下去：「不過我也一向用人不疑——」

他聲音轉爲慈藹：「他可是一個很有用的人嗎？爹爹一向喜歡用有用的人；他可是很忠誠嗎？爹爹一向喜歡用肯爲我效忠的人。」

楚杏兒喜出望外，要不是看着這許多人面前，眞會掠過去飛抱着將軍。

將軍笑了：「何況，他還是我女兒所欣賞的人呢！」

楚杏兒的臉紅了。

因爲她是將軍的女兒，將軍苦心要培植她，讓她一早就出來江湖歷練，原因很簡單：「杏兒，爹爹要妳受煎熬歷風霜獨自解決難題，不一定是要妳成爲我的强助，也不知要妳非有大成就不可；而是爹爹只有妳一個女兒，爹爹的仇家不少、樹敵又多，你要是沒有獨當一面的能力、解厄克亂的功力，只怕日後險途難渡，所以你一定得要自强不息。」

楚杏兒也眞的自强不息。

加上她的聰明、機巧，討人歡喜，很快的她便眞的成爲將軍麾下的三面令旗之一。

可是，一個潔身自愛而又自視甚高的女孩兒家，在江湖上，在風塵裏，同樣會感覺到空虛、寂寞和冷。

她是將軍的女兒。

誰也不敢沾她。

她的武功眼界皆甚高明，誰都沾不上她。

將軍是她的嚴父，她對他且敬且畏，但她卻沒有一個可以傾吐的人。

她自幼喪母。

母親也是文才武略俱能的人，可惜就喪在萬人敵手裏。

連同萬人敵的獨子，據說也喪在將軍劍下。

故此，將軍與萬人敵除了在派系上的對立之外，彼此還有不共載天的血海深仇。

楚杏兒平日結交了不少豪傑英俠，諸

如兜玉進、唐多令、冷秋帆等，但她不會向他們傾訴心事。

她寧願向燕趙傾吐。

燕趙雖是將軍的敵人，卻是她很好的傾聽者——甚至可以說是她的知音。

這些年來，她在江湖上闖蕩，已學會了不怕兇無懼惡而且臉皮已厚得不會變色，良心早已不見了，沒想到，將軍的話，竟會使她臉紅，一念及沈虎禪，還會心跳加速。

甚至連楚杏兒自己都不知爲什麼。

所以將軍接下去的話，她便無集中精神，只聽到一部份，將軍好像有些喟嘆的說：「只……只不知沈虎禪肯不肯爲我所用……」

然後他們便討論了起來。

其中又以王龍溪爲最大聲。

她眞想叫王龍溪爲「王大聲」——不，是「大聲王」才對。

這麼多人裏，她最不喜歡聽王龍溪說話：旣快、又急、特別大聲、而且不經腦袋，還自以爲是！

——這頭大沒腦、腦袋生草的呆瓜！

她寧願聽舒映虹說話。

至少舒三堂主很溫和、耐心、聰明、且善解人意。

她也情願跟慕小蝦說話。

慕小蝦雖魁梧、粗魯、大塊頭，但是他怕她。

她喜歡人怕。人越怕她越好。

武功越高塊頭越大的人越是怕她她就越好玩。

可是她知道沈虎禪不怕她。一點也不怕她。

說也奇怪，她反而有點怕他。

也不是怕他什麼，而是怕他不高興、怕他不開心、怕他不喜歡自己。

她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怕這些。

——這本來又「不關她的事。」

* * *

她忽然覺得千頭萬緒，也許是因爲曾經受過一晚的驚恐，受了一夜的風霜，同時也戰鬥了整個黑色的晚上，她的臉一下子冷，一下子熱，兩頰一下子涼，一下子燒，脚下也有些輕飄，頭上更有些恍惚。

她勉强斂定心神。

——可不能歇着。

——要等沈大哥回來。

她集中精神，正好聽到將軍在跟燕趙說：「你也累了。」

——燕大叔累了？

——他爲什麼累？——他怎麼累？

燕趙道：「不累。」

將軍道：「你也忙了整個晚上。」

燕趙道：「忙，不一定就累。」

「對，正如疲，不一定倦，」將軍道：「疲只是身體的累，倦則是連精神意志都累了。」

燕趙道：「只要忙得有收獲，就算疲，也不覺倦。」

將軍似是不經意地問：「你有收獲麼？」

燕趙爽快地答：「有。」

將軍一笑。

可是楚杏兒不懂。

她不懂他們到底在談些什麼？她以爲自己沒留意先前的說話，以致跟不上內容。

其實不僅是她不懂，連舒映虹等人也沒聽懂，將軍和燕趙究竟在說些什麼。

不過他覺得自己必需報告一件事。

一件很重要的事：

「蔡般若來了。」

* * *

蔡般若是東北「五澤盟」總盟主。

他在武林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他的「高唐指」不但是東北一絕，據說只有當年的「長空幫」幫主桑書雲之「長空神指」，以及白衣方振眉之「王指點將」才能尅制他，他德高望重、博學旁通，有人說：「如果不是他遇事太過裹足不前，不能全身投入，他旗下的「五澤盟」，早就在二十年前中興。

正如將軍和萬人敵是以相埒，蔡般若在武林中的地位身份，只有東南「萬水千山」鍾詩牛才能匹比。

「五澤盟主高唐指」與「萬水千山總是牛」本身就是很多纏繞不清的淵源與糾葛，總之，「五澤盟」的蔡般若，因東南有「南天王」的鍾詩牛在，一直都不肯踏入長江以南一步。

可是蔡般若這回卻來了。

蔡般若跟萬人敵與將軍的微妙關係，他的出現，是可影响均勢的戰局。

——問題是：蔡般若因何會在此時此境此際此地出現？

連王龍溪都不禁動容。

* * *

將軍並不動色。燕趙也不動容。

燕趙望望屋樑。將軍也看看屋樑。

他們倒似一早就已知道此事。

連舒映虹也不禁楞了一楞。

——難道是自己報導錯了消息？

曾有過這樣的先例：舒映虹孜孜地報告一個重大而秘密的訊息，結果到了後來，才知道根本是個錯誤的，將軍早就知道了，當面指出時，舒映虹不免有些訕然。

他當然不希望這種事情會重映。

一個人，着實沒有幾次面子可丟。

不過看將軍的情形，又不似對他所提供的訊息懷疑。

他反而向燕趙心平氣和的道：「他果然來了。」

燕趙也平靜地道：「他眞的來了。」

將軍撫髯：「也許，他早該來了。」

「要掌燈了，」燕趙說：「沈虎禪也該回來了才是。」

話未說完，忽聽外面遠遠有馬嘶聲。

一人愴惶而入，足不沾地，身法極爲高明。

他人未到，已屈膝，脚未沾地，額頭已向將軍一頭跪了下去，發出「砰」地一响，疾道：「稟報將軍，有敵騎一人正往關口裏闖——」

語音未了，另一人已疾掠而入，額上滿是密密的汗珠，不及跪倒便已叫道：「稟將軍，來人已闖入大門——」

他的話未完，馬嘶聲已極逼近，又一人如流星射到，人未到大廳，張口便喊：「不好了他已——」

他這句話也沒說完。因爲沒有說完的機會。

（未完．八）

上文提要：

朱媚正要與柳花花作臨死前的享受人生之時，豈料敵人又逼至……趙屠去而復返，令獨孤美害怕得要命，但聰明機智的她再次運用那三寸不爛之舌說着美麗的謊言，加上那安穩的神態，使他誤信已中了「蠶毒」……獨孤美功虧一簣，而趙屠那淫邪的目光緊盯着臉色已蒼白的獨孤美在無助的深淵吶喊着……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白則七英雄救美　朱媚甘爲愛犧牲

獨孤美戰慄。

她想哭，却哭不出。

趙屠已經脫去了上衣，正著手解褲帶……

獨孤美閉下了眼睛，淚水像黃河決堤般的奪眶而出，心中不住哀號吶喊著：「死花花！你爲什麼還不來？你究竟死到那裡去了？」

她臉上已露出了絕望而無助的神情……

趙屠臉上却有得意的神情，他已經脫得一絲不掛，渾身赤裸……

「獨孤美，」他從衣服口袋裡拿出一只小鐵盒，桀笑著：「妳別害怕，我雖然是個粗魯的男人，不過在床上的時候，我是世界上最溫柔的男人，這一點妳可以放心……來，我先讓妳服下『神仙草』，保證辦起事來生龍活虎，飄飄欲仙……」

他已經走近床畔……

可是他却未上床。

因爲，就在這時候，房門突然被人一脚踢開！

他駭然轉身！

獨孤美立刻睜開眼！

＊　＊　＊

敵人的脚步聲已愈來愈清晰……

柳花花與朱媚已經站了起來……

朱媚問：「我們是要繼續逃，還是躲在這裡？」

「天已經亮了，」柳花花望著洞外的天色，沈聲說：「天亮我們就看得到路，無論如何我們要逃回青山鏢局。躲在洞裡，敵人或許不會發現我們，但萬一被發現，那就慘了，甕中捉鼈，咱們誰也逃不掉……」

「好，」朱媚點點頭：「那我們就逃回青山鏢局去……」

一頓，低聲說：「這次，咱們就分開來逃，到青山鏢局會合……」

「爲什麼要分開來逃？」柳花花冷冷地打斷她的話：「咱們一分開，力量豈非分散了？」

「不，」朱媚一臉肅穆：「雖然天亮了我們容易逃，但相對的敵人也容易追；最主要是敵人實在太多了，我們如果分開來逃，固然使自己的力量分散，但敵人的力量也同樣分散，那就……」

柳花花插嘴道：「如果要分開來逃，我昨夜早就這樣做了，何必等到現在？」

他拍了拍她的肩：「我知道妳的意思，妳是怕拖累我，其實，事情到這樣地步，我也沒把握能獨自逃走了，根本說不上誰拖累誰，再說，就算我能順利逃回青山鏢局，只怕那裡早已被夷成平地也說不定，如果他們仍活著．對我豈非還是個拖累？所以妳根本無需這樣做，反正，在這節骨眼上，生死已不是我們能掌握住了，要死就死在一塊吧！」

朱媚還想說話，但柳花花已拉著她奔出山洞外……

出了洞口，他們才發現，原來他們早已逃到一座山頭上，居高臨下，正好可以看見山腰一片黑壓壓的敵人正往山頭搜索而來……

「嘩，他娘的，」朱媚吸了一口氣：「敵人多得像螞蟻，我看不只三百哪！」

柳花花沒有看敵人，他環目四視，在尋找青山鎮的方向，看了老半天，却看不到青山鎮的屋宇，不由得心中一沈：「昨夜摸黑竄逃，想不到居然跑了這麼遠路，竟看不到青山鎮在那裡……」

朱媚說：「咱們躍到樹上去，居高臨下，或許能看到青山鎮。」

「有道理。」

柳花花立刻找了一棵少說也有十幾丈的參天古樹，展開輕功，一躍而上！

由於這棵古樹實在太高了，柳花花輕功雖好，也只能躍到一半，他攀住枝椏，瞇眼細眺，仍不見青山鎮的影子，於是又像猴子般的，快速的攀沿而上，一直到最頂端，他總算看到了青山鎮座落的方位……

有了目標就好辦了，至少不必再像沒頭蒼蠅一樣瞎跑亂撞，他心中自然一陣竊喜。

可是那份竊喜却在他躍到地面上時一掃而空了！

——朱媚已不見了？

她跑那裡去了？

柳花花很快便知道了答案。

因爲他看到山腰下的敵人忽然都往一個方向急追而去！

——朱媚用「調虎離山計」引開敵人！

她的目的，當然是希望能引開敵人，好讓柳花花能順利的回到青山鎮。

她這個方法當然很好。

至少敵人便被她引開了。

可是却有點不好：

——如此一來，朱媚生還的機會更加渺茫，不，可以肯定的說，她絕無生還的機會！

這種情形朱媚難道不明白？

她當然明白。

——她實際上是準備犧牲自己！

柳花花心中一陣激動！

這一剎，他才明白朱媚眞是人世間罕見的勇敢而堅强的女人！

是什麼力量驅使她這樣做？

柳花花明白！

他比誰都明白！

——她愛他！

——她願意爲他犧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朱媚！」柳花花狂喊著撲飛而去！

＊　＊　＊

趙屠一轉身的時候，並未看清是誰踢開了門。

不過他能肯定那人不是馬連艮。

也絕不是青山鏢局中的鏢師或趟子手。

因爲，他們之中的任何人都沒有那麼快的劍法。

——趙屠一回頭，便看到了一抹絕冷而又飛快的劍光像毒蛇般的向他咽喉猛噬而來！

他現在渾身赤裸，手無寸鐵，當然無法去擋那凌厲的一劍。

任何人處在他這種情形當然只有閃避的一途。

他自然也想閃避。

可是他却沒有閃避。

因爲他已無法閃避，永遠也不能！

——那柄劍鋒已冷冷的、狠狠的刺穿了他高突的喉結！

而且，還穿破了他的後頸子！

可憐，他不僅臨死時連聲哀喊都叫不出，而且連是誰殺他都看不清。

他死得不甘心。

他眼看就可以佔有獨孤美了，却在緊要關頭死得這般莫名其妙，他眞的是死得不甘心，當他仆倒於地時，兩隻眼珠子仍像死魚眼般的瞪睜著……

獨孤美也有點不甘心。

她覺得讓他這般痛快死去實在太便宜了他。

不過無論如何她高興的成份要多過不甘心，畢竟她總算躲過了被人侮辱蹂躪的刦難。

她懷著感激與好奇的心理去看那解救她之人究竟是誰，却發現不是柳花花，也不是馬連艮……

房裡沒點燈，光線很暗，那人用劍鋒挑起趙屠的衣服覆住他的下體，然後又在衣服上拭去劍鋒上的血漬，獨孤美一時看不清他是誰。

當那人長劍歸鞘，燃亮桌上的燈，解開她獨孤美的穴道之後，她總算看清了那人是誰，她驚喜的睜大了眸子：「是你？白則七，你怎會在這裡？」

＊　＊　＊

獨孤美的危機總算過去了。

朱媚的危機却才開始。

本來她的輕功不錯，引開敵人是不成問題的，只可惜她跑錯了路。

其實也不能說她跑錯路，這個地方她從來沒來過，根本就不認得路，她居然跑到了一處斷崖！

——一處深不見底的要命斷崖！

她想回頭另尋他路。

只可惜她已無機會。

——敵人已團團圍住了她。

其實當先追上來的敵人並不太多，畢竟每人的輕功有好與弱，不可能同時圍住她，她只要趁敵人陣脚未穩之際，强行突圍應該是大有機會的。

但是她却面如死灰的呆立著。

為，她看到了一個人，一個可怕的人——「雪芙蓉」岳光輝！

岳光輝此刻看來並不可怕，他是個俊帥的男人，他正朝朱媚露出一個斯文而瀟洒迷人的微笑，無論你怎麼看他都不可怕。

朱媚眼中却有驚懼之色。

只因爲她知道，他的獨門暗器「雪芙蓉」十拿九穩，從來未失手過，手中手斷、脚中脚殘、身中命亡，已臻出神入化之境。

這種人，當然是個可怕的人。

岳光輝在江湖上有極好的名聲，也是朱媚生意上的熟客戶，她一直對他有很好的印象，想不到他却是「販毒集團」的主腦人物，而且竟能神不知、鬼不覺的發動這麼多人殺人滅口，這種人，朱媚當然認爲他可怕，可怕到極點！

然而，怕歸怕，此時此刻也不由得她怕了，怕也是死，不怕也是死，橫直只有一拚了，她咬咬牙，就要撲身而上……

但，岳光輝却朝她擺擺手，冷笑道：

「別急，朱媚咱們也算是老朋友了，老朋友一見面便橫眉瞪眼，動刀動槍的，豈非大煞風景？」

「岳光輝！」朱媚瞪視著他，怒道：「想不到你竟然是個喪心病狂的販毒頭子！你出身世家，很得武林中人推崇，為何要偏偏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

「錢，當然是為了錢，」岳光輝始終不會動怒，一臉笑瞇瞇：「就像妳一樣，妳胆大包天刦妳父親的鏢，還不是為了一個錢字？」

「我和你不一樣，」朱媚提神戒備，隨時提防著他會猝然出手：「我刦我父親的鏢，並不傷害到別人，你的大麻却毒害天下蒼生，為了賺錢，如此不擇手段，你有良心嗎？」

「為了錢，不擇手段的人不只我岳光輝一個人，」岳光輝負著手，悠然道：「買賣是兩廂情願之事，如果沒人買大麻，我又如何賣？不錯，大麻固然對人體有害，這其實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又沒騙他們說吃大麻沒害，也沒强逼他們買來吃，周瑜打黃蓋，一個肯打，一個肯爛屁股，怨得了誰怎能說我沒良心？」

他微笑繼續說：「世上有很多人靠搶、靠殺、靠騙、靠刦……甚至還有人租妻賣女、殺父弒母、毒兄害弟爭奪家產而發了財的，比起他們，妳不認為我比他們有良心多了麼？」

「你分明是强詞奪理！」朱媚怒哼。

「理？什麼叫理？」岳光輝眼中有譏誚：「强詞，沒有理的詞能稱為强詞麼？」

朱媚竟答不出話來。

她想不到岳光輝口齒竟然如此鋒利。

她想反駁他，可一時間想不出什麼話來。

岳光輝瞇了瞇眼，唇角那縷微笑始終那麼瀟洒：「理，任何理都是由人定的，而且都是由『强人』定的。就拿我們大家奉行千百年來的『儒家思想』來說吧，當初若不是董仲舒得到當時的第一强人漢武帝劉徹的支持，而『黜百家獨崇儒術』，只怕到現在儒家思想連狗屎都不如！而董仲舒之所以要獨崇儒家，只不過是為了要拍皇帝的馬屁，因為儒家思想講『忠』、講『恕』、講『仁』、講『義』，什麼『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等屁話，漢武帝自然『龍心大悅』，也就採用儒術了。其實只不過是『愚民政策』，希望世世代代、千秋萬世的老百姓都『忠』於他的大漢朝廷吧了。如果妳懂歷史的話，妳就會發現漢武帝其實是『陽儒陰法』，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請問，『理』在那裡？」

朱媚呆住。

她眞的是呆住。

因為她從未聽過這種「大逆不道」的理論。

「權大、勢大、力大、財大，自然也就是『理大』；這是千古不移的定律。」岳光輝那雙星眸裡漾起了一片濃深的譏嘲與鄙夷：「有句名言：『謊話說一千遍就是眞理』，世上有誰能夠把謊話變成眞理？是弱者還是强者？說近一點的吧，這次事情之所以會搞得這麼大，妳心裡有數，若非妳為了幫助妳姑姑與關山月結合，今天根本就不會有這事發生，而關山月為何不能與妳姑姑結合？難道不是妳爹嫌他是個窮鬼、是個弱者？」

朱媚沒有說話。

但是她同意他的說法。

——如果關山月今天是個財大勢大的强者，只怕十個朱海靈都被他娶過去了。

——有人說：沒錢沒勢，寸步難行；其實何只如此，就算你發明了很有「理」的學說，那怕你叫破了喉嚨，人家只當你是狗叫，睬你才怪！

是的，「理」是由人定的，而且還非得要「强人」的認同與支持，否則再有理的東西，也要被斥為「異端邪說」、「妖言惑衆」……

——如果你不健忘的話，當年有人發現地球是圓的之時，因得不到權大勢大的教廷承認，（他們憑「神」的旨意硬說地球是方的）反誣指他「異端邪說」、「妖言惑衆」、「上不了『天堂』」……這，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麼？請問「理」在那裡？

朱媚忽然覺得很悲哀。

因為她現在不僅是找不出話來反駁岳光輝，簡直就要認同他的觀點了哪。

她忍不住打了一個哆嗦！

她終於明白岳光輝為什麼要對她說這些「大道理」了。

——他想說服她加入他的……

她這時才眞正覺得岳光輝實在是個厲害人物，他說服人時居然不露任何痕跡！

他打鐵趁熱，又說：「是的，在一般人的觀點來說，大麻是戕害人體的慢性毒藥；但是妳也知道，現在的世界人口越來越多，生活越來越競爭，也越來越緊張，每天都有人在成功與失敗邊緣掙扎，很多人承受不住生活的巨大壓力逼害，有人因而自殺、發瘋……而大麻正好能令他們得到精神上的舒緩，讓他們能暫時忘却可怕的現實，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妳怎能說大麻是害人的東西呢？」

「但是，」朱媚不以為然：「大麻能令人上癮，能讓人賣妻賣女，能使人男盜女娼，什麼事都幹得出來，而且最後還會毒發身死，這麼可怕的東西，你怎能否認它不是害人的東西？」

「好，」岳光輝始終瀟洒的微笑著：「我請問妳，自古以來，很多人為了名利財富權勢，別說是賣妻賣女、男盜女娼，因而殺父弒母、毒兄殘弟、賣國賣友的大有人在，妳能說名利財富權勢是害人的東西嗎？而追求名利財富的人最後還不都一樣要死，何只是大麻？世上這麼多的人為名利而死，為何不見有人禁止追求名利，而偏偏要禁止大麻？這豈非矛盾得很？」

「强詞奪理！」這句話朱媚沒有說出來，因為她覺得他「好像」說得有理。

「不管怎樣，就算你說得有道理，」朱媚終於還是想出話來反駁他了：「世上本無對錯是非，大家認為他是對的，那麼他就是對的，有句名言：『大家都錯，那麼大家都對』，無論如何，既然大家認為大麻該禁，那麼你就不能賣，否則你便與大家為敵了，不是嗎？」

朱媚同時不自禁的憶起了葉癆鬼那副恬然無恥、不成人形的模樣，以及仇十洲毒癮發作那一刹時的可怕情形……

她忍不住大聲說：「岳光輝，無論你怎麼說，我都不會同意你的觀念，也絕不贊同你的所作所為，你休想用甜言蜜語說服我，我死也不會加入你的販毒組織！」

「鏡鼎山林，人各有志，誰也不能勉强誰，」岳光輝星眸裡射出了一股厲芒，語音也轉冷：「我只不過是憐惜妳年紀輕輕如此死去，委實可惜吧，既然妳不識抬擧，那也就怨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朱媚心中一緊！

她想出手。

但旋又想，能拖延一下，就能讓柳花花有多一分逃走的機會，於是忙不迭又道：「且慢，岳光輝，在你殺我之前，我可否再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岳光輝冷冷瞪著她。

朱媚緩緩說：「誰都知道你是出身於當今江湖的十大武林世家之一，家世顯赫，要錢有錢，要財有財，為何還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賺這種黑心錢呢？」

岳光輝輕笑了起來，笑聲輕蔑：「妳朱媚也是出身當今江湖三大鏢局之一的富家千金，為何還要為了區區二十萬兩銀子而刦自己父親的鏢車呢？」

「那是因為我父親當家，經濟大權都操在他老人家手裡。」

「我也和妳一樣，」岳光輝淡淡說：「我的家族在太湖是財大勢大，畢竟那是屬於我家族的，並非是我個人所擁有，你懂了麼？」

「有一點不懂，」朱媚瞪着他說：「你是岳家嫡長子，具有第一繼承權，將來岳家大部份的產業還不是你所有……」

「那不一樣，」岳光輝冷冷打斷她的話：「現在有很多年輕人不願坐等家產，寧願自己另闖天下，希望自己的成就能超越自己的長輩……」

「你是個有志氣的男人，不是個儒弱的『二世祖』；」朱媚輕歎了一口氣：「只可惜你走的路子好像有點偏了點……」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岳光輝撇了下唇角，撇下了一縷倔傲：「古今多少英雄豪傑，他們的成功或多或少都是靠旁門左道起家的；要做大事業，便得要有不同於常人的『非常手段』！細數天下風流人物，他們之所以能各領風騷數十年，那一個不是靠『臉厚心黑』崛起的？我岳光輝何獨能例外？」

朱媚搖頭。

她只覺得自己全身汗毛悚立！

——世上的英雄豪傑眞的是個「臉厚心黑」嗎？眞的嗎？

如果是，那麼所謂英雄豪傑豈非是個「醜陋而又可怕」的人物？

至少，在她感覺，她便認為岳光輝是個「醜陋而可怕」的「豪傑」！

她突然還有一個疑惑：

——為什麼他到現在都一直沒有提起柳花花？

她想問，却又不敢問。

她怕一問反而提醒了他，豈非更糟？

但是，像他這種心思縝密，懂得用「非常手段」幹「大事業」的人，怎會遺漏這麼重要的事情？

他一定另有其他目的。

他的目的在那裡？

朱媚想不通。

於是，朱媚試探着說：「岳光輝，從別的角度來說，我承認你是個豪傑，我佩服你；但是，你所謂的『大事業』却註定終將失敗……」

岳光輝英挺的臉上有自負的笑容，淡淡問了一聲：「為什麼會失敗？」

「因為，」朱媚說：「柳花花已經逃回『飛鷹堡』，無論如何，以你岳光輝目前的力量絕難與當今江湖實力最雄厚的『飛鷹堡』匹敵，否則你就不必急急欲殺我們滅口了，不是嗎？」

岳光輝忽然輕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朱媚瞪着他問道：「我說得不對麼？」

「有一點不對。」

「那一點？」

岳光輝負著手說：「柳花花根本就逃不回『飛鷹堡』去。」

朱媚一震：「為什麼？」

岳光輝沒有回答。

朱媚却臉色一變！

她突然聽到遠處隱隱有人呼叫她的聲音。

是柳花花。

他沒有走？

朱媚這時才明白岳光輝早已聽到了柳花花呼叫她的聲音，故而一直不提柳花花。

——從這點來看，顯然岳光輝的武功要强過朱媚太多了。

朱媚聞聲凝目而望，却見整個山頭黑壓壓一片，早已被敵人圍得水洩不通，別說人逃不出去，即連視綫都被堵住了！

「原來你早已聽到柳花花在找我……」朱媚咬牙切齒：「而你居然還有閑情逸緻在這裏對我說你的『大道理』，遲遲不肯出手殺我，原來就是要引柳花花前來，你！岳光輝，你是我見過最奸險的男人！」

「奸險？」岳光輝忍不住笑了起來，輕蔑的瞧著她：「為什麼妳不說我聰明？奸險和聰明有什麼兩樣？此時此刻，大家性命交關，難不成還跟妳講仁慈、說義氣？妳不覺得妳太幼稚了嗎？」

他頓了頓，冷冷撇了撇唇角，接著說：「不錯，我之所以還不出手殺妳，目的就是要引他來救妳，我如果貿然殺了妳，他豈非可以無所顧忌的一走了之？」

「朱媚！朱媚！……」

柳花花的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晣。

岳光輝唇角的微笑也越來越濃……

朱媚的臉色却愈來愈白……

「人家說他是個脂粉男人，花花公子一個，」岳光輝嘖嘖了兩聲：「其實他是個挺有情有義的人，這種關頭他還是不肯丟下妳獨自逃走，難得哪！」

朱媚眼梢有淚：「是的，他是個有情有義的男人，不像你冷血卑鄙、齷齪骯髒！」

「有情有義？」岳光輝一臉輕蔑譏誚：「這種人實際上叫婦人之仁，分不出利害輕重，這種人絕不是『做大事』之人！如果我是他，我早就獨自逃走了，才不會笨得自投羅網，白白送死……柳花花，他也只不過如此，婦人之仁吧了……」

朱媚淚水狂流！

她承認，岳光輝那句話是對的，柳花花放棄了獨自逃走的大好機會，實在不智，簡直可以說蠢到極點！但是，什麼叫聰明？什麼叫愚蠢？柳花花即使明知要死也不肯丟下朋友獨自逃走，不也說明了他是個很有人情味的男人麼？

這種男人，誰敢說他不可愛？

朱媚認爲他可愛，她認爲他是她這一生中所見過最可愛的男人！

她低頭拭淚。

心中一片溫馨。

——女人一生中，有個男人肯不顧自己的生命與妳同生死，妳還有什麼好遺憾的？

朱媚沒有遺憾。

當柳花花接近之時，聰明的岳光輝單手一揚，命令道：「讓開一條路，一條讓他能看見朱大小姐的路，那麼他自然就會闖進來了，這樣我們便可以來個甕中捉鱉，叫他們死無葬身之地！」

密密麻麻的黑衣人果然立刻向兩旁散開，讓出了一條路……

但是，柳花花却沒有衝進來。

因爲當那條路讓開，他一見到朱媚的時候，他整個人差點昏過去！

——朱媚突然轉身向萬丈深崖跳下去！

「朱媚！」

柳花花目眥欲裂，嘶聲狂喊，人也急撲而去！

但是他却聽得了朱媚的嘶叫聲：「賊花花！咱們來生見了！你快走，要我不然我就白死了……」

一語驚醒夢中人！

是的，無論如何柳花花是絕救不了朱媚了，他如果再衝進去，除了使自己白白送命之外，一點意義也沒有，那麼朱媚的犧牲眞的是白費了！

柳花花當然瞭解這一點。

所以他急撲的身形驀然一個詭異的疾拐，突然向後猛竄而去！

岳光輝呆住！

他根本想不到朱媚會跳崖自盡，他總以爲世上每個人都是怕死的。

朱媚居然不怕死。

難道她不是人？

她是，而且還是個有情有愛的女人。

爲情、爲愛、爲情勢所逼，她勇敢的面對了死亡！

這一點岳光輝永遠是不會瞭解的。

他認爲「做大事」的人無論如何不能被「無聊的」兒女私情綁住的！他看不起愛情、看不起友情、看不起溫情……必要的時候，他也看不起親情！

他就是這麼一個「無情」的人！

——無情，就是成爲不世英雄好漢的「第一要件」！

他這個觀念是否正確？

岳光輝現在當然不會去深思這個問題。

——他已經大喊一聲「追」，然後身形如箭般的當先射出！

* * *

柳花花像一頭脫韁的野馬。

他現在已無牽無掛。

朱媚死了，對他來說當然是項沈重的打擊，但却減去了他的「包袱」。

——朱媚雖武功輕功不錯，無論如何與柳花花還有一大截，有她在身邊，柳花花再好的輕功也無法全力展開，他絕不能丟下她不管。

朱媚瞭解這一點，所以她才會自我犧牲，爲的就是不想拖累他。

她是個勇敢的女人。

柳花花眼中有淚。

無論如何，他這一生中絕忘不了朱媚。

他的身形好快。

只不過一眨眼，便把敵人拋得大老遠，幾乎就要不見踪影……

他却沒有朝青山鏢局的方向跑去。

——他不管獨孤美他們的死活了？

——現在回去青山鏢局來得及嗎？隔了這麼一段長時間，青山鏢局十之八九已被夷成了平地，急急跑回去豈非多此一舉？如果他們還存在，自己趕回去豈非把敵人的主力引去，更使他們不利？最主要的是，如果趕回去，自己依然無法撇下他們獨自逃走，最終肯定仍是死在青山鏢局，那麼朱媚的死豈非成了無謂的犧牲？

不！絕不能讓她死！

無論如何他要逃回飛鷹堡，只有逃回飛鷹堡才有力量殲滅岳光輝那幫人！

——如果，獨孤美還活著，她會不會諒解他這個做法？

他不知道。

他不想知道。

他現在只知道：

——在必要的時候，「背情背義」，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人生本就有很多「不得已」。

柳花花現在就面臨著「不得已」的痛苦！

「獨孤美，朱媚死了，爲了不讓她白死，所以我不狠心丟下妳，請妳原諒我……」

柳花花不住在心中吶喊著。

* * *

「天下第一偷」白則七。

獨孤美同時認識他和柳花花。

在她的印象裏，他是一個「很好玩」的人。

外表上，他不修邊幅，吊兒郎當，既不講究衣著儀容，也不修飾言談舉止，而且還經常佝僂著背脊，讓人覺得他個子瘦小，一副「賊頭賊腦」的樣子。

現在，他儀容光鮮，儀表煥發，一張臉孔端端正正，說有多瀟洒便有多瀟洒；特別是衣著服飾俱是一眼便能看出的名貴料子與最新穎的款式；而且他不再彎腰駝背，昂然挺胸，一副頂天立地的模樣。

簡直是判若兩人。

難怪獨孤美久久認不出他來。

當白則七解開她的穴道時，獨孤美忍不住伏在他懷裡哭了起來……

「別怕，」白則七溫柔的攬著她，輕拍她的背脊：「事情已經過去了，忘掉它，就當它是一場噩夢；放心，有我在，誰也傷害不了妳……」

獨孤美哭了一陣，離開他的懷抱，接過他遞過來的手巾，拭乾眼淚，感激道：「若非你及時趕來相救，我就要被那賊人

糟蹋了……」

白則七倒了杯開水給她，目光溫和的望著她：「喝杯水，休息一下便沒事了。」

「不，」獨孤美望了一眼地下死不瞑目的趙屠，心中一陣噁心：「快帶我離開這個房間，我不想再見到那禽獸一眼！」

「對不起，我倒忘了這點。」白則七面上浮起一個歉然的笑意，立刻扶著獨孤美離開這個讓獨孤美心驚膽顫的房間。

走出房門，他們朝正堂大院走去，白則七邊走邊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獨孤美簡潔扼要的把事情經過說給他聽……

說完之後，她問白則七：「你怎麼會到這裡來？」

白則七朝她笑：「我是專程來救妳的呀。」

獨孤美白了他一眼，嬌聲道：「幾天不見你，你不但人變得我認不出來）連那張嘴也變得格外油了。」

白則七大笑。

「我聽聞妳和花花大少到大漢鏢局調查失鏢事件，於是便趕去看你們，」白則七說：「誰知我趕去時你們已經走了，但是朱魯東告訴我你們在青山鏢局，他妹子朱海靈和她女兒朱媚也趕來了，我問他發生什麼事，他說不太清楚，於是我就連夜趕來看過究竟，不想剛好趕上表演一幕『英雄救美人』，眞過癮……」

「過癮？」獨孤美瞪了瞪他：「你是不是幸災樂禍？」

「是呀，」白則七居然如此回答：「妳整蠱了我好幾次，整得我慘兮兮，一直苦無機會『報仇雪恥』，看到妳叫吃了苦頭，當然有幾分幸災樂禍啦。」

「噢，」獨孤美鼓腮：「原來你來找我們是爲了『報仇雪恥』呀？」

白則七瀟洒一笑：「誰知我却救了妳，唉，妳運氣爲什麼總是這麼好？」

獨孤美抿嘴而笑。

但是她只笑了一下。

她心裡掛記著柳花花與朱媚。

他們不知怎麼樣了。

「你來的時候，」獨孤美凝眸問：「在山隘口處有沒有發現什麼？」

「沒有，」白則七搖頭：「我是僱輛車來的，我在車裡睡覺，怎會看見什麼？」

「車伕呢？他有沒有看見？」

「他呀？他一到鏢局門口，看見那麼多人頭，嚇得連車資都幾乎忘了跟我要，就算他會看到什麼，只怕也來不及對我說了。」

獨孤美面色沈重：「那柳花花和朱媚究竟跑那裡去了？」

「照這種情形看，」白則七沈思了一下，說：「他們一定是被敵人追殺，而且一定還沒死……」

「何以見得？」獨孤美插嘴問。

「敵人如果殺死了他們，一定會回過頭來看看鏢局這邊的情形，妳不認爲是？」

「有道理。」

他倆來到了正堂前的庭院。庭院中的火堆已熄滅，死屍依舊狼藉，唯獨就是不見鏢局的人回來。

獨孤美憂心忡忡，也許剛才受了趙屠的折磨，人有點疲累，一時間失去了主意，問白則七：「依你看，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白則七搔了搔耳根：「我想，馬連良他們應該會很快回來，咱們便即刻往『飛鷹堡』出發，這樣……」

獨孤美打斷他的話：「咱們不管柳花花與朱媚他們了？」

「如何管？」

「救他們呀！」

「如何救？」

獨孤美怔住。

白則七苦笑：「誰都知道要救柳大少是件極爲困難的事，敵人竟敢追殺他，必然是聚集了足夠的人馬才敢下手，而且肯定是有絕對把握才敢如此放肆，只怕我們去了非但無濟於事，反而白白送死吧……」

白則七强調一句：「就算我倆現在趕去，妳能幫什麼忙？不是我說妳，妳去了只有增加他的負担吧了；那麼，剩下我一個人有什麼用？我一個人能殺幾個人？可以想像的，敵人肯定是有幾百的，不是嗎？」

獨孤美咬著咀唇：「這樣吧，不如你趕去飛鷹堡向司馬如虹報訊，我留在這裡等消息……」

白則七睜大眼截斷她的話：「妳留在這裡，萬一敵人又來，妳豈非死定？」

「我當然不會留在鏢局，」獨孤美說：「現在天已亮，視綫廣闊，我可以藏身在民家，敵人若來了，也找不到我的，他們發現鏢局內空無一人，或許會以爲我逃了，肯定會急急追殺，絕不會搜查民家的。」

「不行，」白則七搖頭：「我一步也不能離開妳。」

「爲什麼？」

「保護妳呀！」

「但是，」獨孤美說：「總得要有人去向司馬堡主報訊呀！」

「可以等馬連良回來，讓他去呀，爲什麼一定非我去不可？」

「非你去不可，」獨孤美眨著眸子：「敵人不知道你來過這裡，他們不會追殺你的；若馬連良去，萬一被追殺，豈不慘了？」

白則七張咀想說話，獨孤美却不讓他開口，她接著說：「你不必往大漢鏢局那條路走，在中途有條岔路，往北那條可以直達飛鷹堡，你知道吧？」

獨孤美話剛完，忽聞有脚步聲傳來，緊接著幾條矯健的人影翻牆而入。

白則七立刻長劍出鞘，護住獨孤美！

獨孤美却大喜道：「是馬總鏢頭他們回來了。」

* * *

柳花花已經聽不到敵人的脚步聲。

可是他回望時，却見一條人影仍然飛快撲來，緊追不捨。

柳花花知道那人一定是岳光輝，只有他才那麼好的輕功。

看樣子，他不僅暗器出名，實際上輕功也好得很，雖然他並不能追上柳花花，但柳花花却無法擺脫他，兩人始終保持著

一定的距離。

跑了一陣子，柳花花再回頭望時，仍然見到岳光輝猛追不捨。

顯然，岳光輝無論如何是不肯讓柳花花順利跑回飛鷹堡，否則他就完了。

柳花花瞭解他的心態。

他看看，那些敵人老早被拋得看不見了，只剩下岳光輝一人追上來，一對一，柳花花絕不怕他，他甚至敢說不怕任何人，所以他想停下來跟他鬥一鬥。

但又一想，岳光輝現在可說是勢在必得，在生死邊緣掙扎，必然像受了傷的獅子那般駭怕人，自己犯不著跟這種人鬥，萬一有個閃失，那就太對不起朱媚了！

絕不能讓朱媚死得沒有代價！

所以他忍下了一口氣。

現在，就來跟他鬥體力、耐力吧，看看是誰的後勁比較强。

無論如何，柳花花現在已處於上風，他大可不必冒險與他單打獨鬥。

他這個抉擇是明智的。

因爲他已聽到岳光輝在後面焦急的叫了起來：「柳花花，有種的，你就停下來與我一對一！」

柳花花沒有停下來。

他連頭都不回。

岳光輝却因開口說話，而把距離拉得更遠了，他連忙住口不言，不敢再開聲，全心全力追趕柳花花……

但是柳花花的身形穩定得像空中的老鷹，任你怎麼看，都不可能有慢下來的跡象。

岳光輝心急如焚……

柳花花篤定如泰山……

互相比較，岳光輝終於慢慢被拋開了，終至看不見……

* * *

馬連艮臉上有愧疚之色，他想不到自己逞一時之快，差點讓獨孤美被敵人汚辱，連聲向獨孤美道歉，其他諸位鏢師與趙子手也連聲向獨孤美對不起。

當然，他們也都向白則七表示謝意，多謝他及時救駕獨孤美。

「現在，」獨孤美說：「柳花花與朱媚生死未卜，敵人去向也不明，不知道還不會回頭再來，趁著現在，大家快收拾細軟，到後山把婦孺老弱接出來，然後喬裝農夫獵戶，分批向飛鷹堡進發，到了飛鷹堡，大家便安全了。」

「我們這一走，不管柳公子與朱姑娘了麼？」馬連艮問。

「我們已無能爲力管了。」獨孤美苦笑：「現在大家只能自己顧自己，誰能活下來便活下來……你們快去吧，記住，動作千萬要快！」

於是馬連艮帶著衆人急急而去……

「既然妳要他們撤退到飛鷹堡，那我就不用去了，」白則七望住獨孤美說：「我還是留在妳身邊吧，我不放心妳一個人留在這裡。」

他頓了一頓，說：「其實妳留在這裡也無濟於事，不如還是由我護送妳回去飛鷹堡吧。」

「不，」獨孤美用力搖頭：「我絕不能丢下柳花花不理！」

「也許，」白則七說：「他已經逃回『飛鷹堡』去了哪。」

「不可能！」獨孤美提高聲調：「他絕不能丢下我不管，他不是那種人！」

白則七嘆了一口氣：「世上沒有絕對不可能之事，我知道他不是個丢下朋友不管的那種人，但是，迫於形勢，他已盡了力而無力再兼顧到妳時，他只好自己逃回飛鷹堡，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呀！」

「我不相信！」獨孤美一臉堅決：「我瞭解他，除非他死，否則他絕不會丢下我不管！」

「就算如此，」白則七企圖說服她：「那妳留在這裡有什麼用？妳能幫他什麼忙？能嗎？」

獨孤美回答不出。

她的確已無法再幫他任何事情，她身上唯一能憑藉的毒藥也已用罄，憑她的武功，實在只有增加他的負担吧了。

但是無論如何她也不肯走，態度堅定得像東嶽泰山，不管你怎麼搖它都不動：「我心意已決，活見人，死見屍，否則我絕不會離開青山鎮一步！」

白則七望了望她，輕嘆一口氣，便不再說話。

* * *

結果，馬連艮一批人帶著貴重細軟，攜家帶眷，裝扮成鄉農村婦，分批向飛鷹堡撤退；但白則七說什麼也不肯走，於是便和獨孤美留在青山鏢局，等候柳花花與朱媚的消息。

獨孤美的意思本想藏身於農家獵戶中比較安全，但現天已大亮，青山鏢局門外的無身首級以及斑斑血蹟，早已震動了整個青山鎮，淳樸的山城何曾經歷過如此殘酷的大斷殺，個個心煩驚悸，人人自危，唯恐遭魚池之殃。在這種情形下，原本是好客熱忱的居民，那敢再接待來路不明的陌生人？

於是獨孤美和白則七只好又回到了青山鏢局，又像昨夜一樣，藏身於隱密而又可居高眺遠的大堂屋頂上。

* * *

柳花花發現岳光輝已放棄追逐之後，自然鬆了一口氣。

人一鬆懈，自然速度也放緩了些，而且也很自然感到了他此刻眞是又累、又渴、又餓……

人，畢竟不是鐵打的，任何人經過了這麼漫長的生死大斷殺，還有氣力走路已算是了不起的了。

此時天色絕早，環眼一顧，山巒翠疊，晨煙輕飄，一野無人，柳花花再奔馳了一陣，總算看到了一戶獨立家屋，於是便趨前敲門，希望能弄點什麼吃的。

* * *

柳花花敲了老半天門，却不見有人應門，於是順手推門，發現門是虛掩的，於是跨門而入……

室內很簡陋，一張木床、一口土灶、一張八仙桌、一條長板櫈；四壁掛滿著狐皮、山猪牙等山產獸獵，顯然是一家獵戶。而且牆上還掛著幾套男人的衣衫，不見女人衣物，連孩童之衣履也不見，明顯的這裡住的是單身獵人。

柳花花發現土灶仍有餘溫，灶裡餘薪未滅，顯然這裡的主人剛吃完早食出門打

獵沒多久。

此時此刻，柳花花當然不管他屋裡有人沒人了，他首先將桌上的茶壺裡的半壺冷開水，咕咕的像牛飲般的喝個精光，然後將灶內的火昇起，再到屋外的鷄籠裡抓了一隻又肥又大的雉鷄，殺鷄拔毛，準備好好吃它一頓，然後再留下一錠銀子，以示謝意。

柳花花其實是個很懶的人，江湖上瞭解他的人都知道這一點，所以很多人大惑不解，爲什麼像他這麼懶的人居然可以練成一身絕世武功，曾經很多人問他，他總是笑而不答。

他練功究竟有什麼密訣竅門？

這暫且不管它，先看看他殺鷄吧。

殺鷄，看起來是件相當容易的事，至少要比殺人得容易了，柳花花夜裡就不知道本身殺了多少敵人，至今仍然一身血汚，而顯得猙獰可怖；但是他雖然懂得殺人，却偏偏不懂得殺鷄，正當他以爲割斷了鷄的咽喉，放下菜刀正想拔毛時，不想一回頭却見那本已奄奄一息的雉鷄忽又咯咯的大叫起來，而且活蹦亂跳的跑了出去！

「媽的，人倒霉的時候，連鷄都欺負你……」柳花花楞了楞，又好氣又好笑，口中喃喃自語，唸唸有詞：「你這隻死野鷄，你道本大少已衰得手無縛鷄之力了麼？奶奶的，抓到你一手捏斷你的脖子，看你還不能跑？」

柳花花很少說粗口，此刻却有點神經質的居然對一隻垂死的雉鷄大駡「三字經」。

——人，再道貌岸然的人，其實潛意識裡多少都有點神經質，特別是在遭受巨大壓力時，那股神經質就會不知不覺表露出來。如果壓力强大到承受不住的話，那麼便很可能變成「神經病」。

柳花花承受的壓力大不大？

——朱媚的死、獨孤美與馬連艮一幫人的生死不明、仇十洲之死、皇甫霏涉嫌販毒集團……都構成了對他有生以來的最大的打擊與壓力。

特別是，他爲了不讓朱媚白白犧牲，竟然不管獨孤美之死活獨自逃生，那種噬骨椎心之痛苦，只怕是如人飲水，局外人絕體會不出那種感受。

所以，他此刻有點神經質，實在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他此刻有點像「弱智頑童」似的，瞪著眼、彎著腰、伸著手、口裡唸唸有詞的追問向那隻喉管被切斷而未斷氣、血流如注、痛得咯咯亂叫、亂跑、亂跳的雉鷄，說你不信，柳花花奮力一撲的時候，非但沒抓到那垂垂欲死的野鷄，居然跌了個狗吃屎！

眞好玩。

柳花花不禁想起他童年的時候，與玩伴一起偸抓別人的老母鷄，那份又怕又愛的緊張刺激心情……

他現在彷彿又回到了童年。

人，如果永遠長不大那該多好？

可惜的是，時光永無法倒流，誰也無法回到童年，柳花花當然也不能。

正當他興高采烈的在「玩」著偸鷄的遊戲時，那隻鷄突然死了。

本來還不會死的，是被一塊不知從那裡飛來的小石子，準準的打中了牠的頭，悶聲不哼的便倒地而死了！

柳花花有點惱怒。

是誰破壞了他童年美夢？

他轉首望去時，本能的一楞。

——不知何時，不遠處的一棵龍眼樹下正立著一名亭亭玉立的妙齡女人。

柳花花看不到她的臉。

那是個臉蒙黑紗的女人。

柳花花定定的望住她。

他肯定自己曾見過這個女人。

——在「卧佛庵」避雨的時候，便會見過。

當時，他就一直覺得她很面善，好似在那曾見過，只可惜看不到她的全部臉孔。

她究竟是誰？

她爲何會在這裡出現？

第一個問題已經有了答案。

——因爲那個女人已緩緩除下面紗。

柳花花很認眞的望住她。

那女人也定定的望住他，美麗的唇角掛起一絲似有似無的微笑。

她是誰？

柳花花終於想起來了，他眼裡有激動之意，忍不住脫口叫了一聲：「妳是小蠻哥？」

那女人笑了，高興的笑了：「十年了，整整十年了，你居然還認得我……」

* * *

十年前。

柳花花落泊江湖，還是個無名小卒的時候，他認識了皇甫霏，也認識了「小蠻哥」。

小蠻哥，這根本就不像是個女人的名字，其實十年前的她只有十歲大，短短的頭髮，黑黑的臉孔，髒髒的衣服……怎麼看都不像是個女孩子，特別是她那粗粗的嗓音，以及惡狠狠、兇巴巴的眼神，令你很容易相信她是個「野男孩」。

最大的原因是，她自小就是個孤兒，不但無父無母，而且還沒名沒姓，所以便被叫爲「小蠻哥」。

皇甫霏出身貧寒之家，七歲喪父，八歲失母，自此流浪天涯，十五歲那年結識了只有七、八歲大的小蠻哥，由於同是天涯淪落人，於是也就相依爲命，情同姊妹。

而柳花花之所以認識皇甫霏，進而成爲他初戀的情人，認眞說來，其實應該歸功於小蠻哥。

說來眞好玩，當時的柳花花是窮得一文不名，只不過能保有一身勉强說得過去的外表——沒有縫補過而又不太殘舊髒兮兮的衣服，小蠻哥却誤以爲他口袋裡有兩文錢；加諸柳花花那時人衰運乖，自然也就顯得無精打采，小蠻哥看他一臉「蠢蠢的」，於是就把他當成「笨肥羊」——對他下手扒竊。

結果小蠻哥當然什麼也沒扒到。

而且却給柳花花逮過正著。

皇甫霏自然出面解圍。

就這樣，他們認識了。

就這樣，他們成了情人。

然後……

（未完．十九）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

浪子劉三房間內，赫然發現一具屍體及一包金條，正是百詞莫辯之際，幸得沙漠之虎林沐兒挺身作證，指出此乃塞外神龍達木拜耳揷贓嫁禍……韃靼王阿不都森要天香公主下嫁達木拜耳或林沐兒，但公主心有所屬，況且她又豈肯委身於這兩個醜八怪呢？兩位近身侍婢傻妞、呆妹遂向浪子求援。比武擂台之上，浪子劉三不忍斷送公主的一生幸福，遂飛身而出打倒達木拜耳與林沐兒，晉身爲韃靼國的駙馬爺，無奈劉三却志不在此。由於劉三並非韃靼子民，所以必須經過詳細調查始能與公主成親；浪子不甘被軟禁於賓館內，遂悄悄逃離……

剪除外患　捕殺閹官

劉三道：「放屁，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不經千錘百煉，如何能出人頭地，這一個月，你最好咬緊牙關，苦修苦練，倘若偷懶怠惰，小心老子剝你的皮。」

但，一轉念間，劉三立又想到，這些高調，不正是張老頭當年敎訓自己的話語嗎？三十年風水輪流轉，想不到今日却拿來敎訓他人，連他自己也不禁爲之莞爾。

從而也使他想到，想扳倒司徒鰲，上官嵩，談何容易，自己也必須痛下苦功，更上一層樓，才有希望與老魔爭一日之長短！

於是，兩個人便下定決心，立即開始修練拳掌刀劍，輕功暗器等功夫。

× × ×

這日，是他倆練輕功的時間。以農舍爲起跑點，望北飛奔。好快，也不過一刻鐘的工夫，便奔出去十來里。

劉三一馬當先，面不改容，且氣定神閑。

鹵蛋遠落在數丈之後，面如豬肝，氣喘如牛，嚷嚷道：「老大，歇歇吧，再不停俺這條小命準會丟在大漠，被閻王爺請去吃大餐。」

事實上劉三已經停住，不是等鹵蛋，而是另有發現。

前面不遠，有一座小山！

山上有一棵盤根錯節的老樹。

樹下面，半坐半臥的躺着一個人。

人是沒錯，却不言不動，乍看彷彿是老樹本身的一部份！

待登上小山，來至近前，看得更清楚，此人長髮披肩，似乎已有一二十年不曾修剪，衣裳亦甚破舊，僅可遮羞蔽體而已，相貌却甚清奇俊逸，鬚長及胸，已呈半白，年約五旬左右，目賽寒星，紅光滿面，有一種飄飄欲仙的隱士氣質。

數十丈外，有一羣羊正在自由覓食！

老樹的附近，有一個超迷你型的，年代業已相當久遠，方圓約莫二丈餘的小火山坑洞。

奇怪的是，直徑不足一尺的火山口內，仍不斷的有火苗冒出，不大，但已足夠煮一鍋飯，熬一鍋粥。

火山口上架着一口銅鼎，很大，像寺廟裏的鐘一樣，裏面沸沸揚揚，熱氣騰騰的，可惜有鍋蓋蓋着，不知鍋中所煮的是何物！

令人不解的是，浪子劉三和鹵蛋，就站在他面前，已經有好一會工夫，那隱士却視若無睹，始終不曾開口說過一句話，也沒有正眼瞧一下！

還是劉三先說道：「老先生懂得漢語嗎？」

隱士似是扎到屁股，猛地睜開雙眼，打量一下二人，以標準的京片子道：「看你們的衣着，聽你們的口音，是大明子民，從北京來的？」

鹵蛋道：「本來就是嘛，是你未曾將咱們『放在眼內』看。」

浪子劉三道：「毫無疑問，老先生也是北京人？」

長髮老人點點頭，道：「小友之言不差，老夫已經有十幾年不曾聽到鄉音。」

劉三的腦子裏轟然一響，脫口就說：「你是驍騎將軍劉文龍！」

老人訝異驚愕的道：「小友怎知老夫之名？」

「坦白說，咱家此來大漠，主要的目的就是爲了尋找劉將軍。」

「是誰叫你來找我的？」

「張老頭。」

「張老頭？誰是張老頭？」

「就是風塵俠隱張子樵嘛。」

「哦，是他，張大叔。」

「赫，老頭的輩份還挺高的。」

「小友又是何人？」

「劉三，浪子劉三。」

「與張大叔是什麼關係？」

「朋友，忘年之交的朋友。」

驍騎將軍劉文龍仔仔細細的端詳一下浪子劉三，心說：「看這孩子的貌相，好生面熟，似曾相識，怎麼看來極像是我們劉家的骨肉，我家的老三，倘若尚有命在，大約也該有這麼大了。」

當即站起身來，正容說道：「你剛才說，叫劉三？」

劉三頷首道：「是呀，正是劉三，不過，由於種種因素，對外叫劉二，這件事有機會再慢慢告訴劉將軍。」

「劉三之外，可還有別的名字？譬如劉三虎，或者劉玉虎？」

「沒有，咱家只有劉三一個名字，別無分號，前輩爲何有此一問？」

「因爲老夫的三子叫劉三虎，也叫劉玉虎。」

「啊，原來如此。」

「不知小友的父親是那一位？未知可否見告？」

從來沒有人認眞査問過他的身世，他自己也一直避免想這個問題，經劉文龍這麼一問，劉三的臉上第一次出現悵惘悽楚的表情，深沉的歎息一聲，道：「實不相瞞，咱家是個孤兒，打從記事起，就與張老頭相依爲命。」

驍騎將軍劉文龍道：「你不清楚自己的身世？」

「一無所知。」

「張大叔呢？」

「也不甚了了。」

話鋒一轉，浪子劉三道：「還是談談劉將軍自己吧。」

劉文龍昂着頭，遙望着南方，慨然一歎，道：「唉，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想起過往之事，直如作了一場惡夢。」

浪子劉三道：「在下想知道將軍被俘之後的情形。」

「俘虜生涯，自然備極艱辛，他們威脅利誘，想盡一切辦法欲迫使老夫歸順韃靼。」

「想必劉將軍定會斷然拒絕？」

「想我劉文龍，乃是開國軍師劉伯溫之後，生爲大明人，死爲大明鬼，劉家絕不會生出叛徒的子孫來，韃子無計可施，這才於十餘年前，將老夫放逐來此。」

「名爲放逐，實際上等於軟禁，對不對？」

「對，除北邊外，其他的地方皆有人看管監視。」

「那一羣羊可是將軍所飼？」

「這是老夫苟延殘喘，唯一的依靠吧了。」

「看起來很像是蘇武當年的際遇。」

「可惜我劉文龍沒有蘇武那麼好的運氣。」

「其實，憑將軍的本事，潛回國內，並非不可能的事。」

「這是事實，老夫也確曾有過這個念頭，但不久便打消了。」

「這是爲何？」

「老夫輾轉得知，我們劉家早已被滿門抄斬，本將軍回去非但毫無意義，反會被視爲欽命要犯。」

「這倒是事實，將軍一旦回京，胡太師和劉瑾這兩個老混蛋，絕對不會輕易放過。」

鹵蛋道：「但是，滅門之仇，天大地大，將軍能嚥得下這口氣？」

劉文龍跺一跺脚，道：「當然不！」

鹵蛋又道：「將軍可是另有復仇的計劃？」

「正是這樣。」

「可否透露一點給俺鹵蛋？」

「你瞧見沒有，火山口上，架着一口銅鼎。」

「我們一上來就看見啦，不知裏面燉的是羊肉？還是塞外的野味？好香好香啊，打從出娘胎起，就沒有聞過這麼香的味道。」

「不是羊肉，也不是野味，是藥，老夫正在煉丹。」

「煉丹？幹嘛？」

「服下靈丹，很快就能夠增加一甲子以上的功力，老夫便可以回到北京去，將劉瑾、胡來那一羣狐羣狗黨趕盡殺絕。」

浪子劉三道：「是什麼藥，怎會有如此大的神效？」

驍騎將軍劉文龍鄭重其事的道：「老夫牧羊漠北，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獲得一株千年何首烏，萬年雪參，復配以一百隻頭胎母羊的羊乳，先以地心之火，將羊乳熬成乳精，然後再入藥熬煉，自然神效非凡，可以使人脫胎換骨，功力大進。」

劉三好奇道：「需要多少時間才能煉成？」

劉文龍道：「大約十年。」

鹵蛋驚道：「乖乖，要這麽久，豈不要等白了頭？」

驍騎將軍道：「靈藥仙丹，得來自然不易。」

浪子劉三道：「現在煮煉幾年了？」

劉文龍道：「時間已滿，成丹的日子應該就在一月之內。」

浪子劉三道：「好極了，咱們志同道合，目標一致，但願成丹的日子不要出差錯，愈早愈好，到時候我們就可以結伴同行，大鬧北京城，將胡太師、劉瑾、上官嵩、司徒鰲這幾個老傢伙打得鷄飛狗跳，屁滾尿流，叫他們趴在地上喊爺爺，在將軍老爸的墓前作活人祭，將這一股惡勢力徹底消滅！」

言罷，復將自己的來龍去脈，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劉文龍欣然色動道：「好，兩位小友動練武功，老夫也加緊煉丹，丹成之日，咱們先殺掉林沐兒與達木拜耳，然後再結伴南返，將北京城鬧個天翻地覆。」

× × ×

往後的日子，浪子劉三與鹵蛋差不多全部消磨在這一座小山上。

或則苦練內外功夫，或則與劉文龍談天說地，有時候驍騎將軍也會傳授一些掌劍刀法，以及兵法韜略之學給他們。

長久相處，水乳交融，二人功力大進之外，無形中三個人也培養出感情來，尤其是劉三和劉文龍之間，由於是同宗的關係，更是親密得不得了，儼然一對父子。

天香公主亦頻頻來訪，濃情蜜意，我見猶憐，如果不是有冬冬，又有重任在身，想利用鐵樹開花來撲殺番將，劉三自己心裏明白，他可能會眞的愛上她！

鹵蛋的情形更加轟轟烈烈，跟傻妞呆妹打得火熱，但礙於劉三好事難成，也僅止於吃吃豆腐，一逞口舌之快而已，無法突破瓶頸，衝鋒陷陣玩眞的。

不知不覺中，一月之期轉瞬即到，韃靼王派去北京的人回來了，天香公主已有消息傳來，阿不都森王很快就會在古堡內召見劉三。

偏巧，正當此刻，驍騎將軍劉文龍的靈丹大功告成。

可是，當劉三來到山上，言明一切，叫劉文龍隨時準備行動時，驍騎將軍却突然變了卦，交給他一瓶靈丹，肅容滿面的道：「靈丹在此，你們帶去吧，日服一粒，便可增加一年的功力，老夫暫時不打算回去了。」

浪子劉三愣然一楞道：「劉將軍，咱們事先說好要大鬧北京城，怎麽突然黃牛了？」

劉文龍振振有詞的道：「不是有意黃牛，實乃認眞考慮的結果，老夫已家破人亡，回去於事無補，徒增傷感而已，大鬧北京城，殺死胡、劉二賊，固可大快我心，却也坐實了我們劉家的罪名，百口莫辯，遺臭萬年。」

浪子劉三道：「將軍之言，俱在情理之中，咱家不敢相強，但毀家滅門之仇，山高海深，難道就此罷了不成？」

驍騎將軍道：「劉三，你肩負文儀公主之命，不就是以誅殺他二人爲職志，只要這兩個老賊在刀下伏誅，老夫便於願已足，並不一定非要自己親自動手不可，贈兩位小友靈丹妙藥，亦即是希望兩位代劉某復仇。」

鹵蛋道：「這不好意思啦，靈丹妙藥，得來不易，將軍應該留着自己用。」

劉文龍正色道：「敗軍之將，去國之臣，留靈藥何用，小友不必客氣，殺掉奸賊，就是最好的報答。」

鹵蛋朗聲道：「這一點，將軍可大放寬心，俺鹵蛋保證替你加上幾刀！」

浪子劉三道：「咱家想請教，在何種情況下，將軍才肯重返故里？」

驍騎將軍想了想，一本正經的道：「劉家的寃屈獲得平反，還我清白時，老夫自當啓程返國。」

劉文龍心堅意決，二人勸說無效，只好告別下山。

返回農舍，正巧韃靼王的使者已到，命劉三即刻去古堡報到。

劉三問那中年使者：「大王派去的人回來了？」

那使者的答覆很冷，只有一個字：「嗯。」

「什麽時候回來的？」

「昨天。」

「調查的結果如何？」

「不知道。」

「王府裏是否準備要辦喜事？」

「沒有。」

「那麽，是否有殺人的準備？」

「也沒有。」

使者一問三不知，事情吉兇未卜，鹵蛋心裏直發毛，道：「朋友，大概是想要一個紅包吧，說，多少？俺馬上包給你就是。」

錢能通神，可就是買不通這個死腦筋的傢伙，使者面無表情的道：「不必。」

劉三道：「公主現在何處？」

使者道：「古堡內。」

「這件事她爲何不自己來說？」

「是大王不准。」

「聽你的口氣，好像不對勁。」

「是你自己多疑。」

「大王的命令，是叫咱家獨自一人去，還是全體？」

「你單獨一人，請吧。」

事情透着古怪，劉三疑雲滿腹，但身在番邦，又不能不去，只得硬着頭皮，跟使者離開農舍。

× × ×

古堡。

一棟大樓的花廳。

雖是臨時行宮，但依然佈置得富麗堂皇。

只見韃靼王阿不都森高高在上，坐在中間。

太子鳥不拉屎坐在左邊。

公主樹不開花坐在右邊。

兩旁，雁翅般立着二十四名手握鋼刀的韃子兵。

忽見那使者跨步而入，伏地稟道：「啓稟大王，漢人劉三帶到。」

「傳！」

韃靼王餘音未落，浪子劉三已大踏步的走進來。

先給天香公主使了一個眼色，意思是說：「番婆，事情到底是凶？是吉？」

天香公主搖搖頭，眨眨眼，意思是說：「親愛的二哥，本番婆也不知道。」

葫蘆裏裝的是什麽藥，只有阿不都森王自己明白。

劉三行至韃靼王座前丈許處停住，拱一拱手，口中不亢不卑的說道：「大王找我？」

韃靼王「嗯」了一聲，道：「劉二，你以前向本王表白的，可全是實話？」

劉三躬身道：「在大王面前，不敢說半句虛言。」

「在北京城裏，你自己擁有一家賭坊，是嗎？」

「是的。」

「什麽店號？」

「再來賭坊。」

「怎麽來的？」

「賭博贏的。」

「還有鴻泰綢緞莊、五福樓飯莊、雅人齋古董店又是何人的產業？」

「都是咱家的關係企業。」

「也是賭錢贏來的？」

「是花錢買的。」

「你小小年紀，何來這許多錢財？」

「得自先父的遺產，我老爸乃絲綢大王，是江南第一號大富翁，就是小絲綢大王，以咱家的家世財力，身份地位，應該不會辱沒了你的寶貝女兒吧？」

韃靼王的臉色始終陰沉冰冷，看不出絲毫喜怒之情，慢吞吞的道：「據本王所知，你到北京的時間甚爲短暫，一出現便瘋狂的大攬房地產，像是一個暴發戶，你去北京的眞正目的何在？」

浪子劉三不假思索的吹噓道：「一則是想發展事業，欲將我們劉家龐大的財力擴張到北京去，與那裏的土財主一較高下，進而蠶食鯨吞，建立一個經濟王國，二則是爲了尋找舍弟。」

「你弟弟是什麽人？」

「劉三，是咱家一母雙生的攣生弟弟，我們前後只差五分鐘，咱家跑得快，搶先一步出門，做了哥哥，嘻嘻。」

「這個劉三是幹什麽的？」

「我這位兄弟在北京城的名頭可不小，是衆多百姓心目中的英雄，更是無數弟兄忠心擁戴的老大。」

「原來是一個小流氓，小混混。」

「各人的看法不同，英雄與流氓往往僅一綫之隔。」

「劉二，你貴爲絲綢大王，揮金如土，你弟弟劉三怎會淪落街頭，當流氓？」

「此事說來話長，簡而言之，舍弟是從小失散的。」

「你那位寶貝弟弟，現在的情況又如何？」

「唉，可憐啊，可怕啊，舍弟劉三已被人砍了頭。」

「被誰砍的？」

「混蛋大明朝的劊子手。」

「噢，是犯了法？」

「大王，這些事，你是行家，一定經驗多多，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韃靼王阿不都森神色一緊，語氣冷硬的道：「本王得到的消息則是，劉三犯了搶刦、強姦罪，罪有應得。」

劉三是個演戲的天才，聲淚俱下的道：「寃枉，寃枉啊，天大的寃枉，舍弟是遭人陷害，被人栽贓的。」

阿不都森的眸光遊移不定，道：「可是，本王的消息來源顯示，北京城裏盛傳，所謂劉二劉三，根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是你小子施出金蟬脫殼之計，死裏逃生的。」

浪子劉三心頭震駭不已，暗道：「媽的，這個韃子王的消息可眞靈通，連這些鷄毛蒜皮的狗屁事都查得一清二楚，不知道跟文儀公主朱雅蘭的那一段有沒有被他探知，果不幸而言中，咱家的這一顆少年頭可能就非丟在大漠不可了。」

表面上却依舊沉着得很，破口大罵道：「混蛋，王八，豬八戒，殺千刀的，這一羣傢伙不是無中生有，就是造謠中傷，或者是由於我們兄弟倆貌相酷似，一個是地方名流，一個是多金的財主，惹人眼紅，遭人妒忌，故意設計陷害。事實上，三弟的人頭是咱家親眼看着落地的，也是我劉二親手掩埋，大王倘若不信，可以開棺驗屍，況且大明朝的狗官又不是白痴二百五，衆目睽睽之下，如何死裏逃生？」

天香公主帮腔道：「是呀，在這種情形下，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不可能插翅而逃。」

韃靼王沉聲道：「劉二，你弟弟寃屈致死，你恨不恨？」

浪子劉三胡言亂語道：「恨啊，恨透了這些狗官，也恨透了朱厚照這個狗皇帝，恨不能將他拖下金鑾大殿，狠狠的揍一頓。」

「既然如此，你可願意爲我韃靼國工作？」

「幹什麽事？」

「當間諜！」

「間諜？好啊，這個工作一定很刺激，多采多姿。」故意風情萬種的瞟了天香公主一眼，劉三喜笑顏開的道：「不知是咱家一個人跑單帮，還是與美麗的公主雙宿雙飛？」

「你一個人單獨去。」

「結婚以後吧？」

「不！是婚前！」

「什麽？還沒有碰一下你的寶貝女兒，就得走馬上任去當間諜？」

天香公主樹不開花也大表不滿，據理力爭道：「父王，君無戲言，既是擂台招親，就當言而有信，將女兒嫁給得勝的人，免得惹人議論。」

浪子劉三心裏罵道：「你娘，騷啊，比老子還猴急。」

口中語無倫次的道：「是嘛，下鍋的餵飩不能吃，煮熟的鴨子不能碰，這簡直是虐待，太殘忍啦。」

韃靼王心如鐵石，絲毫不爲二人的言詞所動，道：「本王並未失信於人，只是將婚期稍作調整，現在，只許訂婚，不得結婚。」

浪子劉三一怔神，道：「那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上花轎，入洞房，跟公主上床睡覺？」

「等你回到北京，展開工作，有具體表現的時候。」

「怎樣才算是有具體表現？」

「查明各地的兵力部署，或是刺殺幾個文武大員等等。」

「這不難，舍弟劉三手下的那一幫弟兒，都是包打聽，那一個豬哥大老官養幾個小老婆，生幾個私生子，都可以打聽出來，殺幾個狗官，更是易如反掌，只要大王不黃牛，保證將公主嫁給咱家，要朱厚照的項上人頭都辦得到！」

驀然，門外氣虎虎的衝進來一個人，是沙漠之虎林沐兒，一照面就直接了當的說：「末將反對。」

韃靼王楞了一下，道：「林將軍，你反對什麼？」

林沐兒淩厲的眸光，從天香公主、浪子劉三二人臉上一掃而過，氣忿忿的道：「末將反對公主嫁給這個來路不明的渾小子。」

韃靼王道：「將軍有所不知，劉二的底細，本王已派人調查清楚，何況眼前只是訂婚，並非結婚。」

林沐兒暗戀公主已久，仍然心有未甘，本待再出言爭辯，却被別人搶先說道：「大王，既然這位劉公子清清白白，就當遵守諾言，將公主立刻嫁給他，也免得外人誤以爲是大王沒有誠意，有心拖拉。」

說話的人是塞外神龍達木拜耳，話落人現。

這小子別有居心，巴不得劉三和公主早日成親，他也好冒充新郎官，混進洞房，成其好事。

浪子劉三跟他互換一道邪惡的眼神，趁機鼓噪：「說的也是，打鐵趁熱，馬上兌現的事情才有成就感，希望大王重作考慮。」

天香公主亦道：「深盼父王能收回成命。」

孰料，韃靼王却固執己見，聲沉語重的道：「好了，本王心意已決，誰也不許再多言，你們都下去吧，明日一早就正式訂婚，然後劉二便可以啓程返鄉。」

× × ×

韃靼王令出如山，誰也不敢反對，只有服從的份兒，翌日上午，劉三果然領着鹵蛋、二十名老少兵，以及他的駱駝隊，來到古堡。

訂婚的儀式簡單而隆重，男女雙方才皆有禮物互贈。

劉三送給天香公主的，是他尚未脫手的全部貨物，亦即那批數量可觀的茶葉與鹽巴。

天香公主送給劉三的東西也很絕，是一大批塞外特產，皮毛與乳酪。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劉三的岳父大人，丈人爸，還特地送了他一副骰子。

可不是普通的骰子，而是用夜明珠精雕細琢而成的骰子，大如桃核，潔白似雪，共有十二顆。

據阿不都森王表示，這種明珠骰子珍貴異常，最好在晚上玩，不用點燈，同樣明如白晝，但見明珠滾動，光芒四射，妙趣橫生，不談輸贏，單是玩骰子就是一種莫大享受。

浪子劉三久已未賭，實骰在手，不禁大爲技癢起來，對韃靼王點笑了一下，沒大沒小的道：「丈人爸，咱們來賭一把如何？」

鹵蛋最喜歡湊熱鬧，道：「好，俺鹵蛋舉雙手贊成，最好把林將軍，達木將軍也請過來，與太子、公主大家一起賭，好好的慶祝慶祝。」

太子鳥不拉屎臉一沉，道：「亂來，宮廷之上，乃是談論君國大事的地方，豈可集體聚賭。」

韃靼王嚴肅的說：「劉二賢婿，本王賜你明珠寶骰，不是叫你隨便亂賭，而是希望你利用此物，結交權貴，和他們大賭特賭，只要能將這些達官貴人的家產贏光，就不難爲本王所用。」

劉三靈機一動，道：「大王爸，釣魚要餌，捉鷄要米，逮一條狗也得半個饅頭，跟達官貴人賭，可得要大本錢啊，咱家一人之力恐怕不够看，還需要丈人爸大力支援。」

眞是鐵算盤，騙了人家的女兒不算，還想打錢財的主意，偏生韃靼王是個鐵公鷄，一毛不拔，道：「如有必要，本王會資助你的。」

鹵蛋道：「這怎麼成，北京距布魯圖，足有十萬八千里，遠水救不了近火，不如先開一大把票子，帶在身上，也好隨時應急。」

韃靼王笑道：「不必，事急時自會有人就近支援。」

浪子劉三聽得一呆，道：「丈人爸的意思是，在北京有一個地下工作站？」

「這是當然。」

「在那裏？負責人是誰？咱家這個間諜應該去報個到，以免孤軍作戰。」

「你不必去報到，必要時自會有人去找你。」

「這樣不好吧，咱家身爲駙馬爺，於情於理都應作禮貌上的拜訪。」

「地下工作，不講禮貌，講實際，更講安全。」

韃靼王守口如瓶，劉三探隱索密的巧計失敗，阿不都森又催促他們及早上路，劉三、公主、鹵蛋、傻妞、呆妹等人頓現依依離情。

鹵蛋異想天開的道：「俺鹵蛋有一個小小的小要求，希望大王親家公能成全在下。」

「大王親家公」這是什麼話，韃靼王聽在耳中，甚是不悅，冷冷的道：「你想要求甚麼？」

鹵蛋拉着傻妞、呆妹的手，靦覥的說：「請大王親家公比照公主、駙馬的例子，也給我們舉行一個訂婚儀式，把名份定下來。」

阿不都森聞言大怒，話未出口，太子鳥不拉屎搶先道：「放肆，傻妞，呆妹只是一個宮女，怎能與小王的公主妹妹相提並論，公主出嫁之日，她倆也會嫁過去，到時候你們自行處理就可以了，訂什麼婚，頭昏好啦。」

鹵蛋心喊一聲：「衰！」訂婚不成，只好退而求其次，摟一下傻妞，抱一下呆妹，淌着離別的淚珠，與二女鄭重道別。

既是未婚夫妻，劉三也必須假戲眞做，與天香公主來了一個熱情擁抱，互道珍

重。

鹵蛋這小子可能是抱妞抱上癮了，對天香公主道：「來，番婆，讓我鹵蛋也抱一抱。」

浪子劉三睹狀醋性大發，阻止道：「傻小子，你想做什麼？揩油？吃豆腐？」

鹵蛋辯駁道：「揩油多難聽，這是禮貌，國際禮貌。」

劉三斬釘截鐵的道：「不行，明明是揩油，偏說是禮貌，還是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好。」

鹵蛋的嘴呶得老高，幾乎可以吊個油瓶，道：「哼，沒水準，土包子，不合潮流，最年輕的老頑固。」

韃靼王道：「喜歡拌嘴，你們就在路上吵吧，該上馬啓程了。」

王命如山，二人不敢再多言爭論，拜別公主等人，步出花廳，外面的駱駝隊早已整裝待發，當即帶着韃靼王所送的乳酪皮毛，率領來時的原班人馬，浩浩蕩蕩的離開古堡。

另外，許是出於一片善意，韃靼王阿不都森還特地派了一隊騎兵護送。

× × ×

的確，韃靼王純粹是一片善意，好叫他們早日順利返國，展開諜報工作。

可是，却把浪子劉三害慘了，不准他與公主立刻結婚進洞房，固然使讓達木拜耳李代桃僵的計謀胎死腹中，一隊騎兵陰魂不散的跟在身邊，也無法主動出擊，去撲殺林沐兒他們。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向圍繞在左右的林沐兒、達木拜耳，却突然失踪不見了。

沒有出現在訂婚大禮的場面上。

也沒有參加送別的行列。

直至此刻，已到了陰山，遠離布魯圖數日，迄未見他們的一影半踪。

而騎兵隊前導後護，亦毫無離去的跡象。

鹵蛋心裏十分焦急，策馬追上稍前的劉三，小聲道：「傷腦筋，眞急死人，這幾個韃子兵像跟屁蟲一樣，怎麼辦？」

浪子劉三同樣心急如焚，道：「咱家一直在苦思對策，却始終想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計策來。」

「老大，你一向鬼頭鬼腦，點子最多，現在江郎才盡啦？腦袋生銹啦？」

「放屁，咱家是天才，是電腦，是永不生銹的不銹鋼，愈用愈靈光。」

「那爲何不想個法子，擺脫他們，或者就地格殺，好去辦咱們的大事，須知殺不了達木和林沐兒，這一趟大漠之行就等於是白跑了。」

「問題就難在咱家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不想傷他們的性命，而這羣傢伙又死腦筋，熱心過度，不肯及早轉回布魯圖。」

「那如今該當如何？」

「讓咱家再去跟他們談判一下。」

「等等，最好先想好談判破裂時如何處理。」

「老子早有妙計在胸。」

「什麼妙計？」

「殺！」

劉三不欲多談細節，僅僅說了一個「殺」字，便即拍馬向前，追上最前面的騎兵隊長加西雅，道：「隊長，眼看陰山將過，眞是該咱們說再見的最後時刻，諸位若不再掉馬回轉，就會給咱們惹來殺身之禍。」

弄得加西雅隊長滿頭霧水，一臉迷惑的道：「駙馬爺何出此言？」

浪子劉三早已想好一套說詞，頭頭是道的說：「隊長久經沙場，一定很清楚，一過陰山，便是三不管的緩衝地帶，也是雙方的偵察隊、間諜特工最活躍的地區，是不是？」

騎兵隊長加西雅頻頻點頭道：「是呀，這是盡人皆知之事。」

浪子劉三道：「隊長有沒有想到，你們就這樣一直送下去，一定會落在別人眼內，本駙馬到不了大同，很可能就已經腦袋搬家，天香公主只好守望門寡。」

加西雅忙勒住馬轡，讓馬停下來，大驚失色的道：「經駙馬爺這麼一說，末將如夢初醒，是我犯了錯誤。」

鹵蛋策馬過來道：「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你現在想通還不算晚。」

加西雅恍然道：「鹵蛋公子的意思是——」

鹵蛋乾淨俐落的道：「簡單，掉轉馬頭，回布魯圖去！」

「是，再見！」

「拜拜！」

× × ×

好不容易，將陰魂不散的騎兵隊甩掉了。

大家亦未有再前進，就在原地停下來，一面打尖吃飯，一面研究該走那一條路綫，重返大漠，以及如何將沙漠之虎林沐兒、塞外神龍達木拜耳解決掉。

孰料，正當大夥兒準備上馬走回頭路的當口，鹵蛋忽然大聲嚷嚷道：「中獎啦，中獎啦，王八龜孫來自投羅網啦。」

塵頭起處，馬蹄聲響，從左側山岔裏射來四騎。

爲首之人，赫然正是欲尋無處的沙漠之虎林沐兒。

在他的後面，還緊跟着三名親信韃子兵。

林沐兒來勢好快，眨眼間已停在距劉三三丈許處。

浪子劉三故意裝糊塗，也故意在刺激他，虛情假意的道：「不敢當，不敢當，本駙馬爺臨行倉卒，未曾向將軍辭行，已覺愧疚在心，怎麼敢當將軍如此遠送。」

林沐兒雙眉上挑，兩眼暴睜，手中的丈二紅纓長槍指着浪子劉三，先吐了一口痰，然後才吼道：「呸！給你來送行，做夢！」

「不是送行，將軍是來幹嘛？」

「討債！」

「哦，咱家想起來了，在來喜客棧還欠將軍一千兩銀子的一個大紅包。」

「老子現在不要銀子。」

「不要銀子要什麼？」

「休書！」

「休書？」

「不錯，休書，是你這臭小子休妻的休書。」

浪子劉三呆愣一下，道：「赫，豬八戒，看不透你這個醜八怪還粗中有細，這

樣說來，你跟在咱家身後，已非一日？」

沙漠之虎林沐兒道：「見眞人不說假話，打你們離開布魯圖就盯上了。」

鹵蛋道：「辛苦啦，怎不早點現身？也可以少走不少路。」

林沐兒道：「還不是爲了避開大王的親軍騎兵隊。」

鹵蛋冷嘲道：「原來豬八戒也是一個胆小鬼。」

林沐兒怒道：「閉嘴，少逞口舌之利，拿休書來！」

浪子劉三道：「別太天眞，公主與咱家情深愛重，如膠似漆，雖是未婚夫妻，却已經上床睡過覺，就算給你寫一張休書，也是廢紙一張，發生不了任何作用。」

鹵蛋知道劉三胡言亂語的目的，在故意氣他，也接着大發謬論道：「睡過覺的女人，就是二手貨，也是殘花敗柳，你還要？」

沙漠之虎林沐兒怒氣沖天的道：「要不要是本將軍自己的事，與你們無關，娃兒只要將休書寫來就萬事皆休。」

浪子劉三道：「假如咱家堅持不肯寫呢？」

林沐兒嘿嘿冷笑一聲，話未出口，鹵蛋乍然扭頭向右邊一望，道：「就算我們老大答應，別人也不一定會同意。」

沙漠之虎道：「什麼人？」

話出口後，已然發覺，從另一個方向，也不多不少射來四匹馬，未至近前停下時，大家有目共睹，乃是塞外神龍達木拜耳，及其手下心腹。

劉三不憂反喜，暗道：「救星來了，阿彌陀佛，豬八戒、醜八怪大會串，該來的都來了，咱家不必再走回頭路。」

他心思敏捷，反應奇快，剎那間已籌得一計，笑嘻嘻的道：「達木將軍可能眞的是來送行的吧？」

達木拜耳掃了林沐兒一眼，道：「送行只是目的之一而已，本將軍另有一事相詢。」

「請將軍明言。」

「咱們的協議還算不算數？」

「人言爲信，自然有效。」

「你什麼時候跟公主入洞房？」

「難得很，那天將軍也在場，大王要咱家有具體表現時才能當新郎官。」

「依你自己估量，約需時多久？」

「間諜的工作不好幹，咱家又是新手，想要做出成績來，我看會等白了頭。」

「臭小子，你等掉了牙齒也無所謂，却不能誤了老子的佳期。」

「是大王老丈人在存心刁難，咱家也是被害人。」

「劉二，廢話少說，這樣吧，你寫一張休書來。」

鹵蛋道：「噢，你也要休書，眞是難兄難弟，有志一同。」

達木拜耳楞了一下，道：「你小子是說姓林的也要休書？」

鹵蛋道：「是啊，一張休書又不能撕成兩半，也不能寫兩張，這不是成心跟我們搗蛋嗎？」

浪子劉三道：「爲今之計，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圓滿解決，不知兩位將軍意下如何？」

林沐兒急不及待的道：「奶奶的，別賣關子，不論響屁臭屁，快放出來。」

劉三詭笑道：「咱家寫一張休書，放在百丈之外，由兩位將軍來搶，搶到手的，回布魯國向公主求親，搶不到手的只好吃香蕉皮（戲稱失戀）。」

達木拜耳立即大聲吆喝道：「劉二，不必這樣痲煩，乾脆用決鬥來解決，勝者得休書，敗者丟腦袋，反正我們之間的新仇舊恨，多如牛毛，遲早免不了會有一場生死之搏。」

劉三巧計得售，心中暗暗竊喜，客客氣氣的轉對林沐兒道：「咱家想聽聽林將軍的高見？」

沙漠之虎林沐兒說道：「可以，本將軍奉陪到底，並請娃兒來作個見證，當裁判。」

鮮，鮮事一籮筐，準會笑掉王母娘娘的大門牙，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上，命在旦夕，却懵然無知，還正經八啦的請人家當裁判。

劉三正中下懷，欣然接受，道：「當裁判沒問題，保證鐵面無私，公平又公正，但另外却有一個小問題，咱家沒料到會半路休妻，沒帶文房四寶。」

達木拜耳道：「本將軍這裏有。」

林沐兒道：「林某人這裏也有。」

一齊翻身下馬，將紙墨筆硯送至劉三面前。

鹵蛋譏諷道：「兩位將軍眞是有心人！」

兩名番將不約而同的說：「這叫做有備無患。」

用林沐兒的紙墨，達木拜耳的筆硯，劉三很快的寫好了一張休書，高高的懸掛在一棵樹上，待兩名番將認可後，立即朗聲說道：「咱家現在就正式宣佈，決鬥開始！」

兩名番將好急躁的性子，好似有鬼魂附身，急着要去見閻羅王，劉三始字甫出口，便翻身上馬幹了。

而且，一照面就施出渾身解數，全力以赴，彷彿只要擊敗對方，取得休書，就可以將天香公主抱上床，雙方皆挺着長槍，拍馬衝刺，鮮活的纓穗，血紅如火，菱形的槍尖，鋒銳、尖利、光芒四射，招招皆刺向對手的致命要害之處。

打得慘烈，打得兇惡，情海生浪，醋海興波，用不到劉三搧風點火，二人也必欲置對手於死地而後已。

主子大打出手，跟隨而來的六名心腹也怒目相向，躍躍欲試。

鹵蛋福至心靈，計上心來，也想到了一條妙計，大聲吆喝道：「喂，朋友們，閑着也是閑着，來幹一架吧，將對手送上西天，也就可以助你們主子一臂力，以多爲勝，然後便可奏着凱歌同布魯圖鎭喝喜酒。」

從行囊中取出三個大元寶來，往附近的大石頭上一放，又道：「打乾架實在乏味，俺鹵蛋大慈大悲，願拿私房錢出來買采頭，誰將對手的腦袋割下來，誰就可以得一個大元寶。」

六個番兵，各爲其主，本來就有火併的意思，現在鹵蛋又提供了一筆獎金，無異火上加油，他這兒話猶未了，韃子兵早

已拍馬而上，鬥在一起。

「加油！加油！雙方加油！」

「拚啊！幹啊！要賣力啊！」

「媽的，別客氣，用點力！」

「媽的，別偷懶，使把勁！」

「勝利的人就是駙馬爺，可以將公主抱上床。」

「勝利的人就可以得到大元寶，同去喝喜酒。」

「無毒不丈夫！」

「量小非君子！」

「衝啊！」

「殺啊！」

劉三、鹵蛋，二十名老少兵，在一旁大吼大叫，偶而還會運籌帷幄，指揮作戰，將惡鬥的場面炒得熱熱鬧鬧，沸沸揚揚，彷若鬥鷄鬥狗一般。

興奮、狂歡、逗樂、有趣中，林沐兒、達木拜耳等人的馬，俱已被對手刺死，先後滾下馬背來。

馬戰不成，開始步戰。

步戰更激烈，短兵相接，彼此面對面拚。

決鬥不比打擂台，大家手裏都有傢伙，片刻工夫，達木拜耳與林沐兒的身上，都被對手的長槍戳了好幾個血窟窿，肌肉外翻，肌肉外翻，血流如注，令人不忍卒睹，一身的蠻力，也快要被放盡。

六個韃子兵的情況更嚴重，已是二死三傷。另一個番兵也好不到那裏去，全身是血，舉步維艱，連手裏的刀都快要拿不動了。

「殺！」

「殺！」

猛可間，浪子劉三與鹵蛋，眼見時機已成熟，互換一道眼神，馬上傳下了格殺令。

與二十名老少兵一齊上，奪下番兵的刀，刺進他們肚子裏去。

達木拜耳好硬的骨頭，被劉三一刀從前心刺到後心，仍然口血狂噴的吐出一句話：「當裁判的人怎麽動起刀來了？」

浪子劉三咬着牙關說：「咱家是來裁你的頭，裁你的命，去找閻王爺招駙馬去吧！」

用刀一攪一抽，外加一脚，將達木拜耳踢翻在地，白眼一翻，已魂歸離恨天。

林沐兒的結局，與達木拜耳如出一轍，鹵蛋練功一月，再加上靈藥神效，已非昔日吳下阿蒙，起脚踢飛他的長槍，挺刀送進沙漠之虎胸膛裏。

沙漠之虎終於恍然大悟，說出了他一生中最後的一句遺言：「本將軍中了你們的一石二鳥之計。」

鹵蛋吼道：「可惜知道的太晚，到森羅殿擊鼓鳴寃去吧！」

這些話等於白說，林沐兒早已魂飛天外，命歸九幽，向陰曹地府報到去了。

浪子劉三見心腹大患已去，欣喜莫名，望着老兵老魏道：「老魏，把這兩個番將的人頭割下來，用鹽醃好，其餘的人則去覓一處隱密所在，將番兵番馬設法掩埋，不得留下任何痕跡。」

衆老少兵齊聲應是，分頭執行，鹵蛋疑雲滿腹的道：「老大，割人頭幹什麽？還要醃，可是想吃人頭火鍋？」

劉三聞言作噁心狀，道：「呸呸呸，人頭多髒，咱家寧願吃砂鍋魚頭。」

鹵蛋不解道：「那又爲何要帶着番將的人頭走？」

劉三道：「給大同總兵康正看，這樣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答應咱們調走五萬精兵。」

鹵蛋凝視着遙遠的北方，湧現一臉的離情，充滿感情的說：「老大，你憑良心說，喜不喜歡天香公主？」

劉三聞言一怔，臉上也不期然的泛起一縷憂傷，據實說道：「起先，純粹是拿她尋開心，後來，則是存心想利用她，但是，戲演到最後，媽的，咱家也說不上來是爲什麽，眞的對番婆發生了興趣，如果韃靼王答應我們結婚，咱家很懷疑，會不會允許達木拜耳去代打，去『趴』那個性感大尤物。」

鹵蛋傻氣却又正經的道：「老大，這就是愛！」

劉三點點頭，略帶幽怨的道：「可惜來的不是時候。」

「老大，你們已有婚約，名份已定，難道不準備娶她？」

「大漠蠻荒之地，咱家不會再來這個鬼地方。」

「假如天香公主自己送上門來呢？」

「也不能要。」

「爲什麽？」

「爲了冬冬！」

「可是，冬冬姐已非完璧，這——」

「住嘴，冬冬在我的心目中，永遠是完美的，就算因而生下一個娃娃，依然是咱家第一號最親愛的人。」

「是，是，老大是天下最痴情，也是用情最專的男人！」

一提起冬冬，劉三就顯得有點興奮、激動而又傷感，道：「鹵蛋，別談番婆，談談你的傻妞呆妹吧，怎麽樣，是不是眞的愛上了這兩個番妞？」

鹵蛋一本正經的道：「這是俺的初戀，還用問，早就愛得要死啦！」

劉三道：「有何打算？」

鹵蛋認眞而又鄭重的道：「回京以後，俺一定要拚命賺錢，準備再跑一趟大漠，將她倆娶回來。」

浪子劉三欣然道：「好啊，我祝你成功！」

屍體馬匹，俱已掩埋妥當，兩顆人頭也割下來，洒上鹽，用油紙包好了。

大漠之行，功德圓滿，一行人又隨即又踏上南歸的路。

× × ×

又見大同。

又見總兵府。

依舊是康總兵專用的那一間會客室。

人數比前次多，鹵蛋、浪子劉三、總兵康正之外，先鋒常勝將軍徐良，與兩名副將李彪、張軍也在座。

一張方桌上，置一紅漆條盤，林沐兒和達木拜耳的人頭就擺在裏面。

寒暄客套，恭喜祝賀的話俱已過去，劉三轉入正題道：「國舅，老鷹酋長阿布達拉、鐵血敢死隊、達木拜耳、以及林沐兒等強仇死敵，均已亡魂授首，外患盡除，三五年內，相信韃子不敢再輕意犯我邊

關，總兵大人應該可以放心大胆的撥調咱家五萬精兵了吧？」

總兵康正面有難色的道：「密使，外患雖去，但是仍有內憂未除。」

鹵蛋直言無隱的道：「有何內憂？總兵大人該不會是拿了別人的紅包，有意打太極拳吧？」

康正連忙否認道：「言重了，與上官嵩交往，純屬官場應酬，絕無私相授受之事，下官所說的內憂，係指監軍太監邱聚而言。」

浪子劉三道：「姓邱的能阻止得了咱們調兵遣將？」

康總兵道：「大明軍制，將軍調兵遣將，必須取得監軍太監的署押同意方爲合法。」

鹵蛋道：「私自調動會怎樣？」

常勝將軍徐良插嘴道：「劉公公必然會在朝中借題發揮，興風作浪。」

副將張軍道：「輕則丟官去職。」

副將李彪道：「重則抄家滅門。」

浪子劉三氣憤不已的道：「你娘，一個小小的監軍太監，竟敢如此囂張跋扈，乾脆將他幹掉就一了百了。」

總兵康正道：「誅滅邱聚，談何容易，這個閹官可不是獨行俠。」

鹵蛋道：「這個老混蛋身邊有多少兵馬？」

徐良道：「監軍府屯兵一千，就是爲了保護他一個人，可謂蚊蚋不入，飛鳥不渡，監軍府有若鐵壁銅牆，外人根本進不去。」

劉三道：「可以在外面下手呀。」

康正搖頭道：「姓邱的是一頭成了精的老狐狸，甚少外出，出則前擁後護，戒備嚴密，同樣很難下手，再說，就算能找到一流的刺客，下官也很難擺脫關係，因爲總兵、監軍二府，素來不睦，外人一定會想到是康某人在幕後主使。」

鹵蛋大呼小叫道：「慘啦，慘啦，這麽一說，咱們豈不是被人『將軍』，『將』在大同動彈不得了？」

徐良正欲開口，門外進來一名校尉參謀，雙手呈給康總兵一張大紅帖子。

康正打開一看，臉色登時大變。

劉三隨口說道：「是那一家嫁女兒，或是娶媳婦？」

總兵康正道：「是有人請客。」

「那一位？」

「請密使大人自己過目。」

立將喜帖遞給浪子劉三。

劉三一看，臉色也驟然一變，道：「赫！是姓邱的要請客？」

康正道：「還是與司徒鰲一同具名聯請。」

「司徒鰲這個老奸賊是何時來到大同的？」

「已有旬日左右，日前曾來本府，作禮貌的拜訪。」

「此來有何企圖？」

「除與邱聚勾搭外，和上官嵩的目的相同，還不是想刨下官的牆跟，欲在二十萬邊防軍中建立一點影響力。」

「又爲何連徐良、張軍、李彪三位將軍也一起請？」

「可能是聞聽三位將軍歷刦歸來，藉壓驚之名，存心結交。」

浪子劉三猛地一拍桌子，道：「奶奶的，合該姓邱的要倒大霉，咱家已有一計在此。」

康正、徐良、張軍、李彪四人齊皆神色一振，當下同聲追問道：「密使有何妙計？」

浪子劉三招招手，將大家集合在一起，比手劃脚，如此這般的將自己的計劃小聲說出來。

李彪道：「妙！這一下姓邱的是死定了！」

張軍道：「棒！邱聚有八條命也活不了！」

徐良道：「妙！厲害！密使果然智謀百出，高人一等，這樣咱們大家不但皆無嫌疑可言，說不定還會得大功。」

康正道：「媽的，好極了，總算給康某逮住一個報仇雪恨的機會，最好連司徒鰲也一起拖上，徹底瓦解了這一羣狐羣狗黨。」

四位將軍深受鹵蛋、劉三的感染，與奮之餘，也情不自禁的仿效二人的語氣吼起來。

×　×　×

監軍府。

距離總兵府僅兩條街。

很大，也很有氣派。

圍牆高，警衞多，是監軍府的最大特色。

不知情的人一定會以爲這裏是關死囚的監牢，因爲此處門禁森嚴，外人根本進不來。

這日的傍晚，却來了幾個外人。

正是大同總兵康正、常勝將軍徐良、副將張軍與李彪。

後面還緊跟着兩個小兵，各捧着一個紅漆木盤，而木盤內放着一個黑漆的木匣子。

雖然穿着的是軍裝，也經過一番易容化裝，修整門面，外人固然看不出他們的廬山眞面目，但如遇上極熟極熟的熟人，還是可以分辨出是浪子劉三和鹵蛋喬裝改扮的。

康總兵身份不同，手裏又捧着大紅請帖，守衞當然不敢阻攔，且早已飛報入內，九州一霸司徒鰲，陪着矮胖如豬，光頭如鏡的邱聚還特地迎了出來，直迎至一個富麗堂皇的大廳裏。

大廳內，桌椅已經擺好，餐具非金即銀，只差尚未上菜，天色雖尚未大黑，則已燈火通明。

另有一位嬌客候在廳內，頻頻向四位將軍頷首示敬。

是司徒鰲的愛徒佟玲——冬冬。

冬冬一身女俠打扮，清麗脫俗，明艷照人。

已經發現劉三和鹵蛋，妙目一瞪，意思是說：「你們好大的胆子，不知又要變什麽花樣出來？」

劉三也使了一個眼色，意思是說：「等着瞧熱鬧吧，戲一演完，咱們就立刻結婚。」

已分賓主坐定，冬冬以晚輩的身份在下首相陪。

却沒有鹵蛋、劉三的位子，杵在康總

兵的身後，捧着盤子，像七爺八爺。

菜上五道，酒過三巡後，總兵康正始正容說道：「邱大人，司徒大俠，康某帶來兩份薄禮，請兩位過目。」

不用康正作手勢，鹵蛋和劉三已端着紅漆盤子，送至二人的面前。

放下盤子，鞠了一個躬，朝冬冬擠一擠眼，二人悄沒聲息的自動退出大廳去。

邱聚是個閹官，非男非女，陰陽怪氣的聲音道：「邱某今日設宴，主要是爲徐、張、李三位將軍壓驚，另者，司徒大俠也想結交諸位，大家做個朋友，怎敢勞康大人破費，領受厚賜。」

九州一霸司徒鰲敬了大家一杯酒，接口說道：「可不是嗎？久仰四位將軍虎威神技，今夜能有幸同桌共飲，實乃司徒鰲的莫大殊榮，劉公公行前特別交代，務必向各位大人一一致問候之意，至於這份禮嘛——」

康正沒等他話說完，便截口說道：「請邱大人、司徒大俠打開看看。」

邱聚懷着一肚子的鬼胎，與司徒鰲同時將木匣的蓋子掀開。

下面是兩顆齜牙咧嘴，血漬斑斑的人頭。

不用問，一定是林沐兒和達木拜耳吃飯的傢伙。

邱聚識得，驚喜萬狀的道：「這不是韃子的兩員猛將林沐兒、達木拜耳的項上人頭嗎？好大的一份厚禮，勝過千金萬銀，但不知是那一位將軍的功勞！」

康總兵指一下徐良、張軍、李彪道：「是他們三位同心協力撲殺的。」

九州一霸司徒鰲道：「曾聽康大人言講，三位將軍曾中了鐵血敢死隊的機關，被生擒活捉，歷刦歸來未久，幾時又立此大功？」

常勝將軍徐良撒謊道：「昨天清晨，兩員番將前來我軍陣前挑釁，我們三人挺身迎戰，還設下了十面埋伏，故而一舉奏功。」

此事非同小可，邱監軍追根究底道：「事情的經過畢竟如何，可否請三位將軍話說從頭？」

劉三早已編好一套說詞，三人輪番上陣，照着脚本來演，言來活龍活現，絕妙無倫，直聽得邱聚、司徒鰲瞪目結舌，如醉如痴。

驀在此刻，咻！一聲，有一異物破窗而入。

司徒鰲好快的動作，單手一探，奇巧無比的接住一柄竹葉飛刀。

飛刀的尾部繫着一塊白布。

白布上清楚寫着四個黑字：「當心腦袋！」

就在大家驚魂未定，眸光尚未離開「當心腦袋」四字時，另一扇窗子又射進來四把飛刀。

上取頭顱，下取後心，中取雙肩，目標全部對準邱聚一個人。

從前窗射進布條來的是鹵蛋，旨在轉移並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後窗的四把飛刀出自劉三之手，決心一擊之下就要結束邱聚的命。

不料，邱聚也不是省油的燈，反手將襲向後腦的飛刀打落，噹！一聲，這個閹官穿有前後護心鏡，下面的一刀亦告無功而落，險險逃過此一死刦。

不過，死罪雖免，活罪難逃，雙肩之上被飛刀擊中，入骨三寸，痛得他「哎唷」一聲，全身爲之一顫，當即趴在餐桌之上。

「什麽人？」

「什麽人？」

「有刺客！」

「有刺客！」

司徒鰲、康正等人齊聲暴喝，紛紛破窗奪門而出。

霎時間，所有的人皆奔走一空，大廳內單單剩下受傷的邱監軍一人。

馬上就有人來「奉陪」，是劉三，穿着一件黑色布袋裝，戴着頭套，露出一雙星目來。

先將所有的燈火打熄，再下手殺人。

殺人的手法乾淨快速，一刀割斷了邱聚的喉管，掉頭就走。

可憐邱太監，打出娘胎後，再也沒有碰過任何一個女人，亦不清楚死在何人之手，就這樣糊裏糊塗的到達人生的終點站，下車而去。

鹵蛋的身手不凡，司徒鰲等人追出時，已在十丈以外。

「不要跑！」

「那裏跑！」

張軍、李彪故意說給司徒鰲聽，話落，當即咬着鹵蛋的尾巴追下去。

司徒鰲見已有人追殺，立與康正撲向另一邊。

張軍、李彪動作飛快，故作猛追猛趕狀，追至暗處，鹵蛋已候在那兒，李彪噤聲道：「準備好了吧？」

鹵蛋吹道：「好了，好了，俺鹵蛋做事一向坐飛快車。」

張軍道：「在那兒？」

鹵蛋向前一指，道：「啊！就在那座假山後。」

李、張未再開口，跟着鹵蛋，來到假山後面。

地上，赤條條的，躺着一個僅穿着一條內褲的男人。

動也不動，顯然已被點了死穴。

鹵蛋以快動作，將頭套、布袋裝脫下來。

李彪、張軍二人一齊動手，帮忙穿在在死人身上。

工作中，張軍說道：「這個枉死鬼是是從那裏弄來的？」

鹵蛋道：「就地取材，是監軍府內的一個卒子。」

「他的衣服如何處理的？」

「已經穿在俺自己的衣服裏面了。」

「但是，這人的面貌恐怕會被人識破呢。」

「放心吧，俺已想好了毀容大計。」

待鹵蛋自己恢復小兵的模樣，那死者變成刺客時，搬來一塊百斤大石，往死人頭上一砸，立告頭破腦溢，面目全非。

却令死者的雙手，抱住石頭，不明就裏的人一定會誤判是畏罪自殺的。

張軍道：「請帮個忙，給末將刺上一刀。」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秦君燕與華山四弟子被葛丹丹等人制住向北而行；葛丹丹正自懊怒秦君燕對她的冷漠態度時，一曲「斷腸曲」從遠處飄傳過來，竟惹得秦感懷往事，淚流滿面，葛丹丹飛身去追查琴音，此時，幸得店小二替秦等人鬆綁……雲和鎮上，秦君燕得悉其二師兄楊興家已加入統一盟……秦君燕向斷腸人提出要學習郭丹青的武功……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仇情劍簫

銀月娘娘風韻猶存　統一盟主俯首稱臣

銀月娘娘道：「不用鋪張，弄兩三個清爽小菜便行。五娘，你們繼續用飯吧！」

風五娘沉吟道：「娘娘來到，是否有事要屬下效勞？」

「有事我早頒令了！」

「那麼盟主他……」

銀月娘娘不悅地道：「他是他，我是我，周仁美，可有清靜的房子？着人燒蘭湯，找兩個伶俐的丫頭伺候我！」

周仁美垂首應有，一邊下令找丫頭，一邊親自引銀月娘娘進內堂。風五娘忙道：「屬下等恭送娘娘！」

銀月娘娘搖搖手道：「免了，五娘沒事別來煩我！還有，四海若來了，千萬莫說我住在這裏！」

風五娘心頭又是一驚，却不敢怠慢，連聲遵命，同時向葛丹丹打了個眼色，葛丹丹會意，走前道：「娘娘，讓丹兒服伺你好麼？」

銀月娘娘雙眼露出一絲笑意，頷首道：「也好！」她背影在門口消失之後，羣醜才鬆了一口氣，風五娘吩咐衆人入席。

這次跟剛才大不相同，氣氛倏地沉寂下來，羣醜只顧飲食，再不敢高談闊論。

風五娘表面上滿面春風，心中却不斷盤算銀月娘娘到此的原因，她雖然亦是七大魔星之一，但唯四海及銀月娘娘，鶴立雞羣，好像是他們的長輩般。鬼秀才、風五娘等五人對別人雖然威風凜凜，不可一世，但一遇唯四海及銀月娘娘，便平空矮了一截。

* * *

唯四海雖然凶殘，但對愛情却十分專一，他當年喪妻，邂逅銀月娘娘之後，便一直追求她，可是銀月娘娘喜怒無常，心胸又狹，唯四海自命英雄，但對着她却似小雞遇到麻鷹，束手無策，苦戀數十年仍毫無結果！

銀月娘娘不願與唯四海同爲盟主，又不甘做副盟主，因此不要任何職位，但統一盟上下都將她視爲太上盟主。

銀月娘娘曾着唯四海頒令，統一盟上下人等都以娘娘稱之，衆人都不敢違抗。她整治下屬的手段，比唯四海更爲陰毒，饒得如此，見識過她的武功的却有如鳳毛麟角！

風五娘一邊吃一邊揣摸銀月娘娘之來意，估計她與唯四海鬧翻，忽然她心頭泛上一個疑難來：「娘娘不許我洩漏她的行踪，萬一等下盟主來了問及，我該如何作答？」一想至此，她那裏還吃得下嚥？

酒席剛散去，羣醜仍坐在廳裏喝茶聊天，忽然遠處忽然傳來一道淩厲的嘯聲，那嘯聲如金鐵交响，令人聽得渾身上下都不舒服！

嘯聲雖然尖銳，但難得的又沉實綿長，在座之人都是識貨的行家，均知發嘯者的內功造詣非同小可！風五娘臉色一變，倏地推座奔出，口中叫道：「屬下風五娘恭迎盟主大駕！」羣醜却悚然一驚，紛紛離座。

風五娘剛奔至走廊，嘯聲已止，前面好像吹來一陣紫烟，衆人眼前一花，風五娘臉前已多了一個中年漢子！

風五娘連忙跪下：「屬下迎駕太遲，

請盟主恕罪！」背後那些人見狀，亦立即跪下。

只見來人身材魁梧，國字形口面，闊嘴獅鼻，顎下蓄着短髯，穿紫袍，鑲金絲圖案，頂上束着金色髮器，氣宇不凡，不怒而威。

唯四海目光在衆人頭頂上掃過，粗着聲問道：「五娘，娘娘是不是來過？如今在何處？」

風五娘訥訥地說不出話來，手肘輕輕向後撞，背後的司馬彤會意，道：「娘娘在莊內休息！」

「帶我去見她！」

司馬彤道：「娘娘在何處，要周香主才知道。」

「是誰？站起來！」

周仁美嚇得身子微微顫抖着，結結巴巴地道：「啓稟盟主，屬下就是周仁美！」他又叩了三個响頭才敢站起來。

風五娘忙道：「還不快帶路！」

「是！」周仁美只好硬着頭皮引唯四海進內堂，風五娘等人分兩旁貼牆而立，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周仁美帶唯四海到客房外，不敢作聲，可是房內竟傳來銀月娘娘的聲音：「你還來幹什麼？我不會跟你回去的！咦，五娘那賤人好大的胆子，竟敢洩漏我的行踪，你給我拿她的首級來見我！」

此言一出，周仁美已嚇得軟作一團，「噗」地一聲，霍地跪在地上。唯四海道：「是愚兄見你的鳳轎停在莊內，迫莊內家丁供出來的，與五娘完全無關！」

「好呀，你現在既然不再聽我的話，又何必再來找我？」

唯四海揮手示意周仁美離開，低聲問道：「你房內還有什麼人？」

「你何必明知故問？她們是伺候我洗澡的丫頭！還有丹丹，嗯，你不是要殺丹丹吧？」

「你一向疼她，我怎敢動她一根毫毛！」

房內傳來銀月娘娘的聲音：「丹丹，這裏不用你伺候了，你出去吧！」唯四海立即退開幾步，俄頃，門「呀」地打開，葛丹丹惴惴不安慢慢地走出來，甚是驚恐。

唯四海沉聲道：「還不快走，把門關上，冷壞了娘娘，唯你是問！」

葛丹丹忙拉上門，急急而行，彷似在鬼門關走了一匝。唯四海道：「阿翠，你慢慢洗，愚兄在外面等你！」

「哼，難道你敢闖進來？」銀月娘娘又道：「你不是有話要跟我說麼？爲何又臨陣退縮，証明你沒有誠意！」

唯四海雄霸武林，雖然因痴戀銀月娘娘，而對她低聲下氣，但當着下人面前，又怎下得台？因此一時之間，不知如何開口。

豈料銀月娘娘並不放過他，冷冷地道：「你如今不說，今後就不用再想說了！」

半响，唯四海才輕咳一聲，柔聲道：「阿翠，請你原諒愚兄一時口快，得罪了你，其實你也該知道我對你的心，一直都沒有改變！」

「哼，男人是最善變的，誰知道你心裡打的是什麼主意？」

「我不是的！」唯四海訥訥地道：「你說這些年來，我可曾對其他女人稍假詞色！」

銀月娘娘冷笑一聲：「難道你就不是男人？男人都是說一套做一套的，我怎知道你心中沒想其他女人？我又不喜歡管男人的事，說不定你做了我還被瞞着！」

「你知道愚兄就算有天作胆也不敢，你要罵我打我都可以，千萬別氣壞自己的身子！」

銀月娘娘學他的語氣道：「就算有天作胆，我也不敢罵你打你！」

唯四海嘆了一口氣：「阿翠，那你要愚兄怎做？」

「我說的話你都肯聽麼？」

唯四海低聲道：「你說任何話，我都肯聽！」

銀月娘娘冷笑道：「肯聽又有何用？就怕你辦不到！」

唯四海聲音略略提高：「試問如今天下間，尚有何事可難得住愚兄？」

「多着呢！我要你摘星採月送與我，我不愛黑夜，你能留住太陽不西墜麼？」

唯四海苦笑道：「阿翠，你這是……氣話……故意爲難愚兄的！」假如有人見到他如今這副低聲下氣的神態，一定不信他便是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唯我尊」！

銀月娘娘冷冷地道：「你剛才的口氣不是很大麼？好吧，我且體諒你，就請你辦一件事吧！這件事易辦得很，只須你一翻掌，一發招就辦得到！」

唯四海喜道：「請您快說，愚兄一定替你辦到！」

銀月娘娘語氣更加冰冷：「我要你的腦袋，你肯送給我麼？」

唯四海不由怔住了，神情說不出的滑稽，良久都說不出話來。銀月娘娘長笑一聲：「我是跟你說笑的，要眞那樣，江湖上可都要把我當作凶狠歹毒的女人了！」

唯四海頗有被戲弄之感，臉上閃過一抹青氣，但語氣依然十分平靜：「阿翠……您，您派愚兄辦別的事……好不好？」

「很好，我已穿好衣服，你進來吧！」

唯四海手掌在門上輕輕一震，房門便被彈開，但是紗帳低垂，床上隱約躺着一位麗人，地上則放着一隻巨大的澡盆，兩個丫環，呆呆地站前床畔。

唯四海提步走進去，丫環忙斂衽行禮道：「盟主萬福！」唯四海像沒聽見，瞧也不瞧她倆一眼，直至床前才停定。

「阿翠，你素來量大，就再原諒愚兄這次吧！」

「如我這次不原諒你，便是量淺了？」

「其實愚兄今早說那句話，原意也是愛護您……」

銀月娘娘冷笑道：「今早你說過什麼來着，爲何我忘記了？」

「既然您已經忘記，那就算了吧！」

「哼，你這算是誠心來請求寬恕的麼！」

唯四海猶疑了一下，終於低聲道：「今早您梳粧時，愚兄闖進去，說您好像比以前老了，其實您青春常駐，一點也沒有老！」

「哼，人怎能與歲月抗拒？」

「別人不能，但您就有此能力！」

「你當我是三歲小孩麼？」

唯四海又嘆了一口氣：「說什麼都好，總之愚兄以後再也不敢冒犯您就是！」

「你是堂堂的統一盟盟主，我怎敢？好啦，我累了！」銀月娘娘言畢轉身向內。

「是，愚兄先出去，您請休息！」唯四海轉身對丫環道：「你們還不將東西收拾出去？」

「是！」兩個丫環彎腰，一人一邊抬着澡盆走出房，唯四海跟着出去，將房門帶上，忽然踏前一步，雙臂齊出，食指遙指那兩個丫環的後背，那兩個丫頭嬌軀一震，吭也沒吭一聲，便連人帶盆摔倒地上！

唯四海身子倏地離地飄前，跳過丫環的屍體，已到內廳，風五娘等人連忙長身迎接。唯四海揮揮手，道：「周香主，你進去收拾一下，不要吵醒娘娘！」

周仁美去後，唯四海在正中那張虎皮交椅坐下，道：「五娘，本座限你們三日之內，分批趕到武當山下的積善堂，老四已在那裡策劃一切，着他依計劃行事！」

風五娘問道：「盟主您聖駕是否也要蒞臨？」

「本座有需要的話，自然會與娘娘出現，收拾了武當那些雜毛，便秘密趕赴少林！」唯四海沉聲道：「是次行動，本座未現身前，便由老四代我指揮，五娘，你要以大局為重，不可與他鬥氣！」

風五娘忙恭聲道：「屬下知道輕重！」

「假如你們攻不下武當，便不要回來見我！」唯四海道：「本座尚未用飯！」

風五娘急道：「屬下立即令人趕辦！」

「好，彤侄與丹丹留下來陪本座！」

風五娘等人見狀都暗鬆一口氣，趕緊到外廳，立即分配人手，準備明早出發去武當山。

* * *

風五娘等人依計劃在新年初三黃昏，趕到武當山下的積善堂，此堂一早已為統一盟所控制，而鬼秀才亦早已帶人先到。

風五娘一至即問：「老四，你已經準備好了一切？什麼時候動手？」

鬼秀才道：「請堂主級以上的兄弟到後堂來，本座有事宣佈。」當下眾人到後堂一間密室裡，牆上掛着兩幅地形圖，其一是武當山地形圖，另一則是武當三殿周圍的形勢圖。

進攻武當派的日期，訂在初六拂曉時分，是故統一盟在初五晚便得出發，他們分成兩個大隊，第一隊由風五娘率領，正面攻擊，第二隊則由鬼秀才率領，從後山翻上去，進行突襲。而第一大隊又分成四組，各由風五娘及木劍道人，分左右兩側進山。

由後山突襲的，因為要翻山越嶺，所以都是精銳人員，且天一黑便得出發。計劃宣佈了之後，大家又提出了一些問題，鬼秀才因為早已收集齊了資料，一一作答。

眾人在積善堂裡休息了兩天，養足了精神。在初五夜幕剛垂下，鬼秀才這一隊人便立即進發。

這一次他們志在必得，陣中高手如雲，不但是唯四海認為最可靠的，而且還選了許多與武當有仇的人，作為主力。

如今武林九大門派，丐幫早已化整為零，其他門派不是星散，便已被撲滅，只剩下少林武當，但要消滅這兩個歷史悠長，人材眾多的門派，放眼天下，已無稍具實力的組織，換而言之，武林只剩下一個統一盟，是故眾醜個個都鬥志昂揚，氣吞牛斗。

有史以來，中原武林雖然歷過幾次浩劫，但從未試過像這次如此慘重的！這自有其原因，主要是白道各門派人才凋零，固步自封，門戶之見又深，以致有如一盆散沙，因此統一盟才可勢如破竹，蓆捲天下！

鬼秀才的武功雖只稍勝風五娘半籌，但若論到行軍佈陣，臨場應變，運籌帷幄，則風五娘遠遠不及他。是故他在統一盟內，職位雖與風五娘、木劍道人一樣，但卻被唯四海視作軍師。

* * *

春寒料峭，高山深夜，風急天寒，山風臨身，如刀鋒般利。岩石峭壁，尚餘積雪，更增攀登之困難，幸而鬼秀才率領的十八個人，均是統一盟高手，輕功方面尤有造詣，固此履險如夷，攀過一個又一個險關。

三更時分，眾人離山頂已不遠，鬼秀才計算一下腳程，低聲道：「大家踩熄火把，找個背風的地方先歇息一下，等下才有精神大戰！」

一個外號「奪魂掌」的鐵岩堂主道：「副盟主是害怕屬下們吃不消？依屬下之見，倒不如一鼓作氣，直搗黃龍更妙！」

鬼秀才冷冷地道：「咱們是次行動，絕不能有一絲錯失，何況越近山頂，越是危險，說不定一翻上去，立被發現，屆時若風副盟主來不及配合，咱們便會陷於苦戰！」

司馬彤接道：「不錯，萬一被牛鼻子們發現，作應變之策，日後咱們要再消滅他們，便要費更大的工夫！」

另一位堂主丁乘鶴道：「武當的牛鼻子也不見得如何的了不起，以前咱們攻打華山、峨嵋、崆峒等派，還不是大獲全勝！」

鬼秀才冷哼一聲：「丁堂主，你的缺點便是自視過高，這是很危險的，不必多說，本座主意已決，休息！」

當下羣魔不敢再說，各自覓地休息，直至四更時分，鬼秀才方下令前進：「彤侄，你帶頭，請鐵堂主押陣！」

武當山雖不太高，但勝在雄偉險峻，有七十二峯，三十六盤洞。武當派就設在武當峯上之玉虛宮，不過武當派的勢力遍及三個道觀，最低的太和宮，一般香客亦可以進去朝拜進香，玉虛宮則是武當重地，外人一概不得進入，而武當金頂，則是派中長老清修之地。

鬼秀才的計劃，首先偷襲玉虛宮，待與負責攻打太和宮的第一隊會合之後，方聯手攻打金頂，剷除其餘派子弟，是以羣魔上了峯頂，便悄悄繞過金頂，直搗玉虛宮。

黎明之前的一段時間，最為黑暗，武當道觀亦陷在一片黑暗之中，難辨方向位置，而沿途更沒發現武當派的弟子，更使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在前領路的司馬彤回頭對鬼秀才道：「副盟主，屬下不敢帶路，請你指示！」

鬼秀才也覺得武當山寂靜得出奇，他沉吟了一下，親自帶路，由於他來勘察過，因此摸黑前進，絲毫不差。

忽然羣魔都聽到一個輕微的聲音，一起即逝，司馬彤低聲道：「好像有人！」

鬼秀才輕吸一口氣，道：「一定是被他們的暗樁發現，快通知下去，要他們盡速前進，免得他們有所準備！」

丁乘鶴在旁聽見，道：「不會吧，也許是風吹草動，若是人，為何不示警！」

鬼秀才冷冷地道：「丁堂主，你最好少自作聰明，彤侄，你與丁堂主帶六個人先進去，本座及後輩，隨後即至！」

司馬彤不敢反問，與丁乘鶴帶了六個人立即向玉虛宮撲去。其他人會齊之後，鬼秀才又帶五個人，隨後前進，鐵岩等五人，則為第二批。

羣魔一口氣的越過觀前的玉虛宮，並向宮中撲去。第一組的人已進入宮中，但裡面毫無動靜，大出鬼秀才意外，饒得他大胆，這時候也不禁猶疑起來。

鬼秀才的一個心腹東方亮輕聲道：「副盟主，情況好像有點不對，莫非他們一早有所準備，早已設下陷阱，等咱們踩進去？」

鬼秀才沉吟不語，低頭思索，另一位堂主道：「也許他們一無所知，正在蒙頭睡覺！」

鬼秀才冷哼一聲：「睡覺也會有人巡邏值夜，何況這是什麼時候，東方堂主，你回去通知鐵堂主，叫他們改由偏宮進去，再改向大殿集合，遇敵即發射烟花通知！」

當下他咬一咬牙，揮手示意手下越牆進去，他自己亦早已抽出摺扇，絲毫不敢大意。當他跳過圍牆，落在天井中時，司馬彤已趕了過來，道：「副盟主，裡面靜悄悄的，似乎沒有人！」

鬼秀才一怔，脫口問道：「都看清楚了？怎會沒人？」

司馬彤道：「裡面太大，屬下等不能搜索！下一步如何請副盟主指示！」

鬼秀才踏步進殿，只見神龕前掛着兩盞油燈，心頭一動，便道：「速速傳令下去，在各殿放火，看他們躲到什麼時候，放了火之後，立即退出大殿！還有，不可走在一起！」

手下們立即行動，鬼秀才叫住司馬彤。「彤侄，你說他們是藏起來，還是早已溜掉？」

司馬彤想了一下，道：「依小侄之見，他們八成是匿藏起來！」

鬼秀才陰惻惻地一笑。「彤侄，本座果然沒有看走眼，將來定前程似錦，但你又是否知道本座為何會認定他們未走麼？」

司馬彤心中已猜到八分，但話至嘴邊，忽然心頭一動，改口道：「四叔天資聰明，屬下如何能及得您的神機妙算？」

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鬼秀才吃後輩這樣一捧，仍然忍不住有飄飄然之感，不過仍保持輩份，正色道：「彤侄這樣想便錯了，聰明也需經過磨練，以後遇事都得留心！」

「四叔教導得是，小侄以後必定事事留心！」

「愚叔策劃是次行動，前後已歷三個月，在武當四週散佈了不少線眼，至今仍未接到他們撤退的消息，由此可見他們必是躲藏起來。」

話音剛落，兩人均已聞到一陣焦味，司馬彤道：「四叔，火已燃燒了！」

鬼秀才長嘯一聲，下令手下退出玉虛宮，將人分成四組，每組四人，各守一個方位，他自己則與司馬彤、鐵岩居中策應。

風高物燥，火頭又多，頃刻間，玉虛宮上不斷冒着濃烟，把初露的晨光掩蓋。也就在此刻，裡面傳來一陣嘈雜的人聲，鬼秀才放聲大笑，隨即用內力將聲音送出去：「武當派的老幼雜毛們，你們的一番心機都叫區區一把火燒掉了，還是乖乖出來受死吧！」

統一盟羣魔亦紛紛在外面叫罵起來，一忽，果見宮裡飛出十數條人影來，為首一位老道，長髯及腹，仙風道骨，稽首道：「施主要取武當弟子的性命，也不可放火冒瀆神明！」

「區區冒瀆神明，那只是區區個人的事，干卿底事？」鬼秀才笑道：「區區若非施出這『連根拔起』之計，你們會現身麼？」

那老道正是武當派掌門黃石道長，當下沉聲道：「如今貧道已出來，施主怎還不表明來意！」

「區區來此的用意，你不會不清楚吧？」鬼秀才道：「也罷，既然你不清楚，我便不厭其煩說一遍。如今你們只有兩條路，一是投降，二是被消滅！」

黃石哈哈笑道：「第一條凡我武當弟子都不會走，第二條路，到底是誰消滅誰，則還不知道！」

「那你們是自取滅亡！」鬼秀才大聲道：「上！」

黃石道：「憑你們這些跳樑小醜，想消滅武當簡直是瘋人說瘋話！」統一盟羣醜冲上來，自有他師弟黃松、黃月和黃竹諸道長率領弟子抵抗！

鬼秀才冷哼一聲：「死到臨頭，猶不自知，真是老懵懂！」

黃石背後的黃柏道長早已按捺不住，大喝一聲：「孽障，你有多大的本領，待貧道來領教一下！」他長劍如毒蛇出洞，直刺鬼秀才的胸膛！

鬼秀才摺扇一橫，輕輕將黃柏之長劍撥開。說也奇怪，黃柏老道只覺得他隨意一揮，但自劍上傳來之暗勁，却大得出奇，一時拿不住樁，向旁移了一步，「奪魂掌」鐵岩從旁立即擊向黃柏脅下空門：「老道，且吃鐵某一掌！」

黃柏沒奈何只好回身沉臂，封住空門，鐵岩又一聲大喝，第二掌再出：「老道，你徒弟抱真殺了我兒子，今日正好拿你開刀！」

黃柏脾氣亦較暴躁，聞言叫好：「你兒子讓小徒殺了，今日老道再殺了你，免得禍害武林！」他劍招雖然純熟，但鐵岩的內外功造詣十分深堪，掌力更為雄渾，正好半斤八兩，打個難分難解！

鬼秀才道：「黃石，你也莫停着吧，

不如陪區區玩幾招！」他話未說畢，便已首先展開攻勢，向黃石撲打過去。

黃石一早已估計統一盟，不會弱過武當，權衡力量，自知難以與統一盟爭雄，但武當派又不能學丐幫那様，更不能學青城派，自動宣佈解散，因此在玉虛宮中挖了地道，準備利用此與對方周旋，不料鬼秀才無意中燒了一把火，濃烟自透氣孔中迫進去，使他們要自動現身。

當黃石見統一盟來犯者還不足二十個，心中一直怔忡不安，不知他們還有什麼手段，只盼金頂的長老能及時趕來助陣，則大有反勝之機。

可是鬼秀才再不等他，摺扇已戮至額頭，他右劍左拂塵，一剛一柔，在武林中馳名數十年，自不容對方搶得上風，當下略退半步，頭一低，長劍反刺對方心窩，左手一抖，千萬根馬尾散開，罩住鬼秀才頭面！

鬼秀才見他拂塵散開，嘶嘶作響，暗暗一驚：「這老雜毛內功精純得很！」他能厠身七大魔星之列，自然有其過人之本領，當下摺扇「刷」地一聲打開，輕輕一搧，馬尾登時洩勁散開，他左手食指一曲一彈，又將黃石的長劍彈開！

兩人交換了一招，都已露出精湛的技藝，各自收攝心神，全力以赴，眨眼間，已過了百招，鬼秀才奇招迭出，逐漸佔了上風，但黃石亦沉着應戰，仗着內力精純，與對方周旋。

就在此刻，山上亦傳來一陣陣震天的喊殺聲，統一盟羣魔知道風五娘和木劍道人，亦已展開攻擊，都是精神一振，雖然以寡敵衆，但仗着技藝較高，依然虎虎生威！

由開始至今，玉虛宮外已倒下了好些武當弟子，此消彼長之下，結果如何已可想像得到！

黃石倏地發出一道清越的嘯聲，俄頃，又見宮裡湧出一批道士來，這些武當弟子留在宮中，一是爲了救火，二是作爲後援，這批新力軍加入戰圏後，武當派這邊遂扭轉劣勢，而且在此生死存亡之餘，人人爭先，奮不顧身，使得魔熖大消！

黃石高聲道：「出手莫留情，莫給對方援軍趕到！」

鬼秀才趁他說話分神，左掌印向他脅下空門，黃石的長劍已被其摺扇擋開，猝卒間，拂塵來不及抵擋，只好跳身退後。

可是鬼秀才又怎容他退，原式不變，脚尖一點，縱身向前，如附骨之蛆，左掌仍擊向黃石要害！

黃石猛喝一聲，扭腰一閃，鬼秀才及時化掌爲爪，「嗤」的一聲響，黃石的道袍被撕裂，指風過處，脅下出現幾條紅痕！

黃石臨危不亂，拂塵仍然擊下，鬼秀才及時縮臂，但袖管爲馬尾抽中，如被利刀所割，裂成數十道布條！

鬼秀才怪笑一聲，手臂一抖，布碎斷裂，山風吹到，飄揚在半空，像蝴蝶一般：「老雜毛，好厲害，再吃我一掌！」他右掌再推出，一股強勁的罡風，平地而生，刮得旁邊的人，衣袂邋邋作響！

黃石咬一咬牙，迅速將拂塵向衣領後一插，左掌同樣挾勁推出！

「蓬！」兩股掌風相觸，發出一道巨響，兩人同時向後退了兩步！鬼秀才第二掌再度推出，黃石只覺五內氣血翻騰，尚未平息，見狀暗吃一驚，不及細思，也推出第二掌！

不料鬼秀才掌至一半，掌風倏地歛去，身子斜飛，繞了半個圈子，仍向黃石迫去，摺扇蘊力擊下！

黃石那一掌擊空，地上狂飇突生，沙石捲起半空，剛微微一怔，鬼秀才的摺扇已至，倉猝間舉劍一格！

猛聽「噹」地一聲響，黃石不及提氣，長劍吃對方摺扇一擊，但覺虎口一陣疼痛，五指不由一鬆，長劍竟被擊落地上！

鬼秀才獰笑一聲，摺扇張開，向黃石面部切去，黃石忙不迭退後，拔出拂塵，反向對方頭面擊去！

鬼秀才料不到堂堂的一個武當派掌門，竟然會採取「玉石俱焚」的打法，他才不肯與對方同歸於盡，當下收扇閃開！

與此同時，山下忽然傳來一道尖銳的嘯聲，那嘯聲來得極快，鬼秀才認出是木劍道人的嘯聲，知道太和宮局勢已受到控制，當下喜道：「老雜毛，你們死定了！」

黃石游目四望，見倒在地上的，絕大多數都是武當弟子，心頭一陣絞痛，厲聲道：「武當弟子聽着，今日形勢已沒法挽回，立即後退，再作後圖！」

黃竹道：「師兄，要退也得您先退，待小弟來殿後！」

黃石急道：「這是命令！除非你不是武當弟子，否則只要貧道有一口氣在，你們都得聽掌門之令，快，黃竹師弟，請你帶人撤退，保存我武當一絲希望！」

黃柏與鐵岩已鬥得筋疲力盡，幸好有弟子協助，才將鐵岩打傷，此刻正在喘息，他素知衆師兄之中，除了黃石之外，數黃竹武功最高，當下亦道：「黃竹師弟，你再不帶人撤退，咱們武當便沒有希望了！」

黃竹咬一咬牙，急道：「如此小弟便再偷生幾年了！」他點了十個武功較有基礎的弟子，立即轉身冲進玉虛宮。

說時遲，那時快，木劍道人已及時趕到，獰笑道：「留下人頭再跑未遲！」

黃柏鼓其餘勇，揮劍上前，「先過了貧道此關再說吧！」他長劍連攻十七八劍，攻勢雖然凌厲，但破綻百出，不過他形如瘋虎，木劍道人倒也不敢冒進，只好先擋住其攻勢。

黃柏大聲叫道：「快跑！」

木劍道人趁他說話分神，木劍一直，戳中其胸前的「華蓋穴」，黃柏只覺一口氣提不上來，眼前變黑，知道要糟，但木劍道人比他更快，一脚蹬在他胸膛上，黃柏身子倒飛尋丈，落地時，狂噴鮮血，離死不遠！

木劍道人一挽劍，向黃竹追去，旁邊兩個武當弟子拚死撲上來，攔住木劍道人。木劍道人喝道：「找死！」一劍一個，將其解決，但黃竹等人身形已隱入玉虛宮中！

木劍道人回身又殺了一名武當弟子，道：「形侄，跟道爺進宮追！」司馬形應了一聲，緊跟其後，先後飛進玉虛宮！

黃石失去一劍，又因武當派少了十名弟子，實力更加不如，死傷迭增，使他拚

命之念驟生，拂塵瘋狂攻擊，反而壓住了鬼秀才！

鬼秀才老謀深算，知道他這只是「迴光反照」，沉着應戰，絕不與對方硬碰，就在此刻，風五娘亦帶着幾個人首先冲上來。

鬼秀才問道：「五妹，下面情況如何？」

風五娘格格一陣嬌笑。「只剩三幾個不知死活的雜毛，在作困獸之鬥！老四，要不要老娘助你！」

鬼秀才長笑道：「老雜毛已是强弩之末，不用了！你且收拾殘局吧！」

黃石本來尚希望隱居在金頂的四名長老下山幫助，不料至今仍不見鶴駕，知道對方另派人上金頂圍攻，當下長嘆一聲：「老道願一死以換門下弟子之命，施主可否作主？」

鬼秀才獰笑道：「如今才幡然覺悟，已嫌太遲了！」

黃石大喝一聲：「孽障，貧道和你拚了！」他忽然拋下拂塵，雙掌齊出，向鬼秀才印去！

這一下快如閃電，鬼秀才不及閃避，只好收了摺扇，也與對方拚內力，「蓬！」的一掌巨響，四股掌風相觸之後，塵土飛揚，兩人各自退了三步，三步之後，鬼秀才已經站穩，但黃石上身仍不斷晃動，顯示在內力方面，鬼秀才仍稍勝半籌，他目光一閃，標前幾步，再度發掌！

黃石大喝一聲，將丹田內的眞氣，全部提上來，注於雙臂之內，發出兩股凌厲的掌風！

又一道巨喝暴響使得旁邊的人，全都停下了手！塵土飛揚中，只見一灰一青兩條人影，迅速向兩旁分開，黃石一屁股坐在地上，而鬼秀才亦是臉色青白，胸膛急劇起伏！

與此同時，山上忽然傳來一道紫影和一道白影，葛丹丹首先喝道：「屬下恭迎盟主和娘娘大駕！」刹那間，地上跪下了一大片人！

俄頃，唯四海及銀月娘娘已飛落場中，只見唯四海手臂一揚，三顆人頭已滾到黃石臉前，黃石定睛一望，可不正是本派碩果僅存的三位長老？只覺一股逆血，冲上喉底，再也忍不住，「哇」地一聲，噴出一口血箭！

唯四海冷冷地道：「武當派是完了！」

黃石在地上喘息，「自來邪不能勝正……你們得意不會有太久……」

唯四海仰頭大笑：「我就是正想再消滅了少林，放眼天下，還有誰可擋我一隻手指？」統一盟上下都狂笑起來，恰在此刻，風五娘及木劍道人等自玉虛宮出來。

木劍道人埋怨地道：「啓稟盟主，讓黃竹帶走了幾個武當餘孽已迅速下山去了！」

唯四海臉色一沉，問道：「怎會讓他們逃脫？」

木劍道人囁嚅道：「他們躲進地道，待我們找到時，已讓他們逃掉！」

黃石聞後，忽然放聲大笑起來，笑聲未了，經已斷氣，但臉上仍留着笑容，大概因爲武當終還不致於全軍盡墨，而覺得安慰吧！

唯四海游目看看在場的武當弟子一眼，冷冷地道：「都殺了吧！」他轉頭見鬼秀才跌坐在地上，運功療傷，便改對風五娘道：「本座先走一步，老四醒來，叫他依計劃行事，攻打嵩山少林，完成霸業！」

刹那間，玉虛宮外羣魔振臂高呼：「消滅少林，完成霸業！」唯四海及銀月娘娘便在歡呼聲中飛逝！

* * *

十日之後，鬼秀才率領羣魔，到達嵩山附近，他們休息了一夜，便兵分兩路上山。這次由正面臨門進攻的改由鬼秀才這一隊人。

巳時剛過，羣魔已至少林寺山門。只聞寺內鐘聲不絕，還傳來一陣誦經聲。丁乘鶴冷笑道：「莫非少林禿驢自忖必死，先爲自己唸往生咒？」

羣魔哄笑起來，鬼秀才臉色凝重，沉聲道：「少林寺不比武當，寺內人才濟濟，藏龍臥虎，不可輕覷！形侄，先遞上拜帖！」

「是！」司馬形手持拜帖，進入山門，但隨即轉回來，鬼秀才問道：「少林禿驢不接帖？」

司馬形道：「門內有十多個少林弟子，不讓小侄進去，只要求總盟主去見他們的掌門！」

鬼秀才冷哼一聲：「好大的口氣，待區區親自去見識一下！」他手一揮，後面的人都跟着他上前。

忽然寺內鐘聲轉急，鬼秀才心頭一懍，忙道：「且慢！」話音剛落，寺內突然傳來一片金剛經聲，緊接着，走出幾個玄字輩的和尚來。

鬼秀才道：「叫慧光老禿驢出來！」

玄光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們突然上山，未知有何貴幹，求見家師又未知有何指教？」

丁乘鶴喝道：「丁某就不相信，你們會不知道咱們的來意。」

鬼秀才道：「叫慧光出來，自然知道！」

玄光臉色凝重，垂眉道：「如此諸位請候！」他揮一揮手，旁邊一個玄字輩的弟子，立即走回去。

俄頃，寺內金鐘「噹噹噹」地連響幾聲，誦經聲逐漸移近，只見一大羣和尚，擁着一個鬍子花白的老禪師出來。鬼秀才見他身上的袈裟，便知其必是少林住持慧光上人。「你終於出來了！哈哈，三十年不見，你倒變了許多！」原來三十年前，慧光尚未接掌少林，他們曾決鬥了一場，但不分勝負，各自負傷而去！

「阿彌陀佛！施主別來無恙！」慧光合什道：「老衲垂垂老矣，施主則青春常駐，邇來料是諸事如意！」

鬼秀才長笑道：「和尚說得不錯！區區近來的確非常得意，收服了江湖五十個門派，九大門派亦僅剩少林一脈，只不知和尚能否成全區區？」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佛慈悲，隨時都歡迎你皈依如來，施主若欲修正果，老衲自當成全你！」

「嘿！慧光，你別做夢了！」鬼秀才怒道：「咱門索性明說吧，武當已被消滅，你今日要降要死，但憑你一言！」

「老衲早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只不忍佛門聖地被毀，且敝派弟子不少，佛門弟子與世無爭，希望貴盟主高抬貴手！」

鬼秀才又笑問道：「聽你之言，似欲以一己之命，換來全寺之生命？你將自己看得太高了！」

「阿彌陀佛，施主何咄咄迫人哉？」慧光輕誦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他如是觀。施主一身修為不易，塵世上過眼雲烟的名利，又有何用？」

司馬彤喝道：「老禿驢，今日咱們不是來聽你唸經說偈的，你們到底要戰還是要降？」

慧光臉上閃過一絲悲傷，澀聲道：「假如貴盟答應不毀少林一草一木，不為難下輩弟子，則老衲願意與玄字輩弟子在此自盡！」

鬼秀才一怔，一時間拿不定主意，問道：「假如敝盟不答應呢？」

「那少林弟子唯有效達摩祖師，伏魔除妖了！」

統一盟羣魔倏地大笑起來，鬼秀才心想自己方只出現二十個人，對方竟然肯付出如此大的犧牲，其中必有原因，他目光一掠，見玄字輩的弟子只有十多個，已知道原因，當下笑道：「好一條瞞天過海之計，要咱們放過少林也行，所有的慧字輩和玄字輩的弟子都得自殺！」

「老衲早已答應！」

鬼秀才冷笑一聲：「照區區所知，少林寺除了你之外，尚有三位慧字輩的老和尚，而玄字輩的弟子，亦不止此數！」

慧光嘴角肌肉牽動了一下，合什道：「施主來遲了一步，他們已在幾天前圓寂了！」

鬼秀才哈哈笑道：「這種話誰能相信？」

慧光上人雙眼突然睜開，道：「敝師兄們的屍體尚留在寺內，施主若不相信的，大可以進去看看！」

鬼秀才又是一怔，暗道：「這老禿驢練的是童子功，素以內力深湛著稱，如今怎地雙目無神？還有瞧他神態，分明不像打誑，這裏面有何玄虛？」饒得他素來機智，一時間也猜想不透。

忽然半空傳來唯四海的聲音：「慧光，本座答應你不毀少林一瓦一石，不過今後少林和尚不許住在寺內！」

慧光嘴角露出一絲笑容：「多謝唯施主。」言畢緩緩坐在地上，他背後玄字輩的弟子亦學他，盤膝於地，刹那間，背後的少林弟子都誦起大悲咒及往生咒來！

鬼秀才示意手下上前探視，未幾得報慧光及玄字輩弟子都已震斷心脈自盡了，他冷笑一聲，道：「將所有的少林弟子的琵琶骨，都給本座弄斷！」

唯四海的聲音又自遠處傳來：「速速入寺搜索一下，但不可毀壞寺院！」

與此同時，風五娘及木劍道人亦自兩旁趕至，聞訊之後，立即加入殘害少林弟子的行列，少林山門外慘呼聲，此起彼落。

鬼秀才着令被弄斷琵琶骨的少林和尚立即下山，同時叫木劍道人及司馬彤帶人進去搜索。

就在此時，唯四海才出現，衆人行過禮之後，風五娘即問：「盟主，為何要答應老禿驢的請求？」

唯四海冷笑一聲：「少林寺的實力非同小可，本盟雖有必勝把握，但禿驢們作困獸之鬥，恐怕本盟死傷亦不少，何不見機收篷，兵不血刃，何樂而不為？」

鬼秀才道：「照慧光之性格，他不會這般懦弱……」

唯四海哈哈一笑：「適才本座已進寺看過，三個慧字輩的老和尚果然已圓寂，都是油盡燈枯而死的！不問而知，他們是將自身的功力轉送給三個玄字輩的和尚，而那三個和尚又帶了數名弟子下山去了！本座如今要對付的便是這些漏網之魚，不想在此影响勢力！區區一座寺院，有何要緊，咱們要的是人，不是物！」

鬼秀才恍然大悟，道：「盟主見識高人一等，屬下佩服之至！留下少林寺，也許會引他們回來，倒省却我們花費人力去找他們！」

唯四海哈哈大笑：「老四，你越來越聰明，此處便由你收拾殘局，本座先走了！」

鬼秀才見少林寺和武當都能未雨綢繆，心生隱憂，但很快便被勝利所帶來的喜悅沖淡。而統一盟羣魔，就更加歡天喜地了！午後，鬼秀才只留下少數人在山上看守，餘者全跟他返回總舵。

* * *

少林武當一滅，武林正道人士，更加噤若寒蟬，很多人怕禍臨家門，不是埋名隱姓，便移居關外，看風駛帷者，則紛紛獻禮投降，甘願受統一盟管制。

統一盟沒有因此而滿足，尤其是鬼秀才，不斷派人追查九大門派的漏網之魚，一時間，江湖上一片腥風血雨，人人自危。

武林有史以來，從未試過這般黑暗，人人翹首盼望光明早日來臨！

* * *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倏忽又過了三年，這三年，江湖上變化甚大，但山上日子却甚平靜。可是秦君燕飽受情慾煎熬，兩鬢已有點灰白，人也顯得蒼老。

幸而這幾年，他勤練郭丹青的武功，有了頗大的成就，虞雪練在山上日子甚少，絕大部分只有他一個人獨自生活。

這天，因為糧盡，秦君燕便下山購買，重至雲和鎮，再到「不醉無歸」酒家購酒，不料却見凌雪蓮一個人在店裏喝酒。他略一遲疑，轉身出店，但却被凌雪蓮發現。

當他到一家糧店前時，背後已傳來凌雪蓮的聲音：「前面那位可是秦師兄？」

秦君燕沒奈何，只好轉身，裝作巧遇的神情道：「咦，你不是凌師妹？咳，師妹這間可好？」

凌雪蓮幽幽一嘆道：「連你見到小妹都掉頭不理，還會好麼？」

秦君燕乾咳一聲：「愚兄近日心情恍惚，一時間認不出來，你那些師兄呢？」

凌雪蓮又是一嘆：「自從三年前一別，幾經變故，如今只剩下大師兄及小妹了！」

「哦！」秦君燕轉頭回望，「林師兄如今何在？」

「大師兄去找他的未婚妻！」

「凌師妹因何來此？」

凌雪蓮粉臉一熱，道：「小妹四處流蕩，路過此鎮，想起上次在此受那妖女之辱，一時感觸，因此到此……秦師兄要買糧麼？嗯，你如今住在何處？」

「愚兄跟隨一位異人隱居山上……」秦君燕突然岔開話題：「凌師妹，你這幾年在江湖四處流蕩，可曾聽聞過有關敝師妹的消息？」

凌雪蓮一怔，道：「莫師姐不是在『昆仲幫』被統一盟殺死了麼？」

「愚兄懷疑她尚在人間！」

凌雪蓮忖道：「秦師兄眞是痴情種，莫師姐死了這許多年，他對她尚未忘懷。唉，莫師姐雖然早死，但有此痴情郎，死亦無憾矣！」

秦君燕見她臉色晴陰不定，吃了一驚，急問：「凌師妹，小師妹是不是已經……」

凌雪蓮忙道：「秦師兄莫誤會，小妹這些年來，既不曾見過莫師姐，亦未曾聽到她一點消息！也許，也許她尚在人間！」

秦君燕暗噓一口氣，道：「但願如此！」言畢走進糧店買米，待他出來，見凌雪蓮仍站在那裏，不由咳了一聲：「凌師妹，你還有什麼事？」

凌雪蓮心頭一酸，暗道：「原來他對我完全沒有一絲……難道我這般惹人討厭？」

「凌師妹若是沒有其他事的，天色已不早，愚兄得回山了！」

凌雪蓮心中暗道：「原來他一點兒都不關心我！」忽然說：「且慢……」她話出了口，又不覺有點後悔。

秦君燕回頭見她欲言又止，不由問道：「凌師妹，你有何困難？」

凌雪蓮結結巴巴地道：「小妹以前生性疏懶，因此武功低微，素知貴派劍法，與敝派頗有相通之處，小妹有好幾個武學上的難題，很想請教秦師兄，假如秦師兄不肯指點者，則小妹今生不但報不了大仇，恐怕連自己的生命亦保不住……」說到後來，她眼圈兒已經紅了。

秦君燕見她可憐兮兮，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又不能拒人於千里，只好道：「愚兄的武功也甚普通，指教兩字不敢當，師妹若不怕人誤會的，此處離蝸居不遠，不如請你到山上盤桓幾天如何？」

凌雪蓮大喜，脫口道：「小妹正苦無去處，若秦師兄肯收留，那就再好不過了！」話說罷，她一張臉已通紅了。

秦君燕心頭一跳，瞧她的模樣，對我似乎有點意思，要是她賴着不走，讓小師妹知道，她又一向小心眼，可難以解釋！」

心念一轉，當下道：「目前愚兄之乾娘下山去了，她脾氣有點古怪，日後她回來，假如她不讓凌師妹你……」

凌雪蓮幽幽地道：「秦師兄放心，小妹自不會令你為難！」她那知道秦君燕的心事，便問起他日常生活，秦君燕生活刻板簡單，三言兩語便交代過去了。凌雪蓮見他態度冷漠，心頭甚為難受。

秦君燕道：「愚兄生性沉默，又向少與外人接觸，日後若言詞有不當之處，請原諒！」

凌雪蓮忖道：「瞧他這樣說，也有道理，他未曾接觸過其他女子，難怪至今仍惦掛莫師姐！」這樣一想，心情登時開朗了不少。

兩人默默地走了一程，忽然前頭隱約傳來一個女子的尖叫聲，凌雪蓮甚是熱心，忙道：「大概是同道遭遇統一盟的殘殺，秦師兄，咱們快過去看看！」她拉着秦君燕的手便向前跑去。

秦君燕忙道：「咱們得先將臉蒙起來，免得讓統一盟的人認出廬山眞面目！」他首先用汗巾包住自己的頭面，凌雪蓮亦以香帕蒙面，兩人循聲追去。

不久，前面便出現一座樹林，林裏傳出兵刃碰撞聲，秦君燕低聲道：「凌師妹，咱們先看清楚再出手……你最好先躲在一旁，非至萬不得已，不可出手！」

他是怕凌雪蓮武功太過不濟，强出頭反要拖累自己，但聽在她耳中，却以為他關心自己，心頭甜滋滋的，柔聲道：「秦師兄，您也要小心！」

兩人悄悄進入樹林，匿在樹後望出去，見林裏打鬥的是一男一女，女的一身黑衣，臉上還蒙着一方黑紗巾，身材苗條，年紀似乎不大，背後背着一個以黑布袋裹住的長方形物體，由於角度問題，看不出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那男的一身白衣，身材頎長，看不到面孔，但其劍法看來却有點眼熟，待他轉過身來露出半張臉時，秦君燕幾乎驚呼出來，原來此人竟是他二師兄楊興家！

楊興家已加入統一盟，此事秦君燕早已知道，但依然希望他另有苦衷，不過他此時飽經世故，已能尅制自己，依然沉住氣，待看清楚來龍去脈才決定現身！

那黑衣蒙面女子，使的是一柄柳葉刀，刀法純熟，招式悅目凌厲，顯然是名門弟子，但瞧她氣力不繼，身形呆滯，又似身上帶着傷病，此際她上衣右肩處，已被楊興家劍刃劃裂，露出一片欺霜勝雪的肌膚，形勢頗為惡劣！

楊興家勝券在握，得意洋洋地道：「妹子，你又何苦跟我嘔氣？也好，未洞房之前，先耍一場花槍，平添情趣，虧你想得出來！」

那女的啐了他一口：「楊興家，閉上你的汚嘴，你花言巧語騙了我幾年，現在還想得到我？趁早死了這條心吧！」大概她心情激動，攻勢反見凌厲！

楊興家笑道：「愚兄無日不想得到你，像你這樣的美人兒，可不容易找得到！只要你肯嫁給我，那些庸脂俗粉，愚兄還要來作甚？」

黑衣女子罵道：「我瞎了眼，才會認識你這衣冠禽獸的淫賊！我且問你，峨嵋派的慧珠是不是被你强暴的？你連出家人不放過，還像個人麼？」

秦君燕聽得熱血沸騰，忖道：「想不到幾年不見，二師兄墮落至此地步，要是師父未死，豈不要活活讓他氣煞？」

楊興家獰笑一聲：「你既然知道，今日更不能放過你，乖乖拋下刀還可留你一條命！否則，哼哼……」（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盲劍客揮劍斬向鐵皇爺，他挾持林曉霜要脅盲劍客，展雲龍從床底出來，協助盲劍客救了林曉霜，鐵皇爺不敵退出洞口，約到大巖關決鬥，二人依約前去，鐵心寒說出父親想置他們於死地，故意勸阻，二人終擺脫她糾纏來到湧沙潭，一鄂子道人截擊，繼而鐵皇爺迎戰，綠影子助陣被盲劍客刺傷，跟着二人被重重包圍，無法脫身……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衝破霧煙沙雨　邁向青城山腰

展雲龍掠身上前，金魔神一揮而出，道：「大哥，你快走！」

金魔神一出，萬道金光顫爍湧出，一股渾厚强勁的力道直接而至，鐵中錚足下一錯，閃身而過。

盲劍客左掌將展雲龍身子一推，道：「你不聽大哥的話，我可生氣了！」

展雲龍踉蹌的被推出五六步，他愣了一愣，道：「好，大哥，我在前頭等你。」

身形凌空一躍而起，他身形方起，綠影子突然向凝立在一傍的那個道人說了幾句話，那個人臉色連變數變，訝異的道：「有這種事？」

綠影子大聲的道：「我親眼看見，難道還會騙你。」

那個道人身形一晃截住展雲龍問道：「施主慢留一步，貧道雲中子有話請教。」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有什麼話要說？」

雲中子冷哼一聲道：「我那道友一鄂子是否傷在你的手上……」

展雲龍冷冷應道：「道家四仙也不過如此，一鄂子欺世盜名，死有餘辜，你問這個不是太沒趣了……」

雲中子神色霍然一變，怒吼道：「你這個無知小子竟敢不把道家四仙放在眼裏，足見你太狂傲了，我雲中子自不量力，首先要向閣下討教幾招！」

他一聽在武林中極享盛名的一鄂子果然傷在對方手裏，心裏不禁一寒，頓知這個青年定有過人的技業，才敢如此目中無人。

所以他話雖這麼說，心中却是凜然戒備。

他緩緩的反手取出斜掛在背上的長劍，一道劍光如水洒出，在空中輕輕一抖，發出一片龍吟之聲，凝重的望着展雲龍，緩緩將長劍平放胸前，道：「閣下注意，貧道要出手了！」

展雲龍高高地舉起金魔神，不屑的道：「你不要假仁假義了，你那點功夫還不放在我的眼裏。」

「嘿！」雲中子嘿嘿一聲，一式「寒蕊射影」點將出去，只見劍光一道，向展雲龍的左脅上點去。

展雲龍回身一轉，金魔神倏地自上而下，陡然伸出一半，非但抵擋這奔電一般的快劍，反而敲向對方的手腕，這一招又快又狠，將雲中子嚇了一大跳。

雲中子駭異的哦了一聲，心中暗忖：「看不出這樣一個年青的人，能將兵器使得收發由心，怪不得他能擊敗一鄂子呢，原來眞有意想不到的功夫！」

他心中一凜，立時收歛起心中的雜念，把全副精神都貫注在運劍之上，攻勢比剛才還要凌厲。

展雲龍連着三擊，將雲中子逼得連退三步，斜睨了盲劍客和鐵中錚一眼，只見兩人出劍如風，各自搶回主動，無奈雙方功力都是很高，一時很難定出勝敗優劣之分。

正在這時，盲劍客回頭道：「展弟，你還不快走！」

展雲龍正要說話，心神不由一分，高手對招時機稍縱即逝，雲中子驟然抓着這樣一個機會，豈會輕易放過，大喝一聲，

揮劍連綿攻來。

這一陣急攻，不禁把展雲龍逼得退了七八步，他尚未扳回劣勢，背後突然響起一聲冷笑，一縷尖銳的勁風當頭壓了下來。

展雲龍冷哼一聲，道：「你找死！」

他連頭也不回一下，左掌向雲中子擊出一掌，右手金魔神反臂向後掄去，噹地一聲，綠影子發出一聲痛呃，驚悸的退了回去，一條大鐵杖已被擊得彎曲。

展雲龍冷冷地道：「我最恨這種偷襲的卑劣手段！」

雲中子怒視了綠影子一眼，心裏非常的惱恨綠影子的出手，他身爲名家，自不好意思乘這時出手，大聲道：「接招！」

展雲龍怔了一怔，冷笑道：「你怎麼也不偷襲試試！」

雲中子彷似受了極大的侮辱一樣，他怒洒一聲，振劍劈出三劍，劍劍不離展雲龍的要害。

展雲龍揮出一招「泰山擊頂」，大聲道：「林大哥，我在前頭等你！」

他身形如電射起，金魔神斜斜搗在雲中子的長劍上，只聽喀喇一聲，長劍一震而斷，雲中子顫的倒退開去，愣愣望着奔向西南方的展雲龍。

展雲龍身形方去，盲劍客林森隨後追上，只見左肩上被劍刄劃開一條長長的血口，殷紅的血漬洒滿地上。

鐵中錚望着兩人逝去的身形，嘴角上漾起一絲冷冷的笑意，他輕輕擊了三掌，揮了揮手。

那些悄然而立的黑衣大漢長筒一收，各自隱逝不見。

綠影子不解的道：「鐵兄，你怎麼放了他倆……」

鐵中錚哈哈一聲大笑道：「這兩人功力甚高，却非百毒不侵之人，我要利用苗彊移來多年的幾種毒物，改變他們，收爲已用……」

說着仰天一陣得意的大笑。

崎嶇的山谷向前延伸，轉折進入一條怪石嶙峋、野草叢生的山路上，一股股惡味隨風飄來，直逼鼻息之中……

展雲龍身形一剎，回頭凝望了奔來的盲劍客一眼，心中突然有點恐怖的徵兆湧出，他詫異的道：「大哥，你受傷了？」

盲劍客林森深深的喘了幾口氣，道：「鐵皇爺劍法已經通神，我竟抵抗不了他那一招『星飛寞獄』，不是大哥誇口，當今各派劍技我相信無人能和我家傳的『天涯劍法』相較，我自入江湖以來還是初次遇上鐵中錚這樣的高手，可見『地角劍法』並非虛傳。」

展雲龍撕開一塊衣角，替盲劍客包紮止血，環顧四周一眼，只覺這裡荒涼無比，有種陰森恐怖的感覺。

他輕輕嘆了口氣，道：「大哥，鐵中錚恨不得將你我通通殺死，爲何我倆一路奔來，始終沒有人攔阻，連那些黑衣大漢都隱而不見……」

盲劍客搖頭一嘆，道：「展弟，不是大哥說你，你江湖上的經驗實在太少，鐵中錚陰險狡詐，假藉僞善之名而瞞騙天下同道，專做那些殺人滅跡的事情，這次雲中子親目所睹，殊不知已種下殺身大禍，據大哥所知，這條路是大巖關的死域，鐵中錚心黑手辣，凡是和他過不去的人，他通通設法把他們弄到這裡，而死得屍骨無存，連一絲痕跡不露……」

展雲龍雖覺這裏有些陰森恐怖，可是却看不出有何種凶險的徵兆，他雙眉一皺，不禁脫口道：「大哥，這裏連一個鬼影都沒有，會有何種凶險？條條大路通神州，我就不信鐵中錚能困住我倆……」

盲劍客突然壓低了聲音，道：「展弟，我倆在這裏談話，可能早有人跟踪我倆，你如不信可向右側闖闖。」他故意向左邊一指，大聲的道：「那裏有路可出，展弟你去看看！」

展雲龍猶豫的哦了一聲，邁開大步的向右邊行去，他才走了七八步，草叢中突然響起一聲輕嘯，六個配劍漢子手持長筒，擋住了去路。

只聽一個沉重的聲音，道：「閣下只要不從這裏經過，我們必不爲難，如果妄想硬闖，休怪火焰金沙筒的無情攻擊，和芒蜂針穿骨之痛……」

展雲龍哼了一聲，大笑道：「可笑呀，可笑呀！」

那六個持着長長巨筒，竟不知展雲龍因何會突然大笑，通通迷惑的盯視着展雲龍，只聽那沉重的聲音又起，冷冷地問道：「有何事值得閣下如此好笑？」

展雲龍笑容一歛，不屑的道：「鐵中錚拿出這種東西，妄想攔住我倆，豈不可笑？」

那人冷哼一聲，大聲道：「閣下不要小覷火焰金沙筒，你先看看它的威力再發笑不遲……」

「砰！」

突然一聲沉重的巨響，只見一股濃濃的煙霧瀰空佈出，蓬蓬流散炙人的沙雨，像彩雲般的向展雲龍身上射去。

展雲龍沒有料到一個小小的筒子會有這樣大的威力，他心中大駭，急切間，閃身躍起，退了回來。

流灑的沙影一過，地上燒焦一片，顆顆暴散射出的沙礫深深射進地中，嵌滿了一塊大石之上。

盲劍客微微一笑道：「如何？這種暗器歹毒無比，中人身上見血封喉，你我不值得和這些人一拚，先走一會再做打算……」

展雲龍心裏雖然無法平抑那股湧上來的怒氣，但大哥說的是實情，自己若以血肉之軀和這些霸道無倫的暗器相對抗，確實是件不智的愚蠢。

他狠狠地看了六個漢子一眼，和盲劍客並肩談笑而行，這些漢子也不追擊，却不解的望着兩人。

熾熱的陽光斜斜的洒射下來，投落在林樹之間，那墜落在地上腐朽的黃葉，散發出一股蒸蒸而上的臭味，滿山之間，熱氣直上，像繚繞在雲霧一樣。

「展相公，展相公。」

展雲龍和盲劍客正行之間，自他倆側旁閃出一位身着白衣的姑娘，她腰繫環珮，走起路來叮咚直響，他連喚了二聲展相公，展雲龍和盲劍客一收勢子，愕然的向這突然而來的女子望去。

這白衣姑娘姍姍行來，雙手托着一個

大紅方盤，上面放了二個白玉般的瓷杯，輕聲的道：「二位此行歷險無數，是否能活着步出大巖關連我家小姐都不敢逆料，但做一分事盡一分力，我家小姐自調配一些苗彊除毒解瘴的藥湯，請二位服下……」

展雲龍愕了一愕，道：「不知府上小姐是誰？爲何如此關懷我們……」

白衣姑娘一怔，道：「展相公眞是健忘，連見過數次面的小姐都記不得，我家小姐姓鐵，是鐵皇爺的千金……」

一張悄麗艷如剛剛綻開的花朵一般的臉靨，利時閃進展雲龍的腦海裏，他心中一顫，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她……」

一個意念如電光石火般的漾起，暗暗忖思道：「鐵心寒，鐵心寒，她看似有情却是無情，處處在關懷我，處處又冷淡我，這到底是怎麼會事，難道女人的心當眞一日千變，會忽冷忽熱……」

他想起鐵心寒無情的撕毀了自己珍藏如命的那條絲帕的情景，心裏就有一股怒火湧上來，冷冷地道：「請姑娘上覆貴小姐，展雲龍先謝謝她了……」

白衣姑娘尚未回過意來，幽幽地道：「謝倒不需要，只望展相公一路平安無事，日後不要忘了我家小姐對你的一片痴情。」

她聲音悽楚，說來娓娓動聽，展雲龍和盲劍客只覺心神震盪不已，差點被對方那陣話聲所迷。

盲劍客全身一陣劇烈的抖顫，像是失去了魂魄一樣，茫然的嘆了口氣，黯然的一句話也不說。

展雲龍心裏一驚，道：「大哥，你身體不適……」

盲劍客悲涼的一笑，道：「沒什麼，只是傷勢有些隱隱作痛……」

他無法掩飾自己心靈上的痛苦煎熬，神色之間，已緩和了不少，他急忙抓起盛在盤中的盃子輕輕啟開盞，一股濃濃的幽香撲進鼻中，他黯然的道：「既來之則安之，展弟，你喝了我們上路……」

說着一飲而盡，當先向前大步而去。

展雲龍向那白衣姑娘一揮手，道：「妳去吧，我對小姐的盛情心領了。」

白衣姑娘臉色一變，道：「婢子是冒生命的危險，替小姐送藥，展相公如果不喝，不但婢子難以回去覆命，就是小姐也不會見諒……」

展雲龍長長的吸了口氣，道：「你如果怕遭小姐的責駡，就倒在地上好了！」

白衣姑娘沒有料到展雲龍是如此的沒有情義，她神色慘變，托着方盤，進退都覺不是，尷尬的僵立在地上。

但是眸子裏却隱隱浮現出一絲淚影，愕愕地望着冷傲無情的展雲龍，深深替小姐的好意抱不平。

正在這時，自一株古檜的後面，突然閃出一個人來，正是鐵心寒，她幽怨的輕哼了一聲，冷冰冰的斜睨了展雲龍一眼。

白衣姑娘心中大寒，顫聲的道：「小姐，我……」

鐵心寒沒有表情的道：「梅香，人家既不領情，乾脆倒掉好了……」

她伸出纖纖如玉般的手掌，輕輕地把那個茶杯托在掌心，非常悽楚的身子一顫，將盃中盛滿的一杯解藥向展雲龍身前倒了下去。

她用力的甩出杯子，如飛的奔跑而去。

這幾個變化發生的都是那麼突然，使展雲龍愕愕地僵立在地上，心潮起伏，千頭萬緒，連他本身都不知道是何種滋味，惆悵的心靈陡然掠過一層陰影。

她來得突然，去得也突然，除了空中留下淡淡的餘香，此外展雲龍什麼也沒感覺出來，他怔怔地凝視着地上那灘濺落的藥汁，喃喃地道：「覆水難收，我太傷她的心了……」

一股落寞空寂的惆悵惘然襲進他的心頭，但覺心中空洞得連一絲感情都沒有，黯然的嘆了口氣。

不知什麼時候，盲劍客回到了他的身旁，他非常傷感的道：「她走了……」

盲劍客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好事多磨，你也太不懂得感情了……」

展雲龍心情陡地惡劣異常，他悶聲不吭的向前奔去，兩人一路奔來，始終不發一語，似乎二人心中都有着沉重的心事。

突然，自那連綿如海的叢林裏，泛起一蓬濃濃的彩雲，在陽光下瀰漫昇騰，漸漸散開，範圍越來越大。

展雲龍心中一驚道：「苗彊的萬花瘴，鐵中錚眞是神通廣大，連這種難以尋覓的瘴氣都移到這裏來，怪不得沒有人能活着走出這裏呢……」

他冷哼一聲，道：「鐵中錚也太小看我了，想當初我在嶗山歷經七七四十九天的辟毒訓練，什麼毒瘴沒有見過……」

他想起自己在嶗山絕頂含辛茹苦的遭受着筋骨的磨練，心中就有種說不出的辛酸，黯然的幾乎要掉下眼淚來。

「萬花瘴，萬花瘴，」盲劍客連唸兩遍，道：「這一個名字我好像在那裏聽過……」

絢麗多姿的彩霧愈來愈濃，漸漸將他倆的身子包圍起來，一股股怪異的味道沁發出來，衝進他倆的鼻息之中。

展雲龍閉住全身的穴道，問道：「大哥，你有沒有一種難過的感覺……」

盲劍客搖搖頭，道：「剛來之時，我還有一種嘔心頭昏的感覺，現在只覺心裏有一股清香湧出，並沒有什麼異樣……」

他像是忽然抓住了什麼異寶似的，道：「這大概是喝了鐵心寒親自調和的解毒聖藥所致，否則像這種毒瘴，恐怕你我都難久立其中……」

陡地，一聲怪異的叫聲傳進兩人耳中，盲劍客凝神聽了一會，凝重的向展雲龍輕聲的道：「這聲音像是人發出來的，我們過去看看……」

他緩緩抽出木劍，和展雲龍疾快的向霧中奔去。

穿過一排密集的林樹，眼前突然出現一個錯綜複雜的枯黃竹林，展雲龍向裏面深深一瞥，心中突然寒悚的一顫，只見滿地都是死人的枯骨，但却有兩個滿身生滿毒瘡的長髮怪人互相對峙，正在拚命的相互撲擊。

兩人出手如風，快得令人看不出是何種方法，每一招都是攻人死命之處，搏鬥之慘烈，連展雲龍都暗吸一口冷氣。

突然，那二個身形一分，只聽一個粗啞的吼聲，道：「我們別打了，你瞧，這兩個人足夠我倆分配了！」

這兩個人的面目一落展雲龍的眼中，不由大爲驚凜，他連想都沒有想到，這兩個人的臉上肌肉通通消逝不見，露出森森的骨頭，除了尚有一對完好的冷煞眼睛之外，整個身上幾乎沒有一處好的地方。

這兩個人驟然看見這兩個年青人出現，亡命的向這裏撲了過來，伸手向展雲龍和盲劍客身上分別抓去。

展雲龍伸掌斜斜一揮，大喝道：「住手！」

這兩個長髮拖及胸前的老人，似乎沒有料到對方都有一身奇幻無比的功夫，愕了一愕，縮手而退。

展雲龍冷冷地道：「我們無怨無仇，你們爲何下此毒手……」

這兩個猙獰恐怖的怪人相互對望了一眼，突然仰天發出一陣刺耳悸心的怪笑，像是有什麼事值得他倆這樣大笑似的。

盲劍客雙目一皺，道：「展弟，我們可能遇上兩個瘋子！」

「胡說！」

這樣沉重如雷的大喝，自左邊那個怪人嘴裏發出來，震得展雲龍和盲劍客耳中嗡嗡直響，兩人心中大驚，料不到對方功力如此的渾厚，藉這聲大喝，抖露出丹田之氣，顯見這兩個不知來歷的怪人都是一代宗師。

那怪人目中凶光一閃，道：「我天魔煞君雖然被鐵皇爺誘騙在這裏，關了將近八年，可還沒有被關瘋，你倆如今也和我倆一樣，一輩子也別想走出這裏一步，雖然你們現在好得情同手足，等到餓得理智大失之時，不拚命相搏才怪……」

展雲龍一怔，道：「理智喪失也不致於拚命相鬥呀……」

天魔煞君冷笑一聲道：「你懂得什麼，一個人飢渴難忍，生不如死的時候，會想盡方法殺死對方，解決自己的飢餓，雖是至交好友也會反臉無情，你不看看地上那些屍首，那一個不是被人活活的劈死，被人吃了充飢……」

展雲龍從沒有聽過如此殘酷又怪異的事情，他冷汗直冒，全身起了一陣顫悚，詫異的道：「那你們兩個捨命相搏，必是想殺死一方，而一個人將生命延續下去，這樣雖是暫時救得一命，但也毀了一命，時日一久，那個人還是免不了餓死……」

一番話說得兩個怪人面面相覷，兩人只顧動手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天魔煞君搖搖頭道：「我倆動手相拚並非是想殺死對方，實是決定那個先死，由於我倆有着過命的交情，都願意讓對方活下去，在這種情形下，只好動手比試，決定誰的生死……」

盲劍客凝神的沉思了一會，道：「天魔煞君，那這位必是地魔凶神了？」

另一個怪人冷冷地道：「不錯，你竟能想到老夫，很好，我高興有人再提到昔年的名字……」在那沒有表情的白骨臉上，使人很難察覺他的喜怒哀樂，但從聲調裏，却不難聽出有種激動的心情含在裏面。

盲劍客奇道：「二位既能抗拒苗彊的萬花瘴，爲何不設法出去，甘願在這裏承受這種不是人活的日子裏……」

「嘿！」天魔煞君嘿嘿一陣怪笑道：「要是能夠出去，我們早就走了，還會在這裏關上八年，你們進來容易出去難，這片小小竹林曾嘔盡多少天下奇材異士的心血，方建成『竹林連環大陣』，專鎖那些功力高絕的江湖高手，在這裏死去的不下三十多個……」

展雲龍見他說得如此嚴重，有些不信的向各處望去，無邊無際，枯黃的葉子像是黃河裏的浪濤一樣。

他駭然的道：「你們難道就想不出一個方法破去此陣？」

地魔凶神冷冷地道：「八年來，我們什麼方法也想過了，可是沒有一樣行得通，否則鐵中錚也不會如此輕易的困住我倆……」

盲劍客突然問道：「鐵中錚和兩位有何深仇大恨，將二位困在這樣一個遍地毒瘴的地方……」

天魔煞君神情慘變，作勢欲撲，厲喝道：「你問這個做什麼？」

盲劍客一怔，道：「我問錯了？」

天魔煞君冷冷地道：「這是我們之間的隱密，不許你問。」

地魔凶神一撫肚，肚裏突然傳來一連串咕嚕咕嚕之聲，他仰天吸了口氣，以痛苦的聲調，道：「大哥，我餓了！」

天魔煞君雙掌倏地向展雲龍身上擊來，大聲的道：「這小子較肥些，我們先宰了他……」

他這一迅捷的出手，快得令人無法抵抗，展雲龍只覺一股渾厚的氣勁當頭壓到，急忙翻掌迎了上去。

「啪！」

一聲巨響傳了開來，展雲龍悶哼一聲，連着被對方擊退了七八步，一股氣血翻上心頭，哇地噴出一口血來，正好噴在天魔煞君的臉上。

天魔煞君用舌頭舐了舐臉上的血漬，像是突然嚐到了一種美味一樣，連讚不絕的哈哈大笑，道：「好鮮的血，老二，這小子的肉一定嫩得可口……」

他身形在電光石火之間飄了過來，伸出枯白的五爪，對準尚未穩住身的展雲龍胸口抓了過來。

變生俄頃，展雲龍連回手的機會都沒有。

「嘿！」

盲劍客林森聽風辨位，嘿地一聲，林森疾快的切了過去，這一招是他全身勁力所聚，劍刃未至，空中又響起尖銳的嘯聲。

天魔煞君沒有料到對方攻招如此凌厲，他冷哼一聲，反臂一掌拍出，足下連換兩個方位，啪地一聲，盲劍客手中木劍已斜斜敲在他的手背上。

「呃！」

天魔煞君痛呃了一聲，道：「你是天劍林鑑的什麼人？」

盲劍客沒有想到自己這沉重的一劍擊在對方身上，僅僅使他痛了一下，沒有將他手背切下來，他心中大大的一駭，收回長劍，躍到展雲龍的身傍。

他非常關懷的問道：「展弟，你傷得

如何？」

展雲龍搖搖頭，道：「大哥，小弟幼遭孤露，從沒有人關懷過我，承你處處照拂我，我實在不知如何的感激你……」他悲涼的一笑，臉上流露出一種非常滿足的笑意，道：「我死不足惜，只希望大哥能設法走出這片竹林……」

「竹林？」盲劍客突然若有所悟的道：「展弟，快，我們有救了。」

展雲龍不解的望着這個仁義極重的大哥，還未忖思出他為何會有這種如痴如狂的舉動來時，地魔凶神和天魔煞君已依依躍來。

地魔凶神沉聲道：「小子，你倆在搗什麼鬼？」

盲劍客凝重的道：「我已有出陣之法，現在我們最好不要動手，等到我們通通離開這裏之後，不妨好好拚上一場……」

天魔煞君聞言之後，突然狂烈的大笑起來，他像是看見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一樣，大笑道：「你這個瞎子竟然想出去，哈……我在這裏什麼方法沒有想過，不管跳、躍，削竹……通通試過，沒有一次成功，而你……哈……眞是痴人作夢，異想天開。」

他笑了一陣，問道：「你的方法先說給老夫聽聽……」

盲劍客堅決的道：「我的方法很簡單，只要一把火便能燒掉這個鬼地方，你倆雖然什麼花樣也試過，單單沒有想到用火吧……」

此言一出，不但天魔煞君和地魔凶神一愣，連展雲龍都不禁暗暗稱絕，暗佩大哥的聰明。

地魔凶神把腦袋一拍，道：「是啊！我竟沒有想到這一點上，如果想到也不會白白被他困了八年之久，瞎子，我服你了……」

盲劍客急快的掏出火種，找了一堆枯枝點將起來，刹時黑煙嫋嫋昇起，劈啪劈啪之聲不絕，一片竹林頓時猛烈的燃燒起來。

說也奇怪，火勢一起，「竹修連環大陣」立時破去，展雲龍細細一看，這個地方不過數十棵粗約人臂的竹子而已，四人如飛奔出，長長地鬆了一口氣。

天魔煞君在地上狂奔一陣，大笑道：「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那知他這場高興未免來得太快，當地魔凶神一字一字的說出來時，他不禁痛苦的掉下眼淚。

只聽地魔凶神沉重的嘆了口氣，道：「大哥，你我這個樣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如何再去見人……」

天魔煞君悽然的一顫，滿腔的熱血陡地又冰冷起來，他悲涼的嘆了口氣，非常傷心的搖了搖頭。

他黯然的道：「不錯，我們再沒臉回青城去了，二弟，八年來我們無時無刻都想回去謁見山主，好將那件事交待……」

地魔凶神目光輕輕一瞥盲劍客，道：「大哥，我一件事想告訴你……」

他在天魔煞君耳際低低的細談了一陣，只見天魔煞君不住的頷首，兩人商量甚久像是決定了一件什麼事情。

天魔煞君目光一寒，逼視着盲劍客，道：「天劍林鏗是你的什麼人？」

盲劍客冷冷地道：「那是家父！」

地魔凶神哈哈一笑，道：「行了，大哥，動手了。」

話音甫逝，一指撩空點出，盲劍客脅下一麻，身子陡地倒了下去，展雲龍一見大駭，上前揮掌劈出，道：「你們……」

地魔凶神硬接了一掌，叱道：「你滾開，我要給你大哥裝上一雙好眼……」

也不知他施了個什麼身法，展雲龍連攻數次都沒有碰到對方，他心頭大怒，身形滑退一丈，掣出金魔神，正準備再度攻上，目光閃處，不禁大驚。

敢情地魔凶神這時突然伸出二指向自己雙眼之上戳去，但見血光一現，他的兩隻眼睛跳了出來，落在掌上，可是他也暈死在地上。

天魔煞君愼重的將那雙眼珠子拿了出來，將盲劍客的雙目啟開，以熟練的手法放了進去。

他自懷中拿出一包藥粉，輕輕塗在林森的眼裏，在他身上連着推拿了三十六個大穴，站起來，道：「在三十天之內，你和他必須趕上青城會見山主，將這包東西交給他，然後向山主要『神元返視露』，他的眼睛只要點上『神元返視露』，便可和常人一樣視物……」

說着拿出一個紙包輕輕遞在展雲龍手裏，展雲龍沒有想到地魔凶神竟會捨己為人，將自己的雙目獻給盲劍客，忖道：「可能他兩人身罹劇毒，自忖離死期不遠了，而為了達成一件任務，助盲劍客恢復視力。」

天魔煞君說完之後，抱着地魔凶神如飛奔去，遠遠傳來他的淒涼豪邁的大笑，歷久方逝。

* * *

一串銅鈴聲很快的從山的那一頭傳來，不多時二匹健騎向這裏馳了過來，二轡並馳，馬上是二個風塵撲面的年輕人。

左面那個青年兩眼無神，茫然的望着前頭，一條長長的刀疤，明顯的顯現在臉上，他輕輕一嘆，道：「展弟，我們已趕了幾天的路了？」

展雲龍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二十八天啦，還有兩天的時間呢，現在我們已進入青城山境了，大哥，你不要太憂急了……」

盲劍客搖搖頭道：「展弟，地魔凶神移目換珠給我，這份仁義大德我一輩子也報答不了，倘如我們誤了三十天之期，而得不到『神元返視露』，非但二位前輩的手術前功盡棄，我也會悔恨一輩子……」

要知一個瞎了雙目的人，日夜盼望着能看見東西，這時一旦知道自己很快的能看清天底下的景物，怎能不欣喜若狂，而迫不及待的度日如年，巴不得早些趕到那裏，而看看這個紅塵世間的一草一木……

展雲龍輕輕笑道：「大哥說的是，我們再趕一程吧……」

嘴裏雖然說得輕鬆，心裏却暗暗笑盲劍客林森如此心急，他正在忖思之間，盲劍客林森已先發話道：「展弟，你知道我能看清東西之時，第一眼是看什麼？」

展雲龍一怔，道：「當然是看看青城山的秀明風景，而回憶一下自己失明時的那種痛苦，這本是人之常情……」

盲劍客林森搖搖頭，道：「我第一眼看的將是你，看一看和我共生死如此之久的展弟弟，長得是何種瀟洒的模樣，連帝王谷千金鐵心寒都醉心相許，千里送藥……」

展雲龍只覺心裏有一股惆悵湧上心頭，那個俏麗俊艷的面靨廻縈在他的腦海之中，他像是抓住了生命的浮萍，整個思緒都沉緬於和鐵心寒相見時的一刹那。

他暗暗地嘆了口氣，忖思道：「怎麼我始終拂不掉她的倩影？雖然她是那麼的冰冷無情，可是我依然那麼想念她，難道我眞陷入愛情的深淵而不自知……」

他苦澀的一笑道：「大哥，我們不要談她……」

他這時心情紛亂，不願談起這些令人懊惱的事情，雙腿一挾馬腹，像一條長煙樣，如飛的向前馳去。

陡地，一匹雪白如銀的快馬從前面輕馳而來，馬上的人斜背長劍，劍穗條隨風飄揚，他經過兩人身邊之際，鼻子裏冷冷地哼了一聲，如飛奔去。

展雲龍對着那人奔去的身形，怔怔地道：「好一匹神駒，不知馬上英雄是誰？」

那知他的話音未逝，那匹銀駒已轉了回來，人在馬上已大聲的叫道：「二位請等一等！」

盲劍客頭也不回，冷冷地道：「這位仁兄是誰？怎麼要喚住我倆……」

這個輕跨神駒，濃眉大眼的漢子身形一飄掠了過來，目光在開合之間，有一股神光射出，他冷漠的問：「那一位是血指金魔？」

展雲龍一愣，沒有料到在青城山境內會有人認出自己，他不知對方是友是敵，雙手略拱，道：「區區在下便是，這位兄台不知如何稱呼？」

那青年漢子冷冷地望了展雲龍一眼，臉上透出一股濃濃的冷煞，他傲然的大笑，道：「在下黎洪，空靈門的三代弟子，神勇無敵便是在下……」

盲劍客詫異的哦了一聲，道：「你是空靈門的弟子，我們素不相識，不知黎兄喚住我等有何事見教？」

黎洪滿腔悲憤的道：「二位一路奔來，早已經傷害我們弟子，在下師弟慘遭血指金魔所殺害，空靈門欲向這位討個公道。」

他目光始終不離展雲龍的身子，看得展雲龍心裏怒火大熾，鼻子裏透出一聲重重的冷哼，不屑地道：「我生平殺人無數，不知你那死去的師弟是什麼名字？」他語調冰冷，彷如冬日的寒風一樣。黎洪只覺心中一寒，滿面驚異之色。

黎洪怒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他憤憤地大笑道：「我師弟黎冬陽和閣下有何不解的仇恨，而遭碎骨濺腦的慘死？他是空靈門的未來掌門人，你殺死他，空靈門和你將成為死敵，不但是我們一家，西南的『藏龍堡』和關中的『神箭門』，通通欲得閣下而甘心……」

展雲龍冷笑道：「原來是那三個沒教養的東西，在下倒失敬了，黎冬陽死有餘辜，在下等着你們……」

語音突地一噎，目光緩緩投落在前方，只聽車聲轆轆，一輛黑色篷車，緩緩向這裏飛馳，在篷車四周各有四個騎馬漢子隨侍在側，這些人身高馬大，但斜插長劍，流艷的劍繐呈一片黃色，迎風飄揚，非常威武。

展雲龍不禁一怔，忖道：「這是何人，竟擺出這種氣派，看看這種排場，車上之人不是富商巨賈，也是官宦之人。」

黎洪一見這隊車騎出現，精神陡然一振，他自懷中摸出一個金色小笛輕輕吹了起來，但聞一陣悅耳的笛聲過來，對面也響起一連串的回音，顯然這些人和黎洪是一路追來的高手，只是不知車裏坐的是什麼人？

車裏這時突然響起一陣沉重的話聲，道：「是洪兒麼？」

黎洪恭身的一站，大聲道：「弟子在！」

車聲戛然而止，那輛黑色的篷車緩緩停了下來，八個慓悍的大漢身手敏捷的落下馬來，非常肅穆的在場外一站，將展雲龍和盲劍客困在中間。

趕車的那個獨目大漢，輕輕將車帘掀起，一個白髯老人緩緩走了出來，伸手牽出一個艷裝美麗的中年婦人，這中年婦人淚痕宛然，一種悲慟的痛苦顯現在臉上。

她向前走了二步，道：「那一個是血指金魔？」

他想名滿天下的血指金魔必是一個凶殘惡毒之徒，不覺把目光落在盲劍客林森的臉上，盲劍客仰首觀天，對她不理不應，氣得這婦人渾身直顫。

展雲龍緩緩收回凝視天邊的目光，冷冷地道：「在下便是！」

那婦人啊了一聲，幾乎不敢相信，如此一個文雅俊逸的青年會是沾滿血腥的一代高手，她悽涼的道：「你看來和我兒子差不多大，怎會一出手便殺死我的孩子，我們空靈門黎家子弟和你有何仇恨……」

凝立在她身傍的那白髯及胸的老人，輕輕拍了拍她的肩頭，非常柔和的道：「夫人，妳不要太難過，小心傷了身子……」

他怒沖沖地對展雲龍斜睨了一眼，隨手一揮，道：「抬出供案，擺上香燭！」

黎洪恭身一退，道：「是！」

他向靠近馬車的兩名漢子比了比手勢，那兩個漢子大步一出，在車裏抬出一個長方形的供桌，上面除了一碗清水和一個香爐外，還有一對大的白燭，他們緩緩放在地上，燃起了那對火燭，燒起三根長香。

展雲龍不知空靈門在搗什麼鬼，怔怔的望着他們，那個白髯老人輕輕捏着婦人之手，在供桌前喃喃地祈禱一陣，只覺她悲涼的道：「我兒靈魂有知，可化羽登仙了，爹和你娘今已將仇人尋到，我會挖出他的心肝替你報仇……」

盲劍客怒吼，道：「這是什麼玩意？」

黎洪面色一變，冷冷地道：「閣下最好少管閒事，這是我們空靈門祭典亡魂家儀，待回兒殺了血指金魔，便放閣下離去……」

「殺我？」展雲龍不屑的一聲大笑，道：「閣下說得也未免太簡單了！」

他心中暴怒，目中凶光陡地一閃，黎

洪驟然看見他那種令人駭懼的神色，不禁駭得倒退二步，道：「你……」

展雲龍冰冷無情的道：「誰敢惹我血指金魔，我便殺誰……」

這幾個字說得鏗鏘有力，旁邊的人聽得非常眞切，黎洪連忙將全身功力蓄滿雙臂，暗暗戒備着。

盲劍客徒手一揮，道：「去你的！」

一股澎湃强勁的掌勁，威烈的向那供桌上推去，只聽砰地一聲，那張高高燃着二枝巨燭的桌子，迎空飛了過去，被擊得整個碎了開來。

黎洪上前一撲，道：「你敢……」

他在空靈門中是頂尖的高手，身形一躍，左掌陡地斜斜劈出，一股浩瀚的掌勁，直向盲劍客身上劈去。

盲劍客林森沉聲道：「你太自不量力了！」

他冷冷一笑，揮掌迎了上去。

「啪！」

一聲如雷般的大響傳了開來，盲劍客端坐馬上不動，黎洪却不由得踉蹌的跌出七八尺遠，在地上一個挺身，反手掣出長劍撲了過來。

「住手！」

那個老人目中含着凄涼的目光，怔怔的望着盲劍客一掌擊碎的供桌，緩緩轉過身來。

他一聲冷哼，一股煞氣湧現在臉上，冷冷地道：「這位小哥好深的功力，老夫空靈門主黎三泰，倒是有幾件事向這位小哥請教一下……」

他雖然在極端的傷心之下，却始終保持自己的身份，說來不卑不亢，恰到好處，使盲劍客一愣。

盲劍客怔一怔，道：「好說，請老先生不要客氣，有任何問題只管說來！」

黎三泰目中神光一湧，悲憤的道：「小老兒膝下僅有一子，再無兒女，這次橫遭飛禍，遭血指金魔殺死於帝王谷，你說我該不該報仇……」

盲劍客一呆，道：「這……」

要知晚年喪子，那種錐心之痛，遠非筆墨所能形容，黎三泰心思愛子，痛不逾生，替死去的兒子報仇雪恨，本是人之常情，盲劍客雖然巧言善辯，也不知該如何開口，不禁被這問題當場難倒，一時回答不上來。

黎三泰冷冷地一哼，道：「小哥如果不願回答這個問題，請讓開一邊，休管這件事情，關於你私毀小兒靈堂之事，老夫也不追究……」

他在江湖浪跡大半輩子歲月，閱人無數，一見盲劍客林森輕輕一掌，便將自己門下弟子黎洪擊得倒退受傷，立知這個青年是一個罕見的高手，若不拿話把他扣住，很難專心對付血指金魔，要報仇的話無形中會大生困難。

盲劍客冷冷地道：「這事我曾親身目睹，令郎和藏龍堡、神箭門的二個少年恨不得殺死我的義弟，逞一時之快，若以公理而論，你這場報仇之舉恐怕有不察之處……」

黎三泰冷哼一聲，道：「這個我不管，誰只要動了我兒子一個指頭，我就斬下他一隻手掌，任誰說我也不聽……」

他這人一生之中最是護短，也是最會强詞奪理之人，盲劍客林森見他不可理喻，心裏也不禁有氣，不屑的嗡動嘴唇，輕輕一撇。

他冷哼道：「你是個混蛋！」

黎三泰神色一寒大喝道：「你罵誰？有種再罵罵看。」

盲劍客大聲的道：「罵你又怎麼樣，老混蛋，老殺才！」

黎三泰恨得遙空一掌，對盲劍客的心口窩上推去，這一掌看似無力，實是已具天下掌法之精髓，盲劍客神情略變，身形輕輕自馬上墜了下來。

他心中一震，疾快的忖道：「看不出這個老傢伙的功力如此厲害，此人能夠領袖空靈門，在武林中佔一席之地，果然非尋常之輩可比……」

他略顯激動的道：「空靈神掌，老先生已得掌法之眞傳……」

黎三泰一招落空，心裏也是一驚，再一聽對方輕描淡寫諷刺自己，這比殺他還要難受。他怒吼一聲反手一掌又揮出，右足陡地踢向盲劍客的胯下。

盲劍客愈打愈驚，想不到這個老人拳脚上的功夫這樣凌厲，他長嘯一聲，單掌斜斜推出！

那個婦人似是已看出盲劍客林森揚掌斜切的威勢，蓮步一抬，緩緩地走到場中，大聲的叱道：「老頭子，你越來越糊塗了，放着正事不幹，和他去計較什麼，等我們報了仇後再找他也不遲……」

黎三泰對這個年輕的妻子(對他而言是年輕的)似是十分敬畏，迎空揚出一拳，橫空躍了過來。

他神情肅然的道：「夫人說得是！」

他輕輕一揮手，那些凝立於一傍的八個大漢俱身形一晃，奔了過來，各自掣出長劍，向展雲龍逼去。

展雲龍驀地將金魔神掣在手中，冷煞的望着那些撲來的空靈門高手，嘴角上漾起一絲淡淡的笑意。

黎三泰神色一變，顫道：「金魔神、金魔神！」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不會忘了這個金魔神的威力，當年我師父連斃八門三派高手時，你是唯一敢硬接一擊的人……」

語聲一頓，又道：「雖然你曾在我師父面前發誓決不再和這金魔神動手，可是今天事出突然，你可破例和我動手……」

黎三泰搖搖頭，道：「不，老夫決不和你動手，令師當年所以不殺老夫，就是我能硬接金魔神一擊，饒是如此，我也受了重傷倒地，當年事情歷歷如新，老夫……」

那個婦人身軀一擰，上前道：「老頭子，你既受誓約所限，由我梅小蝶出馬。」

黎三泰强自忍下心中那股怨憤，默然不語的退了下來，他狠狠地望了展雲龍一眼，暗嘆一聲，忖道：「我的兒子也太嬌寵，竟惹上這個煞星，倘若那件事一一揭開，不知這個姓展的會不會放過自己……」

梅小蝶是女子，那身詭譎波秘的出奇功夫，却是罕見罕聞，但見她掌勢一撩，幻化的一掌劈出。

展雲龍極不願和一個女人動手，身形一閃，快捷斜移三尺，金魔神一收，揮出一掌，道：「妳退下去，我不願和你動手……」

梅小蝶眸中淚水直湧，厲色的道：「你殺了我孩子，我也不想活了，有種你把我們母子通通殺死，也免得將來怕我們尋仇……」

她一連施出三個不同的招式，俱被對方輕易的避過，心裏又急又怒，手上更是毫不留情。

黎洪見師娘一連擊出十幾個招式，都未能將對方傷在掌下，心裏不禁一急，他抖劍出鞘，晃身前來。

身在空中，已大喝道：「對付這種凶惡之徒，也不須講究武林道義，我們通通上去……」

此言一出，那些舉劍等待出手的大漢同時大喝一聲，紛紛揮劍湧了過來，隨在黎洪之後，蓄勢待發！

盲劍客木劍一揮，叱道：「不要臉！」

這一劍幻化的使人看不清楚是從那一個部位擊出來的，只聽黎三泰咦了一聲，滿面詭異的道：「他是那一派的……」

「呃！」

一個漢子因閃避不及，胸前被對方木劍點中，慘呃一聲，叭地摔出丈外，一股鮮血如水洒出。

黎三泰對着盲劍客身後撲去，喝道：「老夫雖然答應不和手持金魔神的人動手，可沒限制跟別人拚命，你傷我派弟子，怨不得老夫……」

他這時目眥欲裂，大喝一聲，一枝三尺長劍抖了出來，在空中顫出陣陣銀波，陡地揮劍劈出！

盲劍客這時雖還不能視物，聽覺仍舊非常靈敏，他身形在空中兜了一大弧，木劍倏地下沉三寸，劍尖如電的閃起三道劍影。

「叮！」雙劍交擊在一起。

黎三泰只覺手臂一震，長劍幾乎脫手飛去，他心中大駭，長劍抖臂一揮，劃出一道劍光。

盲劍客斜伸長劍，硬是敲在對方劍刃上，只聽叮噹之聲不絕，兩人在一刹那，已互換了七八招之多。

陡地激鬥的場中，連着響起四聲慘呃之聲，只聽一個女子口音，彷如瘋狂一般的大喝道：「住手！」

喝聲一落，全場俱停下手來，梅小蝶雙目淌血絲髮披散，慘然的望着倒在地上的死去弟子，厲聲道：「血指金魔，我們的仇永遠沒有了結的一天……」

展雲龍淡淡地道：「我知道，妳可隨時來找我……」

他發出一聲龍吟般的大笑，向盲劍客道：「大哥，我們走吧……」

二匹健騎輕輕馳過，踏在地上，發出清脆的響聲，四週的人俱怨毒的望着他倆，吭也沒吭出一聲。

黎洪橫劍而立，怒憤的擋住去路。

展雲龍大喝道：「你還不讓開！」

黎洪被對方神威所震，猶疑一下，閃過一傍，忿忿地在空中揮出一劍，黯然的嘆了一口氣。

騎影漸逝，空中只有那尚未消逝的蹄聲，清脆的響在每一個人的心裏。

青城山。

這自古含有無比神秘的大山，被白絮般的雲堆封鎖着，相傳這裏出現過無數的仙人，是故山脚下的耕夫樵子大多對這座山明水秀，鍾靈神毓的寶山含有太多的敬畏，傳說總歸傳說，雖然那些幻化了的神話事蹟，說得歷歷如繪，有聲有色，信者則信，不信者依然不信。

但有一點却是無法否認的事實，那就是近年來常常在山頂出現的一道紅光，每當在黃昏向晚，黑夜降臨之前，那道紅光便會騰空而起，像一道美麗的彩虹，橫天而過，而空際便會洒下耀眼刺耳的金雨，僅是一刹那之間，紅光便會消逝，再不出現，除非是第二天黃昏以後……

沒有一個人知道那是什麼？也沒有一個人知道洒下的金雨是什麼？只有一個人知道一點端倪，那是一個老年的樵子，傳說他去過那山頂，只是他從不向人提起那件事。

有一點却可以證明的，是那老樵子本來體弱多病，自從那裏回來之後，身體愈來愈健壯，像一個年輕人一樣的健壯，有人說是他得到仙人指點後，已得養身之道，將會長生不老，也有人說他得到一顆千年火狸丹，已至登仙羽化的地步。

以訛傳訛，只有增加這件事的神秘，事實眞相如何，只有等待兩個青年人去發掘了，那就是血指金魔展雲龍和盲劍客，因爲他們倆人已到達青城山上。

青城山在殘霞暉照之下，變得更神秘了，像是罩上一層薄紗一樣，使人永遠看不到裏面的東西。

迴回迂轉的山路，有着雨後的泥濘，由於山路太窄，盲劍客和展雲龍已捨馬代步，兩人身形如電，已爬上了山的半截腰，但見四處茫茫的一片，除了碧綠的蒼木古柏外，便是那呼嘯如吼的山風了。

「怪了！」展雲龍掃了前面一眼，道：「那些耕夫明明說這老樵子住在這裏，怎麼我們找了老半天也沒有看見，莫非這個樵子知道我們要找他，而故意躲了起來？」

盲劍客搖搖頭，道：「不會，不會，你再找找，也許會有所發現。」

展雲龍心裏雖覺奇怪，却也不放鬆絲毫能追尋的痕跡，他遠遠一望，竟覺空盪盪的，一無所見，他頹然的靠在一塊大石的上面，道：「完了，完了，我們這樣找一輩子也找不到。」

盲劍客冷靜的道：「你再冷靜一回，說不定會有發現。」

展雲龍突然一笑道：「大哥，我們何必一定要這樣費事，不如你我在這山上闖闖，我相信青城山主也跑不到那裏去。」

盲劍客搖了搖頭道：「展弟，你也太性急了，想想這青城山週圍山巒不下數百重，我們這樣毫無依據的亂撞，就是找上十天八天也找不到，到頭來還得回來問這老樵子。」

這倒是事實，試想青城山如此之大，要想在這山中找上一兩個人，當眞不是件容易的事，展雲龍莫可奈何的一笑，道：「那只有看我們的運氣了。」

（未完．十）

上文提要：

當年趙鳳豪因欲識破那假冒的游老二，俞肇山命游向其襲擊；那錢姓老者更懷疑那武功既高又名不見經傳的俞肇山也是假扮的。元元僧與心瀰和尚掠至撒拉木橋，被少林青木大師勸阻，却不爲所動……後不敵而逃。御風刀孫抱軒身負重傷，臨終前交一字條與俞劍峯……俞巧遇靈廬主人洪荒，齊赴金沙渡……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緬懷舊時情　今日徒追憶

白髮老人嗤之以鼻道：「你懂得什麼？老夫自署居處爲靈廬之時，你還在襁褓中牙牙學語哩……」

說在這裡，身形忽然閃電一個旋轉，俞劍峯雖然始終保持着警戒，却料不到他會在原地翻身，急切間左右手連揚，如山內力疾發而出，在白髮老人身遭佈成一張密密麻麻的暗勁劈網！

白髮老人獰笑一聲，右手五指佔袖一拂，俞劍峯那股內力登時消彌於無形，緊接着他黑黑的左臂一揚，第三次往趙鳳豪身上劈落！

岑、俞兩人齊齊大聲一叱，一左一右斜抄而前，但白髮老人掌下落之速何等迅疾，瞬已劈到趙鳳豪頂門不及二寸之處，俞劍峯與岑少風欲援不及，只有眼睁睁望着趙鳳豪任人宰割。

兩人只覺腦中一陣空白，就在這一刹怪事發生了，趙鳳豪身軀突然有似彈簧般自斜次裡一躍而起——

白髮老人勢可震撤山嶽的一掌登時擊了個空，硬生生把土地打成黑壓壓的一個大窟窿！

趙鳳豪在大禍將臨之際，突有此一舉，莫說岑少風與俞劍峯二人駭異不已，即連白髮老人也爲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唬得呆了一呆，掌勢擊偏後，竟忘了再行出掌追擊。

抬目望見三步之外，趙鳳豪正端端佇立着，一口濁氣自他口中緩緩吐出，一掃先時那龍鍾的老態。

白髮老人吶吶道：「你——你功力恢復了？」

趙鳳豪微笑道：「這得感謝閣下之賜。」

白髮老人大吃一驚，道：「胡說！完全是一派胡說！」

趙鳳豪淡淡道：「意外罷？你以借力打力手法，將內力導過我玄脈穴道，上冲泥丸，在你的本意嘛——」

白髮老人道：「老夫的本意如何？」

趙鳳豪道：「在你的本意是要衝破百會，以泉湧的眞氣迸裂我體內百脈，使老夫暴斃於不知不覺中……」

白髮老人乾咳一聲，道：「你多心了，老夫何當有這個意思。」

趙鳳豪續道：「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你大約沒有料到老夫於武學上浸淫數十年，先時雖然功力盡失，但玄關要脈一直有護身眞氣潛伏存在，你那股鉅大的內力到達玄關時，爲老夫的護身眞氣反震而上，百脈淤血登時散了開去，內傷因之霍然而癒！」

白髮老人只聽得信疑參半，久久作聲不得。

趙鳳豪道：「此中道理甚是微妙，一時也難以說個明白，但你乃是武學大家，當必知曉有這個可能。」

白髮老人眼色陰晴不定，道：「如此道來，姓趙的你是因禍得福啦？」

趙鳳豪道：「可以這麼說。」

白髮老人冷笑道：「縱然你趙鳳豪恢復了功力，你仍然忽略了一事——」

趙鳳豪道：「怎麼？」

白髮老人道：「你忽略了內傷初癒之下，充其量只能將功力提到六成左右，那

樣你依舊不是老夫敵手！」

語聲一頓，復道：「目下老夫只要施下殺手，仍不難將你擊斃當場！」

說着，一掌徐徐抬起，掌心漸呈黑黑之色。

趙鳳豪毫無懼色，道：「你以爲勝券在握，可知自己也忽略若干小節——」

白髮老人錯愕道：「甭東拉西扯拖延時候，那是沒有用的。」

趙鳳豪截口道：「你忘了老夫的徒兒也在此地。」

白髮老人橫目睨了岑少風一眼，道：「趙鳳豪！你準備以二敵一？」

趙鳳豪聳聳肩道：「不算怎麼回事，正要以二敵一。」

他不待對方回答，又道：「閣下以惡心相謀在先，莫怪老夫不講江湖規矩。」

後面的俞劍峯踏前一步，道：「趙老前輩無妨把小可也算上一份！」

白髮老人心念百轉，忖道：「若趙鳳豪的功力眞是提到六成以上，再加上這兩個娃兒以死相拚，我反而居於劣勢，罷了，想不到老夫積心圖謀竟能在垂成之際功虧一簣，只便宜了趙鳳豪那廝……」

一念及此，再不遲疑，「呼」一响，白髮老人身形斗起，迅捷有若一縷輕煙，眨眼已在數十丈之外。

趙鳳豪眼望白髮老人去遠，始鬆了一口氣，道：「好險！」

岑少風不解道：「老爺子，你……」

趙鳳豪道：「咱們儘快離開此地——」

言罷邁步就走，岑少風及俞劍峯心頭疑雲重重，也隨後跟上。

趙鳳豪邊走邊道：「少風定然奇怪爲師何以急欲離開這裡，是吧？」

岑少風道：「下傭確有此念。」

趙鳳豪道：「少風你眞以爲老夫的功力恢服了麼？」

岑少風一怔，道：「難道……難道……」

趙鳳豪沉下嗓子道：「目下老夫連一成功夫也提不起來！」

此言一出，岑少風和俞劍峯齊然大吃一驚，不約而同道：「此話怎講？」

趙鳳豪道：「老夫玄關淤血雖散，但只是輕身提縱功力稍見恢復，至於內力，那是毫無指望。」

說到這裡停一停，續道：「適才大敵當前，老夫不得不故作輕鬆，拏話將他扣住。否則以少風及俞小哥兒兩人聯手之力，仍非那人之敵！」

岑少風暗呼僥倖，道：「老爺子，到底那人是誰？」

趙鳳豪「唔」了一聲，道：「那老人麼？他不是靈廬主人洪荒！」

岑少風道：「下傭猜他不是。」

趙鳳豪道：「那人便是老夫先時所提到過，在漁洋山遇見的『游老二』！」

岑少風心子一震，吶吶道：「游老二？……游江漢？」

趙鳳豪道：「可是他又不是眞正的『游老二』，這一點老夫已對你說過了。」

岑少風簡直驚得呆住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一旁行走的俞劍峯只聽得一知半解，忍不住插口道：「趙老前輩，關於游老二……」

他的話未說完，趙鳳豪面色突然有變，低聲打斷道：「那『游老二』狡猾無比，他去無復返，咱們只當沒事般繼續前行，不要露出任何破綻。」

岑、俞二人微微一驚，行不數步，忽聞「嘿」「嘿」狂笑聲，那白髮老人已有如魔魅一般出現在眼前。

白髮老人指著趙鳳豪怪笑道：「嘿嘿，老夫險些被你矇混過去……」

趙鳳豪冷笑一聲道：「好說。」

白髮老人道：「姓趙的，你自稱功力能提到六成以上，何不出手讓我見識見識？」

趙鳳豪暗冒冷汗，外表却鎮靜如常，道：「老夫一出手，再加上身邊這兩個後輩，哼，你敢冒這個險麼？」

白髮老人沉聲道：「廢話少說，看掌！」

掌勢一振，疾飛如矢般往趙鳳豪胸口劈至！

趙鳳豪直覺胸中一團火焰直升上來，昔日的雄風、昔日的豪氣又在他的腦際迴現，他本能地揮出一掌，無奈力不從心，掌上不見絲毫力度透出——

白髮老人狂笑不已，道：「如何？這回可露出底子了吧。」

狂笑聲中，一掌毫不阻滯眞襲而至，趙鳳豪額上陡現汗珠——

俞劍峯與岑少風齊齊喝叱，欺身直迎而上，電光火石間，驟然一條灰色人影如天龍一般自左面林中穿出，望準灰衣老人撲罩而下，白髮老人不料枝節又生，空中的左掌已自迎上。

那灰色人影身形在空中一大迴旋，白髮老人一掌登時擊空，緊接著他雙手十指，壓屈一彈，十縷勁風有若飛矢般襲向白髮老人門面。

白髮老人眼看對方來勢驚人，不由自主退開一步，空中那人拂袖一揮，趙鳳豪頓時被一股無形之力托退了尋丈。

煙塵瀰漫中，只見空中那灰衣老人輕飄飄落下地來，朝白髮老人冷冷道：「你做得太過份了！」

俞劍峯電目一瞥，見那灰衣人年事已高，滿頭白髮飄飛，模樣竟與白髮老人毫無二致。

白髮老人面上露出了無比驚悸的神色，忽然轉身就跑，那灰衣人高喝一聲，也毫不停步追趕而上，霎時不見了踪影。

岑少風一把抓住趙鳳豪的衣袂，急促地問道：「老爺子，那灰衣人是誰？」

趙鳳豪彷若未聞，喃喃自語道：「好厲害的禪指神功，洪老頭果然名不虛傳。」

岑少風駭然道：「老爺你說，那人便是靈廬主人洪荒？」

趙鳳豪頷首道：「不是他還有何人。」

懷著二樣的心情三人上路了，行到大道，俞劍峯因與岑少風及趙鳳豪路途有異，便在交叉路上分手而去。

俞劍峯匆匆與趙鳳豪主僕別了，朝著迎面而來的習習夜風疾奔，他不走大道，自小徑越過一個小丘，又穿過一片叢林。

月明當空，淡淡的清輝灑在地上，俞劍峯伴着月色緩緩而行，心中思潮起伏，

默默對自己道：「難得與岑大哥相聚一次，却又爲了要事在身，不得已和他分別了，唉，人生中許多事情往往都是不能隨心所欲的啊。」

他是不停步疾行如飛，一直到天亮的時候，他走入一個不大不小的市集，石板道路上冷清清的，只有寥寥幾個人，街道兩旁有幾家早起的店舖已開門營市，嬝嬝炊煙從屋頂上冒出，消失在輕風之中。

俞劍峯拍拍衣上積附的灰塵，忽然感到腹中飢餓得緊，摸摸口袋，這才發覺先時玄玄郡主所贈的幾錠銀子不知何時已經失落。

他在市集來回踱了一圈，愈不欲去想那空空如也的肚子，愈覺到飢腸轆轆，他緩緩踱到一家酒店門前，望着那剛出籠的饅頭，不禁垂涎欲滴。

俞劍峯看了一會，口水也不知吞了多少，搖搖頭暗道：「我眞是大意得可以，竟將隨身所攜的金子丟失了，眼下身上一文不名，想又有什麼用了。」

他正要轉身走開，忽然一道念頭悄悄閃過腦際，心忖：「我何不大刺刺進去大吃一頓，後拍拍手一走了之，那店家又豈能奈我何？」

他旋即暗罵了自己一聲「該死」，心道：「我眞是愈混愈卑鄙，難道連白吃這等事也做得出來麼？俞劍峯啊俞劍峯，你怎會生出這種卑鄙的想法？」

那店家見俞劍峯久立店門不去，笑口吟吟道：「客官請進，要用點什麼？」

俞劍峯期期艾艾道：「不要……不要什麼……」

說着便轉身匆匆走開，一面爲自己方才那見不得人的想法而暗暗難過，行不數步，飢火又昇了上來，想道：「既然沒有一文錢在身，難道我就不會自己想辦法賺錢麼？」

他轉過頭去，望了那忙得不亦樂乎的掌櫃一眼，忖思道：「只要這麼說一聲：『我幫你打雜做工，只要供我一頓早餐就行』，想來他們不會不答應的。」

一念及此，覺得此路可行，便回轉身子慢慢踱了過去。

他心中盤算如何開口求人，那掌櫃見他又轉了回來，皺了皺眉道：「到底你要幹什麼？」

俞劍峯低下頭，照着胸中打好的腹稿，說道：「大掌櫃，我想幫你打雜……」說到這裡，便自氣餒了，底下的話再也說不出來，這時他忽然發現店舖裡面正有兩道水汪汪的目光一瞬也不瞬的瞪着他！

俞劍峯仰起首，適好與玄玄郡主那張清麗絕俗的臉龐打個照面，當下只覺心中一陣狂跳。

他隨即發見郡主此刻並不是孤零零一人，在她的身側坐着一個身着一襲華服，面孔相當俊美的青年。

兩人座前桌上擺着一籠熱噴噴的包子，那華服青年見玄玄郡主只是一個勁兒望着門口發呆，視線也不禁移到俞劍峯身上。

俞劍峯只覺羞愧難當，一掉頭如飛而去，他一口氣衝出市集，心中混亂得什麼都不能想了，暗暗對自己呼道：「爲什麼我每次在窮途潦倒之際就會碰見她？方才她的目光中不是含有幾分憐惜麼？我三番四次得到她的相助，難道這竟是老天爺的安排？」

回過頭去，見玄玄郡主幷沒有追上來，方始按下一顆忐忑不定之心，繼續往前行去，驀見前面道上迎風婷婷立着一個纖小女人，不是玄玄郡主是誰。

俞劍峯吶吶道：「郡主……妳……妳好……」

玄玄郡主如剪雙目朝俞劍峯上下打量了好一會，低聲道：「俞郎，你依舊沒有變，依舊是那一副失魂落魄的老樣子，依舊在折磨着自己……」

俞劍峯心中道：「折磨自己的應該是妳，常聞人道女兒家的心眼較小，她們歷經一事，往往終生不能忘懷，看來是不錯了。」

只聽玄玄郡主幽幽道：「用過晚膳了麼？」

俞劍峯硬着頭皮道：「用過了。」

他情知自己適才當着酒店掌櫃的一番舉止，決計瞞不過她那縝密的心思，但此時却不得不說出違心之話。

玄玄郡主道：「我知道你還沒有進食，咱們回到市集去，就讓我再做一次東道如何？」

俞劍峯幾乎就要衝口答應，旋即忖道：「我怎能老是接受她的憐憫？雖說她未必有這個想法，但相形之下我不是顯得太不爭氣了麼？」

當下搖了搖頭道：「姑娘美意心領，在下——在下……」

玄玄郡主道：「你拒絕了，是不？」

俞劍峯期期艾艾道：「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

玄玄郡主伸手入懷，掏出五錠黃金，說道：「數月前我借與你的幾錠金子，想來都已化盡了，這裡還賸五錠黃金，你一路上食宿不要節省，將來有錢再還我可好？」

她明知俞劍峯根本無力償還，不言贈而言借，可見她用心良苦。任俞劍峯如何深沉，也不禁露出激動之色。

他本待婉言推却，視線乍一觸及對方那帶着迫切祈求的神情，再也不忍心加以拒絕，遂無言將金子接過。

一霎間，玄玄郡主內心深藏的情感被衝激開了，心道：「我虧負眼前這位姑娘太多了，不只是幾錠黃金而已，她以眞情待我，而我，却只會傷害她的心罷了……」

當日玄玄郡主爲他療傷，臨別傷情而去那難以忘懷的一幕又浮現在他的腦際，一時心中盡是想着玄玄郡主的百般好處，自打從與她邂逅以至於訂交，這純眞的姑娘處處深情一片，時時呵護自己，而當時他身處幸福之中而不自知，竟不懂得珍惜這份情意。

直到這道感情因他那遊戲人生的態度而劃下一道裂痕時，他纔猛然醒覺過來，然而爲時已太晚了。

耳聞玄玄郡主輕聲道：「俞郎，你請珍重……」

叮嚀了這一句，細步朝市集行去，俞劍峯感到心中前所未有的一陣激動，三兩步便將她攔住，高聲道：「妳我好不容易得見一面，不好好談一談麼？」

玄玄郡主緩緩垂下雙目，道：「要說的話早於幾月前在關外便對你說盡了，結果只博得『心如蛇蝎之妖女』這一句話，我還有什麼好談的呢？」

俞劍峯誠懇道：「郡主，且請聽我一語——」

玄玄郡主道：「你又要拏什麼花言巧語來哄騙我？」

俞劍峯頹然一嘆，他知道玄玄郡主無論如何是不肯相信自己了，縱使他再解釋千言萬語也是毫無用處。

玄玄郡主見他臉上神情複雜，惟恐自己被勾動內心深埋已久的感情，一發又不可收拾，正待抽身一走了之，俞劍峯適時抬起頭來，擦拭額上的汗水，就在這刻他瞧到了一丈外立着滿面通紅的華服青年！

那華服青年正是方才在市集酒店中，與玄玄郡主共用早點之人，他一步一步向兩人走來，在俞劍峯面前定身。

玄玄郡主倏然之間花容失色，道：「游公子，你怎地到這裡來了？」

那華服青年衝着玄玄郡主微微一笑，無限情意盡在此一笑中表露無遺，道：「在酒店裡一晃眼便不見了姑娘的踪影，只道姑娘又跟我使氣哩，是以匆匆出來找尋……」

淡淡兩句中，關切之情溢於形表。

俞劍峯心道：「這游公子確比我體貼溫柔得多了，不怪我會處處壞事，倒不知郡主是在何處認識他的？」

華服青年橫身在俞劍峯與玄玄郡主中間，冷冷道：「你最好走開！」

俞劍峯聽到他那敵意的話，也接觸到他那敵意的眼色，忽然一股難以言喩的滋味襲上心頭。

俞劍峯道：「閣下是何許人？」

華服青年道：「游桓，聽說過麼？」

他旋即補上一句：「我父親可是河洛第一大豪，叫游江漢，哼哼，你可不陌生吧！」

俞劍峯身子一震，失聲道：「游老二……令尊就是游老二……」

他立刻想起那喬扮靈廬主人洪荒的白髮老人來，記得自己在半載之前，嘗親見「游老二」遭人暗算死於一座隱密的山洞中，雖則自己不能斷定那死去之人是否爲眞正的「游老二」，但眼前這青年竟會是他的後人，不由驚呆了。

華服青年游桓本意是要抬出父親的名頭唬人，見對方果然不免聳然動容，遂又得意地「哼」了一聲。

他却不知俞劍峯之所以吃驚，乃另有原因在，也不屑予以理會。

游桓面對玄玄郡主道：「姑娘，這小子可曾糾纏於妳？」

他不待玄玄郡主回答，又轉朝俞劍峯道：「小爺叫你走開，沒有聽見麼？」

俞劍峯淡淡笑道：「她是閣下甚麼人？閣下竟敢用這種口氣說話？」

游桓道：「這位姑娘早在一月之前，路經河洛鄙莊時，我就與她結識，識相的快快滾……」

下面的「蛋」字猶未出口，已被俞劍峯打斷道：「依此說來，閣下與郡主相識猶在區區之後。」

游桓愕了一愕，道：「你先認識她？嘿，你要扯謊也得扯一個像樣的。」

俞劍峯極力使自家冷靜下來，道：「閣下若不相信，何不問問郡主？」

游桓下意識望了望玄玄郡主，見她並沒有任何否認的表示，乍然之間，一股無名妬火縈繞而上，他握着拳頭怒吼道：「胡說！我這姑娘是天仙般人兒，豈是你這寒酸小子所能妄想痴戀的？若惹得小爺心頭火起，哼哼……」

他一口氣接不上來，只有連哼不已。

俞劍峯驟聞此言，心中有似被人狠狠抽了一鞭，雙眉驀地倒豎起來，怒目瞪着游桓喝道：「住口！」

游桓冷笑道：「小子你不很服氣是不？」

俞劍峯一字一字道：「你若再說一言半句，瞧我敢不敢宰了你？」

游桓勃然大怒，疾起一拳便往俞劍峯窩心搗至，略一側身，對方一拳登時擊空。

俞劍峯冷冷道：「閣下留神了……」

俞劍峯喝聲中，擰身欺近對方身右，單掌一揮而出。

游桓冷笑一聲，身軀向左傾倒，右肘宛如鋼鎚般猛然撞出，右腿接着自橫地裏一掃，俞劍峯掌猶未至，對方一腳已行先踢，只得倒退一步。

游桓方開始動手，第一個動作便是既攻且守，大凡武林高手要在同一式中兼顧攻守，簡直是難之又難之事，但游桓却輕易就辦到了，俞劍峯情知自己是太過將對方估低了……

他一凜之下，雙掌齊發，游桓不退讓，一連與敵手硬碰了七掌，雙方皆是足步釘立，一分也不曾移動。

游桓似乎吃了一驚，道：「小子，你手底下倒有兩下子啊。」

俞劍峯忖道：「這游桓武功不弱，我倒不可大意了。」

俞劍峯口上道：「姓游的，我問你一句……」

游桓道：「小子你可是自知不敵，便要找藉口搪塞麼？」

俞劍峯强行按捺住心中怒氣，道：「令尊游江漢是否業已過世？」

游桓大恚道：「家父行走江湖，每月必返河洛家莊，小子你竟敢咀咒他老人家早死？」

俞劍峯惑意更甚，直似陷入了五里迷霧中，悟不出游老二是生是死，其人是眞是假。

游桓不由分說，一掌挾着萬鈞力道直劈而至，被迫中斷尋思，側身往斜地裏一閃，詎料對方一掌遞出之際，招式並未全出，可虛可實，他巧妙無匹地一翻掌，反擊向背宮。

俞劍峯身處危境，反而顯出無以倫比的機智，身子不退反進，在拳風霍霍中一連闖出了四五步之遙，然後回過身來就是一掌！

這一式使得瀟洒已極，非但化去一掌之危，反將自己由劣勢扳回，游桓不料對方身法之速，變招之奇，一至於斯，正自錯愕間，俞劍峯已自五步之外採取主動，

單拳猛拍而至。

他不暇多慮，迨對方一拳將至，右臂猛地屈肘一撞，「拍」的一大響，陡感肩臂重重一震，險些拿不穩樁。

凝目見游桓亦是馬步浮動，身子晃了一晃却恃强不退，俞劍峯脫口讚道：「好掌力！」

游桓趁敵手說話之際，搶着發動攻勢，他左足斜踢，右手五指箕張，由橫至豎劃了半個圈圈，臂身有如軟劍般跳動不歇，每一跳動間五指均指向身上要害，就等如在一劃之下連續攻出了十餘招！

似此奇特掌式，休說見所未見，簡直連聽都不曾聽過，當下雙肩一晃，旋身疾退。

俞劍峯在未摸清對方虛實前，決不肯冒然硬碰，這便是他過人之處。

游桓不容敵手有任何喘息機會，欺身向前，單掌緊逼而上，依舊是原招式未變。

俞劍峯電目瞥了旁立的玄玄郡主一眼，見她仍佇立原地，美目低垂，生似毫無覩見兩人的搏戰，忽然間他變得憤怒異常，若說玄玄郡主依然恨他入骨，那麼他也不致於憤怒如斯，緣因愛恨之間關係本就非常微妙，憑誰也無法分得清楚，只是郡主如已對他不再關切，就非他所能忍受了。

迎着對方來勢，殺心陡生，默默對自己呼道：「我要殺了這小子……我要殺了這姓游的小子！」

他不假思索，一手揮起如刀斬下，直取游桓脈門，同一忽裏身子陡起一弓，另一掌當胸斜架，吞而不吐，禪門「降魔七曲」已運到七成待發！

游桓全然不識厲害，擰身直欺上來，雙目盡赤，大喝道：「倒下！」

當胸一掌斜圈而起，霎時只聞「嗚」「嗚」怪風亮起，方圓數丈之內，砂塵飛捲不已。

說時遲，那時快，「降魔七曲」才發，陡聞一旁的玄玄郡主尖叫道：「俞大哥！你不要殺人！」

雖只短短一句，却有如晴天霹靂，靈台猛然一陣清醒，失去的理智在一刹那立刻恢復了，他雙掌一挫，硬生生將「降魔七曲」收住。

五步之外立着面上餘悸未褪的游桓，顯然猶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俞劍峯喘了口氣，心道：「方才我實在憤怒得甚麼都不能想了，我爲甚麼會突起殺意，難道是爲了姓游的與玄玄郡主親近的緣故？」

如果眞是爲了這個，他知道自己將很難把玄玄郡主從心鏡中抹去了，自郡主傷情離去後，他曾一度嘗試將她完全忘懷，到現在有第三者介入了，他才發覺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聽游桓狠狠地道：「你我遲早有一日要拚個死活的，對不對？」

俞劍峯道：「區區隨時候教。」

游桓狠狠地瞪了一眼，又怒哼了一聲，方始轉向玄玄郡主道：「咱門回到市集酒舖去吧，早點還未用完哩。」

玄玄郡主朝俞劍峯投過來哀幽冷怨的一瞥，低聲道：「俞郎，你……你好生保重……」她欲言又止，終於轉身與游桓並肩走了。

俞劍峯心中浮起一種難以言喩的滋味，他想得很多，也想得很凌亂，連自家也整理不出頭緒。忽然之間，一道古怪的衝動直冒而生，他放開嗓子大呼道：「郡主，臘月初十我在北京東安門外等妳……」

他運足中氣放聲高喊，玄玄郡主顯然是聽到了，回過頭來盯了他一眼，却沒有答話。

俞劍峯望着兩人的背影漸去漸遠，喃喃對自己道：「不管她赴不赴約，我都要到那裏相候的。」

他伸手入懷，摸了摸玄玄郡主的贈金，握在手中只覺沉甸甸的，心想：「我是不能再轉回市集去了，就空着肚子上路算了吧。」

經過一番激烈地打鬥之後，饑火反被療了下去，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塵，開始繼續上路。

他一口氣走到正午時分，才停下身來，尋着一處炊煙人家飽餐一頓，又躺在草地上足足休息了半個時辰，才爬起來趕路。

日薄西山時，他走出了這一大片空曠的原野，前方出現一條滾滾大河擋住去路，俞劍峯忖道：「那『游老二』多半也要到金沙渡去的，在未去落英塔之先，我何不就近去金沙渡瞧瞧熱鬧？」

一念及此，遂沿着大河上游行去，嬋娟月悄悄昇上來了，瞧見前面河灣處就是荒落的渡口。

他加速趕向渡口，此刻，天已完全黑了。

河灣外便是一片蘆葦，俞劍峯方待涉足過去，忽然一道人語聲自左側轉了過來：「老三，這兒就是金沙渡了。」

俞劍峯下意識停住足步，只聽另外一道聲音道：「終於到了，趕這趟路眞是累得可以，老子眞想躺下睡它一大覺。」

先前那一道粗啞的聲音道：「不知俞大先生要咱們老眼巴巴，自飛葉石趕到此地何幹？」

「老三」道：「老大，你沒聽見何宣亭何天王無意透出的風聲麼？」

「老大」說：「你這出了名的長耳朵又聽出了甚麼端倪來啦？」

「老三」壓低嗓子道：「說了可別傳揚出去哪，否則老子長有再多的腦袋也要搬家了。」

「老大」破口罵道：「兀娘賊！賣什麼關子？還不快說。」

「老三」道：「昨天何天王走過我的身邊，一個兒自言自語，說甚麼這次非要徹底將紅袍老祖俞一棋解決不可，咱瞧今日之事八成就與他有關！」

另一道低沉的聲音道：「俞一棋？他不是咱們的教主麼？」

「老大」道：「老二，你纔從關外回來，是以不曉得個中內情，咱們百毒教早在數月前已經易主了，新教主據說就是俞一棋的胞兄……」

「老二」「哦」了一聲，道：「教內發生了如此大事，我身爲分舵香主，怎會沒接到通知？」

「老大」道：「這事怎能對教內兄弟明言？老二你愈來愈胡塗了。」

「老三」道：「公孫師爺四大天王都來了，據總舵內傳出的消息，俞大先生還找了幾名高手助陣哩。」

「老二」道：「怎沒見到他們？」

「老三」道：「都在對岸。」

他語聲頓了頓，復道：「說眞的，待會兒俞大先生若逼着咱們向俞一棋動手，你將何以自處？」

「老二」輕咳一聲，道：「這……這倒教人難以處理……」

「老大」插口道：「老二你眞是迂腐不化，那俞一棋既已失去教主之位，咱們自然不用再看他的面色行事，俞大先生若有命令下來，嘿，咱們只好對他得罪了。」

「老三」一擊掌，道：「說得是！所謂『見風轉舵，無往不利』啊！嘿嘿……」

俞劍峯聽得入神，一不留神足底下踢着一塊小石，發出「擦」地一聲細響，那「老三」驀地抑住笑聲，喝道：「甚麼人？」

俞劍峯自忖行藏已露，不如大大方方現身出去，正欲舉步之際，陡聞左側一道陰哼亮起，接着是一陣雜亂的足步由遠而近，俞劍峯忍不住探出半個頭自葦梢望去，只見身着黃衫的三名百毒教徒正立在河灣邊緣，在他們的前面則佇立着殺氣森然的紅袍老祖俞一棋！

俞一棋身後，則跟着四個身穿一襲黑衫的中年大漢，他們四人亦步亦趨，不離俞一棋左右，顯是他的心腹死衆。

那三名百毒教見俞一棋鬼魅般出現在他們眼前，俱都露出了無比驚悸的神色，齊齊打了個寒噤。

俞一祺用着冷峻無儔的聲音道：「還認得老夫麼？」

立於右首的「老大」吶吶道：「認得……自然認得……」

俞一棋厲聲道：「當着本教主前面，爾等竟敢不跪？」

「老大」顫聲道：「這……這個……」

俞一棋轉首對四名黑衣人發令道：「限你等三招之內取他們三人性命，快亮兵刄！」

四名黑衣人喏聲一應，齊齊一躍而前，「刷」地撤下背上兵刄，却是四隻巨大鋼鎚。

「嗆」「嗆」數響，那三名百毒教徒情知多說無用，也紛紛抽劍出匣，站成品字形，凝神以待。

四名黑衣人一抖手，那沉重的鋼鎚在他們手上掄得虎虎生風，不由分說便向三人疾砸而去！

他們四人四鎚使得勁道十足，若給砸中怕不頭破血流，三個百毒教徒果然不敢硬接，急急蹬步後退，四名黑衣人呼嘯一聲，身軀縱起半空，自斜角散列開來，鋼鎚疾掄出去。

一霎之間，方圓盡是煥煥鎚影，三個百毒教徒但覺晶瞳一花，腦袋已給鎚頭擊中，登時血花飛濺，橫屍當地！死狀之慘，人寰罕有所見。

當首一名黑衣人收鎚面對俞一棋而立，道：「三招擊斃對手，屬下幸不辱命。」

俞一棋略一頷首，道：「很好。」

藏身蘆葦中的俞劍峯瞧得心驚不已，暗道俞一棋不知何處收服這四名心腹，功力之强，下手之狠當眞已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正自驚疑不定間，倏見俞一棋半側臉龐，沉聲道：「藏身的朋友，你還不出來，讓大家見見麼？」

俞劍峯暗道要糟，那俞一棋耳目何等靈敏，適才自己不小心踩着一塊小石已讓他發覺，待要硬着頭皮走出去，突聞一名黑衣人失聲喊道：「瞧！河上有舟子過來了！」

俞一棋凝目望去，果見寬闊的河面上，此刻正有一隻小舟自對岸緩緩駛近，停靠在渡口。

俞一棋瞪了俞劍峯藏身之處一瞪，不暇細究便自舉步往渡口行去，四名黑衣人也如魚貫跟上。

將抵渡口時，自舟蓬內步出了兩名少年，正是那俞肇山之徒寇中原與陸三思，他倆衝着俞一棋抱拳道：「家師在對岸恭候專駕，請上舟……」

俞一棋躊躇一忽，後邊一名紅袍人道：「爲何要選擇對岸，此中可能有詐！」

俞一棋雙目神光暴長，直盯着寇中原及陸三思道：「諒你不敢使鬼詐！」

他一揮手，五人相繼掠起落到木舟之上，舟身紋風未動。

舟子持竹篙向岸上一點，迎着呼呼夜風往對岸划去，及抵江心時，突聞「嘩啦啦」一大响，舟身突然晃蕩不已！

寇中原與陸三思相對大笑，偕同船夫跳入水中，游向彼岸。

俞一棋只是冷笑連連，並不出手攔阻，四名黑衣人默默環立左右，似乎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並不感意外。

迨舟身停止晃動時，便開始向江底沉陷下去，舟上僅存五人仍然一動也不動地佇立着，直至江水沒頂，都未嘗改變一下姿勢。

陸三思立在對岸，眼望俞一棋等人沉入江心，這才縱聲大笑道：「師父早就料到俞一棋，不諳水性，這一着可眞是用對了。」

寇中原沉聲道：「俞一棋可不是易於受訛之輩，事情只怕並不這麼簡單。」

陸三思道：「大師兄多慮了，想那……」

話至中途戛然而止，緣因他發覺近岸水面正徐徐冒出一個披頭散髮的人頭，赫然是陰魂不散的俞一棋！

漸漸地浮起了上身，然後那四名黑衣人隨着浮了上來，敢情俞一棋雖然不諳水性，但他們四人却恰恰相反，都是長於泅水，舟身沉沒之際，四人便合力抬着俞一棋潛水游到對岸。

寇中原師兄弟倆駭訝過甚，居然說不出一句話來。

江中五人掛着一身濕淋淋衣袂相繼上岸，俞一棋逕自步到寇中原面前，壓沉嗓子說道：「老夫只要一舉手，立可將爾等擊斃於此！」

寇中原吸了口氣道：「既是如此，俞老還顧忌什麼？」

言下竟有催促對方動手之意，俞一棋反倒怔了一怔。

四名黑衣人之一邁步上前，道：「小

輩故作玄虛而已，請授命屬下出手，以雪沉舟之恨。」

兪一棋尋思一下，道：「姑且暫饒爾等一命，令師候於何處，還不領路！」

寇中原道：「這邊走……」

言罷，與陸三思舉步前行，兪一棋及四名黑衣人也跟了上去。

須臾，在這面河岸上，兪劍峯悄悄自蘆葦中走將出來，遙望兪一棋等一羣人，身影突然不見，喃喃自語道：「我也得找隻舟子横渡大河纔行……」

他緩緩踱出渡口，突聞「款乃」一聲，一艘木舟自草叢中蕩了過來，船上人握住木槳，盯住兪劍峯道：「客官可要渡江？」

兪劍峯心中狐疑不定，暗忖：「有了前舟傾覆之鑑，我是否應該再冒這個險？」

那船上人見兪劍峯躊躇不決，遂長身跳到岸上，說道：「小人索性將舟子出讓，渡不渡江就在客官了。」

說着，轉身逕自走了。

兪劍峯一横心跨上船頭，手裡學着船中人撐起竹篙往淺灘使力一點，船身自渡口盪了開去。

船才撐到江心時，艙內便開始進水，敢情是舟底早已爲人鑿有小孔，駛到深處，河水便自孔隙滲進來。

船身漸漸往河底沉下，只一忽河水便及膝，兪劍峯眼看自家所担心者竟成爲事實，不禁懊悔不已。

河上陰風怒號，一陣陣濁浪排空而起，兪劍峯正感絕望無助，陡見上游遠處一艘帆船疾馳而下，船上之人順手拋出三片木板。

那三片木板出手雖則有先後之異，然而却同時落水，在波濤洶湧的河面上載浮載沉，兪劍峯不假思索，胸中吸足眞氣，長身一縱踏在第一塊木板上，然後提身換氣，在江面上幾個起落，望準第二塊木板落下。

接着他如法泡製，利用在木板上停身換氣，以避免眞氣之不足，未幾便安然躍抵對岸。

兪劍峯這一式縱身、換氣、飛躍的一氣呵成，絕無絲毫阻滯，待得他縱抵岸上時，百忙中回目一瞥，但見那艘帆船順流駛下。

然而就僅這麼匆匆一瞥，兪劍峯已瞧清了船拋下木板之人，心頭只覺一陣前所未有的激動，突然狂跳不止，默默對自己呼道：「師父他老人家竟也離開西域到中原來了！」

西域大禪宗以行將蟬蛻之身，居然遠離潛修之地來到中原，兪劍峯心中的驚訝誠非筆墨所能描述其萬一了。

他不止一次對自己問道：「師父爲何要離開西域，他老人家到中原又爲了什麼？這一出關不是盡棄他幾十年閉門苦修的前功麼？……」

遙目見帆舟順流駛下，漸去漸遠，立在桅帆旁側的人影只朦得一個黑點，兪劍峯方始收回目光。

忽然他心緒變得十分紊亂，不知是沿河下去找尋師父的好，抑或尾隨兪一棋，遲疑了好一忽，心想師父既已重出江湖，爾後自己在武林走動，隨時都可遇見，倒是目下百毒教內訌正烈，無論教主之位誰得誰失，都關係天下蒼生，不可謂不鉅，焉能輕易失去目睹機會。

想到這裡，踏着荒草穿行過去，只見兪一棋與其他四名心腹死衆，在寇中原及陸三思的領路下繼續前行。

四名黑衣人之一出聲道：「咱們還有多遠的路可走？」

寇中原道：「不遠，就到了。」

那黑衣人不耐道：「兪肇山留字約定的地點不是金沙渡麼？何以還要走這一段長路？」

陸三思嘲聲道：「閣下可是沉不住氣了？」

黑衣人受不了他帶有輕蔑譏嘲的語氣，怒喝道：「小輩尋死！」

單掌一掄，朝對方小腹要害直襲而去。

陸三思也自一聲冷笑，對黑衣人發出的掌力毫不理會，直到勁風襲體，足步猛地一旋一錯，迂迴繞到黑衣人後背，舉掌就劈。

他的身形絲毫不見疾速，却能從對手强勁的掌風中貼身穿過，簡直是有點不可思議。

霎時之間，主客因之易勢。

但那黑衣人顯然亦非易與之輩，他聽風辨位，反身就是一腿踢出，足尖所向正是對方膝下要穴，這一腿以攻爲守，出得恰到好處，迫得對手撤掌自救不可，使他又搶回了主動。

遠處的兪劍峯只瞧得暗暗心驚，忖道：「那陸三思武功，我在銀川業已見識過，端是非比尋常，黑衣人與他過招，雖則只有短短數式，却一點也不見遜色，足見功力不凡，兪一棋不知在什麼地方收服了這四名心腹？」

陡聞兪一祺沉喝道：「卓羣住手！」

那黑衣人聞聲，連忙收腿退將回來，怒目直瞪着陸三思。

兪一棋道：「陸三思，你敢在老夫面前如此放肆！」

陸三思面上流露不豫之色，張口就要說話，那寇中原白了他師弟一眼，似乎怪後者過於莽撞造次，說道：「大人不記小人過，兪老請多多包涵。」

兪一棋哼一聲，道：「說得十分動聽，寇中原你的確比你那寶貝師弟工於心計多了。」

寇中原打個哈哈，一笑掩飾過去，兪一棋復道：「你猜得出老夫現在心中所想麼？」

寇中原道：「兪老敢是對咱們兩人起了殺念？」

兪一棋陰笑道：「老夫忽然想到，不知兪肇山是不是在乎你們兩人被殺，如果他不在乎，那麼在老夫掌下多加了二條遊魂，並不會增加幾多罪孽，反之，若對他辛苦調較出來的寶貝徒兒的性命有所珍惜的話……」

說到這裏故意頓了一頓，凝目觀察寇中原神色之變化，寇中原面上却始終如常，絲毫不動聲色。

但陸三思可沉不住氣了，說道：「你待怎地？」

兪一棋續道：「老夫決定下手斃了你等，嘿嘿，兪肇山若還有一點師徒之情存在，那麼他也該現身了，省得咱們老眼巴巴走一段長路去見他！」

說着，單掌徐徐舉起，似乎立刻就要出手。

寇中原吸一口氣，道：「兪老這一着果然厲害，可惜仍然不出家師所料！」

兪一棋冷冷道：「是麼？老夫就先出手整治你，瞧瞧兪肇山到底出不出面？」

語猶未盡，陡聞一陣長笑响亮，聲音之鏗鏘有若金石交鳴，震得諸人耳膜「嗡」「嗡」作响。

兪一棋沉聲道：「兪肇山！你才到麼？」

刺耳笑聲一歛，對林小徑上緩緩步出來一個身披血紅大袍，裝束與兪一祺毫無二緻的老人，正是兪肇山兪大先生！

那兪肇山三兩步迎上前來，面露親切笑容，道：「有勞二弟大駕，愚兄在此相候已久。」

短短一語中，洋溢着過份修飾了的熱情，他邊說邊伸手出來，親熱地按在兪一棋肩胛上，舉止便有若故人乍逢一般。

兪一棋沒有拒絕對方的籠絡，自然也不會大意到完全放棄了警戒的地步，他暗暗將全身功力運起，準備隨時在兪肇山突下煞手之一刹予以反擊。

兪一棋道：「我在飛葉石見到你的留字，便兼程趕來……」

陸三思旁插咀道：「兪師叔大約連日奔波，席不暇暖之故，是以格外易於動怒，方才他聲言欲宰掉寇師兄與我，虧得師父及時現身……」

兪肇山叱道：「住口！你兪師叔只不過是與你說笑罷了，焉可認眞？」

他轉朝兪一棋陪笑道：「愚兄這個劣徒少不更事，二弟倒不要與他一般見識。」

兪一棋一時不好發作，道：「那裡的話。」

兪肇山終於將手自對方肩上抽回來，他並沒有乘機施運毒手，頗出兪一棋之所料。

兪一棋道：「猶記得數月前你們師徒三人施計暗算，將我禁在石棺之內，今日你約我至此，可是又要重施故技？」

兪肇山乾笑道：「二弟多心了，昔日你我不睦，皆緣於一場誤會，愚兄邀約二弟來此，爲的便是釋清誤會以重修舊好……」

兪一棋沉默不語，兪肇山復道：「大事將起，咱們正該合力對付武林各大幫派，豈能妄逞意氣之爭削弱本教實力，二弟以爲如何？」

他一直以笑臉相迎，話尤其說得相當冠冕堂皇，句句動人心弦，兪一棋雖以心機見長，一時也摸不清這位胞兄的眞意何在？

當下漫口應道：「大哥有此認識最好。」

兪肇山道：「愚兄在前面茅亭設有酒席，便請二弟過去共飲一杯——」

兪一棋頷首道：「教衆都到齊了麼？」

兪肇山道：「除了各地分舵人馬未到之外，總舵香主以上來了一部份……」

這刻那四名黑衣人爲首卓羣，趨前附在兪一棋耳側道：「只怕亭上擺的是·席鴻門宴，咱們消受不起。」

兪一棋哼一下，道：「老夫自有計較。」

那卓羣雖已將語聲壓低，兪肇山却仍聽得一分二明，他打量了四名黑衣人一眼，說道：「就老夫記憶所及，閣下四人似乎就是十餘年前經常出沒於兩湖一帶，與紅花四魔齊名的金牛四凶……」

那「金牛四凶」四字一出，即連隱身暗處的兪劍峯亦不覺入耳心驚，這四人銷聲匿迹已久，但在武林中出現時，所作所爲之殘酷霸道，簡直稱得上忧人耳目，是以大禪宗在兪劍峯出道時，曾特別對他提到四凶的生平軼事。

四名黑衣人聞言，依然漠不動容，兪一棋應道：「大哥好眼力。」

兪肇山道：「幾時二弟將四凶收爲下屬？」

兪一棋淡淡道：「就在大哥收服紅花四魔的同時。」

紅花四魔乃死於兪一棋之手，此話不啻故揭對方舊疤，兪肇山眼色微變，旋即岔開話題道：「茅亭在前方不遠處，二弟請移駕——」

言訖，師徒三人當先舉步，兪一棋稍一踟躕，也趨步跟上，那「金牛四凶」簇擁着他們主人殿在後頭。

兪劍峯在數丈外閃閃躲躲跟隨着，當着這幾名天下頂尖高手，絕不敢有一分一毫大意，是以始終保持着相當距離，否則便極可能被人發現自己行藏。

穿過樹林後，到處都是百毒教徒守衞佈卡，兪劍峯行動，更感困難，放眼望去，只見林蔭後搭有一座佔地約三畝見方的茅亭，四周教徒林立，個個手持一支火把，火光照耀如同白晝。

兪劍峯打量了周遭形勢，情知欲接近茅亭簡直難比登天，只有就地藏下身來再作道理。

兪肇山把兪一棋及四凶接到亭上，酒宴早已擺好，酒香肉味陣陣洋溢，不由人食指不動。

百毒教四大天王及師爺公孫飛俱在場，兪一棋一踏上亭階，他們就一字排開，衝着兪一棋一揖到地，齊聲道：「教主請恕小人未曾遠迎之罪。」

兪一棋錯愕不已，吶道：「什麼？你等說什麼？」

兪肇山含笑道：「意外吧？愚兄留柬邀約，爲的便是要與二弟討論此事。」

兪一棋喃喃道：「百毒教主……大哥要談的是有關本教易主之事麼？」

兪肇山道：「正是，二弟請先落座，先喝它三杯醇酒再慢慢詳談如何？」

邊說邊擎起石桌上酒壺，爲兪一棋倒了滿滿一杯酒，然後他給自己倒了一杯，仰首一飲而盡。

兪肇山道：「這是我特地命人自江南送來的陳年花雕，二弟請品嚐品嚐。」

兪一棋以半開玩笑的口吻道：「玩毒乃我們百毒教本行，那酒裡麼？自然是有毒的！哈！哈！哈……」

他語聲一頓，續道：「就只怕毒性不烈，你我未蒙毒害，酒與反被趕跑了。」

兪肇山道：「二弟莫非……」

俞一棋打斷道：「小弟建議將我們酒杯調換一下——」

俞肇山眨眨眼，道：「看來二弟仍然信不過我。」

俞一棋道：「說笑終歸說笑，防人之心不可無，此與相信與否無涉。」

俞肇山擊掌道：「正該如此，二弟心細如髮，每每令愚兄讚歎不已。」

遂伸手將桌上兩人的酒杯換了過來。

俞一棋舉觥道：「爲咱們盡釋前嫌乾了這一杯。」

俞肇山也自舉觥道：「不如說，爲咱們的從修舊好乾了這一杯吧。」

俞一棋視線始終停在俞肇山身上，留意觀察對方的言語舉止，這刻見他舉杯欲飲毫無滯頓，不禁又犯了疑念，心中想：「除非兩杯酒都沒有下毒，否則俞肇山不會說乾就乾，這麼瀟洒自如，難不成我的判斷有了錯誤？」

他念頭轉了數轉，陡然遞出手來按住俞肇山舉杯的右臂，說道：「大哥且不忙飲下這杯酒。」

俞肇山微楞道：「莫不是二弟改變主義，又要換回酒杯麼？」

俞一棋道：「小弟忽然想到，若大哥現在手持的那杯酒果然有毒，而因我一念之私換了杯子，至讓大哥喝下毒酒，豈非陷我於不義不仁？是以——是以咱們不如從新調換回來……」

俞肇山搖頭道：「二弟此議不妥！」

俞一棋道：「敢問你有何不妥之處？」

俞肇山慢吞吞地道：「果如二弟所言，這酒杯裡下了毒，卻讓你喝進肚中，做大哥的我又將何以自處？豈非要痛苦自責一輩子麼？」

他愈是藉口阻三推四，不肯換杯，俞一棋愈是犯疑：「小弟若堅持這麼做呢？」

俞肇山尋思一忽，道：「換杯就換杯吧，一切依你的意思——」

言罷立刻舉起俞一棋前面那一杯酒，一仰頭，整杯的花雕都灌了下肚子，他舐了舐嘴唇，讚道：「確是好酒！」

邊說邊將另一杯酒推到俞一棋面前，道：「這杯該讓二弟來喝了。」

俞一棋眼色陰晴不定，道：「這個……這個……」

俞肇山道：「爲了飲這杯酒，你我業已連換了兩次杯子，二弟若仍害怕酒上有毒，那麼就不飲也罷！」

他特別加重「害怕」兩字的口氣，拿話扣住對方，俞一棋若仍推辭不飲，便顯得自己眞是害怕了。當着一干百毒教衆及金牛四凶之前，這張面子如何掛得住，無奈只有硬着頭皮道：「大哥好說了。」

遂舉觥一飲，大呼好酒。

俞肇山微笑向金牛四凶道：「四位壯士也來一杯助興怎樣？」

四凶爲首卓羣道：「咱們向來滴酒不沾，盛意心領。」

俞肇山道：「在江湖上走動也有不貪杯的人麼？難得，難得。」

他不再勉强，將酒壺放到石桌上。

俞一棋道：「大哥，方才你提及教內易主之事……」

俞肇山呵了一聲，道：「愚兄只顧勸酒，竟把此等大事忘了，二弟，教內的大事又要交與你了。」

俞一棋訝然道：「這話怎麼……怎麼說？」

俞肇山道：「先時愚兄所以迫你將教主之位讓出，乃爲了便利行事之故，如今大事將成，如我戀棧上位不去，未免示教衆以私，二弟當可以諒鑒爲兄一番苦衷了吧。」

俞一棋做夢也想不到，那麼輕易便得回教主之位，但他生性多疑，萬萬不相信自家的胞兄會有這個誠意，故以儘在口頭敷衍：「大哥能夠開誠相見，小弟焉有記恨之理。」

語至中途面色突變，戟指厲聲道：「你……你好狠……」

下面的話還未出口，「砰」一响，全身脫力扒到桌面上。

俞肇山縱聲笑道：「縱任你心機過人，一再調換酒杯，結果還是免不了墜入老夫彀中，嘿！嘿……」

側立一旁的陸三思問道：「師父到底在那一杯酒中滲了毒？」

俞肇山道：「兩杯酒裏都有毒！」

陸三思怔了一怔，道：「可是師父也喝了一……一杯啊……」

俞肇山陰笑道：「不錯，爲師也喝了一杯，不過這一杯都喝進衣襟去了。」

他翻開紅色袍領，果然內襟業已濕漬了一大片，原來俞肇山適才舉杯靠唇，右臂自自然然地平舉，擋住他人視線，看似將酒喝進口裏，其實却完全傾到了衣襟之內邊，絲毫不着痕迹。

（未完・廿七）

